

繁華雜誌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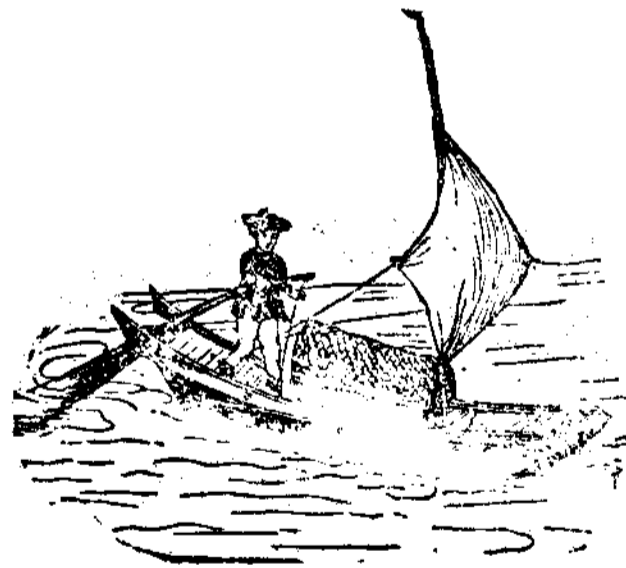


錦章圖書局通告



本局現又組織一種週刊名曰七天內容共分七類以小說為主而附以極有趣味之種種文字每七天出版一冊每冊售大洋一角第五期現已出版茲將簡目披露如下

- 開天眼 (小影風景屬之)
- 抉天趣 (各種小說屬之)
- 破天荒 (古今事物發明源流屬之)
- 發天笑 (諧文笑語屬之)
- 鳴天籟 (劇評戲考屬之)
- 摘天艷 (花叢選勝屬之)
- 洩天秘 (文虎詩鐘屬之)



主任者海上漱石生

繁華雜誌萬歲

紙
登
洛
陽

蔣雨辰祝

錦章圖書局

新設發行所推廣營業廣告

本局開設上海二十餘載自建高大廠屋精印各種書籍專銷本埠同業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歷承外埠紛紛函訂未能應命殊深抱歉今因推廣營業普及全國起見增添資本續購上等機器十餘架精刊各種經史子集醫卜星相畫譜尺牘新舊小說等名目甚夥另印書目以備選擇倘蒙各埠同業及商學諸君惠顧零躉批發定價極廉外埠函購書價請由郵政局滙票寄下最爲便利如寄郵票概作九五扣計算原班回件決不有悞本局印刷所在法租界白爾路批發所在老北門內穿心街西新設發行所在英租界棋盤街五馬路口並特聘博學碩儒編輯雜誌以及最新小說科學等書內容佳妙裝璜精雅出版有期再行通告

上海錦章圖書局啓

繁華雜誌第三期目次

圖畫部 沈泊忱水彩封面畫 周慕橋水彩滑稽畫 風景小影共八版

文藝志 青年篇 關謬說 洪承疇論 汪母龐太夫人九十壽文

譚藪 清宮新語 醫貧奇術 勛斗愈疾 鷄翅生爪 犬生角解 南宿州西瓜 羅漢懺

武弁能詩 記甘鳳池軼事 白蓮教拾遺 七道士 畫家項維城 一册道人 菊影

詩 子報父仇 王淑之 烟霞洞聯 單相思 忍心翁 智婦一 智婦二 糊塗知

譯叢 機器之偵探 將軍之感觸 結婚笑史 鼠智 汽球捕獸 海燈魚 特別郵票 太

陽熱之利用 物理相尅之奇 海底屋 孵卵之新法 巨大之告白 紐不列顛人幽

女子籠 接吻須罰巨金 三歲之音樂女童 世界久旱之地 酒漢之酒量 世界之

奇境 酒之遺傳性 調查酒家之數 建屋之特別材料 照相新法 英國富豪及女

醫之人數 吸烟大王 二十萬盧布之賠款 世界最大之紡織所 埃及之教士 印

書之發達 調查小說家 雀之勞動 水牛護產 世界第一少年俱樂部

魔術 臆測中之天勝娘魔術三則 魔術講義(二) 手帕作怪 餘興一則

錦囊 上古民族文化風俗記 瞿忠宣公遺詩 愈曲園先生臨終留別詩 訪陸龜蒙遺跡詩

周慕橋小傳 退醒廬新酒令 退醒廬感言

目次

滑稽魂

老生活傳書後 老老頭與大好老 芙蓉洞主德配虞美人墓志銘 相公接客 滑稽
 星士 絕妙詩鐘 賁鰲吟 麻雀詩 有吃頭 滑稽童子 頌詩 一字顛倒之奇召
 租 特別召租 猪纏足 李白不通 杜牧為射雉祖師 新解夢篇 過江名士多於
 鯽 龍王賜姓 貧士驗飯 士子掉文 富翁蒔菊 孫行者講和 花天噱口

吟嘯欄

歌四章 詩七十首 詞十三闕

小說林

誤解結婚 于湖尼俠 冰窟餘生錄 弱妹奇冤 新南柯夢 陌路姻緣 司令官
 地下戰爭 續海上繁華夢卷之一 第五回第六回 王孫夢彈詞

新劇潮流

猛回頭 新戲概論 啓民社同人復鳳君昔醉書 新劇界怪現狀 新劇界笑話種種
 負劍騰雲廬劇話 梨花鏡 京劇物類名稱表

菊部紀餘

擬天閣與石女求婚啓 怕老婆道情 馬屁家獨無二上牛皮大王書 樓外樓登高談
 天宮命令一束 天空電報 地底電報 逸詩滬風 拆白郎君課引 滄牌大小姐
 命書 隔壁話 截長補短 出版諧談 鴉片煙十二月調 新小熱昏 有趣無趣
 上海新希奇 第二期度語揭曉 本期度語 詩鐘 游戲畫一打 游戲問題 第二
 期游戲問題揭曉

游 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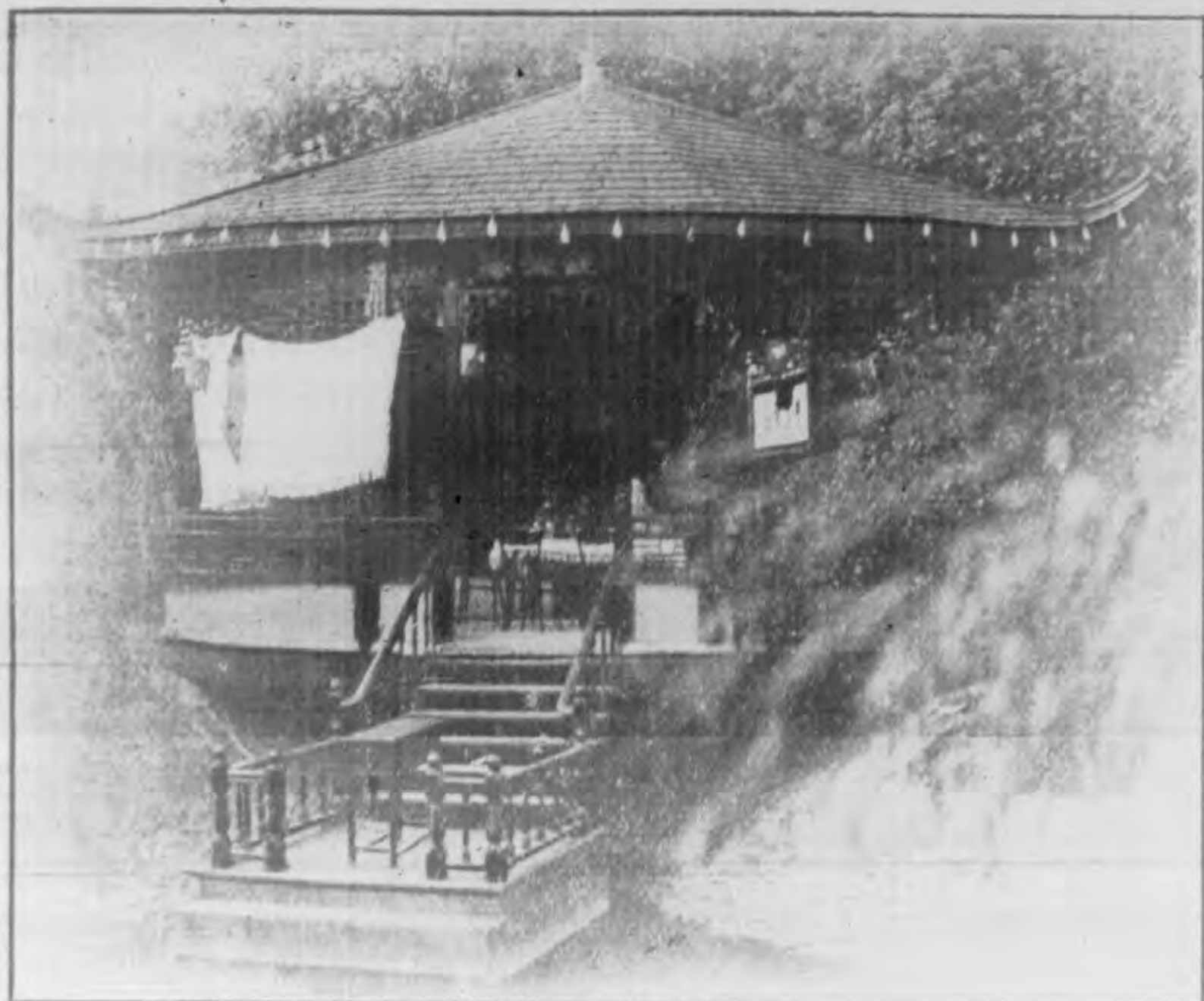
(程 華 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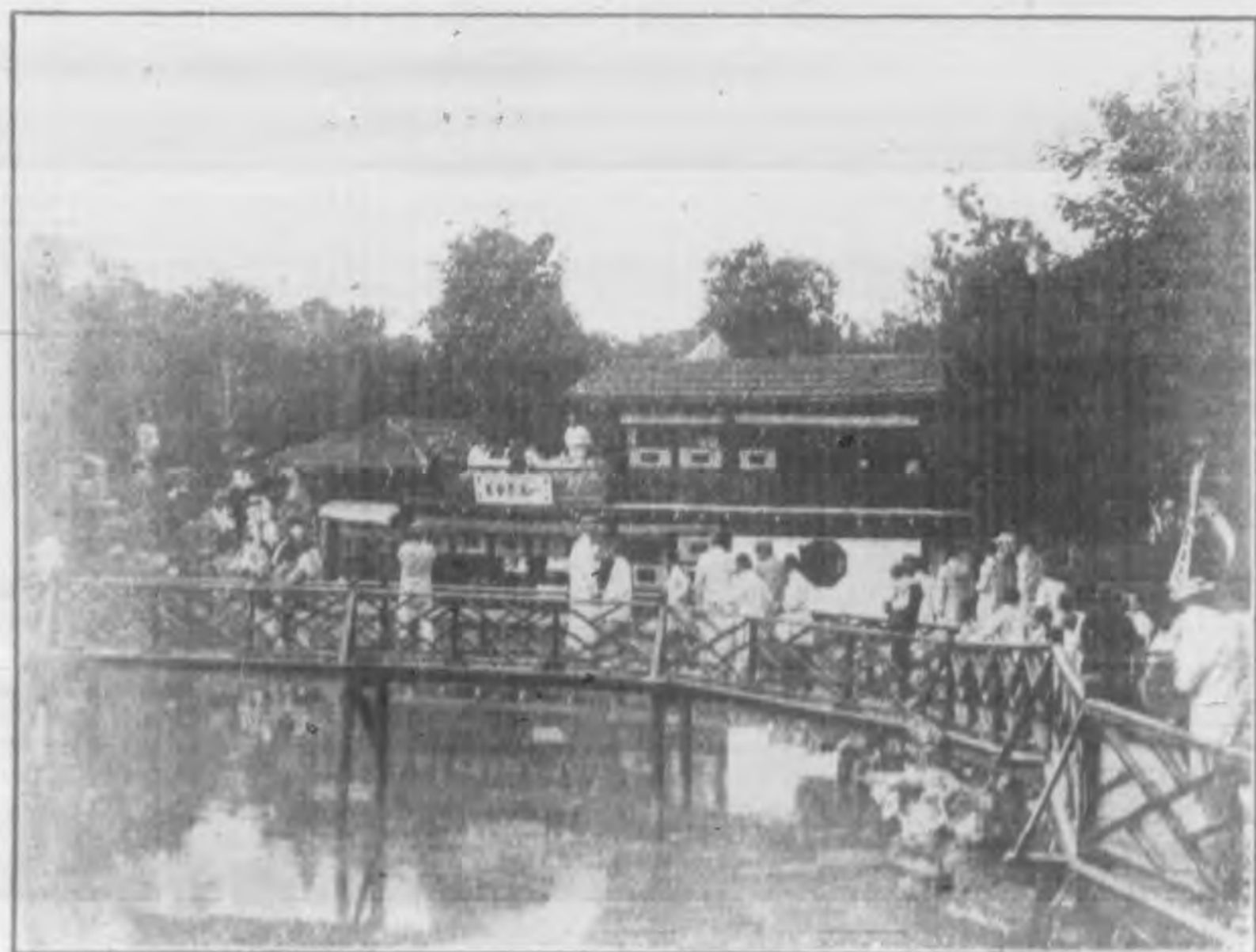
(染 塵)



(佛 影)



亭 漁 觀 園 儷 愛



橋 曲 九 園 儷 愛

姑蘇名妓



(琴小紅)



(軒情紅)



西湖柳浪聞鶯

新劇之家種種化裝



(佛立)



(錢自然)



(亞父) (冷痴)

愛麗之園瀛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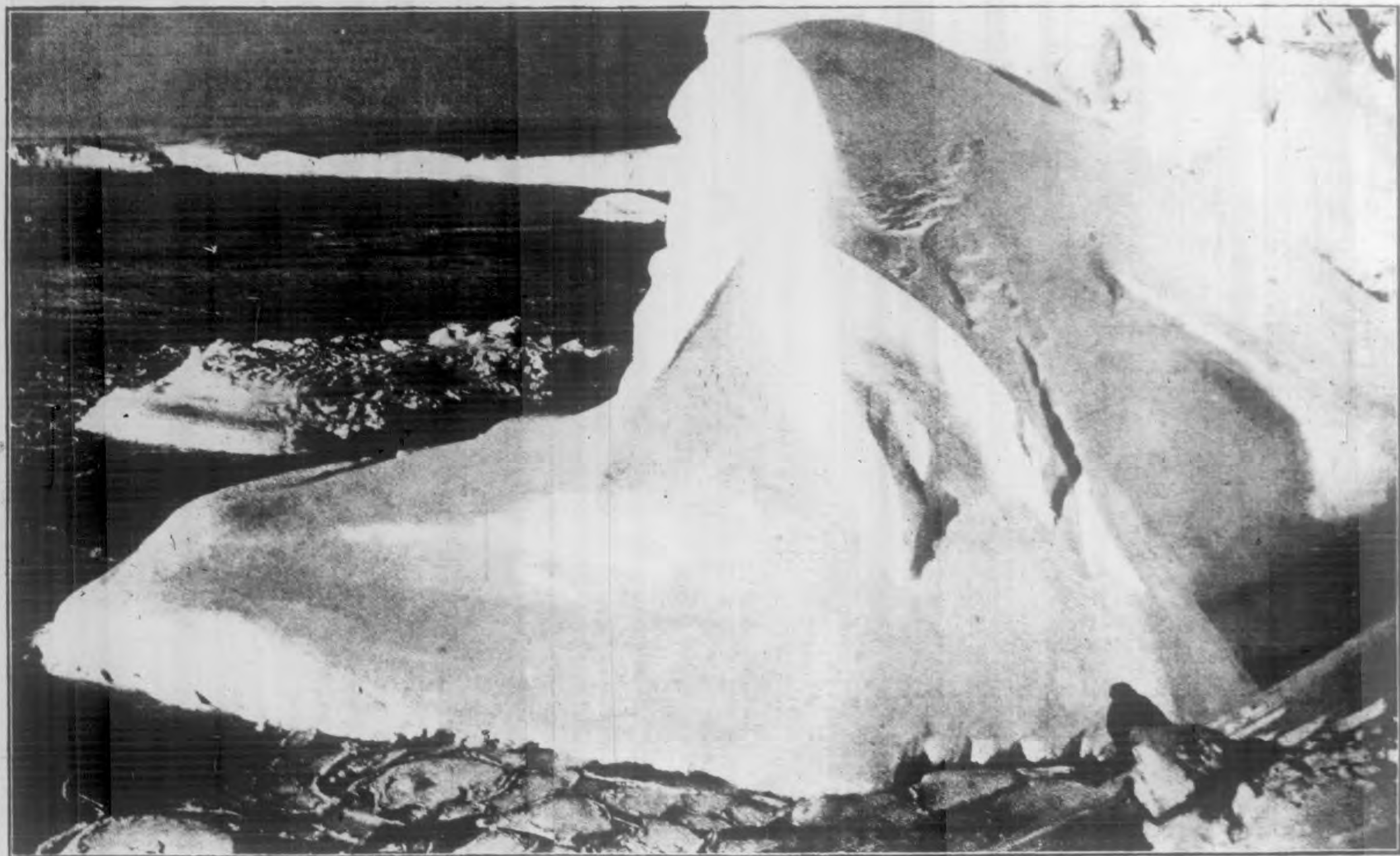
張君珍候贈



文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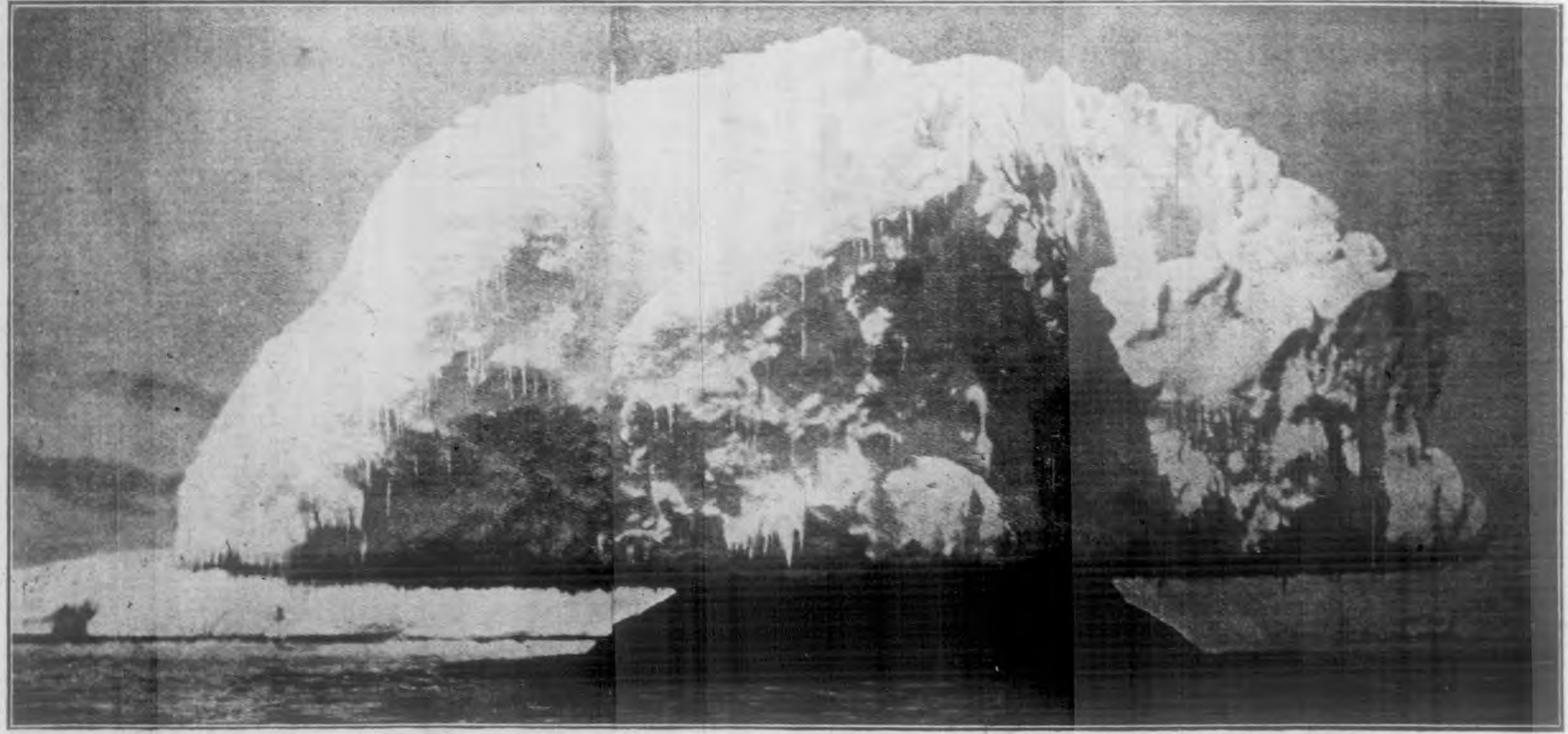
方塔斜眺

珍侯



南極海濱之冰山（在阿提利島）

象 現 新 之 險 探 極 南



山 冰 之 面 山 地 內 島 利 提 阿

(參 看 小 說 林 冰 害 餘 生 錄)

文藝志

靜園黃樹仁題



王鳳洲袁了凡

加批大字本

網鑑合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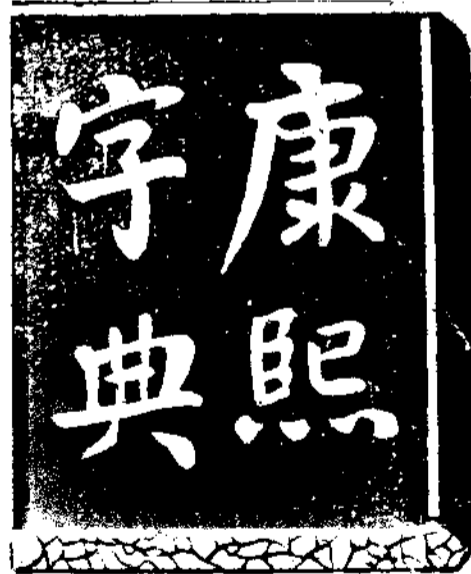
是書為本局石印精板之一當付印時騰寫校讐不知幾費日月始免魯魚亥豕觸目多訛並附綱目三篇及末凡研求歷代史學問宜各置一編藉資探討每部字大價洋壹元五角字小價洋壹元

書分甲乙兩種甲版較大乙版畧小紙張堅潔校勘詳明且於每字之首各附大字康熙字典以便於檢閱

無須另翻六書通等書甲種每部價洋二元乙種每部價洋一元

錦章圖書局啓

大字洋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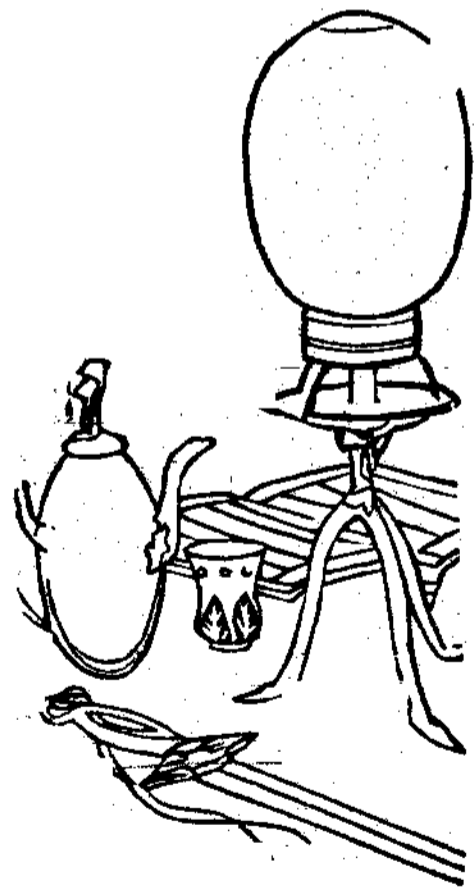
字典

文藝志

泊枕

青年篇

叱咤風雲。震驚天地。外撫四夷。內安邦國。使後之人。胥曰某也。世界之英雄。青年之模範。如拿破崙。如華盛頓。為俾士麥。為惠靈吞。或威聞四海。或功震寰宇。或氣吞河嶽。或名炳日星。此非可尊可敬。可欽可佩者乎。然此可尊可敬可欽可佩之偉大人物。非稟有天然之特殊。具有超異之品格也。要皆砥礪以成。培養而得。舜何人。予何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則是青年者。又烏可不急起直追。而忍他人專美於前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誠以後生者。國家之元氣。英雄豪傑之產兒。與之礪學。則青年之期。嚮專以之修德。則青年之志趣。決惟是歲不我與。若後生自恃為後生日。惟徵逐之。是務優焉。遊焉。荒焉。嬉焉。則駒光過隙。至四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矣。至或託祖父之遺蔭。日事揮霍。不知鄧氏銅山。郭家金穴。盡情享用。曾有幾時。興盡悲來。噬臍何及。徒見其少。



(譯聲)

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耳是以功銘燕山。名垂竹帛。爲真英雄。爲大豪傑。傳千秋而有光昭萬禩。以不朽身死而天下哀。是在青年。若埋身牖下。妻啼兒悲。身死而名亦死。負此昂昂七尺。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斯真君子之大虞矣。是故一生之榮辱。皆係於青年。一生之成敗。亦係於青年。記者亦青年之一也。自維譾陋。不敢不勉。敬步劍雲先生後。 (劍雲先生論青年與國家之關係並告青年見本雜誌第一期) 推廣其意。以草此篇。既以自勵。亦以勵人焉。

(一) 崇尚道德 嗚呼。處今日而言道德。可謂不知時務矣。世界維新。人羣進化。自由之潮流澎湃於五洲。平等之學說橫行乎歐亞。道德二字已無立足之餘地。今記者以此陳腐之言論貢獻於吾最文明最開通之可愛青年。得無迂闊而不近事情。雖然。盧騷氏之言曰。無自由則國家不能立。無道德則自由不能存。是故道德者自由主義之保障。國家成立之元素。記者亦曾習西學。入學校。醉心泰西之文明。平等自由。盤踞腦中。今之所以曉曉言道德者。要亦發乎維持真正自由之苦心。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固在德。而不在學也。故滿腹經綸。滿口珠璣。學問之美。蔑以加矣。然君子不以此自足。必退而修其德。勵其行。急急焉。皇皇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恐德行之有損失。以貽終身之羞。或殺身以成仁。或舍身而取義。德之所在。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誠以道德者立身之原。處世之要。無道德則完全之人格已失。世何貴有斯人。有德而無才。尚不失爲誠樸。有才而無德。斯流於奸詐。以智飾非。以藝文奸賊。國家賊。公理賊。人民賊。社會終

以自賊其身。司馬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乃今人讀書求學，苦力研究，一旦學成，自以爲一生希望之目的已達，不事他求，而視道德若無所輕重，舍本逐末，緣木求魚，烏可哉！況青年血氣方剛，志趣未定，習善則善，習惡則惡。西哲之言曰：立名以一生而失之，僅頃刻。我青年宜如何謹慎將事，以保守此第二生命。力除狂妄之言論，痛改輕率之舉止，庶他日立身社會，爲衆推許，一人之幸，國家之福。雖然，猶有進焉。道德者精神之謂，而非形式之謂。若夫墨守成規，泥古不化，昧於進化之理，闇於時中之訓，斯頑固而非道德。道德者國家之要素，頑固者文明之阻礙。又或口是心非，口蜜腹劍，道德其表，禽獸其心，則尤爲害羣之馬犬，斃不食之敗類也。嗚呼！顏淵尙德，器重於孔子；嵇康矯情，見殺於鍾會。吾青年其知所本歟！

(二) 研究學問 學愈研而愈知不足，嘆學問之無窮；時愈過而愈覺可貴，嗟時光之難挽。緬彼古昔，垂型來茲，或追逐阿池之際，蒲編爲樂，或躑躅猓紋之旁，竹簡自娛，或借光螢雪，或引錐刺股，或荷薪途中，簷肩高誦，或把卷牛背，扣角長吟。古人立志礪學，荆棘梗榛，不足以阻我；困苦顛連，不足以厄我；愈挫愈堅，愈阻愈進。其心志其毅力，以視今之學子，學校作嬉戲之場，科學爲消遣之品，習師範者，既人多於鯽，操法政者，復車載斗量，卽有一二學生講實學，求實業，然皆拾泰西之皮毛，未足與言奧理。甚者以科學二字，炫耀於無知識者之前，使鄉愚市童交相艷羨，一若己之無不知，無不能者，睥睨一世，藐視萬物，而不知有識者觀之，不值一笑。僞學之名，當之無愧色矣。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誠以年華有限學業無窮惟日孜孜尙恐不足若丁青年求學之時存一得自封之見違曲禮志不可滿之名言背古人學無止境之明訓一暴十寒始勤終怠是自暴也是自棄也況至聖如孔子猶不敢自恃其能問官於鄰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師襄集思廣益不恥下問則我青年宜如何奮志學業亦步亦趨勿謂今日不學有明日勿謂今年不學有來年討論之研究之必達其最後之目的而後已科學思潮方興未艾發明改良舍予其誰況國家強弱繫於程度之文明程度文明本乎科學之進步炸彈擲而專制翻水雷埋而鐵甲毀則科學進步實爲強國之原鼓吹文明匹夫有責闡理明原舍青年其誰屬哉吾人讀書患在徒知其明理求解舍此更無他求嗚呼讀書豈徒欲明理求解者哉使讀書而果如是也則又何貴乎讀書我國科學行之雖數十年而功效殊渺發明新事新物者在在皆屬之西人同是圓顛方趾之民豈天獨厚於彼哉誠以萬物變化於規矩之外者實神明於規矩之中深邃理想奧妙學說實心血腦血之代價科學之不爲我用非科學之不足用實我人不能用科學也欲用科學必自求心得始若徒恃虛名以驕人藉文憑謀餬口假罷學爲要挾視學業如草芥豐衣美食以此自驕則記者不敏不得不目之爲青年敗類也

(三)聯絡感情 廉藺交驩奠弱趙於磐石之安平勃融和措炎劉於金湯之固可知惡感意見君子亦所不免特以其善於聯絡勇於消除而驚天動地之大事業遂一演於世界之大舞臺千百年後猶想見其爲人烏乎何入人之深感人之切有如是耶吾青年抱大志願具大學識或投身政界

或宣力社會。須以聯絡感情。消除意見。爲前提。然後辦事。能和衷共濟。無所掣肘。抱博施濟衆之心。行老安少懷之策。生民之福。寧有涯。既況自民國成立以來。墟篋之雅。不講玄黃之戰。屢開冰炭水火。勢不兩立。無一言不爭。無一事不爭。無一日不爭。夫爭固何妨。語云雷同者。非國家之福。古人臨事相爭。如虎事後。不失和氣。史册傳爲美談。夫忠佞不相容。可也。新舊不相和。可也。至於君子與君子。爲仇。新學與新學。相賊。則時事之壞。益無可言。兄弟相閱。家無不敗。身心相戕。人無不死。今之黨會者。實亡國之媒介而已。不知西人立社結會。大抵以學業爲前提。農有農會。商有商會。工有工會。學有學會。類皆以研究真理。討論學術。促進文化。開導社會爲宗旨。卽以政黨而論。亦各有其方針。各有其手段。而其歸宿。則皆以國利民福爲前提。故其相爭也。以黨義。不以感情。以理論。不以意見。敵我輔我。此泰西政治現象。所以蒸蒸日上。而強有力之政府。根深蒂固。處於萬劫不磨之地位也。矧顧我國。則何如其卑鄙之行。爲惡劣之手續。有不堪設想者。我青年丁此時代。宜以少年血氣之勇。作謙恭自下之舉。怡悅之色。益於面頰。則他日互相聯絡。互相扶助。衆志成城。師克在和。我國前途。庶有豸乎。

關 謬 說

(劍雲)

癸丑之冬。有自命精天文。諳地理者。峨冠道服。深髮長鬚。不詳其姓氏。亦不知爲何許人。惟從其遊者。皆亡清遺老。及本城縉紳。因而放言高論。信口開河。其言曰。予遊鳳陽。謁明太祖陵。觀其形勢。雄

壯。氣。候。煦。和。復。證。之。以。天。象。則。知。真。天。子。尚。在。人。間。明。季。之。氣。運。未。盡。而。民。國。必。返。於。專。制。黃。河。水。清。三。日。必。有。聖。賢。出。長。江。水。清。三。日。必。有。奸。雄。出。距。今。十。七。年。前。黃。河。水。曾。澄。清。此。時。光。緒。帝。亦。曾。通。諭。天。下。遣。人。密。偵。蓋。預。知。天。子。臨。凡。也。則。其。人。刻。可。決。為。十。七。歲。且。為。明。代。苗。裔。並。可。決。為。安。徽。人。斯。人。出。而。四。海。一。登。大。寶。而。天。下。平。返。漢。代。之。衣。冠。行。封。建。之。制。度。拿。破。崙。雖。能。蹂。躪。全。歐。而。不。能。統。一。全。球。此。人。將。來。必。掃。平。宇。內。令。萬。國。來。歸。列。強。臣。服。斯。時。也。黃。禍。之。說。將。實。驗。矣。謂。予。不。信。請。觀。今。後。之。十。年。此。謬。說。之。一。也。

又。旅。滬。潘。某。云。昔。余。寄。居。鳳。陽。某。客。寓。曾。遇。一。老。者。手。持。木。匣。高。聲。求。售。云。內。係。西。洋。景。非。二。百。金。不。假。觀。衆。以。其。價。昂。莫。敢。問。津。獨。某。君。好。奇。心。勝。知。必。有。異。慨。然。付。給。則。見。第。一。張。為。宣。統。三。年。第。二。張。為。民。國。二。年。半。第。三。張。為。大。亂。八。年。至。此。老。人。忽。遁。去。某。君。起。而。追。之。約。數。百。武。至。某。地。老。人。已。杳。祇。見。劉。基。廟。三。大。字。舉。步。將。進。偶。像。當。前。虬。髯。而。布。袍。者。卽。適。間。老。人。也。二。百。番。佛。置。於。案。首。四。顧。徬。徨。渺。無。人。跡。因。知。伯。溫。故。為。洩。漏。天。機。俾。世。人。知。所。警。惕。云。此。又。謬。說。之。一。也。

劍。雲。曰。右。紀。兩。則。皆。齊。東。野。人。之。談。本。無。討。論。之。餘。地。特。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嘗。觀。歷。代。興。亡。諸。史。事。每。釀。於。幾。微。發。於。所。忽。況。童。謠。隱。句。都。成。定。讖。市。井。譏。言。實。含。朕。兆。丁。此。輿。論。龐。雜。謠。諑。紛。紜。之。際。國。民。初。脫。專。制。胸。無。成。竹。勢。必。至。無。所。適。從。容。易。受。愚。況。左。道。旁。門。為。害。甚。烈。莠。言。惑。世。毒。勝。洪。水。不。有。正。論。安。辨。真。偽。吾。之。不。辭。詞。費。闢。其。謬。妄。職。是。故。也。

妖道之妄譚有三大謬點爲揭出之世界進化民智開通天賦人權諸般平等君主之不能存於二十世紀其理由至爲充足歐西學者闡發透澈姑不具論卽中國先哲如孔子之所謂天下爲公孟子之所謂民爲貴君爲輕黃梨洲之所謂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此等學說亦已見之千百年前彼謂無皇帝不成國體者特胸無點墨不明事理之村夫鄙氓耳某西人曾云五十年後世界將無一君主國而妖道獨謂真天子臨凡十年後必主中國以引起一般揭竿作亂妄希九五者之心不糜爛我民而不止其謬一人羣愈演而愈文明人心愈用而愈精巧改腐敗爲善良革需滯爲便利隨勢變法是謂俊傑墨守成規智者不爲乃謂庸當開化時代能返漢代衣冠行封建制度爲復古之先聲乎則何不茹毛飲血野處穴居不較漢代羸秦爲更古耶此真痴人說夢不明世界大勢之談其謬二中國人心渙散意見紛歧種類錯雜程度不齊合羣心淡自私念深此爲各國所洞見無庸爲之深諱者觀於目前之現象岌岌危懼滅亡而有餘欲使求免浩劫已屬不易措手矧與各強國競爭卽使十年以後賢豪輩出如美之華盛頓法之拿破崙稟天賦之才力過人之智略然亦祇能整理一國急謀統一不能混一全球掃滅羣衆也且我固進步矣固強盛矣亦知人之進步強盛不什百倍於我乎嗚呼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感中華大好疆土僅存半壁堂堂大國早成逐鹿之場雖他日生存淘汰事在人爲不過察現在而測將來終屬悲觀多而樂觀少有來日大難之歎而謂欲列強臣服萬國來歸此等炎炎大言果誰信之其謬三

至於潘某云云。予聞世之謠傳大明復興者。廿餘年矣。此等譎言。本已數見不鮮。況青田先生。何化身爲買西洋景者。示潘某以先幾。若是之。不憚煩。既而忽隱忽現。絕類舊小說之怪誕荒唐。不可思議。況宣統三年。乃過去事。民國二年。半現正三年。未竣盡人。皆知何待曉曉。若夫大亂八年。則始於何時。終於何時。一無頭尾。造謠者作此妖言。猶未圓到。殊不值識者一笑。嗚呼。妖由人興。人無覺焉。妖不自作。我願世之聞此妖言者。勿爲所惑。可耳。互相傳述。何爲哉。大亂八年之杞人憂天。更何爲哉。

雖然臨事而懼。處事之良箴也。思患預防。治國之要著也。方今我中國內憂外侮。相逼而來。縱無八年大亂之妖言。而秉國者履薄臨深。亦當時存一大亂將作之想。則我又甚願負治天下之責者。時戒懼。勿貽愚民以共和不如專制之痛言。俾期永永消患於無形也。

洪承疇論

(劉籀文遺稿)

劉君籀文。爲予昔年同學畏友。不幸天不假年。於去夏溘焉長逝。文人結局。言之傷心。至其學行。已詳載本雜誌第一期。謬聲所著傳記。茲由舊篋中。覓得遺文數篇。鉅眼宏識。可見一斑。錄之以當雪泥鴻爪。世有知籀文者。其亦覩物傷懷。掬一滴同情之淚歟。(劍雲識)

讀史者不可執一時成敗之見。以臧否古人。當知其時爲何如時。其勢爲何如勢。其心爲何如心。而後功之成者。可見。卽功之不成者。歷年既多。而若人之苦心孤詣。亦無不可見。此讀史之貴乎原情。

而尙論之貴乎。平反也。夫洪承疇之失節事虜。稍有知識者。孰不痛罵而唾棄之。蓋松山一敗。師徒喪盡。反顏臣虜。坐視明社。坵墟。所謂干城之寄者。安在耶。懷宗誤聞其死。至欲賜祭。親奠。能無愧死乎。然則承疇之所爲。直陷數百兆神明。裔胄於腥羶異族。專制之下。此乃天地難容。神人共憤。萬死亦不足蔽其辜。其肉豈足食乎。雖然。其人品誠無足齒。而跡其生平。猶有大功於我漢族同胞者。三事焉。一滿漢不通婚也。向使滿兩族締結婚姻。則聯秦晉之好。必無種族之嫌。利害平均。隙何入。歷時既久。往往同化於無形。正惟不准通婚。則種族之界清。卽報復之心切。此其有功者一也。一旗人給口糧也。設彼族自食其力。則各謀生業。能自贍養。既有口糧。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懶惰其身。閉塞其心。盡爲無業游民。而永絕其生計。使之不能自立。此其有功者二也。一各省設駐防也。將軍必設。滿人兵卒均派。旗兵顧名思義。可起漢人排滿之心。不忘報復之志。且一旦有事。勢衰力散。無能抵禦。各省自制之而已。有餘裕。此其有功者三也。嗚呼。洪氏有此三大功於吾漢族。德之不暇。而反罪之不亦冤耶。彼滿虜初之所以聽從承疇者。以爲不通婚者。皇族尊嚴。而不屑也。給口糧者。示優待。同族可不執業也。設駐防者。示威漢民。使不能報復也。而孰知洪氏之苦心孤詣。別有所在。所謂不通婚者。非示皇族尊嚴。實使建州異族。勿與我黃炎遺胄。與彼同化也。所謂給口糧者。非眞優待滿族。實絕其生計。使之不克自立。而召滅族之禍也。所謂設駐防者。非欲防壓漢人。實分其勢。散其人。使之束手降伏也。嗚呼。滿清自作之孽。至死不悟。初主中原。卽自造亡國滅族之禍。可謂愚

且。養。矣。然。非。洪。氏。犧。牲。一。身。名。譽。而。投。身。虜。朝。冒。大。不。韙。而。籌。斯。策。安。能。至。此。則。其。苦。心。孤。詣。天。日。可。表。矣。人。徒。譏。其。不。死。吾。謂。一。死。何。難。不。死。而。欲。復。仇。之。為。難。洪。氏。位。極。人。臣。志。願。已。足。豈。懼。一。死。者。特。以。徒。死。無。益。如。文。文。山。輩。豈。非。死。而。無。補。於。國。乎。洪。氏。蓋。見。夫。大。事。已。去。勢。難。挽。救。與。其。徒。死。不。若。謀。所。以。將。來。報。復。之。為。愈。所。謂。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者。此。也。觀。夫。清。兵。入。關。承。時。諄。諄。以。勿。劫。人。民。為。言。是。可。知。其。固。無。殘。害。同。胞。之。心。也。嗚。呼。洪。氏。之。心。至。數。百。年。後。而。始。大。白。於。天。下。則。今。日。能。光。復。故。物。者。孰。非。洪。氏。之。功。耶。凡。我。國。民。飲。水。思。源。尚。其。毋。忘。洪。氏。也。

汪母龐太夫人九十壽敍

集文選句

(訥叟遺稿)

皇。帝。嗣。建。劉琨十。有。八。年。蔡邕夏。五。月。潘岳二。十。四。日。曹植今。我。將。軍。史岑太。夫。人。在。堂。潘岳子。子。孫。孫。揚雄皆。奉。觴。上。壽。司馬遷芳。酒。登。謝莊華。燭。爛。曹植式。晏。嘉。會。陸雲娛。樂。無。疆。班固於。時。潘岳大。江。之。南。陸機纓。綬。之。徒。蔡邕紳。珮。之。士。同上連。延。絡。繹。王褒冠。蓋。如。雲。班固歡。然。交。欣。王褒自。上。下。下。潘岳門。千。戶。萬。張衡莫。不。忭。舞。乎。康。衢。潘岳事。美。一。時。昭明太子有。自。來。矣。左思太。夫。人。潘岳家。崇。儒。門。顏延之世。有。明。德。阮籍士。元。宏。長。袁宏遠。祖。彌。芳。曹植肇。自。弱。齡。任昉修。成。內。則。范蔚宗婉。嫕。淑。慎。張華率。禮。無。違。張衡含。至。德。之。和。平。嵇康憲。女。史。之。典。誠。潘岳茂。矣。美。矣。宋玉實。邦。之。媛。謝莊誰。其。配。之。班固平。陽。樂。道。陸機和。好。琴。瑟。曹植閨。房。肅。雍。范蔚宗循。彼。南。陔。東晉虔。恭。中。饋。張華孝。乎。惟。孝。潘岳人。無。間。言。王儉祥。發。慶。膺。顏延之篤。生。吾。子。潘岳當。是。時。也。賈誼良。人。在。外。王粲逐。什。一。之。利。

俾太夫人見前居備勤儉顏延之而教有定式潘岳尊敬師傅于寶於禮斯豐陸雲將軍鄧遐早歲蜚
 聲王僧達英才卓犖孔融於穆顯考曹植曾不憚留沈約遂廓鴻基孫楚懋遷通其有無王融因藉時
 來任昉曾不斯須楊修富埒陶白劉峻羣夷蠢蠢沈約凌厲中原嵇康乃御板輿潘岳擇地而住同
 上而懿親戚屬陸機饑寒道路班彪流離辛苦李陵僅而自全陸機蓋有助焉任昉太夫人見前各
 得其所班固遠託異國李陵再離寒暑任昉自是烽燧罕警陸機反旆悠悠左思葺宇家林顏延之有
 觀閣池沼石崇於焉逍遙張衡世事都捐孫綽時與親舊敘闊嵇康長共相保魏文帝志願畢矣嵇康
 復駕言而焉求陶潛何圖數年之間魏文帝寇害尋興劉琨太夫人見前慨然嘆曰潘岳願告吾子班
 彪天降喪亂王粲士無賢不肖鄒陽皆樂立名當世朱浮良時在茲阮瑀大丈夫雄心阮籍能無憤
 發同上以徇國家之急司馬遷行矣自愛魏文帝何必懷此都也賈誼况我將軍史岑雄節邁倫夏侯湛高
 氣蓋世同上側聞至訓顏延之慨當以慷魏武帝舉州同聲陳琳應響而赴陸機於是提劍揮鼓陳琳秣
 馬訓兵陸倕固守孤城潘岳時靡不諫韋孟幸蒙國家將泰之運阮籍掃除凶逆曹同有此武功陳
 琳帝嘉茂庸王儉進以顯秩潘岳中興之初范蔚宗聖政維新庾亮屢下明詔王褒揚旌求士王融將
 軍同前鷹揚其體魏文帝幸捷而得之班彪出入周衛之中司馬遷歷有年所朱浮頃之潘岳祇承皇命
 陸機來守此國夏侯湛太夫人見前顧而言曰任昉自吾為子家婦班彪康濟多難王十迄至於今曹
 植今卒富貴班彪是天贊我也陸機我聞積善神降之吉潘岳如日不然沈約而能享祜者哉揚雄

前年嵇康庚寅吳質封畿之內班固洪水橫流孔融饑饉是因嵇岳太夫人見前開內藏振貧窮東

方朔恤鰥寡司馬相如存孤弱揚雄此一役也潘岳惠濟無遺陸機人胥悅欣應吉甫澤靡不被同上與

廉舉孝王融王教所先傅亮前者邑人應璩歷載將百沈約而猶未蒙此選羊祜太夫人見前詳度

費務何晏造文昌之廣殿左思隆囑吻乎青雲王延壽比年以來鍾會羣士響臻孔融射中獲多司馬相

如此非其效與潘岳若此之屬左思不可殫書范蔚宗詩不云乎東方朔自求多福孫楚宜享遐紀潘岳

膺天慶班固提地釐王延壽游心無垠傅毅永錫難老何晏加以涉旬月江淹年過九十孔安國伏惟聖

朝以孝治天下李密錫類所及任昉旌以殊恩潘岳盛德之風任昉同乎大順嵇康過此以往陸機

上壽百二十嵇康古人之言羊祜或未盡也曹植余監撫餘閒昭明太子搜揚潛逸桓溫耳目所見繁

欽不忘於心孔融誠思畢力殫情班固敷宏體理皇甫謐下獻南山之壽王融而官事鞅掌嵇康不嫻

於詞賦曹植雖有區區之意嵇康無以仰模淵旨任昉以極衆人之所炫耀班固先民有作張華名

曰文選云爾昭明太子筆不停綴潘衡雜而集之陳琳十分未得其一端班固亦以抒其所抱而已盧

湛謹再拜司馬遷頓首頓首曰班固汪汪乎同上綿綿連連東方朔千齡兮萬代鮑昭其疇能巨之哉班

固

談

數

錦章圖書局廣告
唐五代叢書

是書分前後兩函都十
二本凡唐代之遺聞軼
事上而宮庭下至草野
紀載詳博趣味幽深而
西陽襍俎天寶遺事迷
樓記會真記南柯記粧
樓記太真外傳梅妃傳
紅線傳霍小玉傳龍女
傳北里志傳異志幽怪
錄幻異志樂府襍錄小
名錄等皆在其內五花
八門閱者作掌故書可
作小說讀亦無不可每
部價洋二元

大字鉛印池北偶談

池北偶談一書爲王
漁洋先生傑作昔人
言舊書不厭百回讀
此書當之無愧惜坊
間俱係小版翻閱既
傷目力且書中訛字
甚多殊爲憾事本局
今用鉛印放大字跡
清楚校勘精詳每部
價洋一元惟所印無
多欲購從速



清宮新語

(定夷)

共和以來坊間盛行清宮秘史清外紀等書其所紀載大都遠自多爾袞近至西太后光怪陸離不乏佳構而遜位以後之宮闈狀況獨無聞焉爰作清宮新語而載宮中近事文不尙華事惟求實當亦讀者所許也

清隆裕爲人柔順有餘果斷不足故德宗大行而後政柄卒歸醇王載灃雖有稟承懿訓之遺詔實等具文而已且隆裕之威信不僅不及於國政卽對於宮中諸妃命令亦有所不行清穆宗尙有妃三人一爲瑜妃一爲珣妃一爲璫妃德宗有妃一人爲瑾妃四妃之中惟瑜妃獨有力瑜妃爲賽阿尙之孫女崇綺之姪女精明強幹嫻於文學素得西太后懽戊戌政變以後西太后二次垂簾嘗令瑜妃輔政披覽奏疏案牘瑜妃仗西太后之勢目中素無隆裕故西后喪後隆裕與瑜妃尤爲不睦隆裕與瑜妃不睦猶屬宮闈常事最可異者宣統帝自登位以來以迄隆裕之喪四五年間與瑜妃

等未嘗一面隆裕喪後瑜妃召諸臣問曰皇帝是否承繼穆宗兼祧德宗載灃唯唯瑜妃又曰皇帝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四五年裏我們未嘗一見現在該叫我們見見麼其言極爲負氣載灃嚇喘久之乃曰應該見的於是使太監請宣統至宣統上前相見瑜妃即詢名稱衆人面面相覷俱不敢對瑜妃迫之急陸潤庠始應聲曰似應稱貴妃娘娘瑜妃冷笑曰這個稱呼不甚正當乃太監宮女稱呼師傅還應斟酌些陸既碰此頂子不敢再應衆乃無言而退亦足見瑜妃之威福矣

隆裕碌碌庸才固無盛德可述然頗知省儉自遜位而後內監宮人漸次淘汰頗遭怨謗瑜妃從而收拾人心宮中益惡隆裕故隆裕臨崩之時僅有宣統世續及二三僕從而已卽死後哭泣之人亦復寥寥晨星聞大漸以前確語世續曰孤兒寡母千古傷心觀宮宇之荒涼不知魂歸何所又語宣統曰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別汝之期至矣溝瀆道塗聽汝自爲而已其言極慘皇室末路如此如此可憐亦復可歎

瑜妃於隆裕死後得主宮閤雖以穆宗長妃故實別有原因當時瑜妃曾召諸臣入宮詢諸臣曰皇上尙未成立應否有人保護諸臣爲載灃載澤世續陸潤庠伊克坦等此言殊不易答俱俯首不敢言瑜妃又詰之載灃方欲應聲載澤手牽其衣以阻之瑜妃怒曰爾等意果何居是否祇須一字之答於是伊克坦徐徐對曰皇上尙幼理應有人保護瑜妃曰到底師傅有見地卽語宣統曰你的師傅說你尙應有和娘(滿語)諸臣聞言皆爲失色及退俱咎伊克坦不應回答伊克坦曰你們都不

回。答。瑜。妃。已。動。怒。我。再。不。說。沒。有。下。場。了。瑜。妃。伺。諸。臣。出。即。命。將。宮。內。一。律。封。鎖。儼。然。主。持。宮。中。矣。故。當。時。即。欲。不。正。式。承。認。瑜。妃。爲。清。宮。首。長。勢。亦。有。所。不。能。若。無。伊。克。坦。之。答。語。宮。中。或。歸。載。禮。主。持。未。可。知。也。

小。德。張。事。隆。裕。頗。見。寵。信。有。李。蓮。英。第。二。之。徽。號。瑜。妃。以。隆。裕。故。并。小。德。張。亦。惡。之。隆。裕。既。死。瑜。妃。第。一。步。手。續。即。封。小。德。張。居。室。小。德。張。盛。時。納。賄。鬻。爵。積。資。頗。富。金。玉。玩。器。尤。多。貴。重。者。瑜。妃。本。有。抄。沒。之。意。小。德。張。知。事。急。往。求。世。續。爲。之。緩。頰。世。續。入。見。瑜。妃。謂。小。德。張。爲。宮。中。舊。人。服。役。多。年。不。無。微。勞。請。寬。宥。瑜。妃。以。世。續。爲。皇。室。總。長。與。政。府。接。洽。各。事。皆。世。續。主。政。礙。於。情。面。自。行。轉。圜。曰。我。本。無。惡。於。他。因。爲。宮。中。箱。物。有。私。運。外。出。者。故。封。鎖。宮。內。各。室。小。德。張。之。室。亦。在。其。內。既。如。此。可。命。再。開。是。小。德。張。之。幸。免。世。續。之。力。也。

隆。裕。死。後。有。一。極。端。之。怪。現。象。足。徵。清。宮。之。無。道。者。當。時。隆。裕。停。尸。於。體。元。殿。諸。妃。入。殿。不。僅。無。哭。聲。且。無。一。人。有。戚。容。無。異。縉。紳。家。之。如。君。莫。不。樂。其。大。婦。之。死。者。瑜。妃。更。強。項。指。隆。裕。而。斥。曰。生。時。威。福。何。在。汝。亦。有。今。日。乎。時。載。灃。在。旁。聞。之。滿。面。怒。容。瞪。視。瑜。妃。其。憤。有。甚。於。下。遜。位。詔。之。時。於。此。可。見。宮。內。之。不。和。矣。

(未完)

退醒廬隨筆 (續)

(漱石)

醫貧奇術

叢 叢

王志在先生萃祥邑之新橋人。予忘年交也。能文章。精訓詁。尤長於醫。予家人有疾。咸請先生施治。切脉開方之暇。好作揮塵談。嘗記其述名醫葉天士醫貧一則云。天士出門視疾。必乘輿自朝以至日中。僕僕無稍息。一日道經某處。突一無賴。出其前。以視疾。請輿夫揮之不去。葉疑其瘋也。命停輿就道旁。證之六脉。調和固一。無疾病者。心訝其詐。姑詰之曰。子有何疾。乃惶遽若此。其人曰。先生以余爲無病乎。余家無儋石之儲。身有絕糧之厄。病將死矣。先生神醫。當有以拯予生。否則未得爲神醫也。天士聞言。微哂曰。果爾。是貧也。非病也。然予亦有法治之時。天士輿中携青果。以備長途解渴者。食後核猶未棄。乃手一握。以贈之。曰。子携此青果核。歸埋諸曠地。俟萌芽時。報予。雖不能使子一生吃着。不盡亦當小有所獲也。其人唯唯。然猶趑趄不肯行。葉曰。予一生無詭語。豈欺子者。子行矣。予亦有要症。需治不可久延。俟數日後相見可也。乃趨輿夫行。此無賴果懷青果核。以歸植之於庭。無何嫩碧一叢。每核皆吐葉。一二莖於是急走告葉。且欲窮其醫。貧之術。葉曰。青果果已萌芽。少頃有人來購此葉者。子可昂其值以售之。則子目前尙何貧乏之足虞。無賴猶豫曰。青果每枚祇錢一二文。其葉能值幾何。況食青果者有之。食葉者未聞其人安有來購此者。先生殆給予矣。葉曰。予烏乎給予。惟君子周急不繼富。此青果葉售罄後。再欲醫子之貧。則予亦無術耳。無賴釋笑曰。今日尙不得醫。遑論他日。刻我姑暫歸。以覘先生言驗否。設不驗。明日當再求先生也。詎歸後果有人登門購青果葉者。無賴大奇之。叩以何用以藥中需用。對問此方何自而來。則言診自葉天士先生無

賴始恍然大悟。蓋此物從未入藥。不特爲藥肆所無。且亦無種植之者。葉以青果清涼解毒。其藥功效略同。因於每方下引用之。而指示病家向購也。無賴既默喻其隱。遂故昂厥值。初時每葉需錢二百文。後竟增至二千文。病家以天士所定藥方。不敢增減一味。相率願以重價購取。逮葉罄而無賴已獲資。纍纍足敷卒歲之需。乃至葉處道謝。並盛稱其醫術之神。葉勸無賴改行從善。卽以所得資設一草藥肆。不數年竟成小康。皆葉之賜也。

舛斗愈疾

王志在先生又言。當葉天士盛名鼎鼎時。忽有一叟懸壺於葉之左近。以治葉氏不治之症八字。榜於門。見者譁然。於是病家凡有爲天士所覆絕者。均往求治。有時殊有奇驗。事爲天士所聞。默神其技。一日親往求見。冀察叟果操何術。叟殊和靄。相見之下。言葉立方用藥。確有見地。不愧名醫。第有時識病既真。下藥亦當。而病之根原。或未探索盡淨。藥之銖兩。或未分配得宜。職是之故。致難奏效。葉聞心爲之折。時有某童子患腹癢病。延葉診治。諭知其爲蟲積而已。逾匝月。卒未少瘥。且腹更漸大。此子三房兼嗣。一線僅延其家人。焦急殊甚。曾許葉於治愈後。以千金爲壽。正苦無從下手。當日乃以此子乞治於叟。並爲縷述病原。叟沈思曰。此固蟲積。但平日曾用何藥。葉舉藥方之大略。以告。并言現令每日以紅棗煮粥進。叟曰。紅棗煮粥。健脾乎。殺蟲乎。葉曰。殺蟲耳。叟拈鬚微笑曰。然則此蟲奈何未殺。明日曷借此子來。僕當治之。葉唯唯而別。翌日果送此子至。叟令葉返而留此子於

家約十日後復見甫七日此子忽至葉處便便之腹已如常人病亦若失葉大奇之急向索閱藥方此子言並未服藥祇日食紅棗數十枚葉更深詫不置乃備盛饌邀叟至家願執弟子禮冀傳其秘俄頃叟至葉執贄相見叟堅却不受惟言飽飫盛筵已足卽相將入座酒三巡葉前席陳詞乞叟指示此子愈疾之由叟掀髯曰此子係患蟲積君故以紅棗治之以殺其蟲何嘗非是特君用紅棗不愈而僕用紅棗愈者以此子蟲積在肺肺如覆碗無論何種殺蟲之藥服之祇達肺葉之外層而諸蟲安居肺之內部烏得受殺僕喜此子尚在童年乃令食棗一枚就地翻筋斗一個翻起卽食食畢復翻如是者每天五次每次翻筋斗五個食棗五枚蓋以筋斗翻動之時肺葉必倒垂而開此時將棗食下卽可入於肺之內部故未及五日此子腹如雷鳴泄瀉大作盈千累百之蟲蠕蠕皆由大便而下逮至蟲盡瀉止病亦霍然而愈僕豈有他術哉君毋以僕爲奇而思受業於門也葉聞五體投地席散後令此子之家屬以千金致叟謝之而叟竟不知所往予謂神龍見首不見尾此叟誠奇然葉之虛衷下問亦自有足多者非近日時醫之侈然自滿僅知炫己之長攻人之短見有術之勝於我者嫉妬傾陷無所不至所可與之同日語也

雞翅生爪

(休寧程小珠)

謠聞之緣起 江西景鎮某姓有子年方七齡酷嗜鷄犬童子無知與戲作樂習以爲常父母以鍾愛故亦不之禁一日童子方在庭前與一雄雞撲跌久之雞忽飛騰向童子面部猛擊一爪童子受

擊長嘯倒地。父母聞聲奔視。見面部殷血模糊。撫之手足已冰。一家驚泣無所措。即縛雞而細察之。見翅間生有五爪。取他雞視之亦然。或一、二、三、四不等。衆銜之甚。取先雞殺烹而食之。明日一家咸死。於是道路紛紛傳一傳十。吾儂與景鎮毗連。首受其影響。或謂主兵刀者。或謂主火劫者。凡家有蓄養者。均盡殺之。日何止百千。呶呶之聲不絕於耳。雞毛雞肋堆積如山。更有一般老學究大嘆其氣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噫。愚矣。

生爪之研究 據生理學說。雞爲爬蟲類進化動物。如吾人之於猴類。進化同焉。然天賦一權一物。必有其作用。否則當爲淘汰。人類在上古時。男女無少差別。雖男子胸前亦有乳房。大如女子等。後文化日進。悉男子乳無所用。不適天演。故漸縮小退化。此理則如雞翅生爪。同雞既有翼。不任其飛。久經家人豢養。其性漸馴。而兩翅遂亦失其飛騰之作用。故而生爪。此又由飛禽類退化於爬蟲類。經天演之淘汰而復其原也。

食死之原因 雞之消化器最靈。舉世動物罕有其匹。吾人試以銅質之小錢或鈕扣投之。食款款而下。瞬息烏有其消化力。猛烈如此。故雖食惡蟲毒蠍。亦必無礙。然未經過八小時。其毒質尙含骨中。吾人誤食之。必死。某姓一家致死之。由其在斯。歟。抑別有他故。歟。姑記之。以待博物家研究。

犬生角解

(華魂)

友人述鄰邑婺源東鄉某小戶家。蓄雌犬一。近忽產犬五頭。雌雄不等。咸雙角。崢嶸嶄然。峰露村氓。

見而怪之呼爲麒麟。一時麒麟之名傳播於一鄉。學究耳內卽喟然嘆曰：若麒麟生於今日，則孔道不衰矣。是必妖也不死之必罹禍。主人惑其言，遂羅而殺之。華魂曰：一言而致於死，犬亦不幸甚矣。然死數犬事小，余恐市儈永惑學究之言，將不僅死數犬也。蒼生萬物，人畜皆同。上帝有好生之德，何物老儒發此腐論？余不得不立闢其說。大凡脊椎動物，咸有腦筋，有腦筋卽有思想。故犬見客之來也，必靡靡而吠；一若爲其主人報告，盡其職務也。者其腦筋運用於此，可徵焉。昔歐洲有二馬交媾，當愉快時間，忽傍過一花色之牛，後此牝馬產出之小駒，頭亦有角，毛色一如牛等。蓋無論何種上等動物，其在交媾射精時，若觸外界色相，則神經驟起作用，如電力攝影而入。故外人最重男女生理，嗣續之智愚，卽視此數分鐘內思想善惡爲比例。差此吾人不可不研究者也。今犬之生角，或亦同斯理乎？否則必與有角動物處者質之生理家以爲然否。

南宿州西瓜

(譯 聲)

西瓜一物，以產於海甯石井者爲最佳。相傳爲地仙馬自然遺種。故杭州省城，每至夏間，沿街叫賣西瓜，必高聲呼曰：海甯西瓜。雖未必皆爲石井所產，而其味實較他處產出爲優美。惟瓜之重量，每枚率不滿十觔，間有十觔以外者，羣相視爲特產，不數數觀。近有友人自南宿州來者，談及是處西瓜小者，輒七八十觔，大者且百二三十觔，每百觔值價不及千文。余以爲滬上無奇不有，獨百餘觔之西瓜，尙未之見。且南宿州現爲津浦路線所經由，宿達滬僅一日耳。滬人好奇，如有商人販運不

特可以一新眼界。且購者必多。定獲厚利。世有以余言爲然乎。以待來年瓜時而往可矣。

羅漢懺

(譯聲)

富翁某家擁巨資。藉遺產以資生活。怡如也。但性素迷信。親僧道家。逢父祖忌日。必爲超度。一日又雇某寺僧拜懺。時值炎暑。酷熱不堪。衆僧窺主人之不在也。相率赤膊從事。適主人自內出。見之。因詢方丈。何得如此無禮。菩薩得毋怒耶。方丈辨曰。公以衆僧赤膊爲不應乎。此名羅漢懺。不肯輕易爲人拜也。僧等因公一生慈悲。故特破格以報翁。何疑焉。富翁聞而頷之。當時不復與較。及至冬季。瑞雪紛霏。翁又傳命某寺。令其至家拜羅漢懺。方丈聞之。囁嚅不能對。富翁因大加申斥。從此不復延僧禮懺。

謬聲氏曰。方今世風澆薄。人心險詐。智足飾非。言足蔽惡。窮奸極惡之人。往往藉好名詞。以爲護符。一若其甚冠冕堂皇者。曷可勝數。若某方丈者。斯猶其小者耳。而富翁能隱燭其奸。不爲所惑。豈亦庸中佼佼者歟。

武弁能詩

(竹西小隱)

前清鎮江三江營千總薛某。熟習武略。而詩文一道。絕少研究。一日將調遣他處。當地紳士爲之賦詩送別。薛乃謂諸紳曰。今當與公等遠離。辱賜佳什。欽感之至。然余素不善吟詠。今姑獻醜。以答盛意。遂書七絕一首云。你也吟詩送老薛。他也吟詩送老薛。江南江北紅蓼花。盡是離人眼中血。

竹西小隱曰。立意新穎。絕非弁員口吻。

甘鳳池軼事

(劍嘯)

甘鳳池受知於清高宗。故得獨享盛名。其實當時以武鳴者。何止鳳池一人。所謂有幸。不幸也。相傳鳳池少年。酷嗜武技。歷受著名鏢師之指導。猶不饜所欲。慕少林絕技。遂乘傳入閩。投寺乞師。知客導視大雄寶殿兩壁。壁繪歷古著名武技家。槍類有趙雲羅通等。鞭類有尉遲敬德呼延贊等。凡拳勇技擊。無所不備。習技者欲拜何像。卽以何術授之。鳳池留三年。盡拜殿像。慾鑿求出。寺例入易出難。凡下山者。須經由後門。門凡五道。各藏妙奧。技低者恒不及出而死。鳳池抱勇辭諸師。至第一道門。突一百餘斤巨鐵杖。飛擊其頂。鳳池眼明足捷。前躍丈餘。杖中地下。石板板碎。杖入土者。凡三尺。飛杖之僧嘉之。合十讓出。及第二道門。一巨石迎腹。猛至。鳳池橫躍以掌擊之。石頓暴裂。飛石僧點首微笑。拱讓如前。及第三道門。一僧狀貌偉怪。兩旁列武器。凡所謂十八般者。咸具。僧令鳳池持械。門遍十八種。無缺點。僧始頷首曰。可去。至第四道門。則雙扉緊闔。鳳池力闢之。門驟啓。伏勢齊發。按人之三部。鳳池急臥於地。遂得脫。而第五道門至焉。有木製之羅漢百零八尊。足踞其機。拳立發。凡百零八式。此卽少林絕技。所謂羅漢拳者。學技者非破此拳。萬不得出。鳳池盡耳目手足之聰。一敵之。始脫於險。時已薄暮。得達後山。山祇一羊腸小道。鳳池疲甚。且天漸昏黑。遂就十圍巨樹之高枝而臥焉。夜半爲呼嘯聲驚醒。時月光皓潔。照山如銀。鳳池暗自枝葉下。窺見馬猴十餘。集樹下。

較拳爲戲。私心竊喜曰：吾已獲少林技，而猴拳不與焉。天幸今日馬猴爲師，吾技得全，可無敵於天下矣。遂凝神細習之。及曉，猴散，鳳池下樹試演之，完全無缺。乃尋徑下山，頓迷山路之所在。而羣峯兀突，中有屋一楹，居母女二人，媪髮已白，女年二十六七，皓齒明眸，貌頗楚楚。因入假道，媪曰：是間無行人者，已三載矣。子今得出，當具絕技。我母女固居此，擇婿者有陳例：在子苟勝我女，我婿子而以家從，否則請另覓他道。此間曲徑不通，幽也。鳳池笑諾之。進與女搏，女毫不推讓，出手則猴拳也。鳳池私嘆曰：天意哉！苟非夜遇馬猴，今殆矣。遂以新得技應之。鬥酣，女叱曰：止！乃各斂手。媪曰：子可以婿我女矣。遂卽日成婚，火其廬，挈家俱行。

鳳池既享盛名，宇內抱技者咸嫉之。時有登門索較者，一日有胡僧造門請見，云自蜀中來，願領教益。鳳池期三日後較技於小校場。僧去，鳳池急召匠製鐵皮靴一雙，穿時滿納水銀。屆期，既舉手，鳳池發左足踢之，僧以三指接其足，力握不釋。鳳池訝甚，幸水銀殊滑，此足得脫穎而出，迅飛右足中。僧肩顛出丈餘，僧踉蹌起台，十日三年再趨就教。遂別及期，又至謂得山中老獺一頭，頗善拳，勇敢請一戰。鳳池不許，曰：人不與獸敵。僧堅請，且允挾械。鳳池復期，以三日僧去。鳳池立召匠製五色棍，屆期舞棍，與鬪。猴目迷五色，不敢進。既而鳳池擲棍空中，猴一躍奪棍。鳳池急自下執其兩足而擊之，僧懊喪不已。復期三年，既屆，又至謂今我習篋斗工，請一賜教。鳳池又期，以三日僧去，急馳往其師兄燕子飛家，乞援。燕子飛曰：所謂篋斗工者，人不出斗則已，出斗則無敵。蓋異術也。敢問子所習

之功最上乘者何在。曰在足。曰可矣。語云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記斯言可以勝矣。鳳池受教歸及期，僧臥於斗，將旋轉鳳池，不待其轉，運全力於足，急踢其斗，僧出不意，與斗俱顛，數丈外，斗碎僧腹破腸裂死。

白蓮教拾遺

(劍雲)

備清咸同之際，國運不良，妖孽興起，白蓮教者，邪教之一也。予生也晚，未獲親見，而故老傳言，津津有味。一若呼風喚雨，撒豆剪紙之術，真有其事者。予性好奇，茲不問其事之真偽，錄之聊供茶餘酒後之談助。

洛陽汪劍庵家貧不能自給，一日徘徊道中，面呈戚容。忽一偉丈夫突如其來，詢其故。汪以實告，其人大笑曰：銅臭乃足困人耶？君子憂道不憂貧，當今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至令先生懷才不遇，良可太息。然懷才不遇者，又寧止一先生某不才，尙能助君一臂力。因解囊出大錢十千，告汪曰：有急需取之可也，但不可盡。汪不肯受，某曰：然則作爲借款，一月歸還可乎？汪感其誠，諾之。於是日取三百文，使用視之，仍十千也。汪大異之，然不取則錢亦不多，亡何一月期滿，其人果來，急謂汪曰：孺子不聽我言，今禍作矣，速從我去，否則首級且不保。汪曰：某貸君款，至今不敢動分文，安得有禍？其人笑曰：汝尙誑予耶？果爾則還吾可也。汪往取，則錢已頓杳，大驚求救。其人曰：毋恐，我自蓮教人，豐衣足食，不知世間有憂愁事。今事至此，子亦惟有入教耳。汪不得已從之，自是竟亦爲白蓮教人。

黃某忘其名。勇敢有力。且工劍術。人有以白蓮教說者。渠輒嗤之以鼻。曰。庸人自擾耳。某夜挑燈夜讀。聲朗朗達戶外。魚更三躍。俄聞窗前足聲甚響。黃疑之。左手持燈。右手仗劍。徒步出門。粹見一大人身長丈餘。面目猙獰。可怖。黃舞劍與之鬪。良久力漸不敵。遁入房中。取狗血噴之。應聲而倒。所謂丈餘長人者。乃三寸紙剪侏儒也。

雙桂軒叢談

(默慮)

七道士

曾衍東。字七如。號七道士。爲楚北令。緣事謫戍東甌。居郡西曾氏依綠園之旁。名其地曰小西湖。性落拓不羈。工詩及書畫。筆墨狂放。好古硯圖章。自榜其門曰掛冠。自昔曾騎虎閉戶。於今好畫龍。摹鄭板橋之爲人。嘗自謂曰。難得糊塗。又作元宵燈鼓圖。題云。驚人歲月千搗鼓。老我乾坤百盞燈。讀之令人有勝事。長新年華暗老之感。赦後貧老不能歸。卒於溫。著有《小豆棚集》。啞然集。各一帙。生平交遊多名流。唱和之作甚衆。劉炳然贈詩云。風雅爭傳古大家。詩筒酒盞盡生涯。如何更有西湖癖。綠水當門好種花。彭左海濤亦有見懷詩云。一片湖雖小。清冷郡郭西。地豐宜客隱。名雅得公題。鼇翠山當戶。涵光水隔隄。道人便羽化。十九屬仙棲。迄今代遠年湮。曾氏故園日就頽廢。惟小西湖之名猶播傳人口云。

畫家項維仁

畫 叢

項維仁字壽春東甌人以善畫擅名兼工詩性恬淡晚年就松臺山麓拓園種蔬果歲資其利因名果園且以自號或有謂其取佛家果園之意者嘗遊鴈蕩與僧道結方外交甚契有與李石農觀察鴈山記遊倡和詩曾衍東贈以聯云打開春夢少成佛亂寫秋山老畫師歿後花木巖石盡屬他人園遂荒廢永嘉黃漢弔以詩云少微星隕果園空無復丹青奪化工剩有閒花與野草春來猶自繪東風

一册山人

錢唐林崙字竹人號一册山人工詩善草隸彈箏尤所擅長寓居甌郡松臺山之麓詩本性靈不事雕繪如除夕云衣食勞勞又一年喜無債負似神仙嬌痴兒女偏多事來索窮爺壓歲錢有感云縱有千里馬也須逢伯樂可憐蔡邕才知遇惟董卓可想見其境遇矣至如水花開棹尾山影撲吟肩一聯更覺清麗其生平所作詩有歐陽石泉者曾錄存之竹人後因西湖之痛喪明而歿

菊影詩

清初葉時東甌有謝與可者嘗作菊影詩云自是仙根厭物華白描高致獨欹斜殘陽一任分籬落老眼無從辨葉花莫散叢金荒曲徑好圖空色近山家多情欲傍秋畦菜日暮烟深隔絳紗乾隆間又有高博泉溥者列菊置燈懸紙取影隨意位置其疏密濃淡有無變態不可思議因集同人賞影唱和成帙名其詩曰凌雲社菊影酬唱集中如邵月波句云隱淪蹤跡原無定才子心思自入神周

竹仙句云。一秋詩思空如夢。十幅溪籐妙入神。胡小山句云。是能脫迹同陶令。莫把遺蹤比洛神。俱爲傳神之筆。

子報父仇

(老 彭)

淮安醫士羅森。脉理頗精。治疾殊效。四方就之者。穀相擊也。時淮帥李錡。河南開封人。性悍好殺。有子患背瘡。羣醫畏帥之暴。不敢藥。召森治之。許以千金爲酬。森與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不料其子素耽色。一夕與侍婢狎。瘡復黑。陷內攻。數日而死。帥痛悼其子。竟擒森。榜笞殺之。森之子曰俞。痛父死。非命。懷利刃。欲思刺帥。而帥出入護衛甚衆。百計不得逞。乃盡棄其田園。潛至開封。探聞帥父家居頗好方術。廣覓長生不死之藥。曰俞亦知醫。惟不諳勅術。乃赴嵩山。道士處學。驅遣鬼神。並吐納導引之法。藝成而還。賃居帥父之左近。以醫藥治病。符水禁邪。故弄神通。以聳帥父之視聽。帥父聞之。果請進見。時曰俞年方三十。大言百有餘歲。曾遇異人。指點得道多年。今周流四方。濟度羣生。不日功行圓滿。當控鶴上昇云云。帥父大喜。奉千金爲壽。長跪請爲弟子。曰俞佯爲辭謝。固請乃許。而却其金。曰公骨相凡庸。不可入道。鑒公之誠。姑與靈藥服之。可返老還少。作三百歲地行仙。且我留金無用。不如留與公。廣積陰功。持以精心。亦可證道也。遂令帥父入山。覓靜室。盡遣僮僕。戒七日。來一候。餘日不可妄至。至則必不利。夜半乃手斟鳩酒。授帥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盡却。二七日。顏如少壯。三七日。能見所思之物。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日。知過去未來。六七七七日。時有金仙下降。

開導。立功。可成正果。我丹靈妙如此。然視公根器淺深。心田厚薄。以下超凡。遲早耳。公其勉之。帥父叩頭有聲。跪受而飲。須臾氣絕。曰。俞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人至。初尙驚訝。見題壁。知爲報仇。馳報帥。帥伏地號哭。乃自殺。噫。帥以愛子之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還以自殺。宗祧滅絕。可畏哉。

王淑之

(老彭)

王淑之。楚黃人。商於京口。虧本失業。獨遊焦山。至山寺。主僧出。迓甚恭。日暮辭歸。僧曰。無事。且宿。寺中。亦可。遂下榻焉。盤桓數日。淑之自念。生計乏絕。故里難歸。今僧意殊殷殷。何不作逃禪想。遂請祝髮。僧曰。君酒肉場中人。非黃齋淡飯。可了此生者。且日後當以術數鳴於時。出家何爲者。因授易一編。令王熟讀。時爲講解。微奧。惟並不及術數。居三月餘。謂之曰。君術已成。可行世矣。數當自金陵始。次日有船經過山下。僧曰。客舟必往金陵者。我有一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子。另出巾履衣服。令淑之更易之。於是儼然一術數中人。瀕行。僧語之曰。到水西門。卽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但錄科遺才。俱遭擯斥。當以京畿道送入場。不必奔競也。淑之唯唯。既抵水西門。至一館中。詢某秀才。諸生問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各狀。及科舉不得之故。諸生以秋闈尙遠。科舉發案。在且晚間。因是俱來決問。淑之一一答之。諸生乃令人送至某秀才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諸生等第無一爽者。名遂藉甚。及秋闈榜發。某秀才果中第六。當事聞之。延致無虛日。嗣入燕都。聲震輦轂。有半仙之譽。

煙霞洞聯

(錢香如)

西湖煙霞洞之右。舊有財神石像一。前歲經鄭孝胥先生等改鑄蘇長公像。顏其額曰蘇龍。蘇龍爲孝胥之別字。妙語雙關。命意殊巧。儀徵時蓬仙撰一楹聯云。(錢如真可通神。此座巍然。何不與煙霞終古石。也有時變相。長公仙矣。莫非是香火前緣。)嘻異哉。錢香如三字。竟全數嵌入此聯。錢香如名垂不朽矣。予小子何修而得此哉。抑更有進者。人孰無死。死後倘能卜葬於蘇龍之側。余願足矣。妙在名已勒石。不必別樹墓碑也。閱者諸君以爲何如。

單思病

(錢香如)

紈袴子吳某。好挾邪遊。走馬章臺。徵歌曲院。自朝徂暮。奔走大忙。會有紅妓陸蘭珍者。含苞未破。秀色可餐。生饒涎。欲滴思作問津第一人。奈家教極嚴。其父微聞其事。遂幽禁一室。不使稍越雷池。生以不遂所欲。中心鬱結。書空咄咄。遂成一種似痴非痴之絕症。口喃喃誦怪語三句曰。吃栗壳落花裏。斑斕太乙救苦天尊。日必數十遍。醫藥罔效。問其所思。伊誰容爲物色。生格格狂笑曰。吃栗壳落花裏。斑斕太乙救苦天尊。聆其言者。輒忍俊不禁。莫測用意所在。未幾病入膏肓。終致不起。易箆時呼吸斷續。音類游絲。猶口念此三語不止。年祇二十一耳。哀哉。

香如氏曰。此三語果何意耶。余初亦茫然。既知爲妓女陸蘭珍三字之縮脚語。觀於三句之末字。自可迎刃而解。吳生用情真摯。竟以身殉。其亦不可以已乎。夫男女互悅。好事多磨。因思成疾。是

謂相思猶可說也。若片面之愛遽爾畢命謂之單思則未免忒煞多。情況施諸人盡可夫之妓女哉。噫吳生之獨幅心思其愚真不可及矣。

忍心翁

(錢香如)

蔣姓爲某邑望族而某亦蔣氏中之佼佼者也。生一子愛之不啻連城璧年十七卽爲成婚媳某氏溫柔賢淑惟面帶黃色翁謂其有肺病心已不擇無何媳受感冒臥床不起翁大肆咆哮堅令亟返母家以免傳染既瘳而歸翁仍閉門不納媳見狀憤極熱血上升昏絕於地僕媪扶至輿中復哀求翁翁卒漠然後經鄰人出勸始允送某醫院療治既至以人事不省血跡狼藉爲醫院擯却重行昇返及門身已僵矣翁又不允入屋成殮爰於別處空屋內草草藏事媳之家屬擬與師問罪以翁勢力甚雄無如何而止噫此翁可謂忍心害理之尤者。

智婦

(一)

(整民)

浙江常山縣屬某村山路崎嶇叢林青密爲盜匪出沒之所一日有兩少婦鮮衣華服行經是處突有數匪上前攔劫一匪持刀威逼喝令解衣婦不得已唯唯如命一婦故作鈕結難解狀謂匪曰借汝刀斷此結卽可將去匪以婦女可欺遽與以柄婦接刀在手乘匪不備急以刀尖猛刺其心此匪應手而仆餘匪以爲婦有奇勇相率不敢犯各抱頭鼠竄而逸於是此婦竟得免。

智婦

(二)

(整民)

有某婦擔菜於市。售得錢數百文。歸途遇盜。持刀自林中出。婦以囊橐空虛。對盜謂既無財物。速脫衣服。不然。休思越雷池一步。婦無奈。寬鈕解衣。棄諸路側。盜置刀於地。俯身拾取。婦出不意。急將扁担猛力橫擊。致盜措手不及。暈絕於地。婦乃從容着衣而回。

糊塗知縣 (一)

(整民)

某縣令胸無點墨。迷信甚深。且縱容丁役勒索良民。道路爲之側目。每值辦公。必先閱黃歷。以卜吉凶。然後召集丁役。爲之畫策。凡丁役所稟請者。無不曲從。一日有地保稟城北某村出一命案。令聞之倉皇赴屍場。驗屍驗畢。其護勇聞屍鄰黃某家頗富饒。圖詐未遂。竟開鎗將黃擊斃。黃父當場喊控。令置之不理。村人大譁。令懼乘間徒步私逃。屍親率村人追之。令放步狂奔。終以制服在身。步履不便。不數里爲追者所及。扭回屍場。黃母及妻等十餘人將令困於垓心。帽已落地。衣亦粉碎。朝珠遍地。亂滾。正危急間。幸差役蜂至。且有某紳出而解圍。始得狼狽回署。方進門急取閱歷本。拍案大叫曰。今日正犯日忌。吾適間未閱。遽然出署。乃至於是可恨可恨。

糊塗知縣 (二)

(整民)

常熟陳某以納粟補某縣令。性剛愎。酷好貨財。民人有訴訟者。輒量賄之多寡。以判理之曲直。且一觸其怒。則鞭笞立下。公理淪亡。暗無天日。人皆以陳閻羅呼之。一日甲乙二人以細故互訟。二人皆貧不聊生。未以賂進。令銜之。乃傳集兩造。開庭質訊。甫坐定。卽厲聲呼甲乙二人。二人應聲上。令喝

衙役快打快打甲乙以未問一語卽遭毒責心殊不甘乃同聲請曰民實無罪何故受刑令奪目相向大聲喝曰你既怕打何爲要打官司打官司不是該挨打嗎觀者皆闔堂大笑令乃拂袖而退

是血是淚

(秋俠)

江西瑞州府有陳某者客於荆襄樂而忘返家有髮妻而又更娶於楚前妻孝甚奉姑在堂夫出廿四載無片紙隻字一通慰問及姑歿乃作書責之其夫見書愧憤自縊事後默默世無知者余友邦直述其事於余並以原書見示囑爲表揚之以爲天涯浪子尙多妻主義者鑑今錄書如下其曰

甲戌之春二月之望君與鄰客同舟遊於瀟湘之上妾身治酒餞行送君祠廟之屏蒙君囑曰親老家貧奉養乏人吾去不過一週二載斷不至三歲四年到楚卽投銀信寄懷常有鄉書汝勿憂也妾確然深信黯然而無語豈意廿四春秋杳無片紙隻字遂使終朝盼望徒有短嘆長吁訴衷腸奚啻萬千垂珠淚不知多少塞鴈封傳傳不至君家眼底喜鵲報噪不到妾氏家門偶因數年荒棄以致家業蕭條月月三十日之無飽暖年年十二月之受飢寒聽雞鳴則聲聲垂涕聞雨滴則點點添愁欲合鏡而尋盟奈山迢水遠欲抱琴而別調恐喪節敗名欲赴水而投江難免蛟吞魚食欲偷生而畏死難堪鳳隻鸞孤昔宋宏不棄糟糠自古流爲佳話溫嶠不奉甘旨後世不免貽譏劉先主之別甘糜爲圖王創霸也岳武穆之別妻孥固爲國忘家也今君出外經營既非圖王創霸又非爲國忘

家徒貪楚館而戀閒花。竟別家園而棄苦李。背義之名難免。負天之罪彌深。妾與君偕枕邊。既有綢繆之愛。君與妾別異境。毫無顧慮之心。雖或宴爾重婚。勢必樂而忘返。何況求爾新特。斷難棄之如遺。獨不知王魁負盟。李益爽約。既前車之已覆。何後轍之不防。耶君卽不顧妻室。當念親身父骸。停在高堂。未封馬鬣。母身困於蓬戶。孰慰燕私。妾以煢煢之身。處此涼涼之境。嗟姑病篤。覓良醫求藥。餌安敢辭其勞。慟母云亡。求棺槨延僧道。勉期盡職。內无提攜童子。外尠照顧親鄰。劇憐勤紡織。以辦喪購衣布。以入殮。自主自治。可慘可悲。斯時妾身已染沉疴。望穿淚眼。空房寂寞。隻影淒涼。妾固薄命。君何忍心。竟使母爲有子之孤魂。妾作有夫之寡婦乎。況卓女乃不貞之婦。尙不遭棄於相如。紅拂爲淫奔之姬。猶獲見憐於李靖。妾固明明閨秀。異卓女之當爐。堂堂正妻。恥紅拂之叩戶。今君囊有餘資。倉有餘粟。而結髮妻家无引鼠之糧。甕无呼雞之米。視若陌路。毫不關情。豈不思父天母地。乾坤之德難忘。夫唱婦隨。山海之盟莫負。良心若在天理。云何君失約於一週。二載者是无信也。二十四載不歸者是不情也。不告而娶是不孝也。重婚少艾是不義也。君之劣跡彰彰如是。問之於心安乎。否乎。揆之天理。狠矣。毒矣。君生既爲他鄉之客。死後定爲異域之魂。安知曠野荒郊。非君葬身之地。瀟湘雲夢。非君殯魄之區。嗟乎悲哉。而今已矣。妾身大夢盡頭。料在目前。惟有望風長嘆。呼天痛哭而已。夫復何望哉。今值鴻便。不得不拭淚陳辭。君其鑒諸。

(二) 疑 釋

千人百眼

(阿魏)

人各有二目以數學計之則千人當有二千
眼惟世間有眼無珠及眼高於頂者甚衆有
眼無珠不如無眼眼高於頂眼孔中不着一
物綜計此輩約得百分之九十五則千人僅
可謂五十人有眼五十人豈非百眼乎

釋

義

荆駝逸史



荆駝逸史一書所紀皆
明末事筆意簡古叙事
詳明而明亡述畧甲申
記事等篇尤為膾炙人
口足補正史所不及洵
掌古家不可不閱之書
每部定價二元五角

錦章圖書局廣告

奉送方書

周小農君別署伯華受業於張聿青氏寓滬行道十餘載已酉
為上海警署醫員業經三年辛亥冬回籍診所無錫西門外棉
花巷敬贈新刊集驗方等外埠函索附郵費叁分遠省加倍可
寄

潛荈敬布



譯業

機器之偵探

(浮游子)

富翁卡德氏有一子名雪令伯德眉目清秀美男子也娶妻名美麗風緻之佳世所罕見結婚後愛情甚篤雪令當公餘之暇必在房中綢繆備至某少年者滑稽巨子也有一新式攝影機器其鏡頭狀如玻璃管可插入窗隙之中以攝一室內之事物知雪令氏夫妻情篤久思攝成一影戲片必有可觀某日少年至卡德住宅適雪令歸因以鏡頭插入窗隙已則在窗下開機收攝約至一點半鐘之久聞雪令出外始收機而回詎回家後以藥水

洗視大失所望蓋所攝者非雪令夫妻也少年憤甚

翌日報中喧傳謂卡德住宅之寶藏室被竊其最珍貴珠寶製成之洋房亦已失去少年見此報乃恍然大悟蓋昨日誤將鏡頭插入雪令臥室隔壁之寶藏室中其時二賊正在竊取珍物故皆一一攝入也

少年知所攝影片有關此案於是携此機急往公署聲言已知賊之形跡官詰之少年乃演講察視則賊之面貌與夫入室時之情形藏竊時之地位

歷歷在目。其最緊要者，乃賊之衣袋凸出名片半張。其字樣為 -watts (上半字則為衣所蔽) 演畢。官以重金償少年，且立派偵探，依此名字及面貌查捕之。未幾果破獲賊，亦具在，乃置竊於法。

將軍之感觸

(浮游子)

德國毛奇大將出師敗績，方逃避時，後面追兵將至，不得已乃匿於道旁之茅屋中，以俟敵者之過。時見地上一蟻負餌而行，欲越一階石，因物量過重，蟻力不勝，顛覆者再，然仍堅持不舍。歷七十九次之失敗，方克有濟。將軍見之，默感天下事無論如何挫折，必有成功之一日。故凡人欲作大事者，必有百折不回之志，而後可。於是立即回營，復領軍前進，勇往直前，卒凱旋而歸。

結婚笑史

(佛影)

西人龍來紐士，老而鰥，誓必欲得一貌美年輕之

女子為其妻。龍氏曾將此意訴於其友里喬萊斯。越數日，忽有一年少之女子過訪，既見龍氏，女子曰：「余名美利兒，聞先生欲與青年女子締婚，妾作毛遂自荐，未知能合先生意乎？」龍氏聞其言，不覺手舞足蹈，在美利兒面前翻一筋斗。美利兒囑其再翻兩個，然後計議。龍氏連聲應諾，疊翻數個，時已面紅氣促，白髮四散。美利兒始允與之訂婚。龍氏立發請帖，邀集親友同赴地方官處行結婚禮。後歸洞房，美利兒卸除外服，龍氏一見不覺大驚。蓋此女即其老友里喬萊斯化妝以戲之也。此時廬山之真面已見，遂大笑而去。親友聞之，咸為捧腹不已。

鼠智

(佛影)

英國紳士華蓋斯素嗜格物學。一日閱新聞紙，知鼠實為非常靈敏者，遂記之。日據新聞所載有水

手於船中生擒鼠一頭。惡其嚙物也。投於海。鼠不遽沉。游泳船側。海鷗見而啄之。鼠與鷗戰。忽前急卻。鷗不能飛騰。遂斃。鼠翻據鷗體上。支鷗左翼。以為帆。拍鷗右翼。以代楫。大有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之概。卒達彼岸。鼠別自開一殖生國。噫。利用害己者。鼠實具機心哉。

汽球捕獸

(楚雲)

美國獵者以為槍彈之利不甚便於打獵。因槍一發。百獸皆逃。雖能獲其一。不能獲其二。近日故用汽球捕獸。其法於汽球下繫以肉食。人乘其上。欲獵之時。使汽球下垂。各獸見有肉食。爭來趨噬。不知食肉之內有鈎。一經吞嚙。即被鈎緊。汽球亦已上升。于是或以刀刺。或以繩縛。球既升高。獸不敢動。其法宜於捕獅虎等猛獸。用之若小者。則人力可制也。

譯 叢

海燈魚

(楚雲)

南美洲不諾艾利海口有漁人捕得一魚。長約三碼。體甚細。鱗薄而堅。閃閃有白色之銀光。游於海中之時。普海皆明。若發光之電燈。故又稱之為海燈魚。

特別郵政

(倫父)

西人每喜聚各國舊郵票粘貼一冊。以資玩賞。近日有一郵票值三萬六千二百五十法郎。約合中國洋一萬四千五百元。此郵票出於毛利爵島。於西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即中國前清道光二十七年。當時祇值二銅元。今竟價昂如此。物希為貴。信然。

太陽熱之利用

(倫父)

美國南部諸地方。凡家用沸湯。皆利用太陽之熱力。近來普及甚廣。其法用鋼製之桶。形似汽罐。塗

黑而曝諸屋頂。上霧凹凸光玻片。以飲太陽之光。而受其熱。越一時許。空氣之溫度。增至三十度。或至六十度。得沸湯之供給。甚便云。

物理相尅之奇

(佛影)

英國動物學家立司篤耶。考得蜈蚣最長一種。毒蜘蛛名塔蘭都拉。每當睡時。常用仙人掌草圍其四周。塔蘭都拉。從不敢越此草。而過故摩耶巫沙。漢上常有無數蜈蚣。羣聚安臥。塔蘭都拉繞其旁。百計設法。終覺可望而不可即。昔有人嘗親見之。仙人掌誠不啻蜈蚣之堅城也。

海底屋

(佛影)

意人考自多。製一圓球。灌以壓縮之空氣。立方二千英尺。球中置小室。與氣房通呼吸。球底以水為壓。重二噸。可潛伏極深之海。近在司卑謝海。(意大利西北口岸)中。與二友入室。將球沉於深

譯 畫

四

三十英尺之海底。歷九小時。未見出水。市人憂之。募善泅者入海探視。見球穩立海底。但叩門無應者。後以小輪船拖坐舫數艘。抵其上。繩住此球。提出水外。急啓門。見考自多。面色青紫。氣不絕者。如縷。其二友昏不省人事。少頃方甦。計球之入水而出。已閱十八小時矣。考自多云。初入水時。呼吸靈通。其法殊妙。繼思減水輕儼。升球出水。而手按抽水機。竟不能動。始悟空氣至是已稀。無以抵水力。設無人接待。斃焉耳。然二千立方英尺壓縮之空氣。已足供三人十八小時之用。則今之行船水底競爭新製。而迄無定論者。觀此不無小補也。

孵卵之新法

(佛影)

美國荊度巨州有荷萊脫斯童法司者。農夫也。近患大熱病。醫生華蓋云。荷氏身上之熱度。已達至九十八度。四。其妻知其不能遽愈。欲試利用其熱

以孵化鷄卵。因用一箱放鷄卵三十枚於其中。置諸哥氏牀上。將及一月。忽聞箱內有聲。開而視之。見所放鷄卵除四枚不育外。餘悉變為小鷄。人能覆卵。實開千古未有之奇。

巨大之廣告

(佛影)

美國商人邁沙於斯屈利街之夾道。貼有告白。共長五萬八千二百英尺。計每日閱八小時。最快須十二日。乃能盡覽。聞近有人將此告白攝就照片。可作贈送戚友之品云。

紐不烈顛人幽女於籠中

(佛影)

紐不烈顛人有一奇俗。各幽其女於籠中。直至嫁時始釋之。出籠以櫻欄樹為之。凡生女至二三歲。則置其中。女既入籠。不論何時不得擅出。四周有柵。以蘆為之。空氣不甚通透。然籠內之女猶甚茁壯云。

譯 叢

接吻須罰巨金

(佛影)

美國紐查士省十數年前制定法律。凡男子不能與女子公然接吻。一經察出。罰金五十磅。往往有與其妻接吻。以致被捕。及因此典出。而與妻離婚者。於是覺其不便。乃公議。凡既婚之男子。皆佩一徽章。以示識別云。

二三歲之音樂女童

(佛影)

德國里識埠。近有一年僅三齡之女童。能彈批雅那。應弦合節。譜出最上等之詩歌。且此女童聞人彈曲。即能如式彈出。音節略無錯誤。至其父母。則本非音樂家。可知女之本領。並非由遺傳而得也。

世界久旱之地

(浮游子)

非洲東沙丹地方。在非洲中心撒哈拉沙漠之旁。此地乾旱異常。歷久不雨。據天文家之研究。謂已有三百六十年未曾下點滴云。

五

酒漢之酒量

(楚雲)

法國東境難得埠有一著名之酒漢曰得令格令善飲酒其酒量非尋常人可比彼每日早起必飲葡萄酒一瓶早餐亦飲一瓶上午九點半及十點半為公事休息時間每次飲皮酒一瓶午膳時又飲葡萄酒一瓶及二點鐘返公事房飲麥酒二瓶三點四點五點之中每點鐘各飲麥酒一瓶至晚餐則飲白蘭地一瓶九點鐘夜餐再飲葡萄酒一瓶計每日飲麥酒七瓶葡萄酒四瓶白蘭地酒一瓶共須飲酒一打其量可謂宏矣

世界之奇墳

(楚雲)

得令格令之飲酒頗有恒心且有恒度不增不減故酒疾不易發且日見強健彼自立此酒度以來至死毫不更改前七年業已長逝其家所存之舊酒空瓶共得十四萬九千一百六十枚子孫即將

此空瓶築其父祖之墳法以瓶口向天各瓶以黏土相黏工頗堅密且於每瓶之口多插花草望之青葱可愛實為世界墳墓中最奇之建築品

酒之遺傳性

(楚雲)

德國佛浪克佛有一婦人頗善飲酒為德國全國婦女中飲酒之冠其後所傳子孫凡一百八十七人能飲酒者一百八十三人酒量如此婦者有一百十二人遺傳性之關係可以知矣

調查酒家之數

(佛影)

各國沽酒家之多以比利時國為第一每三十二人之處必有一家次為德國每一百七十二人有一家奧國則每二百二十四人有一家俄國每九百八十三人有一家最少者為諾威每五萬二千

建屋之特別材料

(佛影)

波蘭之哥爾拉確地方有街市名屈畢克曹含特者。全市之屋悉以純白之岩鹽築成。居民三千人。俱從事製鹽。又愛蘭之西海岸建一小市埠。其名爲卡拉柯洛斯。其屋皆以古漁船之廢板造成。無一用新材木者。又美國之耶路斯脫勒距哈柯市不遠。有一村落負山而居。此山產石片薄如玻璃。居民取以建屋。仰視天上星斗歷歷可數。大雨滂沱亦無涓滴濺入。真如置身琉璃世界也。

照相新法

(佛影)

美國少將馬利斯在搜費司報揚言。牢脫照相新法爲益甚大。其子官居少佐。由印度請假返國。一日乘馬跌撲。傷腦及臂。因腦傷甚劇。莫測其臂傷所在。而臂腫愈甚。馬利斯萬分焦慮。欲細察其傷。病人苦楚難禁。後以牢脫照相機探之。始知臂骨脫節。並非骨碎。遂用麻藥。急將其銜接入。奈臂腫

詳 盡

過甚。又莫測其究愈與否。因復用此機探之。始知平復如初。馬利斯言。自今而後。無論何處醫院。皆宜備用牢脫照相機器云。

英國富豪及女醫生之人數

(佛影)

沙爾默士泰云。英國現有一百萬磅以上之財產者。共五千三百六十四人。女醫生共有七千四百餘人。

世界最大之紡績所

(佛影)

美國康沙市附近建有一紡績所。頗著名於世界。其資本爲二千四百萬磅。紡錘多至五十萬。織機至二萬六千。使用勞働工人數達萬人。每年給工資四十九萬磅。一年所出之綿布約值七千四百萬。

二十萬盧布之賠款

(佛影)

七

俄婦買卵萊以度曲為生。上自王公下逮庶民咸知其名。故欲倩其度曲。非五十盧布不可。一日旅行乘汽車。車輪碎裂。買卵萊從車中跌出。傷及面部。折去五齒。因此不能復操舊業。訟之司法者。判令汽車公司賠款二十萬盧布。

埃及之教士

(佛影)

埃及之教士最貴清潔。每日凡四浴。日夜各二次。越三日則徧剃全身之毛。然亦娶妻生子。此等人為社會上之最高級也。

吸烟大王

(佛影)

美國偵探漫的森當其用心思索案犯時。大率每日吸最濃之雪茄烟四打。常日亦吸一打半。或有規之者曰。此與衛生有害。宜戒除為妙。漫的森曰。余之吸烟已成習慣。飲食可缺。煙不可缺也。且我祖我父性亦嗜吸烟。而壽登耄耋。豈有害衛生乎。

因仍狂吸如故。邑中公贈以煙學博士之徽號。聞漫的森笑而受之。

印書之發達

(佛影)

美國入口書籍甚多。計一千九百十二年。入口各書及樂譜地圖等。值美金一千五百九十九萬四千餘元。一千九百十三年則減至三百五十萬餘元。人口增多。而入口書籍之數反少。蓋因國中印書之業日盛也。

調查小說界

(佛影)

美國去年一年中新刊小說共八百七十九種。著作者四百九十七人。一人著一種以上者僅五十三人。又其中三百五十六人係男子。一百十四人係女子。小說家云。

雀之勞動

(佛影)

英國著名博物學家康費克脫研究雀之勞動。謂

有牝牡兩雀爲聚育子之材料。一星期內捕蟲至三千二百頭。又夏季殺蟲爲食。每一夏令至少亦取蟲五萬云。

水牛護產

(佛影)

北亞美利加水牛。遇牝牛生產。牡者相集。以防狼熊襲擊。產事畢始各散去。

世界第一少年俱樂部 (佛影)

美國紐約有一少年俱樂部。其莊嚴美麗。不特甲於美國。他國亦罕其匹。此俱樂部創建於二十五年以前。乃一經營鐵道事業家伊哀戚哈利蔓氏。出私費設立者也。計其謀基礎。備裝飾。約費金額二十萬佛郎。俱樂部員不須別籌會費。所有一切維持各款。概係伊哀戚哈利蔓氏及人民所捐集。此俱樂部之屋舍。高共六層。最下層有事務室。貯雜品室。浴室。衣裳室。二層有少年人之遊戲場。

中玩器齊備。三層有彈子房。講義室。角觥室。四層有博物室。圖畫縱覽室。五層六層有體操場。關乎體操器具無不備置。且於五層之中。別有唱歌室。技藝室。各層周圍繞以高欄。少年輩任意所至。爲各種遊戲。所欲無不給。復有體操教員。遊戲監督。音樂教員。於遊散時。各施訓誨。恰與學校無異。每晚來會者。有一千五百人之多。從其性好遊戲。讀書。凡世間需用之職業。皆仿爲之習練。既熟即出任事。去年部員新得職業者。數逾百人云。



(三) 疑 釋

耳。惟 跌。解。百。目。飛
 呵。人。下。也。鳥。中。禽。
 呵。化。之。若。夏。偶。遇。飛禽之遺蛻何在
 爲。死。以。時。天。風。而。化。其遺蛻
 雉。鳥。則。言。喜。高。者。即。是。故。在。夏。令。爲。多。因
 之。遺。解。之。天。上。無。跌。死。鳥。既。無
 野。蛻。自。不。可。見。所。可。見。者
 雞。其。臭。皮。囊。人。人。得。觀
 其。自。不。可。見。所。可。見。者

飛禽之遺蛻何在

(笑體)

魔術



慕稿



臆測中之天勝娘魔術

(續)

(泊塵)

(二)魔法之罇

臺上設一鐵架形如方亭。四周有黑色之帷。斯時摺疊一旁。故內容一似畢露。另有皮酒桶一具。高可二尺餘。置於鐵架之側。天勝娘登場。請座客上臺審視此皮酒桶。(時臺上有一人操吳語曰：「調查調查」其口吻頗足令人發笑。)桶中空無一物。此客審視時。天勝娘退立一旁。逮其看畢。乃將酒桶置於架內。命一小丑藏入桶中。且令此客助蓋酒桶之蓋。並緊擰螺釘。訖即以鐵架之黑帷四面遮沒。無何。重複啓帷。則桶中之小丑忽自桶面躍下。而桶蓋牢閣如故。於是天勝娘命臺役抬

魔術

一

魔 術 二
酒桶出架。令此助闔桶蓋之客檢察。頃所封識無誤。始將桶蓋螺釘擰開。則有一美麗之垂髫少女。冉冉而去。

(三) 宇宙中之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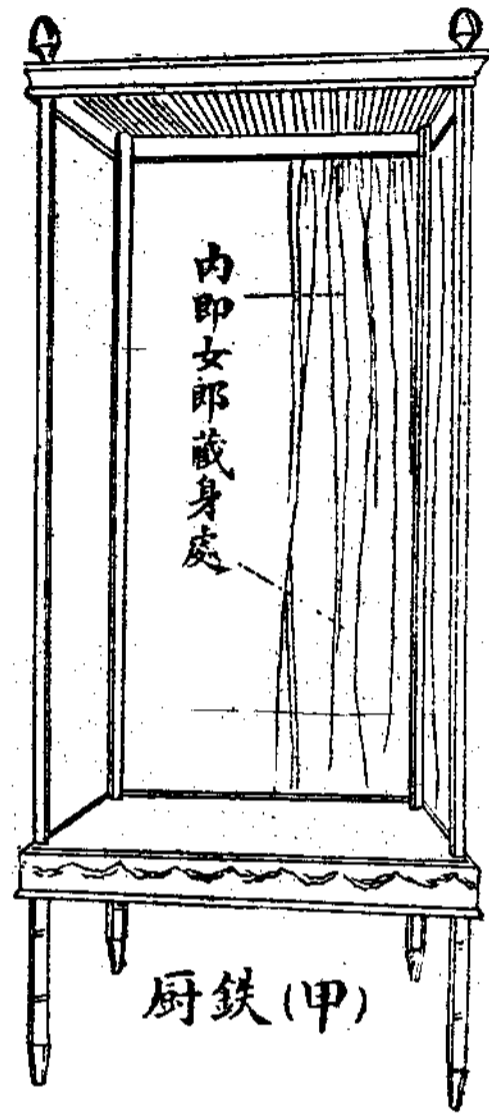
宇宙中之少女。即桶中幻出之少女也。臺上先設一榻。天勝娘與少女對立。施以催眠術。時臺上燈光慘澹。有類鬼境。未幾少女作昏迷不醒狀。天勝娘乃與臺役將少女抬臥榻上。又出白綾一塊。長約丈餘。先搓示座客。以明無他。始與臺役分執白綾之四角。至榻旁徐徐下覆。適將少女全身罩沒。於是天勝娘手一銀棍。左右指劃。如我國茅山道士作法狀。忽少女與白綾漸漸離榻上升。天勝娘即令人抽去臥榻。又取一紅色鐵圈。將懸空之少女兩端套過。然後以數指捉白綾於手。輕輕一抖。天勝娘手中僅餘白綾。而少女已不知何往。

(四) 不可思議之扉

檯上設一木矮桌。又抬出一洋式板扉。天勝娘先將板扉敲示。然後植立於矮桌之上。又在扉頂裝一半圓形之帷。將全屏遮掩。頃之啓視。則在空中失去之少女。又盈盈出現矣。

說明

「魔法之樽」甫開幕時。鐵架之帷摺疊一角。然帷之一方面。另有一夾層。少女預藏其內。外面視之。毫無形跡。(見甲乙二圖)逮上臺之客。在架旁助闔桶蓋時。天勝娘即立在布帷摺疊之一角。適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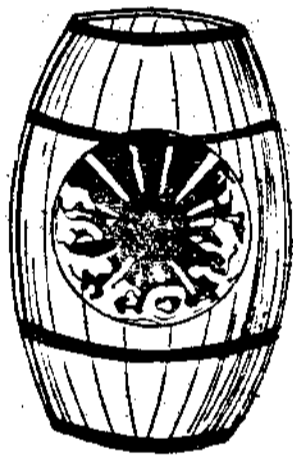


可以上下拆卸(見丙圖)裂處適爲桶箍所掩(見丁圖)故看客大都爲其朦過而其合筭之處則

桶酒之時開脫(丙)



桶酒啤(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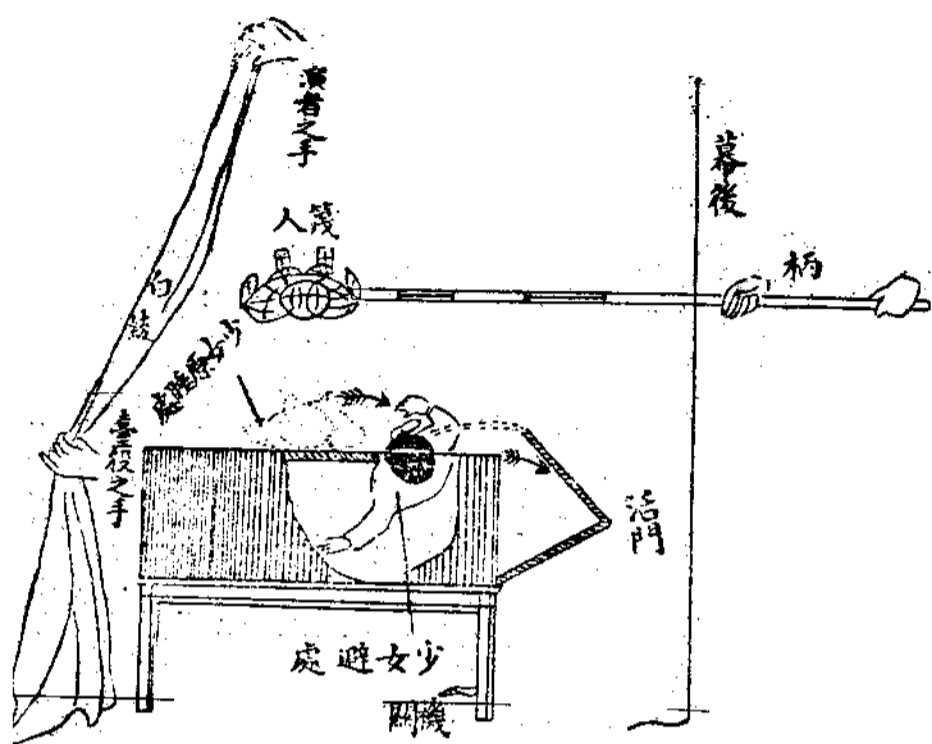
用西洋彈簧鈎數枚爲之此種彈簧鈎西人多用於門窻間鑲在木內啓時或用鑰或振其機在西國購之僅費數金耳其彈簧之鑰孔設在酒桶內面細如釘眼加以糝漆與桶裏同色檢視之客萬不料及即遇有心者懷疑而按摹之然無鑰仍不能強裂此桶也小丑既入桶中利用下帷時間出鑰啓機出桶易少女入而自蹲桶頂開帷時一躍而下啓桶蓋則少女在焉此魔法罇之所以謂

夾層掩蔽故非惟臺下不能察出即臺上之客亦不知帷中尙有人在也皮酒桶齊腰對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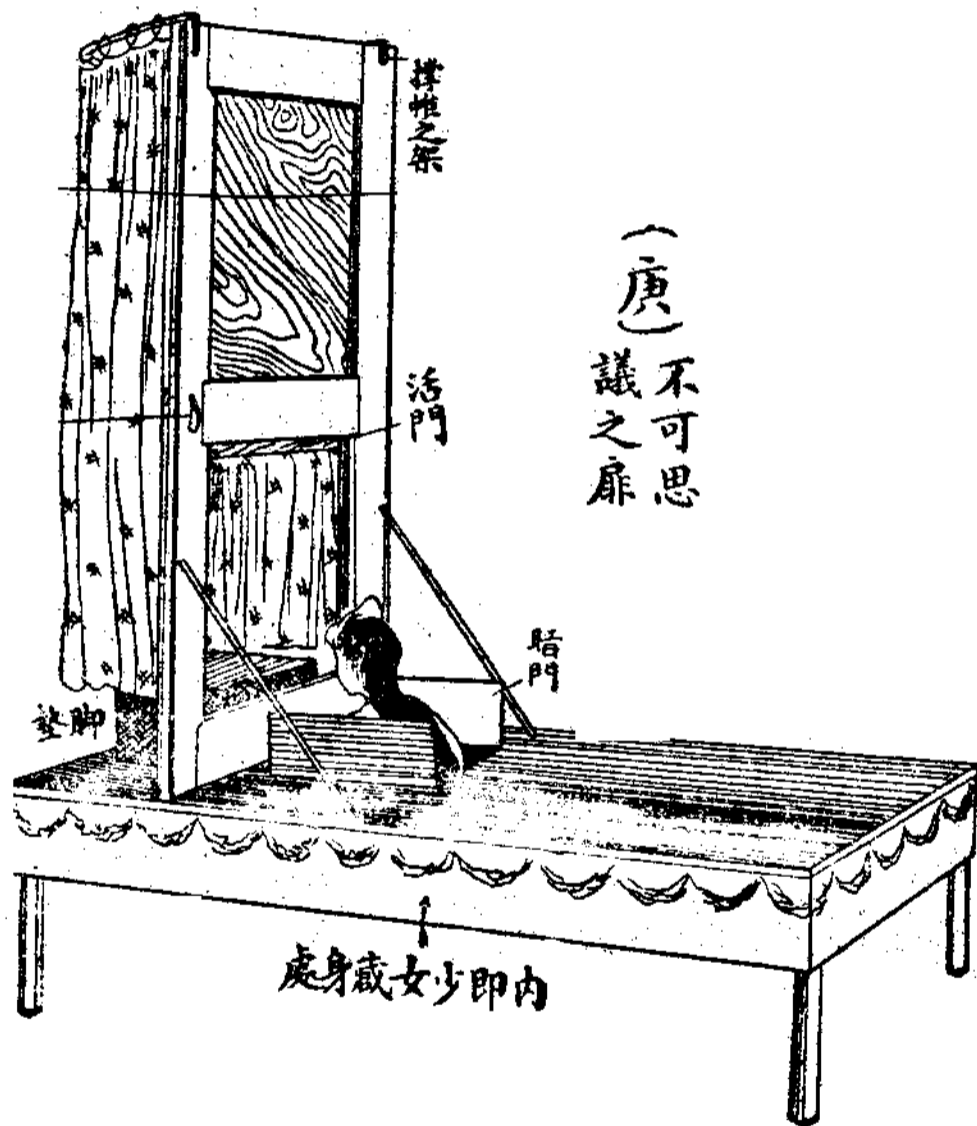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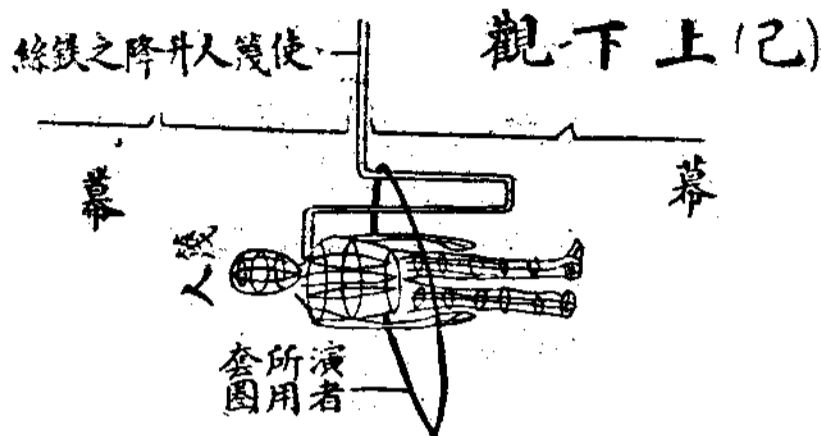
魔也。

魔術

「宇宙中之少女」演此法利用催眠術三字。蓋假此名義可令少女偽僵全身挺直更可將電燈拈暗託鬼神以矇看客之目其實重要關鍵悉在臥榻及戲幕其臥榻之內一面活絡榻下設暗機踏之即能自開少女初臥並不墜下及天勝娘與臺役互執白綾作斜角形徐徐向少女身上遮掩口中喃喃有辭潛以一足踏榻下機關榻之活門既開少女即趁勢翻墜榻內其中鋪有棉絮故絕無聲息而榻面之活門仍自行關閉故毫無破綻其時戲幕縫中已伸出鐵絲一根其端有篋絲繫成人形置榻上以承少女之乏（見戊圖）蓋此場戲幕係特製者中裂有絕細之直縫數道而其下更有活布一方足容篋人出入也白綾既覆篋絲上外觀宛如少女仍僵臥榻面逮天勝娘作法時幕中人執鐵絲徐徐舉起天勝娘即命人去榻少女已於此時下場而看客心目中猶以為彼懸空騰起也鐵圈在白綾左右各套其半至鐵絲處即止



魔術



即抽去鐵絲。天勝娘趁勢一抖。白綾固在少女。安能仍在哉。
 (見已圖)更以銀棍撥白綾上下其間。固無物也。最後天勝娘雙手捉白綾口中假作念咒。幕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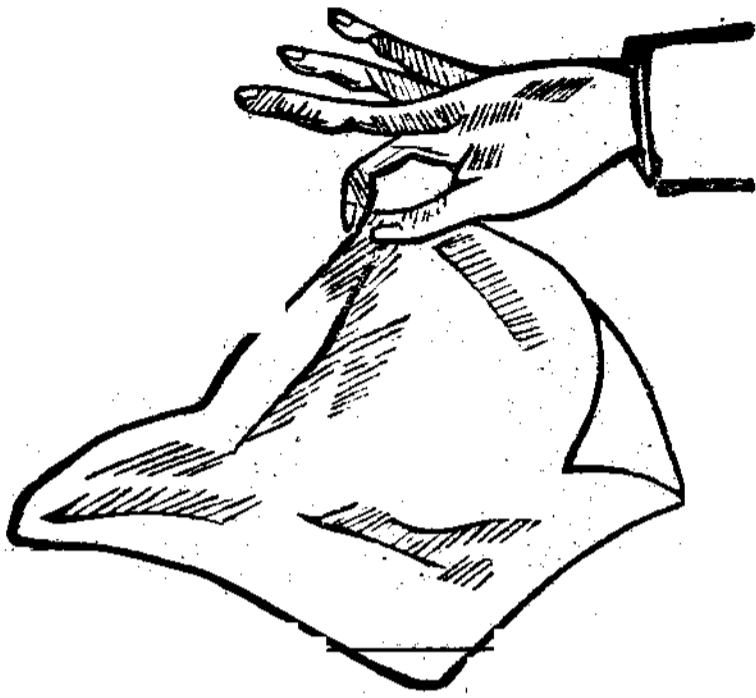
不可思議之扉
 少女預藏于矮桌
 之下。桌之正中有
 暗門。可以開閉。其
 洋式板扉之下一
 方鑲木亦可推上
 垂帷時少女即由
 扉後過渡。(見庚
 圖)三節中當以
 此段為最易。然其
 名目則居然不可
 思議也。

魔術講義

(續)

(二)手帕作怪

舞臺之側現一白紙上書小奇術三字演術者脫去外衣週身檢點並無暗藏機關乃謂觀客曰什麼叫做小奇術呢那是魔術中很簡便的玩意兒但列位看了這套小奇術也不是容易的事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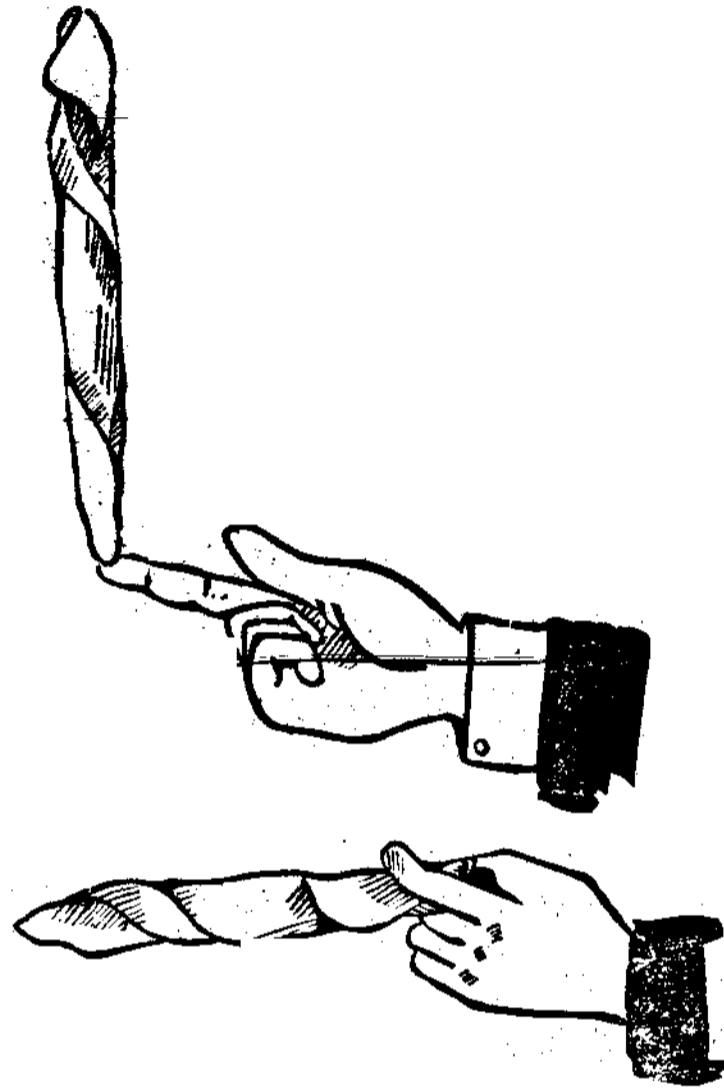
第一

圖

要做得出神入化第二要用別人的物件不可用自己的譬如一塊洋鈕包在手帕內忽然飛上天去忽然又飛了下來那洋鈕和手帕都是別人之物纔算希奇言畢即向觀客借一帕一洋並遍示大眾迺將此帕攤在桌上洋鈕即置帕中四角搭轉成一包式即以右手提起口中喝一聲去啓視之其洋鈕已不翼而飛(見第一圖)及重行包就喝一來字揭包果原洋仍在演術者笑曰這還不足為奇我再略施小術教這塊手帕挺直不屈宣告獨立語次即將手帕捲緊使之立起而此帕質料甚軟隨手彎倒乃作怨語曰唉！怎麼不獨立呢唔！知道了一定是看見了洋鈕便和人一般的硬掙不起了於是演術者取洋還客再以此帕捲成長條呼曰小老爺立起來但見此帕突然豎立大有百折不撓之態(見第二圖)更

圖二第

以之就口作雪茄烟以引觀客發笑（見第三圖）既而
日列位心中必疑帕內有件東西不妨解開與大家看看
乃將此作怪之帕託諸左掌間擊以右掌帕即隨手而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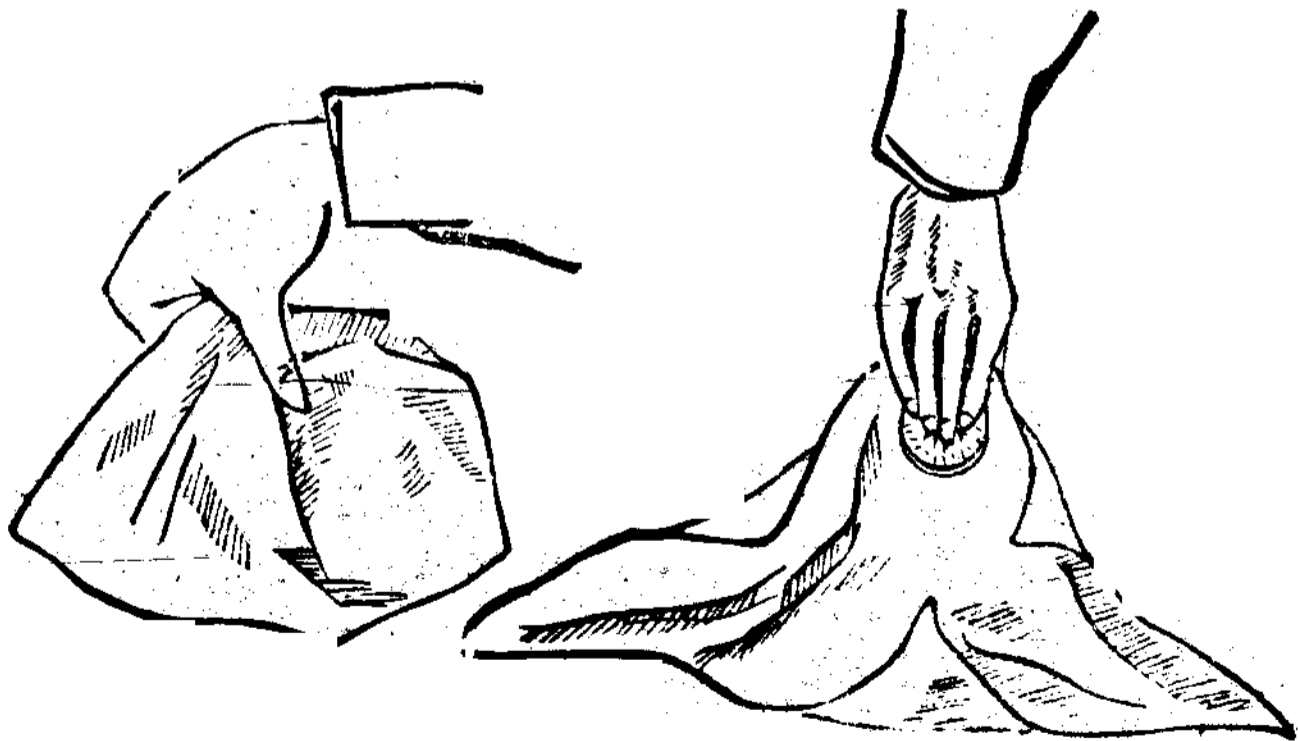
圖三第

遍示衆客帕中固空洞無物也遂還帕而退

關鍵

第一節洋置帕中而搭轉四角時已將此洋暗藏於右手

魔術



圖五第

圖四第

魔術

四指及手帕第一角之間（見第四圖）提包時（見第五圖）假意用右手托住作沉重狀使人不疑及啓包時洋爲右手四指按沒飛去無蹤（見第六圖）再包時鬆指墮其洋解視已飛回矣

第二節先以細竹籤一根藏于左袖內其帕初次使立須故意不驗以眩觀者之目第二次捲帕時即將此籤由袖中抽出（見第七圖）緊裹帕內惟抽時須疾徐自然不可張皇失色致被臺下看破作法既竣潛以帕之下端拈開使露籤尖對準袖內擊入其帕若金蟬之脫殼以之示衆神通於是乎大顯

注意

此套乃純粹的手法千變萬化頗巧妙可玩然非熟練者不可率爾操觚雖作法甚屬易易而生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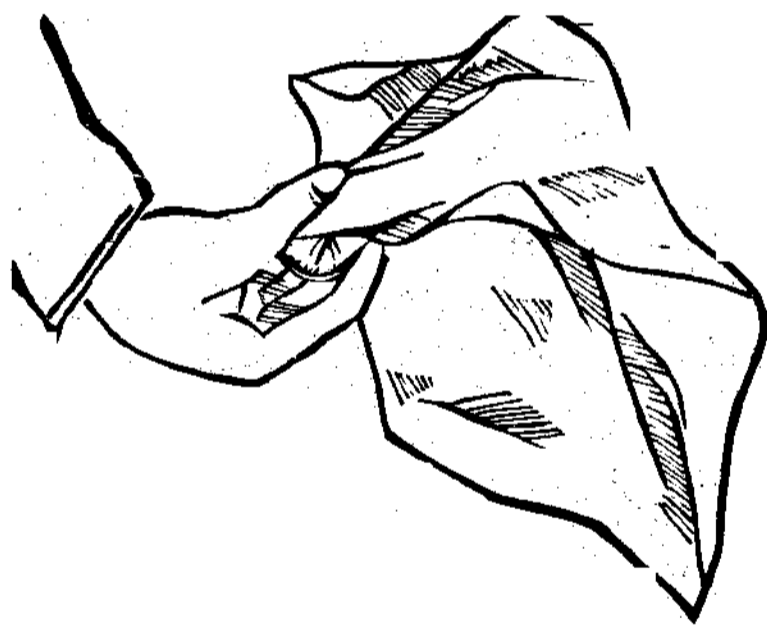


圖 六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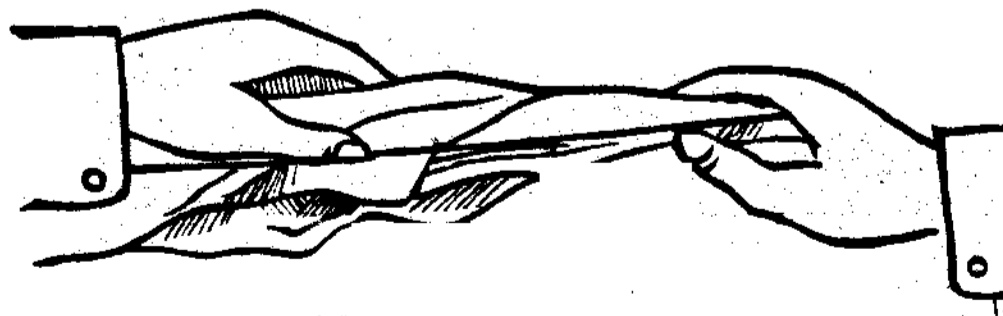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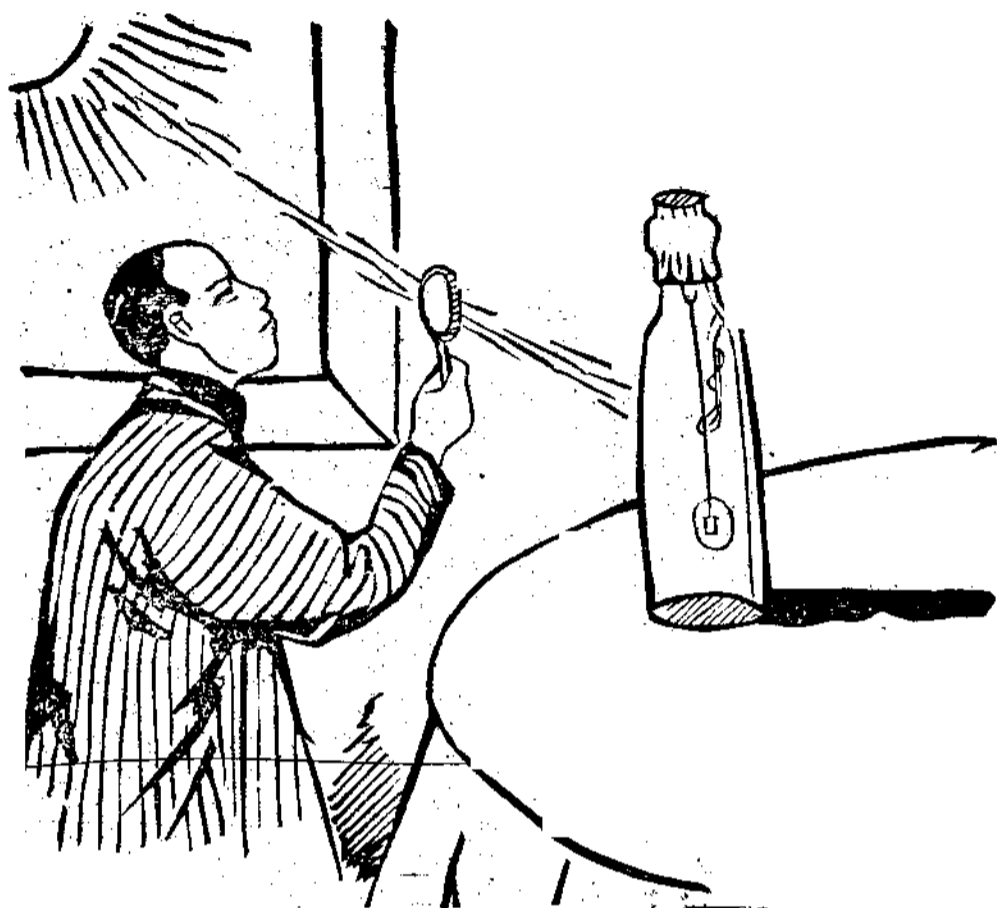
圖 七 第

八

演之必為減色。且致債事。諺云。熟能生巧。信不誣也。

餘興

(一) 截斷瓶內之線



魔術

(錢香如)

空玻璃瓶一只。另以一別針。其頭使彎。如鈎然。插入塞內。鈎上懸一黑線。線下繫銅錢一枚。將此塞塞住瓶口。如上圖。即以此瓶使人不開。瓶塞而將瓶內之線截斷。人必瞠然百思。不得其法。即閱者諸君。未得其訣。亦驟難窮其理。由今我有魔術。在能使將瓶內之線截斷。惟忌人衆。嘈雜。須一人携至房中。方可。若恐私自開塞。儘可將瓶塞與口塗以火漆。加以暗記。或貼封條等……黏固既畢。乃携至房中。取小顯微鏡。在日光中對準瓶內之線。使其光收至極小。逼聚線上。則光力盛烈。即能將黑線燒斷。毫無痕跡。取出使人觀之。塞口暗記不動。而瓶內線已截然中斷。必稱怪不置。莫

魔 術

測。其。如。何。作。用。惟。試。驗。此。法。不。宜。于。夜。間。及。陰。雨。之。天。因。主。要。者。為。太。陽。光。也。用。玻。璃。瓶。者。因。玻。璃。之。性。不。阻。日。光。用。黑。線。者。其。妙。處。有。二。一。則。燒。過。後。使。無。痕。迹。二。則。黑。色。之。性。其。傳。熱。性。較。捷。於。他。色。易。致。燃。斷。也。

也。按此節見新刊香如所輯之「遊戲科學」光學類可於家庭及友朋間小試之蓋亦魔術之藁矢也。



錦

囊

婆僧

白香詞譜

白香詞譜爲研
究詞律家必不
可少之書近來
坊刻之木版小
本於原詞應平
應仄或平仄兼
通之處圈點每
多訛誤此書特
加勘正閱之眉
目一清第二册
仍附晚翠軒詞
韻以便檢查每
部洋五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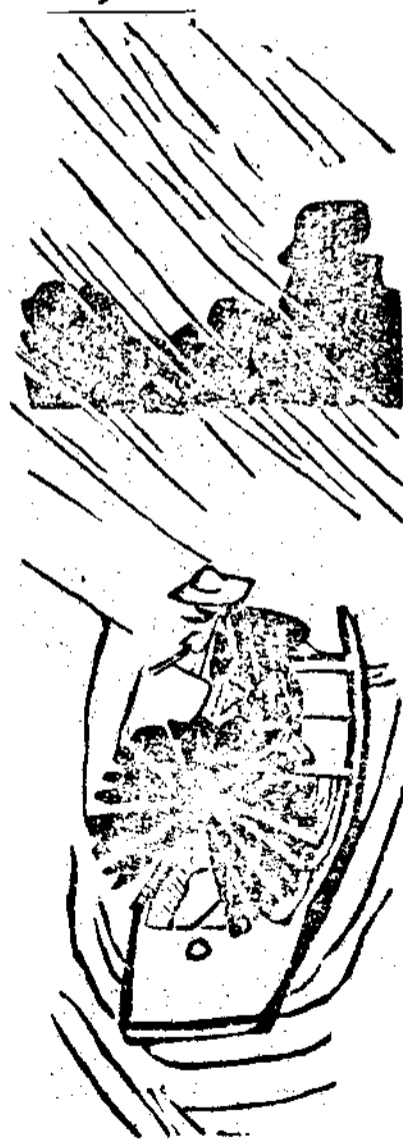
雍正劍俠奇案乃白下澹秋生
所著寫劍俠蕭隱女俠秦佩瓊
等偵探賊吏平反冤獄五花八
門大有可觀其用筆曲折伏線



玲瓏有匣劍帷燈之妙全書共
計六卷分二函前函三册定價
一元五角 錦章圖書局發行

錦囊

泊枕



上古民族文化風俗記

此記上古民族文化風俗之概略也

(一) 埃及

埃及之文化

▲階級 埃及社會之階級制度甚嚴。普通人民不能超越於其生時之地位。宗教徒及軍人盤踞最高級。國王太子與執政者均出其中焉。

國王具最光榮之爵號。其權勢似直受之上帝者。官吏召見則伏地蛇行。以鼻擦地。若欲以鼻觸御膝。則必須待有特賜之恩詔。其起居所同處者。舍極有道德之總角。交外雖婢僕亦不許近焉。平日行事悉本諸聖書定律。非特一舉一動受其指令。即一飲一餐亦率由舊章。且有一高等牧師於御膳時。援引先王之懿行。以為神聖之模範。死後則與神明受同等之崇拜。

牧師爲國中之最富饒。握大權。具學識之人民。其範圍非特限制於信教官吏。且盡國中之數學家。科學家。物理學家。法律家。而隸之。更擇其中之品學超衆者。教以神聖之奧祕（此權惟操之國王及太子）。此階級中之最尊貴者。則爲高等牧師。其中大半爲預言者。司各廟之祭祀。及奠禮。披豹皮。以爲勳記。國王亦常願爲此等職務。惟宗教之典禮嚴重異常。終身齋食。日夜沐浴。各二次。每日則必自頂至踵而剃之。其所用之最神聖之水。則曾爲紅鶴所飲過者。菽。豈。豚。肉。魚。肉。洋蔥。及其他食物皆禁食之。遇節日習俗。須於門外食煎魚。而彼等則焚化以代衣。亞麻絲之衣。外衣則可以羊皮製之。惟不能衣之以入廟寺。牧師之權力無限。以其不特治理生者。且掌人民死後之裁判。受國家厚俸。並將所有地產提出三分之一。得以免稅。（女神一舍始之湯沐邑）

軍人亦踞有三分之一之地產。每卒得地約八畝。全國軍人共四十一萬額。俱經訓練。而編制者。其中。有射箭者。攜槍者。用劍者。習棍者。投石者。各盡其能。服金屬之甲。胃護楯。以牛皮爲之。戰車裝飾甚麗。金碧輝煌。光可鑑人。每遇戰事。國王必御駕親征。出行時常以馴獅伴之。

牧師及軍人以外之居民。亦因其所操之職業。而分階級。僑居定所。至今卡祿（Cairo）居民猶有遺風焉。此中以法律師及建築師爲最高。以其職業時得近於廟宇及王宮。受王族之寵幸。最賤者爲牧豕奴。禁入廟寺。以埃及人之風俗。與猶太人回教人。印度人。同皆視豬爲獸之不淨者。總之埃及之地產。俱佔之國王及牧師。軍人而下。等階級中。無恒產可言。但賴其勞動動作。以生以養。每人必依

法律之宣布而定一恒常職業。如有不信實行爲及無法律之舉動皆當處於死刑云。

▲文字 埃及古時之象形文字與今之北美洲土人用者相同。後此種古體更變節縮而成。僧用文字（埃及文學書多用之）及民用文字。經此改革與原形大相逕庭。有一字而表二意者。故埃及學士往往思各種計畫以解釋之。其讀法則或左而右或右而左甚或散列紙上而無一定之次序者。

國史及紀事俱書於紙捲。上常用者寬十寸長百五十尺。以蘆箭蘸紅或藍墨水書之。然以政府壟斷價值昂貴。故普通用碎磁木板石片樹皮獸骨等代之。

▲文學 埃及最著名之書爲幽冥指示錄（原名爲 The Manifestation to Light, or, Book of Dead.）書中言死後靈魂旅行之儀式及路徑。又有翻太花跌潑之書爲王太子 *Pharaoh-hor* 翻太花跌所著。宣講道德爲四千年前之少年良師。此書仍保存於巴黎。現爲世界最古之書焉。

其餘各書於醫學亦多所闡明。他如修辭學、數理學及法律政治之知識亦頗得其梗概。惟語多咒誓。不無小疵。小說則崇尚寓言。歌曲多讚美上帝。攀棣之史詩紀羅密第二之功績。尤以雄偉見稱於世。

▲教育 教育之權掌之牧師。埃及人所最注意者爲數書二科。其次則幾何測量。當尼耳河氾濫之年。曾以界域之研究而起爭辯。音樂則以法律所規定之歌爲限。婦女亦分掌教育之權利。常人

皆略具幼稚教育。讀書習字。殊屬爲難。故具此二能。人卽視爲完全人才也。

▲藝術 規模宏大。構造新奇。斯二語已足爲此奇異民族之建築物。作一定評。其偉大之金字塔。宏偉之廟宇。數千年來。雖經風雨剝蝕。而餘功遺蹟。猶有存者。

埃及花崗石質至堅。雖以今日之鋼器亦難從事。乃彫刻往往深至數寸。精細周密。有足稱者。畫則描摹天然。以藍紅青黑黃白爲正色。棺以石琢成之。無外面之裝飾。而其內部則精繪平日生活情形。繪圖材料多取於（幽冥指示錄）或描寫戰勝情狀。惟繪圖之形式地位着色皆爲牧師之法律所訂定。（埃及之繪圖有一定之姿勢。守之維嚴。如立時則兩臂緊接。坐時則二膝並緊。手按其上）故開化雖早而嚴於墨守。不能進步。東方民族之文化大都如此。至今發現於薩克拉城之木像彫刻之精美。尤爲中外人士所共許焉。

繪人形則繪全身。畫家先以紅色作草圖。後施以黑色。改良修正。復彫刻之。繪神則往往人身而獸首。其餘合金諸術較之今日亦不多讓。第膠柱鼓瑟。守舊之觀念太深。不能爲東方民族放一異彩。惜哉。

埃及之風俗

▲性情 埃及民族生性溫和。循循守禮。敬老禮賢。守王法。忠國事。尤信宗教。以黑暗民族見稱。惟以雕刻術觀之。足以表示其銳敏之思想。禮節宴會尤謹。守之弗敢違。故埃及民族之風俗。宗教亦

屬其一部分也。

▲宗教 埃及牧師信此不聞不見有威有力之上帝爲靈魂之主宰。掌死後裁判。至尊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其他各神在牧師視之。不過上帝之役從而已。而人民則亦同其崇拜。甚或天然之形體亦以神視之。（如泥天東西及其他時候地位）月有值月之神。日有值日之神。其最爲人民所敬禮者。卽土地肥沃之源。尼耳河也。

逮後天上之日亦爲大神之一。日之隱沒昏夜環繞天空。施放光彩。俱足興人民驚奇之觀念。埃及人以初升之日爲美少年。神名花辣。日中之神名來日沒之神名拖。夜中之神名阿姆。以日之繞行天空爲得神聖靈魂之助。而乘舟浮過者。至夜則此船經由死境故黑暗也。

每城或一鎮中必有爲人民所崇拜之三神。此三神之組織或爲一父一母一子。或爲二神一王。其最著名之三神爲全國所崇拜者。爲惡塞立始。一塞始及霍落始。（相傳惡塞立始生時爲其兄殺脫所戮。其妻一塞始祈禱懇求。終得復活。後其子霍落始誓報父仇。竟誅殺脫。於是傳爲神話。惡塞立始成仁慈之神。一塞始爲愛情之神。殺脫爲凶惡之神。霍落始爲戰勝之神。而惡塞立始又被尊爲尼耳河神。日神掌死後之裁判。操昇天堂入地獄之大權。其妻一塞始亦握無限權。希臘人稱爲「萬名神」。而僧侶牧師亦相率以知此神話爲榮幸焉。）

當埃及在第二世紀時。以獸爲神之代表。或竟以爲化身。如孟非司城有阿辟始（牛名）廟。國人視

爲惡塞立始之化身。敬之如神。小兒以受其呼吸爲預言之恩賜。後阿辟始死。全國哀悼異常。迨獲其繼者。始復其歡樂之態度。窆葬阿辟始之典禮隆重異常。甚或以稍不慎而褻官爵者。其餘如希立惡批立始之墨裏佛始（犢名）阿山勃始之阿速（白牛名）皆視爲神聖之化身。尙有鷹短尾猿紅鶴貓（當貓死於私室則同居者必皆剃去眉毛。狗死則剃全身。若無意而殺一貓亦必視爲重大之罪惡。且當葬以隆禮）等。俱爲全國人民所崇拜。至若鰐犬豺蛙牛鼠及樹木蔬菜則因地而異。甚或一州所敬禮者而他州且移作食品。如齊勃人敬禮鰐魚綿羊而以山羊作食品。滿狄人則敬禮山羊而以綿羊作食品。阿樸嶺諾樸里始人痛惡鰐魚盡力捕殺。是亦習俗使然。不足怪也。馬里河濱之人民多崇拜鰐魚。選擇數尾置於廟中。處以華屋飾以珠玉。受人類之敬禮。及死則衆以爲地方之禍。纏以亞麻而付葬焉。人民則擁隨其後。拊膺痛哭。似有大戚者。屍體防腐法之秘術。惟牧師知之。不肯輕爲外人道。至木乃伊（自瀝青內所得之一種褐色護謨質）之多少。則據死者之家產地位而定。其最精妙者。須先將死者腦腸抽出。以櫻桐酒及香料洗淨其內部。灌以脂液及香劑。置硝石上。如是者。凡七旬。更以亞麻布帶縛之。其內部則塗以護謨（皮樹膠）。然後納屍入一厚紙草箱中。箱上裝飾華麗。摹繪死者之形容於其上。眼部以白蠟質嵌入之。面部或覆以金葉。有以色列結網散蓋者。全體胸際置有翼之甲。蟲更於其旁刻象形文字。以紀死者之姓氏履歷云。

無論何人死後。其家族必皆離此死者而奔至街衢。哀毀痛哭。以塵散置頭部。其朋友及親屬見之。乃卽奔視。俟將喪事佈告於衆。後親友乃返。喪家以屍身付之牧師。施行屍體防腐法。斯時其家人不沐浴。不剃髮。衣污破之衣。歌哀毀之歌。待事畢。若家人不欲卽葬。則將屍身置活動之木製小室中。貼壁供於客堂。每日早晚家人擁抱痛哭。及至葬日。禮節甚爲嚴重。家族須將屍身豎立。用椁曳過神聖之河（此河通於各處）。當時有宗教裁判官四十二人環屍身而立。作半圓形。死者家族遂將死者之行事性情直陳之。若死者無罪狀。可宣裁判官卽宣讀頌詞。屍身卽得過河。如死者被證爲惡人。則屍身不得渡河。而此不幸之親友各悻悻而去。喪家或棄此屍身而不葬。或仍曳至家中。待牧師祈禱得上帝之恩賜。赦其罪惡。此禮節雖國王大臣亦須遵守之。而國人視此拒絕埋葬之。宣告爲人生之大辱。故債主常以負債者之家族屍身爲抵押品。若債務不清。則牧師必拒絕其埋葬也。

明瞿忠宣公遺詩

（默廬）

明瞿忠宣公式。留守桂林。孤城援絕。執城亡與亡之義。效死勿去。與宗伯學士張公同飲。共誓一死。城破之日。橫被幽囚。困辱備至。後均以不屈死節。留守在囚中。嘗賦詩言志。皆激昂慷慨。作忠義一腔。溢於言表。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允堪與文信國正氣歌並傳不朽。如浩氣吟云。藉草爲茵。枕塊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知漢信國。丹心上。告天九死自甘。遑惜。苦千秋公論亦隨緣。

殘燈一室羣魔繞。寧識孤臣夢坦然。已拚薄命附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山河人共擲。四年
 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曠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真鐵漢。腐儒誰為剖心腸。正襟危坐
 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願作須臾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頻加鄉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貌益莊。
 慚愧老夫非怯死。輸君浩氣姓名香。連年索賦養邊臣。曾見登陴有幾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村
 何處不青燐。僅存皮骨民堪畏。縱賣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餘留守自捐身。邊名死節
 亦尋常。恨死猶銜負國殤。擁立竟成千古罪。留京翻口（此字原本缺）一危蠲罵名。此日知難免。厲
 鬼他年詎敢忘。幸有顛毛留旦夕。魂兮招赴祖宗傍。拘幽土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淚轉清。勸勉煩
 君伸大義。彭王二君時來勸癡愚嘆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時聞滴雨聲。四大久空同泡影。英雄到
 底護皇明。巖疆四載盡臣心。坐看神州竟陸沈。職守殉城身豈易。恩期勇死報應深。二靈風雨將
 來繞。六代衣冠何處尋。歎息時艱逢國步。河山有淚尚蕭森。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繫愁。
 靖難孤懷諸世盡。殉城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用俘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事。黃冠空
 擬故鄉遊。初六日紀事云。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疏。軀命已交初見刻。喜噴邊計受
 刑餘。胡裝畢竟仍黃種。漢語如教讀聖書。有德姓孔張子已成千古事。如余結局竟何如。自歎示別山
 云。七尺那堪斗室蟠。禪關止靜好同觀。心維漢鼎千秋痛。目極堯封萬里酸。胡語嘈嘈魂裏聽。飄
 風烈烈夢中寒。扶輿非大身非小。留得綱常宇宙寬。閏十一月初一夜放言云。周德雖衰命豈移。

天南胡馬竟長嘶。縱云將相無周召。寧遽乾坤倒夏夷。舉世滔滔狂不醒。孤臣矯矯命偏危。無逃大義昭千古。敢望文山節並垂。辨髮胡裝日夜攢。殊形見慣也相安。苦爭乾淨荒邊土。盡改中華文物觀。日月晦蒙天不霽。河山破碎地偏寒。俘囚血熱魂常在。炯炯雙眸死後看。盈耳無非賊與蠻。彼中呼兵將曰賊百姓曰蠻子俘囚視息亦何顏。投誠博寵翻蒙賤。守正嬰羅未許頑。誰謂人心真盡死。敢云古物不應還。終宵飲恨呼宗祖。寒雨疏疏淚共潛。自警云。不朽稱三立。惟名貫此中。完貞方是德。砥世卽爲功。生死休言命。春秋祇教忠。失身千古恨。大擔在微躬。平生美好境。此日復何求。天地一身外。江山不我留。悟因空後得。心向死邊休。領受須歡喜。參同在小樓。若論成人事。臨危止一端。聖賢原節取。世俗已驚看。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乾坤留此夕。魂魄也相安。佛教言生死無過一。了緣朝聞纔是道。聖訓已居先。臨節真完養成仁。誦昔賢到頭方夢醒。在我不由天。

俞曲園先生臨終留別詩遺稿

(譯聲)

別家人

眷屬由來是強名。偶同逆旅便關情。如今散了提休戲。莫更鋪排傀儡棚。

別諸親友

閱歷人間八十秋。無多親故共綢繆。今朝長與諸公別。休向黃蘗問舊遊。

別門下諸君子

九

寂寞園亭揚子雲。偏勞載酒共論文。不知他日三台路。誰過空山下馬墳。

別曲園

小小園林亦自佳。盆池拳石自安排。春風不曉東君去。依舊年年到達齋。

別俞廬

占得湖山一角寬。年年於此凭欄干。樓中人去樓仍在。任作張王李趙看。

別所讀書

插架牙籤萬卷餘。半生於此費居諸。兒孫倘念先人澤。莫亂書城舊部居。

別所著書

老向文壇自策勳。談經餘暇更詩文。一齊付與人間世。毀譽悠悠總不聞。

別文房四友

論交最密是文房。助我成名翰墨場。太息英雄今已矣。莓苔拋棄綠沉槍。

別此世

自寄形於此世中。膠膠擾擾事無窮。一朝超出三千界。不管人間水火風。

別俞樾

平生爲此一名姓。費盡精神八十年。今日獨將真我去。任他磨滅與流傳。

成語原始

(雪泥)

少見多怪。見牟子古諺曰：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以為馬腫背。

無死法。唐李日知傳：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

理。日知曰：吾不去曹囚，無死法。

物色。後漢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詔之。(注)言以形貌求之也。

落拓。史記酈生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杜牧詩)落魄江河載酒行。(王鳳洲云)落魄之魄，音托

與拓同。

寒士。世說：劉中郎遇褚司徒入朝，以晦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障扇無益。

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

顏。

木偶。說文：塊壘，木偶戲也。

龍鐘。荀子義兵篇：隴種東以籠而退。(注)隴種遺失貌，或曰即鐘也。新序作隴種而退。龍鐘似即

隴種語轉而然。(薛蒼舒注廣韻)龍鐘，竹名。世言龍鐘，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其說杜

撰不經，殊可笑也。

苦腦。法華經：十二因緣，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訪陸龜蒙遺蹟記

(隱龍)

離市之西南約二里許地名鴨瀾涇唐賢陸龜蒙遺蹟也。星期日。休假無事。約二三友人。作尋幽之舉。是日也。微風瑟瑟。秋陽不驕。一路衰柳黃深。荒草碧黯。稻花香處。阡陌相交。楓葉落餘。梵宮矗立。秋日景象。皆射入眼簾中。殊令人動宋玉之悲。信步間。忽隱隱現一石橋。翼然架於空際。則天隨橋也。頃之見一池。池中荇藻交橫。清水漣漪。蓋卽龜蒙之豢鴨處。惟欲求其故居。而不可得。低徊者久之。相將拾級登橋。則全市屋宇。接若魚鱗。四圍可遠望數里。惜時已薄暮。白雲在天。落日壓地。遂尋途而歸。嗟夫。名賢遺蹟。所存無多。卽存者。亦在若隱若現間。而世間浮屠氏之寺觀。反歷久而不滅。經劫灰而復起者。不可勝計。余不禁爲桑梓惜。又不禁爲先賢悲也。因泚筆以記之。

周慕橋小傳

(練川飲秋氏)

周君名權。號慕橋。美術家。之以畫著者也。其先蘇人。以懋遷來滬。居有素矣。君自幼聰穎。入塾讀書。時輒描繪人物。頗有可觀。蓋其性之近於繪事也。時錫山張志瀛先生。以畫鳴於滬。尤工人物仕女。滬人士爭慕之。以得其一幀一幅爲寶貴。同時有金蟾香吳友如輩。皆以畫著稱。志瀛門牆尤盛。君往從之一指授。卽領悟頗有顏氏子聞一知十之概。師器之。同學有吾邑何氏子。號明甫。亦能得師薪傳。爲入室弟子。惟明甫規撫合法。而君更揣摩盡致。筆意活潑。厥後吳友如創辦畫報。君贊助之。而畫法益求神似。士女多繪時裝。見者莫不稱羨。年纔弱冠。已嶄然露頭角。今之所謂吳友如畫寶。

中不乏君之手筆。未幾君又與何明甫組織飛影閣畫報。其時石印盛行兼有五彩印法。於是種種牌樣日漸增多。得君着筆者無不體態輕盈姿趣生動。而君風雅瀟灑好談諧。暇時涉獵書史以可作畫題者誌之。習書作行楷。嘗謂古典書法與畫相輔而行不能偏廢。故其胸中淹博字亦工秀。握管之外喜崑曲能演劇。譽者謂周郎顧曲別具風神。殆不誣也。中年以來於戲曲一道淡然置之。獨致力於畫。故日益精進。歐風東漸而畫道亦一變。君每於舊法中以參新法。西人頗善之。而某洋行竟以繪各種月份牌與君訂立專約。近來習美術者多趨於水彩畫。一途滬上商業家以印贈月份牌酬主顧者亦日見衆多。而水彩畫之一二美人遂發現於月份牌。以爲新樣。君本兼習此畫法者。乃亦以傳神之筆賈其餘勇。爲時下所賞識。余暇時偶一往訪。見其所繪者詡詡生姿。神致迥別。恒蹊益信其天資過人。意境高遠。非拘拘於體格者所能望其項背。君之畫流傳既多名譽益著。踵門求畫者日衆。而案頭積疊常苦於不及酬應。惜所畫皆人所訂定。竣事則取去。未嘗有暇爲珍藏之本。否則如美國巴拿瑪賽會未始不可得獎牌。然於美術家中已名重一時矣。余相知有素爰述其大畧如此。

退醒廬新酒令(三)

(漱石)

南詞家有引用一物綴以大小多少四字。成爲酒令者。如洋傘云。撐開了。此傘大。收下了。此傘小。天雨時用的多。天晴時用的少。扇子云。拆開了。扇子大。摺好了。扇子小。熱天用得他多。涼天用得他少。

諸如此類。頗屬渾成。今廣其義。而以物類易為人類。着想略似較難。設於席上行之。有時必堪發噱。

錦 囊

十四

官。也。	對了。百姓很大。	對了。上司便小。	伸手要錢的多。	不想要錢的少。
醫生。	出診的醫金大。	門診的醫金小。	醫壞的人甚多。	醫好的人極少。
吸。烟。人。	吸起來煙癮大。	說起來煙癮小。	不肯戒斷的多。	真要戒掉的少。
妓。女。	年紀小時說大。	年紀大了說小。	假要嫁人的多。	真想嫁人的少。
賭。錢。人。	輸出去時怕大。	贏進來時恨小。	輸的日子偏多。	贏的日子很少。
妾。	出門勉強算大。	在家分明是小。	會吃醋的人多。	不會吃醋人少。
賣。戒。烟。藥。人。	賺進來利錢大。	拿出去本錢小。	用嗎啡的藥多。	不用嗎啡藥少。
新。劇。家。	說起來包銀大。	拿起來包銀小。	和調串戲的多。	認真串戲的少。
馬。屁。鬼。	見人說大便大。	見人說小便小。	拍在股上的多。	拍在腳上的少。
空。心。老。官。	架子擺得極大。	局面到底很小。	一戳便穿的多。	百戳不穿的少。
流。氓。	流得出頭便大。	流不出頭還小。	吃過官司的多。	不吃官司的少。
纏。脚。女。子。	未曾纏時脚大。	纏成功了脚小。	跑不來的人多。	跑得來的人少。

退醒廬感言

(三)

(漱石)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臨事不可畏。難
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涉世豈能大意。
老年最宜看穿者。金錢兩字。
少年最難打破者。情慾一關。
處處可安身。不妨到一處。是一處。
行行好吃飯。何必做一行。怨一行。
早起花香鳥語得。此清境何異洞天。
夜來紙醉金迷。雖是歡場。却爲孽海。
一心自作聰明。不是真聰明。
滿口自稱忠厚。決非真忠厚。
萬貫家財。死後誰能拿了去。
千秋名節。生前何不立些來。
一肚皮好文字。可敬者若人。
一面孔有銅錢。可鄙者此輩。
愛蒔花草者。其人志趣不俗。

好遊山水者其人胸襟必幽。
與浮滑人不可言沈着事。
對鹵莽漢切忌作憤激談。
金銀猶糞土奈何越是臭越是貪。
富貴如浮雲何妨任他起任他滅。



滑

稽

魂

增 批 大 字

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
 精本極少本書
 局覓到殿板原
 本詳細抄繕一
 再校勘始付石
 印現已出書紙
 張潔白楷法工
 緻每部價洋二
 元五角

歷代畫史彙傳

詳紀歷代各大名家
 籍貫事實蒐羅宏富
 包舉靡遺不特畫家
 宜各置一編藉資研
 究即稽古家亦宜人
 人購閱俾知某人生
 自何朝居何鄉里工
 畫何種筆墨以免考
 查不得之憾每部價
 洋中紙二元五角



滑稽魂

泊枕

老生活傳書后

(華魂)

熟廬先生傳老生活筆氣老鍊語語老到予恐不敵其老於萬一老巫坐座小巫驚慌茲

請續之博老友一祭

老生活自經老妻亡後老景不堪家中老蟲作祟襟上老虱交加日向老虎竈買水夜臥老草蓆長眠幾與老北門老叫化子為伍矣幸老運亨通忽遇老友某闊老觀其老態可憐願假以老本洋一千元濟其老急老生活喜得老口大張老眼無縫乃竟忘其老苦即投某老師門下作老門生以所

得老洋欲捐老爺老師遂為貢獻於某大老未幾老生活竟得委任老河口某老營中之老總於是老生活即傭孤老院中之老甲頭為之作老跟班辭謝老師赴任部下盡老弱殘兵日演九子老法不矜然放老槍恭恭然行老禮老生活不許老兵呼老總直使呼老爺願老爺不文乃請某老學究入幕與之作老賓主老生活至此猶老不知足思老鯀難堪復娶老長春堂老妓名老二者作老妻自此不問老營諸事惟終日尋老開心詎料老學究備文某大老老眼昏花誤書大老為犬老大老

著。老。大。帝。國。之。老。臣。也。一。日。方。抱。其。半。老。徐。娘。之。妻。置。諸。老。膝。喁。喁。老。語。正。當。老。興。勃。發。之。時。忽。接。老。河。口。老。營。來。文。視。之。大。發。老。火。怒。罵。老。糊。塗。如。此。戲。弄。老。夫。若。不。以。老。手。段。對。付。何。以。示。我。老。威。於。是。老。生。活。竟。以。凌。辱。朝。廷。大。老。罪。下。獄。老。學。究。老。二。聞。風。悉。遁。去。嗚。呼。老。天。夢。夢。而。老。生。活。遂。者。回。斷。送。老。頭。皮。矣。此。老。如。是。下。場。當。為。其。老。來。得。志。時。所。不。料。云。

老老頭與大好老

(熱 廬)

老老頭姓黃世居黃海之濱富有田園生計不惡守祖宗之成憲課兒孫以儒書子弟輩咸文質彬彬一望而知為書香舊家也溯自列祖列宗艱難締造以至於今築有別墅二十餘所之多尤以濱江沿海諸別墅為最佳勝山明水秀海陸交通寒燠適宜雨暘時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洵世界罕

有之樂土焉老老願而樂之幾不自知老之將至老老之為人天生和平派遇慈善事業竭力為之不少懈他人有齟齬事賴老老一言以和解之惜此老祇能給人以便宜不能得人之便宜他人工心計老老則單講良心經濟學茫然不知平準書擱而不讀間或遇水旱偏災兄弟閱牆老老幾無措手足於是鄉鄰之強有力者或替保守門戶或代防禦盜賊惟他人之力是賴受人之惠理無不答乃擇其別墅距離稍遠諸處給衆鄰管轄之俾資生息衆鄰知其可欺也乃多方要求初則侵越權利繼則反客為主而老老之家道頓中落矣一日老老閒行隴畝間目擊他人租借所在生殖繁盛出產豐富心忤忤動知非變計不可乃遣派子弟赴衆鄰分頭調查復擇子弟之青年英俊者赴鄰館肄業冀以開通風氣交換知識學成而歸

者頗不乏人。又諄諄謂其子弟曰：武裝時勢強項者，勝爾等須實地練習武功，爲捍衛自身計及今圖之，毋貽後悔。子弟咸唯唯，而黃氏之風氣爲之一變。老老之爲子孫計，用心亦良苦矣。東鄰有大好老者，老老之姪輩也，短小身材，驃悍伶俐，善治生計，家道尙稱小康。其年老老家，忽有五通出現，自言能滅衆鄰老輩中之頑固好事者，奉若神明。朝夕焚香膜拜，隨聲附和，昌言天神下降而仇視鄰居，益力衆鄰乃糾合黨徒，陡圍老老舊宅。大好老首先搶入內室，衆鄰如牆而進，老老倉猝避入他所珍貴各物被掠一空，族中有和事老目擊情形，知不可以力敵，居間調和，至唇焦舌敝而後言歸於好。老老垂頭喪氣，遄返故園，自經此創，財力支絀，愈覺入不敷出，將有破產之危。於是族中之聰俊者發起救亡大會，條陳種種方法，名曰一團和氣，取結合團體和氣生財之意，登高一呼，衆山皆應。家族中頓現五色光彩，惟以老老從前處理事件，使用獨夫手段，頗不爲族中所喜。今後須事得合族同意而後施行。老老一一如命，衆鄰相顧愕然，竊竊私議曰：是家道中興之象也。其時族中有少數游閒子弟，爲爭奪權利起見，糾合浪人，極力破壞其團體。幸而天心厭亂，到處敗露，轉瞬卽滅。中山之狼如豕，就縛人人歡唱太平歌矣。豈知烽烟甫息之後，又值鄉鄰鬪很之時，一片聲喧動地，西來風雲爲之變色。老老受其激刺，遂誓言作壁上觀，不稍偏袒，宣告衆鄰咸肅然起敬。大好老與老老立於同等之地位，欲一顯其男兒好身手，揚言老老忠厚太甚，恐遭鄰居蹂躪，願出全力以保護老老一家。其意所指爲老老有一租戶以捕魚爲業，本係倔強者，流大好老懼其勢力之蔓

延有礙交通出而阻其張網漁戶非但不睬更多
 派漁船往來游弋大好老以體面攸關決計與之
 絕交遴派多數得力家丁分撥漁船多艘將漁戶
 之居住地完全包圍兩造各不相下鬥毆數次互
 有損傷老老地面已被驚擾不少適西鄰有自稱
 太上老君者素抱人道主義致書於大好老勸其
 息事寧人大好老不之答忽有一小學生自恃才
 高竟代大好老覆書於太上老君紛紛辯難連篇
 累牘好一幅筆戰大文章讀之拍案叫絕執筆人
 述至此不禁喟然歎曰老老頭前輩老先生人雖
 忠厚不可欺也太上老君世界上不可少之和事
 老異日終當領教寄語大好老凡事宜留餘地可
 行則行可止則止幸毋失此良好友朋

芙蓉洞主德配虞美人墓誌銘

(穎川秋水)

民國三年某月某日煙臺芙蓉洞主崔君霞客遺
 伴阿土生走告予曰主婦亡主人涕泗漣漣語無
 倫次如喪考妣然鬱鬱不自得身殉之者屢矣幸
 摯友馬斐亞等以針砭法施治之得苟延殘喘然
 仍昏昏若醉迷而不悟恐不久仍隨主母去也主
 人素耳先生名願以主母銘幽之文浼先生先生
 誠憐而錫之鴻文以寵亡者則感且不朽言次即
 呈主人所具虞美人事略於案予維予與崔君雖
 久聞其姓氏以嗜好不同故向無一日之雅然重
 以委託不敢以不文辭也爰簽次其事而勝以銘
 焉謹案美人虞姓望出天竺父諱象穀(本草罌
 粟一名象穀)母米氏(羣芳譜罌粟又名米囊
 花)或謂美人為象穀君螟蛉女實則非也(花
 鏡虞美人花葉類罌粟而小)生數月聞人作虞
 美人曲則笑言啞啞他曲則否(筆談舊聞虞美

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父奇之遂名之曰兮以虞姬爲比也而聞者亦代字之曰美人美人嫣然笑曰字儂甚當姊妹行或謔之曰君稱虞美人異日或遇拔山蓋世之莽夫拔君而去奈若何美人不答亦未嘗作嬌嗔也年十六來歸崔君時崔君年亦相若一對璧人見者驚羨閨房之樂甚於畫眉崔君素有肝疾自與美人結褵後其病若失故姑氏胡太夫人大喜謂此乃新婦調護之功愛惜之特甚一日適值仲春太夫人亦肝木旺甚胸前隱隱作痛倩醫生診之醫曰是宜解鬱開悶崔君聞言卽命美人寬慰之病果霍然由是姑媳夫婦間不惟無勃谿交謫聲且晝夜相對不離寸步焉惟美人體質嬌弱最畏風露雖炎暑亦必閉窗戶姑與夫愛之甚遂如其意房闔晦則雖日午亦一燈熒然焉崔君尊甫端人也聞子白

娶婦後不出戶庭謂愛情太摯不免有誤正業遂喚崔君出擬稍戒之及出見崔君口眼喎斜鴛肩雙聳對父作鞠躬狀乃大樂方知文郎日處牀第間受乃媳之培植深矣非閨中唱和何至吟肩如是之高非教以禮節何英銳少年其背偃僂謹慎若是至口眼喎斜更非吸收文明新空氣者無此程度不覺拈髯大笑謂此乃平生積德故既得佳兒復得此佳婦也太夫人亦以自得美人崔君足不出門者數載與故舊相絕已久謂非得此賢婦吾家不知費幾許應酬此亦兒婦之功也其見愛於翁姑也如是美人更善體翁意見翁年老日獻福壽膏數兩翁爲之怡然受而食之精神倍增雙鑠遠過馬伏波遂築新臺以居之下施蓮際（醜疾名又羅竹席也）俾閨室坐臥嘯傲其中崔君性奇孝以美人能得乃翁意也心轉安然而諸姑

伯姊及崔君兄弟行美人亦日與周旋一室之間
 怡怡然也前清季年美人之族弟蒼玉（謝邁詩
 一斛千囊蒼玉粟）族妹麗春（羣芳譜麗春罌
 粟別種也）等以迷藥害人罪遭槍斃詞連美人
 幾不測幸崔君匿之牀下故得倖免民國光復後
 竟為偵者所獲遂拔之去美人掩淚曰嘻儂死矣
 向者姊妹行戲言恐為項王所拔其讖語耶嘻儂
 真死矣偵者并獲槍泡鋼杆諸違禁物遂證實其
 罪被焚而死崔君亦以嫌疑故入獄者累月卒罰
 五百緩始釋出然崔君伉儷極重不惟無怨且力
 言美人之冤擬請諸文士表章之亦可謂情種也
 已某年月日乃收燼餘卜葬於西土煙墩之火家
 宅某阡銘曰
 此乃虞美人之墓黃土一抔傷心厥壻冤耶否耶
 非個中人那得知其故

定夷諧粹

(一)

(定夷)

相公接客

客自京師歸者晤余於茶肆謂近來政務繁劇徐
 相國接客頗忙幾有吐哺握髮之風同座某生鄉
 愚也起問曰他既然位極百僚那有接客之理客
 知其誤笑語之曰他是相公怎麼不接客呢生乃
 點首稱是一時聞者傳為笑柄

滑稽星士

有無賴子某就某星士求卜星士謂後數年當發
 妻財並可享三十年大福未幾無賴子果娶妻以
 為可發財矣乃成婚而後賊病相乘典賣殆盡因
 尋星士詰之星士固言時運未至後至喪殮不繼
 令妻操賣笑業生涯漸裕有巨賈嬖之纏頭一擲
 動以千金始信星士之言又往告之星士曰時運
 尚未大佳未幾妻鬻養女已則退為房老故高聲

價倍增。夜度資。日蓄月積。無賴子居然由。元緒公而富家翁矣。

●絕妙詩鐘

曩年曾於海上某報任詩鐘課。題為爐節雨傘分詠格。有枉費心思。生投卷云。窠燒和尚春心熱。自注云。越燒越熱。廟塑無常鬼手擎。自注云。若落大雨。客人要借否。又有糊塗蟲投一卷。上聯云。小姐忘烘尖脚冷。亦有小注。為如何過冬四字。下聯云。先生不戴大頭淋。此句之注。異常穢褻。茲刪去之。此等佳作。讀之當令人噴飯。

●煮鼈吟

昔有以煮鼈二字嘲報館主筆者。友人某君曾賦詩以解之。其一云。主筆那能煮鼈來。墨花渾不似鹽梅。如何紙上空談客。却有調和鼎鼈才。其二云。毛錐未許霎時投。鼎俎安排我欲愁。世味鹹酸殊

未辨。目中遮莫有全牛。其三云。酸丁何事號庖丁。說與諸君仔細聽。想是求才來。爨下中郎一顧眼。垂青詩不甚佳。言殊辨耳。

麻雀詩

(漱石)

甲乙丙丁四人共又麻雀。丁值莊家得三擡牌。一付中白二風已碰出矣。尚有東風一對未碰。而手中俱係索子。僅有一筒一對拆之。則索子太露。默念如得東風和出。縱非索子已經三擡。如得一筒和出。亦有二擡可成。乃決計拆去索子。留一筒與東風對到他人。果不及防。甲打一筒。丁見而狂喜。欲和不料丙坐上家。正等一筒。麻雀竟為攔去。致丁懊喪萬分。頓足惱恨不已。乙素滑稽。見而笑慰曰。君莫憤憤。予偶成一詩。竊願為君解嘲。因朗吟曰。已碰雙擡白。與中三擡還。想碰東風。東風不與周郎便。麻雀春深奪一筒。丁聞解慍為喜。

有吃頭

(漱石)

有吃頭三字俗語也。一日有以此三字向予索解者。謂可吃者豈必皆在於頭。故曰有吃頭。予軒渠曰。誠如子言。可吃者固皆在於頭也。子不聞人之頭大者曰西瓜頭。頭尖者曰橄欖頭。頭光者曰芋頭。頭女子之頭曰螺螄頭。乎西瓜橄欖芋。芋螺螄皆可吃者也。且可喫者猶不止此。依人之頭部論耳。如餛飩口如櫻桃齒如水晶石榴鼻如蒜囊眼如桂圓。或如胡桃。無一非可口物。而面之凹者為瓦片餅。面之長者為朝板餅。面之扁者為蟹殼黃。面之圓者為湯團。面之美者為瓜子。光者為剝光。鷄蛋大而白嫩者為鵝蛋。面皮之黑而油者曰醬鴨皮。紅而油者曰醬汁肉。面皮之縐者曰鷄皮。臉亦曰橘皮。臉諸如此類。非果即餌。或為佳饌。非有吃頭而何其人。聞言笑答曰。君言辨則辨矣。其如

近日新流行短髮之頭。不知是何吃品。且五官中尚少眉毛。口中尚少一舌。敢問作何吃法。予不禁狂笑曰。新流行之短髮。乃大燒獅子頭。徽館中最佳眉毛。為眉毛肉圓。揚州館有之。可煮線粉湯。至舌頭一物。足下早經售與陸稿薦為門槍。豈忘之耶。其人知無可再難而去。

滑稽童子

(竹西小隱)

某君好講衛生術。惡人在其門傍。小遺大書壁上。云（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有某童子過此。地尿急甚。因就地遺之。主人見之。怒不可遏。責之曰。汝見壁上所書之字。乎。童子答曰。我不獨見。且細讀數遍矣。曰。既細讀數遍。何以故犯。曰。謹遵台命。何謂故犯。君壁上所書非（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乎。某君語塞。

頑詩

(竹西小隱)

有人作頑字詩云得頑頑處且頑頑出頑頭便好頑莫待頑時頑不動許多好處讓人頑

一字顛倒之奇召租

(廣源)

昨行至某里口見一召租上書里內有樓上廂房及亭子間出租自來水火一應俱全堂客公用租金克己如合意者進內面議客堂二字倒書堂客顯係惡作劇者挖填惟既有此等惡作劇之人竊願房主之貼召租者格外留心勿將堂客租出公用也一笑

特別召租

(悲觀)

去年冬季路經某里見里門貼有召租一紙大書古房招租四字蓋係吉房召租之誤已堪噴飯而其下復有七言數語曰強(滬語物價之賤者曰強)勿強來自家看勿強裏來勿要借十塊洋錢借一幢做做住家用得着云云此後尚有吉語兩

惜 雜 塊

句不能全記惟似有還條勿火着等字樣案以上腔拍乃滬上小本營生人沿街喚賣之新流行語不意召租中亦有之所謂特別改良者歟

猪纏足

(悲觀)

某甲性極吝嗇一日因事請客席上餚饌均極菲薄客有某乙者素性諧謔突然問同座者曰諸公聞近日雞翼生爪之外前數天又有猪生小足如女子之已纏之說者乎諸客咸謂未聞急請其說乙乃指席上猪蹄曰倘不纏足何以足下要裝高底蓋庖人所獻猪蹄祇有外皮以作蓋面其內則以猪骨撑起碗面也諸客皆笑而甲則大慚

李白不通

(悲觀)

某生文字中有舉頭望月一語友某自謂學貫中西者也見之誚其詞欠斟酌曰人之頭何可舉耶生言此語出自李白爰翻李詩舉頭望明月低頭

滑稽魂

思故鄉二句爲證某曰李白何人予勿知生日李白卽李太白世所稱李翰林者也某曰果爾前清科舉中人本不解名學爲何物者亦何怪其然言時面有驕色而生則匿笑不置

杜牧爲射雉祖師

(悲觀)

純袴子杜某常自稱杜牧後身翩翩年少自命風流出入青樓手面極闊而背人則又往往作山梁之游一日與其友劉君同席復口誦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二句以自況劉君固素知其隱者乃笑曰杜牧果青樓雅客乎以吾觀之特賈大夫一流人物耳請看今日山梁雉妓大半來自揚州而長三書寓則無之想司勳當日流寓揚州愛宿土娼與今之射雉者無異亦何風流之有杜聞之知其誚已遂不復以杜牧自命而諸友聞之自是不稱其表德俱呼爲牧之先生杜雖怒不

敢置辯也

新解夢篇

(雪泥)

夢拖髮辮

主大富貴

夢吃鴉片

主火患

夢美人共坐

主失財

夢看報

主遠信至

夢遊夜花園

主疾病至

夢讀書

主貧

夢彈琴

主親友疏

夢打獵得雉

主惡瘡

夢入哈哈亭

主得妻

夢聽留聲機

主口舌

過江名士多於鯽

(熱慮)

滬市店招習用四言往往全落空套如始創劃一文明衛生……已覺費解自學士靴鞋流行於市

奇異之店招觸目皆是如學士二字上冠以維新
文明特別衛生挖花異樣始創老得利等字樣不
知何所見而云然予正索解不得有滑稽家謂予
曰子毋詫彼云云者各有取義子何所見之不廣
耶夫維新者正戊戌政變後維新派一流人文明
二字中西貫串之謂包括一切留學生而言特別
之稱乃留學生之鼎鼎者衛生也者即牙科醫學
之類挖花二字未詳大都反對麻雀而專碰對對
和之人異樣與特別取義略近蓋亦自標新奇不
甯與同儕爲伍之意始創二字爲商家套語學士
稱之曰始創非外洋回華第一人不可老得利三
字非財科畢業不能有此頭銜試詢財部諸公留
學回華以後得利幾何彼將噉然應曰不計其數
此之謂老得利

龍王賜姓

(朱瘦菊)

龜與金魚黃魚相遇互相問姓金魚自言姓金黃
魚姓黃龜不得其姓懷慚而遁忽促中誤犯龍王
鹵簿龍王大怒命蝦兵蟹將執之龜叩首乞命具
述所以龍王笑曰爾身負十三塊六角可稱得一
个有錢朋友何不姓了錢呢(以下香如續)龜曰我的
外貌雖像有錢朋友其實一張亮賣與藥店所得
無幾怎麼好算姓錢呢我因無姓可頂故被金魚
黃魚所窘致犯大王鹵簿龍王聞言點首者再即
命退去少頃忽見一江猪捲浪而來面現不豫色
龍王問故野猪曰可恨那金魚黃魚既已盤問龜
的姓氏又盤問小的姓氏小的一時說不出來受
其挪揄心中甚爲憤懣龍王冷笑而罵曰你這種
糊塗畜生怎麼連自己姓猪(朱)都忘了要老夫
替你想出來呢(以下瘦菊再續)江猪聞諭唯唯而退
途與龜遇見龜有憤憤之色問其故龜以龍王命

其姓錢告江猪亦以龍王令渠姓猪告龜曰即此可見老龍糊塗若君之江字亦為百家姓上所有而彼強欲令君姓猪豈非大謬江猪曰誠如君言然竊以為大王命君姓錢可謂的而又確龜佛然曰君乃調侃我耶江猪曰否否君試閱金石譜非有一種古錢其背紋與君背相仿耶歷古相沿龜翁因不能自稱與錢姓無關係也君乃違大王之命強項者君硬背者亦君矣龜聞言慚而遁去後聞龜氏遂以姓錢著於水族中云

貧士驗飯

(朱瘦菊)

一貧士寄食於其戚某富翁家餐時覺飯中有一股香氣異之詢於衆咸不知其故嗣後貧士留心考察見翁家盛飯之桶係以樟樹之木為之不覺恍然大悟出語人曰我道他家飯米怎麼有香氣原來却把香樹(如)做飯桶的(以下香如續)一人曰

你弄錯了究竟是什麼做的你再仔細考察一番原來貧士素患近視往往視物不明指鹿為馬今聞此言即以雙手(瘦)掬(菊)起飯桶就近眼眶細加摩挲方知此飯乃香梗米所煮故有香氣那飯桶並不是香樹做的視畢即將手掬(瘦)之飯桶摔在地上罵了一聲滾他媽(以下瘦菊再續)誰知這一摔摔得太重竟把飯桶摔破拾起細細看去深悔自己目力不濟爾豈從事這飯桶外面髹漆過的故此誤信人言以為看錯一經摔破本相悉露其實仍舊是香樹做的

士子掉文

(錢香如)

士子散步街頭見頑童數人將菊花插於猪糞堆上以為笑樂士子曰俗語中只有鮮花插在牛糞上並無菊花插在猪糞上之說爾等為此究係何故頑童曰這種不值錢的野菊花不配供插瓶中

只配插在猪洩上。士子大掉其文曰：吾知之矣。我得其名矣。菊插猪洩之上，其為猪（朱）洩（瘦）之菊乎？然而奇臭難聞矣。（以下瘦菊類）旁有人聞言嗤之以鼻曰：爾酸氣中人欲嘔，且將洩字混言曰糞，得毋大誤爾以猪糞為臭，抑知其下埋有藏金爾得之當可稍辟寒酸之氣，爾勿嫌其臭也。士子聞言信以為真，即將糞堆爬開，始知為人所愚。蓋僅有小錢一枚耳，乃連呼悔氣，懷錢而退。或問之曰：君頃以糞上之菊臭為言，奈何愛此糞中之臭錢哉？士子笑曰：方纔沒有錢，故此假作斯文說幾句門面話，你就當做放屁罷了。現在有了錢，雖然奇臭不堪，我也當他香如蘭麝呢。（以下香如再類）說至此，四顧無人，悄悄地謂曰：哈哈，我老實對你講了罷。這個錢真是一件稀世之寶，就是金石譜上所說的古老錢，你看他體雖不大，卻是一個歷劫不磨

新 雜 現

的老前輩休要小覷了呢。性能辟邪除穢，雖與濁物同處不染一點臭氣，頃說種種都是謊話。其人點首曰：噫，原來如此。但是上面的菊花究竟臭麼？士子又搖首掉文曰：君問猪（朱）洩（瘦）菊乎？近朱者赤，近洩者臭，此同污合流之賤，菊安得不臭。豈可與古老錢相提並論哉？可愛哉！古老錢可鄙哉！猪洩菊小子羣起而踐之可也。

富翁蒔菊

（錢香如）

一富翁性喜蒔菊，凡遇異種莫不設法搜羅。特於家園中堆砌假山，一座四圍遍植是花，飲酒賞玩陶淵明不多讓焉。一日見山下異菊一株，其形清瘦可愛，即移植山頂，詎詰朝視之花將枯萎矣。乃棄置山脚下，越二日花似有欣欣向榮之態。翁嘆曰：這顆瘦菊原來是個甘居下流的賤質。（以下瘦菊類）此事後為某名士所聞，乃向是翁乞得瘦菊回

法。砌一菊花山。將瘦菊位。諸第一。以驗其異數。
 日後瘦菊依然。臨風獨秀。毫無萎枯之狀。較諸碌
 碌凡卉。不啻雞羣之鶴。名士大奇。以為瘦菊不受
 富家厚遇。一入書禮之門。甘為上賓之列。古人謂
 菊有傲氣。信非誣也。然草木之質。何能通靈。若是
 富有至理。存焉。於是遍考奇書。冀有所得。至橋踰
 推而為枳之句。不禁廢書嘆曰。語云。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瘦菊有焉。夫富翁非倚錢為命者乎。瘦菊
 一墜其手。即有下流之譏。逮入予書禮之家。便還
 我柴桑本色。錢之為害大矣。錢乎。錢乎。爾誠賤質
 也。(以下香如再續)他日名士偶疏澆灌。瘦菊竟一蹶
 不振。奄奄枯斃。乃戟指痛詈曰。瘦菊乎。今而後我
 知爾為喜受奉承者也。稍乏供給。便即變色。不認
 人。嗚呼。瘦菊不中抬舉。死有餘辜。我錯怪了錢也。
 若爾瘦菊。真賤質之尤者。

孫行者講和

(漱石)

十四

孫悟空自與唐三藏西天取經後。仍回花果山養
 性修真。道法無邊。羣魔懾伏。烏龜與江猪。因龍王
 賜姓一事。憤不能平。一日訴之於孫。孫為之排解。
 曰。龜有雌雄。總姓烏。何嘗姓錢。龜仙不須憤憤。至
 猪氏一族。乃我師弟八戒。嫡裔。然江猪君。江字富
 頭。顯係姓江。龍王何得賜姓為猪。容告知師弟。向
 天宮起訴。罰龍王以強令異姓。亂宗之罪。二公請
 息紛爭。彼此言歸於好。龜與江猪。乃各釋然而退。
 事聞於香樹神。亦至孫處。訴冤。謂被富人製作飯
 桶。且遭貧士摔碎。云云。孫解之曰。天下無如吃飯
 難覓食之艱。世所共慨。惟飯桶則無須尋食。每餐
 就口而得。大屬便宜。但香樹洵屬良材。烏堪屈此
 下位。貧士之雙手。掬而摔碎。得道家尸解法。從此
 香樹不為飯桶。或雕神像。或刻靈姑。可受人問。愚

夫愚婦香火是貧士誠有德於香樹不必以德報怨至富人銅臭滿身與香樹薰蕕異器以致藝侮橫加姑念供養飯食有年功罪兩平亦可無俟報復香樹神聞言亦心平氣和合十而去忽有菊花山得道之瘦菊一株亦至花果山陳訴被下界頑童插於猪洩之上致染臭穢後得名士移植花山方慶得地又以疏於灌溉以致憔悴而死且受名士奚落務請大聖伸冤又言下方錢神作祟自矜至寶忘其銅臭薰天欲與花香奪潔亦宜略施懲儆以戒將來等情孫聞笑而答曰菊仙為花中高品歷古艷稱頑童誤插猪洩之上童子無知無妨犯而不校名士尊敬於前詆毀於後功過亦可兩平錢神自忘銅臭反欲辱侮名花不知搖錢樹下老孫亦曾受過大虧何況菊仙但錢樹亦係木本既與菊仙同種當存保種之心烏可同室操戈或

香齋

啓外侮若夫菊仙因名士疏於灌溉致遭萎化一層此正瘦菊大仙功行圓滿脫却皮囊之日自此逍遙香國永作散仙與凡夫之老死異與老孫之瘦（漱）弱（石）身（生）材地老天荒不教磨滅正同恭喜大仙何怨之有何怒之有於是菊仙含笑點首冉冉駕雲向衆香國中而逝雲端適與錢神相遇握手為禮歡若生平從此兩家和好云

花天談口秘言（再續） （漱石舊稿）

（主僧拍醒目三下搖鈴口念）唵花枝來花枝來花枝兒來也呀吽（三遍）（主僧拍醒目一下搖鈴再念）唵還不來還不來還不來而催也呀吽（三遍）（主僧拍醒目一下搖鈴再念）唵何處來何處來何處去而何處來也唵呀吽（三遍）

（臺上動鐘鼓畢主僧拍醒目一下念）爾等男女幽魂聞召而來分赴華筵各宜肅敬聽我說法渡

沒迷途。大抵花天酒地。貽害實多。愛海情河。陷人
匪淺。朝歡暮樂。銷磨無限。金銀春去。秋來埋沒。幾
多豪傑。回首彩雲。易散無色。非空傷心。好境難長。
有緣皆幻。若不早知覺悟。何能共度。沉淪法衆。虔
心誦經懺悔。

(入戒嫖經三卷)南無佛說戒嫖經時有情天懊
惱頭陀。自衆香國裏。玉女溪邊。受諸魔障。歷諸劫
苦。上白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救命王菩薩言。弟子
六根難淨。四大未空。致墮魔道。仗大拉尊者之力。
遇散花天女。參歡喜禪。演梵天秘法。無有恐怖。晦
昏顛倒。大拉棄弟子而去。散花天女。遂斂菩薩之
眉。怒金剛之目。種種變相。離奇誕幻。不可思議。弟
子孽海沉淪。不知所措。敢求菩薩。作何解脫。菩薩
曰。善者善者。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無色非空。無空
非色。爾等衆生。罔知覺悟。今求懺悔。聽我說法。遂

作偈曰。色界茫茫。愛河渺渺。天女散花。花難久好。
嗟爾衆生。沈迷不少。恩愛幾多。相偎相抱。冤孽牽
纏。難割難了。金盡囊空。花飛春老。無復歡娛。空留
懊惱。咄情天本是。奈何天。奈何天。裏抽身。早南無
佛。南無法。南無大智慧。菩薩南無大解脫。菩薩頭
陀聞偈。再拜領悟。合十而退。誦南無佛說戒嫖經。
(主僧拍醒目三下念)嗟嗟。鏡花千朵。容爾看
來。水月一輪。問誰捉得。太息。人生行樂。何可認真。
劇憐。神女生涯。本來自夢。當日罔知。悔悟儘貪。殢
雨。尤雲。今宵共證。菩提多付。曉風殘月。具有證盟。
真言法衆。竭誠一心持誦。

(臺上動鐘鼓。主僧搖鈴同念)紆紫拖青。身列簪
纓。貴剝削民脂。選色花叢裏。白簡彈參。羞惱全無。
濟。悔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閩外將軍。難作干城。倚不鍊雄師。日向青樓。睡私

減軍糧身首荒郊棄忿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弄月吟風天賦才華異刻翠題紅手段攀花試心
 血嘔枯一旦無常至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商賈多財誤入迷魂地金穴銅山不久同崩棄蕩
 產傾家揮盡窮途淚魔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力穡農夫終歲形容悴提起看花亦覺心如醉典
 盡田園多作纏頭費屈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辛苦良工掙得些微利黑地昏天難把邪心繫失
 業廢時受盡烟花累貧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已入空門莫悟真如諦擾亂禪心慾火中宵熾偷
 訪花枝月下敲門至渴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大胆黃冠欲仗先天勢采補元陽到處求佳麗邪
 術難成轉眼花間斃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何物馬夫打扮多嬌媚手執鞭絲來御花前騎膊
 子吊成許把相思慰樂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鞦韆名優本是龍陽嬖百媚千嬌演出風流戲打
 動名姬引向深房閉趣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年少滑頭衣服何佳麗想騙名花偏會裝腔勢倒
 貼無成逢節相迴避望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空手人多花下常尋事打鴨驚鴛亂動無名氣撒
 潑行凶王法全無畏橫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邀得淫朋麻雀花間戲一局纔完有興重扳位負
 負頻呼借貸渾無計窘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一榻橫陳消受烟霞趣細語喁喁枕畔多情致從
 此沈迷黑籍芙蓉隸瘵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醉月飛觴酒國豪情寄檣面連翻不顧精神憊耗
 費多多揮盡金錢易醉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隔壁交談燕語鶯聲細探聽何人似此多情思醋
 罐掀翻酸氣衝天地氣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白髮盈頭尙是春心熾百計千方花底求姝麗娶

得歸來不怕閻君忌。送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童子何知結伴花叢。至偷竊金銀私作烟花費。家
 法難禁自盡辭陽世。促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別有淫娃嫁得金龜婿。開設娼寮覩作生財計。親
 族無光暗地同輕棄。媿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亦有私門蹤跡多。詭秘引蝶勾蜂長怕旁人議。春
 色深藏暗覓煙花利。幽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更有妖嬈別樹花。間幟自號住家稍與青樓異。也
 許留髡來去憑郎意。媚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嬌怯人兒學得髡兒戲。裝束登場異樣多。風緻恒
 舞甜歌摧折花枝易。天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一串珠喉出谷鶯。聲細書寓先生學得超羣藝。侍
 宴承歡不許稍安憩。勞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曲巷尋春名目長。三記和酒連宵許客消魂未。做
 四推三偏說非容易。詐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客到移茶堂子稱么。二乾濕連裝便許同鴛被。夜
 夜郎來個個稱夫婿。睡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何處開廳虹口銷金地。珠海花光別具風情膩。度
 曲當筵拍徧相思字。唱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个个街頭雉妓心如沸。飛去飛來拉客毫無忌。夜
 半無人怕受龜公氣。急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煙裏藏花嫖母無鹽類。夜靜更深猶自難安睡。斜
 倚門閭暗濕盈盈淚。慘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蕩婦釘棚也算尋歡地。手藝傭工逐臭如蠅至。力
 盡筋疲性命傷。心斃浪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赤足蓬頭最苦鹹。水妹異地飄流度活全無計。想
 發洋財不怕沙吒利。磨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老婦貪財作盡風流弊。開設臺基借作行雲地。敗
 俗傷風孽報須難避。作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大姐娘姨乳媪梳傭輩。打底何妨儘把先生替。碧

緣頭巾暗贈鄉間婿羞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主僧拍醒目一下念)爾等既聆秘旨應知往日冤愆已證法盟當解生前迷惑或男或女各懺情緣無挂無牽共離孽障毋再墮落從此往生我佛慈悲有度脫真言法衆虔誠同聲宣誦

(班首擊木魚主僧閉目合掌念度脫經)南無佛說度脫真經爾時覺悟尊者在九空天上五色雲中照見下方慾火炎炎離愁黯黯問執拂金童侍香玉女是何冤障駭人心目金童玉女跪白尊者言此是花天酒地癡男怨女不正之氣凝結而成請問尊者何如度脫尊者曰善哉善哉此等衆生如春蠶作繭自縛其身佛力雖宏亦難超度惟念好生爲本方便爲門今當爲汝演說大覺轉度羣迷自來狎邪之誤誤於情之所鍾積情生愛積愛生寵積寵生迷積迷生痴於是憧憧擾擾男貪其

色女戀其財不至色衰愛弛財盡交疎曷能悔悟今欲力求度脫男須堅忍爲心敦之以品惜之以身節之以財防之以毒使花妖月魅不擾我神女須廉恥爲重不以利欲動心不以貧窮易操不以貪欲亂性不以癡念失身使雨地雲天罔甘獻媚如是謹守或可脫離否則孽海常淪愛河永墮回頭無望失足空憐雖有善心難回癡念爾當爲我說法普告花天早證情禪共參淨妙沾泥有絮墮溷無花是一絕大覺悟絕大功德金童玉女再拜而退卽以此語徧告下方而作偈曰迷休迷休諦醒囉醒囉諦迷裏魔諦魔裏醒諦魔醒薩摩訶

(主僧拍醒目一下念)我今宣說已周爾等當知開悟法筵宏啓聽鐘鼓之深沈盛會難逢喜酒漿之羅列憶昔情天誤墮消磨粉膩脂香而今淨土同超飽受楊枝甘露我佛有賑孤普渡秘密真言

各宜靜聽宣揚。毋許誼譁擠擁。(再拍醒目三下
 右手三指撮米念) 唵。清。清。楚。楚。也。呀。吽。(撒米
 於前) 唵。明。明。白。白。也。呀。吽。(撒米於後) 唵。空。空。
 洞。洞。也。呀。吽。(撒米於左) 唵。醒。醒。覺。覺。也。呀。吽。
 (撒米於右) 唵。是。是。非。非。漸。漸。滅。滅。也。呀。吽。(撒
 米於中) (主僧拍醒目一下臺上擊鐘鼓齊聲念
 施食贊) 齋壇清淨。法雨繽紛。花天施食。渡幽魂。
 玉粒香聞。苦海擁祥雲。超脫塵氛。夙孽解氤氳。南
 無情天救命王菩薩摩訶薩。三稱

(主僧閉目默坐三秒鐘拍醒目一下念) 爾等男
 女孤魂。既聆妙諦。又飫華筵。孽海無邊。省識回頭。
 是岸迷津。已渡儘容。翔步升天。悟來一卷真詮。可
 薦沉迷之魄。證到三生因果。能超拘滯之魂。從今
 永脫輪迴。應不自纏綺障。我佛有往生真言法衆
 合當持誦。

(臺上擊木魚主僧閉目合掌念往生呪) 南無般
 若波羅密多。西方極樂世界。大歡喜佛說往生呪
 曰。人生何苦。酒色伐多。嫖賭伐多。致昧五蘊。皆空。
 萬緣胥幻。回頭已晚。本性常迷。何如屏絕邪魔。脫
 離苦厄。往生清淨。勘破繁華。時照見大智慧。光大
 悟澈。光大空寂。光大虛無。光中無數男女幽魂。
 同渡迷津。共登覺岸。相思無草。墮落無花。風月無
 痕。雨雲無夢。迷魂無陣。醉魄無鄉。醋海無波。愛河
 無浪。追歡無地。選艷無場。無牽無罣。無色無香。皆
 大歡喜。頂禮合十。升天而去。乃誦呪曰。南無情魔。
 多耶。多他。情魔耶。情魔多耶。懺他。結蒂多他。情魔
 耶。懺他。蜜結蒂。唵懺耶。懺耶。結蒂耶。結蒂耶。懺耶。
 懺耶。娑婆訶。結蒂耶。結蒂耶。娑婆訶。娑婆摩花。懺
 情結蒂耶。娑婆訶。懺情結蒂。往生淨土耶。娑婆訶。
 (主僧拍醒目一下默坐三秒鐘再拍醒目一下)

念)如是衆等得所皈依。仰承甘露。往證菩提。大千世界。一粟須彌。花天覺悟。苦海脫離。皆大歡喜。色舞眉飛。香殘燭盡。胡不言歸。靜聽法語。度爾升西。

(主僧拍醒目一下念)唵。悟也。麼。悟也。麼。不悟而。精魂。殛也。呀。吽。(叉手做猪頭)(班首同聲念)唵。悟也。呀。吽。(主僧拍醒目一下又念)唵。悔也。耶。悔也。耶。不悔而。輪杵加也。呀。吽。(分指做上下手)

(班頭同聲念)唵。悔也。呀。吽。(主僧拍醒目一下再念)唵。去也。可。去也。可。不去而。頭顱血也。呀。吽。

(駢指做雀尾手)(班首同聲念)唵。去也。呀。吽。

(主僧再拍醒目一下念)唵。春。夢。兒。覺。也。春。心。兒。消。也。呀。吽。(疊指做分相手)(班首同聲念)唵。覺。也。消。也。呀。吽。連一句

(主僧拍醒目一下班首擊木魚同念退魂咒)魂

兮。魂。兮。胡。不。升。西。飄。飄。忽。忽。戀。戀。依。依。我。今。渡。汝。仗。佛。慈。悲。同。歸。正。覺。毋。得。羈。遲。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引。魂。度。魄。清。淨。身。菩。薩。摩。訶。薩。

(主僧拍醒目一下念)宣揚已畢。滯魄升天。稽首皈依。頂禮三寶。

(班首動鐘鼓主僧雙手搖法鈴同念)南無皈依。佛。佛。力。大。無。邊。無。邊。超。苦。海。苦。海。現。青。蓮。南。無。皈。依。法。法。旨。渡。幽。魂。幽。魂。同。覺。悟。覺。悟。出。迷。津。

南無皈依。僧。衆。演。真。經。真。經。宣。一。卷。一。卷。渡。花。靈。南。無。皈依。大。覺。王。菩。薩。南。無。皈依。散。花。天。女。菩。薩。南。無。皈依。色。空。菩。薩。

(靜三秒鐘臺下焚冥鏹主僧除五佛冠班首動鐘鼓念贊)諸佛回鑿。滯魄盡生歡。香散旃檀。功德畢瑤壇。南無清涼佛國。甘露王菩薩摩訶薩。南無花天酒地。離垢菩薩摩訶薩。南無西方極樂世。

界。歡。自。在。菩。薩。摩。訶。薩。

(主僧拍醒日一下起身念)自來陰陽有隔。何可稽留。功德已周。當知退悟。今日證盟壇下。同聞秘密之言。異時重過花前。莫受冤纏之苦。咄。花天怨魄太無聊。今夜承恩一旦消。煩惱懺除。生覺悟。心田莫再長情苗。

(班首動鐘鼓並敲小木魚同聲念)唵。唵。哩。嚩。呢。哄。(不計徧數下壇)

(主僧率眾僧回至經室主僧行一跪三叩禮眾僧動鐘鼓念贊)花天餒口。功德完全。金爐香燼。散瓊筵。諸佛返瑤天。稽首花前永悟野。狐禪南無情天。證果大智慧。菩薩摩訶薩。三稱

(主僧白)演法已畢。(眾僧白)功行圓滿。(主僧白)佛駕難留。(眾僧白)香花禮送。(主僧白)後有修齋。(眾僧白)再當奉請。(齋主執香滴酒焚

化冥寶眾僧動鐘鼓與主僧同念)佛駕難留。歸去碧雲浮。齋醮虔修。冤孽懺風流。南無花天佛光。普照菩薩摩訶薩。南無花天解冤釋結菩薩摩訶薩。南無花天懺情消災錫福延壽菩薩摩訶薩。

(完)

吟

嘯

欄

圖 子不語正續編

裝釘八本

每部定價

洋四角

是書係前清博士袁子才先生所著述凡驚心駭耳之異聞軼事罔不搜羅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小說中之至寶也共得壹仟零拾一篇分作初續兩集字跡清楚印刷精良並附繪圖得未曾有想海內人士必以先睹為快也

上海棋盤街
五馬路口

錦章圖書局啓

繪圖 閱微草堂筆記

裝釘四本

每部定價

洋三角

此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沈洋恣肆無所不言且寓勸于懲尤屬難能本局特為精印並加繪圖愛閱是書者盍興乎來

上海棋盤街
五馬路口

錦章圖書局啓

詩

●大風歌

(寄庵)

白蛇已斬鹿已死。天命終歸赤帝子。酒酣擊筑臨高臺。歌聲忽發大風起。鴻門當日飛劍芒。玉玦破碎心傍徨。亡秦滅楚賴猛士。何不留取守四方。雲氣奮飛出芒碭。歡盡悲來如夢想。嫚罵安知天子尊。猶是當年一亭長。

●嚴州歌

(哲身)

嚴州之下千峰青。桐廬水到錢塘平。江光百里破飛鳥。落日天碧風帆明。嚴州之上沙灘曲。水清石

吟嘯欄



泊地

瘦見叢竹山遠娟娟塔映空。黃鸝喚雨村煙綠。我行到衢州乃為嚴州歌。嚴州畫船無此多。紅顏如花驕綺羅。春來日夜生新水。花落隨流奈汝何。

●多景樓題壁

(下助)

秋風颯颯秋空碧。秋木蕭疎落秋葉。秋山蒼翠秋草枯。秋江水冷秋雁瘠。獨上秋樓秋思遙。秋樓直上凌秋霄。憑窗放眼窮千里。建業蕪城手可招。瀟勢欲牽浮玉奔。焦巖突兀靈鼉蹲。歸潮一綫趨海門。江光蕩漾搖乾坤。峰陰倒插澄潭澳。潭上幽篁舞寒綠。野人策驢過小橋。浪捲平沙曲復曲。

●聽警者王玉峯三絃子作歌

(唱菴居士)

每逢雅集娛嘉賓。堂前絲竹左右陳。三絃一動萬籟寂。嘈切如傳落雁神。句挑觸撥通神妙。崑山玉碎鳳凰叫。樂府新翻子夜歌。宮詞譜出清平調。從此王郎負重名。彈板輕敲倍有情。此身同被風流誤。角技終羞卞玉京。彈罷一聲如裂帛。窮途落魄當歌哭。人不盲目俱盲心。我不盲心獨盲目。可憐目盲心轉靈。聲調如聞柳敬亭。如慕如訴腸欲斷。座上江州不忍聽。

●古意六首

(整廬)

驢歌唱遠別堤柳。為誰青車馬勞勞去。傷心送客亭。

極目望遠陽雙燕。雲中語莽莽萬重山。行人知何處。愁鎖翠眉峰。春思慳慳病漸覺。朱顏換懶對菱花。

鏡

垂簾鎮日閑寂寂。人聲悄愁歿兩鴛鴦。雙雙宿池沼。江南春色老芳草。正懷人紅豆離離子。相思十二辰。錦帳深深下殘燈。映小樓夜來風。又兩點滴在心頭。

●閨情

(整廬)

皓月明如許。胡為照遠行。可憐征戍日。都賦別離情。寂寞冰堦草。短長永夜更。懷思正無賴。孤雁一聲鳴。

●甲寅秋感

用漁洋秋柳韻

(戴公)

秋雨秋風黯斷魂。淡烟衰草掩閉門。聽砧夢淺愁無迹。刻燭詩成淚有痕。烏鵲猶依黃葉樹。鱸魚正好白雲村。天涯游子歸何日。瘦減腰肢且莫論。

已見涼雲未見霜。衰蓮疏竹憶溪塘。乍捐紈扇虛吟袖。欲換羅衣檢客箱。意氣今無祖士雅。功名誰賴馬賓王。平生竊笑監州志。日典青衫落酒坊。未免征塵滿故衣。海濱作客計全非。何因百感韶年逼。轉覺三秋佳日稀。高鳥長天多渺渺。哀鴻徧地自飛飛。虹橋楊柳臯橋月。豈不懷歸心事違。蝶瘦蟬稀劇可憐。況驚寰海起烽煙。明知失鹿他人逐。祇恐殃魚戰禍綿。翦燭兩窗銷永夕。援琴風榻送華年。楓蘆不作尋常響。一例淒涼遠水邊。

●北固山望江

(龔公)

恍挾飛仙汗漫游。大江浩浩幾沙鷗。願將山下東流水。滌盡中原萬斛愁。山靈寂寂水靈幽。多景樓中大白浮。何處一聲長笛起。暮煙深處谷龍秋。

●柳湖權歌

(寄庵)

吟嘯

三柳漁莊何處尋。九峯縹渺隔烟濤。秋風乍起鱸魚美。時有扁舟出柳陰。魚簪三兩掛前汀。雨笠烟蓑共一船。蕩槳漁娃年十五。螺鬟分得遠山青。郎住柳東妾柳西。隔湖相望曉烟迷。妾心但願無風浪。一葉郎舟泊到堤。一枝塔影落蓬窗。兩岸菰蒲繞釣缸。殘月在波星在樹。櫓枝搖夢過松江。

●彭城懷古

(韻琴女士)

新築阿房樂未央。漫誇功德過三王。龍興芒碭開基業。蛇斬當途出故鄉。逐鹿早知秦祚隕。沐猴堪笑楚人狂。漢宮舊址今何在。敗瓦殘垣倚夕陽。白雲不改漢時秋。睢泗縱橫二水流。父老猶傳秦楚事。遊人偏起古今愁。夕陽慘淡留侯塚。風景淒其燕子樓。回首可憐建都地。當年宮室賸荒邱。

吟 嘯 樓

● 秋日舟中口占

(韻琴女士)

浪。浪。波。濤。日。夜。流。月。明。新。雁。宿。蘆。溝。蓼。花。風。起。江。
天。暮。山。骨。嶮。响。露。遠。秋。

● 登雲台山有感

(卜勳)

春。山。宛。似。笑。顏。開。省。識。南。零。處。士。來。傲。骨。依。人。時。
獲。忌。高。峰。諒。我。不。相。猜。風。塵。以。內。無。佳。景。棗。棘。之。
中。有。異。材。此。地。若。逢。青。鳥。使。擬。將。玉。札。寄。蓬。萊。

● 題寄贈友人墨竹圖

(卜勳)

蒼。痕。點。點。石。珊。珊。瘦。倚。蕭。疎。竹。幾。竿。淇。水。一。篇。言。
學。問。故。人。兩。字。報。平。安。誰。云。大。節。凌。雲。易。最。是。虛。
心。對。物。難。無。限。深。情。含。筆。底。勸。君。莫。作。畫。圖。看。

● 簾影

(寄庵)

搖。動。瀟。湘。水。波。紋。縷。縷。垂。玉。鈎。風。約。後。鏡。檻。月。來。
時。香。霧。當。窗。裊。花。陰。滿。地。移。只。憐。珠。箔。底。遮。不。住。
相。思。

● 笠影

(寄庵)

冒。雨。衝。烟。外。飄。蕭。兩。鬢。旁。漁。翁。臨。古。渡。野。老。立。斜。
陽。圓。蓋。垂。天。象。疎。蓬。戴。露。香。荷。簑。同。逸。趣。詩。夢。落。
橫。塘。

● 帆影

(寄庵)

一。葉。趁。長。風。飄。飄。映。碧。空。落。霞。秋。水。外。明。月。暮。烟。
中。疾。走。隨。奔。馬。孤。懸。接。斷。鴻。一。江。橫。正。練。寫。入。畫。
圖。工。

● 燈影

(寄庵)

風。雨。懷。人。夜。孤。燈。伴。客。留。搖。來。花。月。夢。照。盡。古。今。
愁。短。荻。明。漁。舍。疎。楊。隱。酒。樓。看。書。眠。未。得。兩。鬢。覺。
千。秋。

● 咏荷

(休寧程小珠)

太。真。出。浴。露。凝。粧。江。上。輕。舟。打。棹。忙。濃。豔。千。枝。開。
別。墅。奇。芳。十。里。透。橫。塘。萍。如。妾。命。思。君。子。花。樣。嬌。

容想六郎垂柳斜陽新雨後風過疑是夜來香

●再疊前韻

(休寧程小珠)

翠被遮留半面粧若耶溪上采菱忙色空悟徹袈
裝國紅白翻成脂粉塘妬絕並頭愁絕妾情如連
理貌如郎亭亭淨立嬌無語願送詩人一段香

●為華魂兄所著兒女恨題辭(休寧程小珠)

未補情天五色緞故遺缺陷到儂家可憐瘦比虛
心竹堪惜凋如薄命花神女年華悲碧玉賈生才
調泣長沙我來訪問頻惆悵芳草萋萋日影斜
新絲願買綉蘭娘讀罷殘篇齒頰芳堪嘆凌人吏
似虎深嗟催命母如狼悲歡受盡素心苦情恨分
明妙舌香披卷聞君一席話勝於燈火十年窗
當年何必慣吹簫今日遺篇話寂寥底事好花偏
萎謝如何修竹也矜驕芳魂縹緲衰紅杏春夢婆
娑冷綠蕉十萬琳瑯都是恨英雄兒女兩無聊

吟嘯集

紅絲不繫奈誰何越是緣多越恨多惱爾到頭終
負妹憐他絕命尙呼哥從來福厚偏招鬼自古情
深竟入魔一筆生花稱妙手怨男癡女盡包羅

●消瘦

(哲身)

一葉扁舟越又吳自憐消瘦在歧途秦川舊事王
公子楚澤新吟屈大夫寒雁無聲鄉信斷夕陽有
影病身孤書生不是英雄氣髀肉摩挲憶馬瘡

●采菱詞

(明菴居士)

相攜女伴到湖濱一片湖光異樣新驚醒鴛鴦三
十六無情最是采菱人
秋波映漾藻奩明風送前溪笑語聲十尺柔絲三
尺艇綠楊陰處寄芳情
湖上風光等若耶采菱人自貌如花郎誇菱肉天
然白似妾肌膚絕點瑕
相逢更覺別愁添郎妹須防瓜李嫌風動羅裙雙

吟嘯編

瓣露羞將菱角比纖纖

笑指前村是妾家扁舟水面作生涯撥開荇藻防

針刺輕薄兒郎故意遮

小髻雙丫最入時紅菱掩映影參差偷窺水底明

於鏡妾貌如花人不知

腕繫紅繩意轉慵輕搖雙槳越從容同來女伴疑

相失移向前頭一笑逢

扣舷和唱采菱歌唱到傷心可奈何回首月明移

棹去却愁路窄礙殘荷

●送別頌欽

(唱卷)

衰柳不堪折依依奈別何巴山追話兩滄海正揚

波翰墨緣非淺交游情最多陽關卽門外拭涕唱

驪歌

去去君行矣白雲儘日孤與君同作客嗟我尙羈

吳歌歎滄浪水思深笠澤鱸臨歧無別語珍重千

金軀

●鴉陣

(天香館主)

江干列陣夕陽開背水頻聞畫角催漫道知兵今

日少將軍天上竟飛來

●雁字

(天香館主)

一行新雁欲何之寫出清秋垂露姿可是頻年傳

信慣人間書法也能知

●甲寅孟秋炎威未減無可遣悶戲與竺山潛

廬分咏海陽八景拈得白嶽飛雲壽山初旭

屯浦歸帆松蘿雪霽

(程華魂)

白嶽飛雲

蒼烟點點數峯青冬骨秋情白嶽靈每現樓臺高

百仞神仙玉女坐談經

壽山初旭

原名萬歲山洪武幸此改今名

山名萬歲足稱雄洪武憑依立大功曉起幾回頻

眺。望。晨。曦。化。作。似。朱。紅。

屯浦歸帆

練江新漲載牽牛。一片歸帆卸渡頭。兩岸鶯聲頻笑問。阿儂夫婿在何舟。

松蘿雪霽

天公玉戲到人間。忽罷聲歌半日閑。當戶松蘿遙欲笑。幾回睇視訝銀山。

鳳湖烟柳

斜陽一抹問歸津。兩岸依稀柳色新。燈火萬家炊爨裏。蒼烟迷亂鳳湖春。

夾源春雨

夾源寒雨夜淒淒。新漲三篙水拍堤。舟子忽言春汛好。短蓬齊過斷橋西。

練江秋月

玉几山前夜未央。峯迴路轉練江長。四時畢竟秋

光。好。月。色。溶。溶。照。碧。蒼。

落石寒波

風雲大地起干戈。強似寒江湧碧波。千載賸餘落石在。荒臺古碣沒烟蘿。

獨坐

翠黛烟巒靜對門。蕭蕭風雪冷詩魂。喟菴景物縱然好。消恨還憑酒一罇。

喟菴雪夜懷人

一廬風雪可憐宵。閑讀楞伽慰寂寥。忽憶美人在天末。也應有夢到紅蕉。

題學稼圖

年來漸識幽居樂。二頃須謀負郭田。得意猶堪矜世俗。水軒花榭兩爭妍。

柳絮榆錢不當春。已將世界等微塵。清風偶與山阿曲。十畝鋤犁手自親。

吟 嘯 集

● 兩花圖爲麗宸題

(簡翁)

此子胸中萬頃寬。綠陰深處愛盤桓。角巾裙屐風流甚。更作當年王謝看。

春老花飛景物淒。惜春情緒被春迷。消魂最是黃昏候。樹外流鶯恰恰啼。

溪山占盡六朝餘。名士從來愛壑居。小坐無聊轉清趣。風吹花瓣入衣裾。

悟徹拈花到處禪。披圖洒墨證因緣。高人三昧誰能領。贏得人間擬散仙。

● 送皎如之金陵

(簡翁)

不堪回首望塵氛。一曲驪歌未忍聞。君去莫看淮上月。天涯有雁愴離羣。

● 寄芸園卽次見贈元韻

(簡翁)

不才那敢說超倫。浩劫茫茫剩此身。燈火模糊經鑄我。功名慳澀墨磨人。青衫猶漬新亭淚。玄鬢初

八

堆東海塵。插脚軟紅無賴極。閉門息靜養吾真。

● 次春申江

(明卷)

一年不到春申浦。丁字簾前叫鷓鴣。私向東風叩消息。桃花零落月模糊。

● 席上口占

(明卷)

折得花枝又柳枝。一枝交結一枝離。非非樓上團團月。唱殺盈盈小女兒。

● 心苦復心苦

(明卷)

心苦復心苦。不知歌懊儂。誰家小兒女。日日罵東風。

● 詠鳳仙

(華魂)

佳人一曲總多情。流水飛花記玉英。三十六宮齊喚汝。女兒顏色不如卿。

● 詠海棠

(華魂)

紅淚盈盈滴菊觴。鄭家詩婢苦無郎。悲哉汝命同

儂薄儂自傷心汝斷腸

●詠牽牛

(華魂)

銀河淚落灑秋庭。種出情深織女星。一朵花兒難護住。教人笑汝號金鈴。

詞

●玉樓春 雙聲贈口吃者

(天香館主)

愛愛憐憐還惜惜。由衷細語甜如蜜。問他會否對人言。附耳回言密密密。問他失約待何如。俯首招承責責責。從來說話少單聲。道是情人多口吃。

●踏莎行 賀友納雙姬

(天香館主)

香外尋香玉中選。玉黃金論斗珠論。斛得來白璧美雙雙。神如秋水都堪掬。一隊笙歌兩行花燭。和郎引上芙蓉褥。二喬畢竟數誰先。鴛鴦枕上須枚卜。

●送入我門來 夢短

(天香館主)

吟 嘯 欄

費盡千思剛來一夢也。該做到三更何事匆匆。片刻不多停暗來。杜宇催將去。怕留住伊魂。不放心。可見人心越改。追憶初行時節。有夢難醒。絮語叨叨聽罷。又重聽而今情。被人分去。連夢也難教我獨承。

●前調 得信

不望書來但求人。至從來閨閣真情口與心。遠故作問書聲聞人說起。平安字覺星眼斜窺。不願聽及至開緘細閱。未定歸期遲早有信。無憑擲向妝臺。留付夜來燈。幾番報喜來。空紙怪鴛鴦燈花沒正經。

●醉紅樓詞

(吳興朗詞秋士周炳城倚聲)

念奴嬌 美人立

花陰沉寂。正擡身斜倚。有誰憐惜。階下落紅堆一寸。忘却鞋兒。都沒羅帶。低垂練裙。微動露出雙鈎。

吟嘯欄

襪酸時軟處柳枝春困無力。渾似出水新蓮。亭欲語風起扶難直不是靈華仙子婢長侍瑤姬身側驚足雙拳鴛肩齊聳無賴相思骨紅闌西畔夜深偷玩明月

前調美人睡

房櫳書靜正懨懨未起怕調鸚鵡尺六腰支無賴甚覓個黑甜鄉住釵鳳兜衾髻蟬覆篔簹魂逐巫雲度背騰枕上淚珠拋却無數惆悵寂寂深閨香甜斗帳銀鴨銷蘭炷絕似海棠渾未醒合借春陰來護酒夢濃餘愁心淡處恐被鴛鴦妒畫樓將曉隔簾時有鶯語

風入松秋草

天涯短髮倚蓬根憔悴踏青人六朝金粉模糊甚剩淒涼幾點煙痕話到西堂舊夢不知可有詩魂秋風吹破舊柴門樵徑暮雲昏芳屏銷瘦紅心

驛祇年年盼斷王孫南浦離愁何處斜陽又下孤

十六字令

(朗圃)

風吹遍桃花不肯紅闌干曲連日雨濛濛魂耐著輕寒瘦不溫無人處捧淚浥花根思似斷仍連碧藕絲歸期近贈爾合歡枝

雨中花

(韻琴女士)

徹夜狂風一天細雨籬邊叢菊披黃正秋城景色節近重陽最好幾枝初綻幽姿却未經霜凭欄乍望渾如浥露分外生香濕雲淺壓宿霧輕遮秋光先至陶家却好是衝寒梅放初着奇葩況復晚涼天氣清香頻透窗紗騷人幾輩尋芳着屐鬢插黃花

一叢花

(韻琴女士)

參差瘦影寫得伶寂寞短長亭幽姿冷豔開偏晚

西風裏不畏飄零隔檻花欲沿籬葉墜一抹掩疎
櫺秋容淡冶送清馨蝶倦舞難停芳心輾轉驚無
迹低徊處似酒初醒倚徧欄干莫教風動愁聽護
花鈴

●蝶戀花 秋蝶和李君小樹

(韻琴女士)

料峭輕寒侵弱羽風雨連朝花落難爲主暗度炎
涼驚栩栩繁華散盡誰還顧 淒其舊日花間露
晒粉枝頭麗景無尋處冷落秋光空自誤細腰倦
作迴風舞

●一剪梅 有感

(韻琴女士)

雁語蛩聲引恨長人忒淒涼景忒淒涼多愁多病
懶離床誤却時光減却容光 富貴繁華夢一場
名也尋常利也尋常黃梁熟後細思量恩亦荒唐
愛亦荒唐



首 三 詩 新

月。明。雲。碧。雨。聲。多。釜。底。何。人。唱。棹。歌。我。欲。山。
頭。挂。帆。去。社。公。詞。裏。拜。湘。娥。
極。目。遙。聽。欸。乃。歌。耳。中。忽。見。片。帆。過。鯉。魚。飛。
在。樹。頭。上。波。面。何。人。跨。黑。驪。
竹。鞋。芒。杖。快。遨。遊。一。葉。扁。舟。嶺。上。浮。長。笛。一。
聲。天。欲。睡。有。人。騎。犬。上。高。樓。

小

說

林

劍雲題

錦章圖書局印行

大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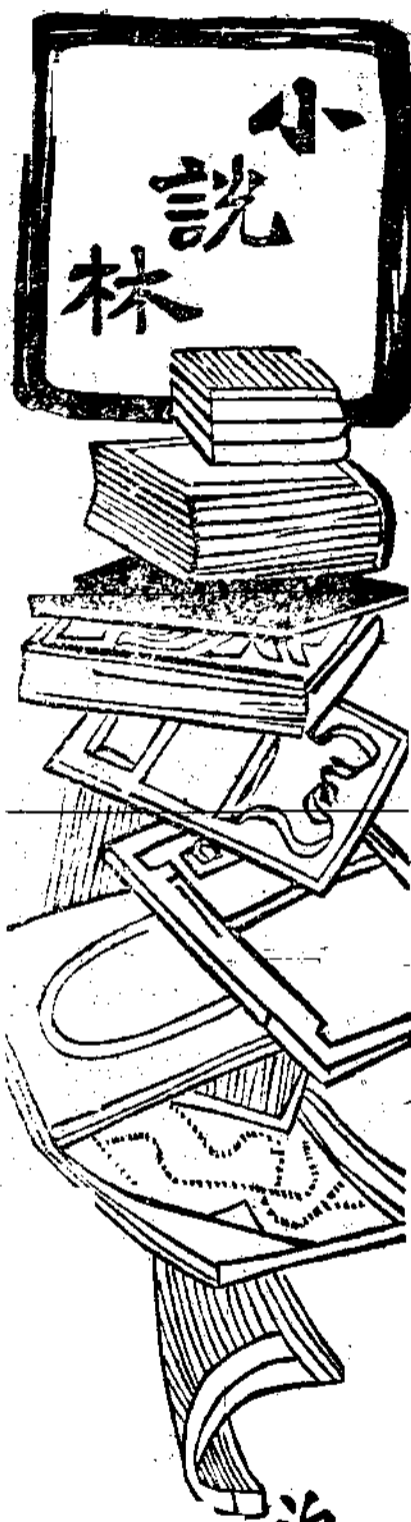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為說部中
最有價值之書真令
人百閱不厭惟近時
所印行者小版居多
不特字若牛毛頗傷
目力且魯魚亥豕訛
誤尤多本局因將是
書特煩工於書法者
繕成大本付諸石印
校讐詳細圈點明晰
紙張潔白裝訂精良
每部計十六本分裝
兩套定價大洋一元
二角本局所印各書
向承各埠獎許紛出
指購此書尤為傑出
想更當爭先快觀也

錦章圖書局經售

小說叢報

社會歡迎之小說叢
報係(枕亞)(鐵冷)(
定夷)(醒獨)諸文豪
所編輯風行海內有
目共賞現已出至第
五期內容較前益臻
豐富凡愛閱新小說
者允宜人手一編欲
購從速每册定價大
洋四角批發從廉此
佈



泊枕

言情 小說 誤解結婚

(再續)

(老談)

第七章

斜陽明媚欄影參差車馬喧闐行人如織四圍草地映作金色大聲嗚嗚時發空際若促人之速行者固滬寧車站赴蘇專車將開時之現像也時鄒織人方乘一人力車載網籃皮包等匆匆而來及站門付車資迄即移物件至售票處循例購票已即有站夫代負網籃自攜皮包相隨出柵門驗票後即上三等車見紅男綠女座客已滿站夫導行而前歷數車甫得一坐地站夫交物索資而去織人既坐定見車中婦孺雜錯笑啼并作頗覺囂雜而送行者尤往來喧擾不已忽汽留再鳴送行者紛紛自去車亦漸次開行即有查票員輪次索票驗之車中秩序少定查票員去而待者取茶一盞來織人時燥甚乃去其外衣斟茶一鍾緩緩飲之惟聞車中議論風起蘇滬音最多而聞以他處之方言有談時事者有道滬上事情者有道家庭瑣狀者

小說林

織人於此數刻鐘內耳目所觸接者頃刻變異故亦無暇計及他事此時畧已寧貼聞人談家庭瑣狀不禁頓有感觸初念文珠不知此時念我當作何狀想其當窗默坐針指慵拈凝睇盈盈其九曲迴腸當與我輪鐵共作轉轆轉也注念及此衷懷頗覺淒抑又展念其連日遇我愛情之厚其一言一動莫不於我示現一種特別情愫其愛情之真摯迴溯有生以來從無一人能為其彷彿者我得其為耦他日閨房之樂自不待言其能百事將順體貼入微尤非他人夫婦所得比擬愉快達於極點不覺獨笑不已

佛家常重一着字蓋眼耳鼻舌身意具有天然之六賊然無一着字則眼耳鼻舌身意空無所屬六賊亦無從賊我一有着處即足以奪我固有之靈明甚且只有以一部分之着處而全體之機能同時并息者身履其境殊不之覺惘惘然與夢寐無異他人視之直一痴駭之病人矣織人此時正犯一着字故不覺視聽俱泯而成獨笑也近坐者見其狀態殊以為異咸屬目視之而織人轉不自知有一客方與對坐即高聲問其姓字

織人得其一問曹然而悟轉不知何所酬對瞠目而視客觀其情狀殊覺可笑乃重複問之彼方一一應答如靈魂之初返軀殼尙不知轉問客之所當問者客亦遂一笑置之不復與之更語織人亦覺無聊還顧座客附近者衆目睽睽視線頻集其身頗難自安乃起立赴車前便旋復詰侍者始知車已過崑山久矣知去蘇州已近復轉身就原坐處并屬目四顧則座客與甫開車時少異蓋過崑

山時有所去來而凝想文珠未之覺也

織人歸座已方將留覽牕外風景偶見一村莊兒女又不覺頓念文珠情態復一一細審其將別之言至心堅石也穿一語覺此五字沁人心骨無論世界上何種哲理無其精確粗視之固淺顯易盡細究之實玩味無窮人人能得此五字之妙諦則拿翁所謂字典中無難字者當即本此更何有於家庭之地兒女之情哉

織人念及此則心志寬爽覺與文珠婚姻之約唾手可成若毫不需費一些手續者於是洋洋然頗自得轉覺興致勃然遂徘徊於車中以專俟其至同車者見其種種狀態頗疑其有精神病時時屬目而又不便致詰胆怯者且恐其有無意識之舉動頗趨而遠之織人則徜徉自得他人狀態畧未注念已而汽笛嗚嗚車果至站約數分時車始停傍月台乘客紛紛俱下織人亦匆匆隨衆而行綱籃忘置車上將出柵門始猛念及之復轉身上車呼站夫負之出站即喚簾輿而去蓋織人以文珠之牽率致生此忙中之錯也

第八章

織人既抵家滿擬詳道文珠事於父母之前設有不然則以堅定之心力圖之當無不就緒不謂一見父母後方畧道在滬情事其父即責其何以遲返汝舅家於汝赴滬後即又有人來道及婚事我意已可決定而汝母則謂俟汝歸而一謀故盼汝速返至切乃至此時甫歸也其母亦繼續言曰婚

姻之事原可無需問汝。惟兒婦將來與汝周旋之日。正長設有不當。意處得無怨我。三老贖贖。故不得不俟汝一言也。汝意云何。可早決之。渠處今晚或仍有人來探訊也。蓋其母愛織人至切。初議舅家姻事時。見織人意頗欣屬。後則少現游移狀。疑其或有他故。遂略緩其議。如以其父之意。則已無可移動矣。豈非文珠之大幸耶。

織人初聞父言。頓呆若木鷄。默然不能出一語。面色頓現委白。若驟膺劇病者。設非竭力矜持。則肺葉震動。必簌簌作聲矣。蓋其滿腔意興。謂文珠事不難一言立就之熱心。此時如沃冰雪。冷澈骨髓也。迨聞母言。意似少慰。覺尙有一綫之機。可償其無窮之望者。乃囁嚅半响。而對曰。婚事似宜慎重。舅家如此急急。未免草率矣。

在織人大作此語時。意在展緩其事。以遂其改圖。文珠之計劃。不謂乃父大不謂然。即詰之曰。如汝所言。則兒女婚姻之事。父母均無權主持矣。况婚事之宜慎重。誰曰不然。惟所論於素未相悉之人。則可若汝舅家。則事無鉅細。無不久悉。兩家同意。事即克諧。更何所用其慎重哉。織人乃爲之語塞。其面目間頗現一種窘迫狀態。其母深愛憐之。曰。汝甫歸。當少休息。晚間再細商之。織人得此語。如獲救宥。急唯唯轉身而退。并吳氏所贈網籃中各物。亦不及細呈其母矣。

織人既返臥室。解除外衣。女傭爲之具湯水洗漱。迄就案前椅上坐。女傭更奉其母。命詢其欲食何物。織人却之略飲茶少許。即默想婚事解決之術。一時無可自慰。沉悶已極。覺在車中。視爲至易之

舉者此時竟成爲無一毫能力之人。猛念此事非與老母明言不可。又恐舅家爲母黨親較吳氏爲親切。設老母先不謂然。則不獨老父絕難挽回。此事且從此絕望。是不可以不再審慎出之。設有不然。則此生休矣。念至此。覺胸膈悶其熱如沸。頭目涔涔。重眩不已。若將大病驟發者。乃就床偃臥。甫欲睡去。又驚惕而醒。展轉頗不寧靜。已久。過上燈時矣。

忽其母隔室呼其晚飯。此時織人殊不思食。惟恐少拂母意。乃強應而起。過別室會餐。知父已赴友人約外出矣。其母見而訝曰：何面目紅赤。乃爾得無旅行不慎。至膺疾病歟。語時卽以一手按其額。角瞿然驚曰：果壯熱也。亦有他不快否。織人對以無甚不快。惟疲乏不思食耳。

其母乃緊簇其眉。滿面呈露惶急不豫之色。復絮語曰：我以汝歸後未嘗進食。特煮新飯一盂。汝既不思食。則粥甫出。鑊者可略進之。語時復指案中二磁盤曰：此汝表姑處攜來之品。正可佐粥食也。織人驚見盤中所陳列者。卽文珠手製之品。不覺精神爲之一爽。卽舉箸夾而嘗之。適女傭盛粥亦至。遂欣然大啖。母至此色少安定。乃自言曰：準在汝表姑處飲食不調。而火車中又爲風日所中。汝體質素弱。何能禁此也。

織人聞怨及吳氏。頗以爲歉。乃力陳吳氏供應周致。并及文珠烹飪之佳。語時詞色飛舞。精神似極暢旺者。母亦爲之莞然。始喃喃詳問吳氏狀況。蓋織人甫入門時。以婚事爲父所詰。及織人來晚。餐時又驚其病狀。均未暇問及此也。今以老母問及吳氏瑣事。遂娓娓裝點以答。迨及文珠於其針指。

學業尤不惜煩衍再三爲之鋪叙更詭言文珠念母綦切擬暇卽來我家小住爲母刺繡履母果欣然曰我知其學校課忙不然久約其來矣於是母子歡然食罷而散

第九章

織人既歸臥室默念適間與老母談話頗有佳兆窺母之意似於文珠情感尙優則此事之轉圜或易惟自知思想素鈍口齒亦欠靈敏遠不如文珠之才安得其助我則事之克偕自易復念我本欲作書告其究竟何妨令其設法來蘇一遊既可誨我之進行尤足以增長老母之愛情自不難於挽回矣一時意念所及頓覺欣幸不置急抽筆作札以致文珠初備其讀示其母也故概叙寒暄酬報之詞及副紙中始言母意或易轉移父頗固執得妹來蘇小住其事進行較速能託詞卽來否我已老母前謂妹行將來蘇也盼切之至書竟復再三讀之又取筆加以連圈以示重要之意卽匆匆封緘收入裏衣袋內恐老父之歸而復議婚事也遂急促解衣登榻爲睡眠計以免今晚之糾纏置燈床側半身入衾披衣倚枕而坐此時方寸中無一絲之雜念其起滅變幻者文珠之聲音笑貌與夫轉移婚事之計劃而已

俄聞門外推門聲旋聞女傭應聲啓關知父已歸乃急滅燭脫衣作僞睡隔室聞父入房與母互有問答惟影約不甚可辯頗疑商議婚事注意聽之偏不得悉焦急殊甚復披衣起坐取火柴燃燈引頸而聽乃老父語轉稀微漸亦就寢織人遂亦擬安睡且疲乏已極就枕卽朦然睡去

忽覺行至一草地中。四圍空曠。雜花滿樹。流鶯亂飛。頗足怡悅。草薰日暖。大似三春。風景信步前行。見一小池。淥波可鑑。池中則又紅白菡萏。着花正繁。與翠蓋清萍相蕩漾。中有文彩輝煌之鸚鵡。一雙往來游詠。極得天趣。乃駐足而視。愛不忍去。正低迴間。風起萍末。水波大興。蓮葉荷花動搖不已。頓見一水鴨呷呷而至。奮身與一鸚鵡鬥力逐之。去其一游泳自若。如無所睹。鴨乃傍之以嬉。曲盡其媚之態。纖人默付。頗以爲異。方欲以磚石打之。偶一不慎。致失足墮入池內。惶急萬狀。驚然而醒。則固身臥床上。通體汗出如瀋。胸部怦怦動。尙未已。及少寧息。甫知是夢。回想情事。歷歷具在。殊不解此生平未經之境。何以便能入夢。設如迷信家言。謂夢爲徵兆。則此等現示。果何所言。反覆推闡。莫明其故。亦付之尋常夢幻而已。

時正雞聲喔喔。高唱不已。床前燭影闇淡。欲滅鼠子於壁隙。簌簌作響。知夜已將曉。摸衣袋時計示之。已五時餘矣。再欲就臥。一時轉難成寐。復起坐床頭。又念文珠婚約。乃急從裏衣袋中覓取方就臥。時所作之函。詳閱一過。再置入封筒。以舌濕封口。膠而緘之。反覆玩賞。封面吳文珠君數字。覺一部字典中無此四字之足以賞心悅目者。蓋人情每至迷境。往往有此心理。在常人視之。殊類痴騃。而不知身歷其境者。誠有此不能自解之苦趣。前章叙文珠時。已曾道其理解。今纖人亦正久入迷境中矣。

纖人沉吟既久。少有倦意。方擬略再休息。頓視窗間玻璃。現作魚肚白色。燭光漸淡。知天已向明。以

急欲發寄滙函或恐貽誤乃決意不復再睡悄悄着衣下床就案頭覓冷茶漱口即便閉坐略理案頭紙札更默視窗外天空急盼日出旋見曉星漸沒明霞麗天庭前室內轉瞬即已通明微聞隔壁女傭起事洒掃即輕啓室門招女傭爲備湯水盥漱之具女傭訝其早起漫應之曰將赴學校中料理一事耳女傭爲具湯水櫛沐已即整衣出門逕赴郵局出文珠函以加快寄之頗覺暢適復赴學校一行時校中尙未早課乃至管理處告以已歸惟需續假一日校中規則素寬自無不許者復入同學宿舍小憩衆均訝其早來乃略酬對數語即匆匆辭歸入門則老父雖起而尙未出門也老母見之即訝其早出何故并問其身體已安適否纖人飾詞以答即欲退歸臥室蓋窺老父面色不豫深恐其復言婚事也奈老母止之曰少俟早餐已具矣纖人乃唯諾而立幸其父此時方起未久例有睜目凝視坐而不語者一响故尙無一語及之也

第十章

門環憂憂推之甚急纖人趨往應之且行且問何人其母自語曰當是女傭肆點心歸矣及啓關果爲女傭手食器而入返身閉門訖相隨入室以食物陳案上母即令其就廚下具早餐來纖人與父母入座以俟須臾器物具備三人隨意共食食將半忽又聞扣門聲纖人初未措意及女傭往應門則舅家女傭手鮮花數枝含笑而來纖人驟見之不覺臉輔紅暈額上筋脉奮起有若暴怒又似惶急不可少解者急俯首鎮定草草啜粥即將避去此其故縱不衍釋諒閱者必不難了解此女傭正

舅家婚事最初之發起人也。

舊俗婚姻最屬兒戲。以男女畢生幸福所關而轉不能自主。權悉操諸父母。父母復假其權於媒妁。而最初之權則又操之毫無智識。買花穿珠及傭工婦女之手。此輩遇有男女婚姻。結成例得犒酬。貪此犒酬。卽向兩方極力裝點性情。面貌生活階級。無論其如何不相當也。必多方遷就。信口誕妄。以冀其成。迨兩家意爲所動。或已有成議。始委託親友以爲媒妁。彼媒妁者更復預有一破人婚姻。爲一大罪惡之成見。故無論如何總以完成其事爲唯一之主義。種種之相當與否亦不計也。職是之故。婚姻中遂平添無限怨耦。而略知世界情事者自不得不竭力反對。而詈爲野蠻。以力主自由也。顧此惡習更隨地異宜。而概略總不外此。固無人不知者。今織人家。庭頗有此等現象。遂不覺牽連及之也。

彼時織人雖如此現象。其父母頗歡迎之。含笑以俟。彼女傭入室卽一笑致諛詞。更以鮮花陳其母。謂其女公子親自購得。囑令代呈者。其母歡喜無量。卽詳詢其女公子之狀況。女傭隨問隨答。均連絡感情之語。乘間復曰。昨夕主母與主翁閒話。尙道及此間婚事。謂郎才女貌。天然佳偶。又本至戚。他事更不須偵訪。況已有成說。只需取兩家之生年月辰。覓一日者。合之卽可訂定。而至今此間尙未來取庚帖。亦可異也。傭婦竊聞其語。適今早公子有送花之命。便以奉報。諒事無不諧。傭婦歸卽索庚帖送來。何如。

其父笑容可掬脫口而言曰我固有此意適以他事繁冗未暇及此今卽勞汝致意擇一吉日將庚帖送來我立請日者合之只需無甚冲克卽可擇日納采無他延擱也其母亦笑曰此固至當煩汝速以庚帖來以便立決能合與否其實汝女公子年月日辰我固知之特以儀文上必由汝主家送來耳

織人受種種見聞激刺如陷桎梏苦境竟不堪言竭力寧耐以冀餐迄速去迨至此時幾欲遍體發際殆已忍無可忍矣乃急棄碗箸起立俯首而行以自知面色變異惟恐老父之或見也幸方與彼傭婦談笑正洽未常注意得迅急步入臥室卽就榻偃臥掩面痛哭惟不敢發聲耳

或謂織人此時痛哭殊無所當且完全爲孩稚氣此時僅言及索取庚帖合婚其能成與否正未可必舊俗儘有兩姓議婚無一事不相洽而以日者一言之不合而中止者非彩輿到門事難中改否則僅有廻旋之餘地而竟以一哭子之適足以代表其一毫無能力之少年而已嗚呼此固不諒之言也

青年男女在舊社會中最易有此等現象蓋事事不能自由尙易排遣獨於男女愛情亦動多閼隔最難忍受至婚姻或碍於家世之不倫或格於父母之喜怒或誤於日者之推算雖自幼耳鬢斯磨兩心相印者而一遇此等魔障千百中能得終底於成者少數中之至少數者耳縱後此儘可挽回而當前之激刺直令已達沸度之熱心頓沃冰雪其酸楚狀況自心房中直達眼臉欲其不掩面痛

笑烏可得哉。織人此時之情態，正復爾爾也。

彼時織人悲慘之狀，無一知者。偏於精神最痛苦之時，遙聞歡樂之聲盈耳，則父母與舅家傭婦笑語聲也。移時傭婦始去，旋聞老父亦逕出門，繁響并寂。織人嗚咽既久，真有柔腸寸斷之概，不覺昏昏睡去，而病魔來矣。

(未完)

清秘史外
錄之十七

于湖尼俠

(指嚴)

明清鼎革之際，遺民逸老，往往爲奇詭倜儻之行，驚世駭俗。蓋彼胸中自有鬱積不可磨滅之氣，無所發洩而出於此耳。至於婦人女子，亦激於義憤，欲表其志節。一方遘難，則投繯自沈，斷頭殊頸，而不返顧者，家纍纍人接踵也。其才識過人者，溢爲幽光俠氣，如神龍之偶露鱗爪於世間，不可方物。又不可掩沒，佳話流傳，雖數百年後，猶嘖嘖掛人齒頰。古人所謂懦立頑廉，此物有焉。而豈獨供稗乘之劇譚已哉。余宗老有宦於姑孰者，歸而道箇中風土掌故，因及救世庵、尼軼事，先後離奇曲折，非獨足表巾幗奇氣，且於清初政術威權之所及，縉紳荼毒慘不畏明，悉藉以考見焉。用急志之救世庵者，當塗城外慈湖濱一小刹也。久爲比丘焚修之所，門前平林一抹，積翠含煙，枝葉扶疏，中湖光山色，如十五女兒在屏角，窺人風景幽勝。凡清遊者，恒蠟屐至焉。宗老於案牘之暇，幅巾來此，以滌塵氛，輒有老尼數人，晉接頗知淪茗清談，禪悅之外，能說庵中掌故，有智淨者，年最長，幾七十許，自言其師曾告以庵之來歷，此雖荒涼寂寞中一茅茨乎，當其開創時，大有一段傷心史，亦可謂

之熱鬧史其人物實爲列女傳中第一流且奪紅綫隱娘之席篋中所藏小像衣鉢已三世矣每年三月三日必懸諸精舍而諷經以祀焉云師囑也宗老因詢小像猶在否智淨曰初本有士人及婦女合幅共四人以尼像綴其角嗣因庵中懸世俗衣冠影堂恐爲人指摘且其子孫亦願取去今僅存尼像然已另紙摹繪非復原本矣宗老遂得觀所謂尼像者曲眉豐頰極嫵好之致而眉宇間饒有英氣非尋常兒女子態度且像亦不作比丘裝束冠皮冠披水碧色氅衣腰間出有劍鞘絕類世所繪虬髯公妹狀宗老乃詢胡不服沙門水田衣智淨曰師之履歷甚長要之彼雖披薙實未嘗一日事木魚經卷和南作蔬筍語也先是城中有沈紳者明季科甲世家子也有妻及妾三人師卽其第二姬姓俞氏已誕一女而沈忽罹官獄罪極重據云謀反須族誅時順治十六年間事也後沈妻及妾二人俱不堪凌辱先後殉節第三姬鮑氏有孔子僅歲餘師慨然曰吾安可死哉遂挈孺子并已女夜走不知所之逾十餘年忽有一尼自河北來云奉師命募捐將建佛舍於此地或問其師何人尼但云卽此間土著而不道其姓氏久之搢紳貴家婦女憐尼之勤傾囊相助於是鳩工庀材大興土木不一年而輪奐崇闋卽今之救世庵大殿及萬佛閣遺址是也聞其盛時石蓮花座雕刻絕工觚稜金碧工程甲大江南北旣落成始見尼之所謂師者北來設道場置寶座講經說法居然菩薩化身也居三四年遂傳衣鉢於募捐之尼飄然遠逝所謂募捐尼者卽吾庵之三世祖定慧是當尼師未去時法名大覺與城中某姓老寡婦最契嚶婦來庵輒與俞師同居一精舍或對坐入定或

揮塵深談輒信宿不去後婦漸洩大覺師之本來面目於人乃卽沈姬俞氏而爲是庵始祖又卽留小像於庵中不作比丘尼裝束者也大覺師自言幼失怙恃鬻於某紳家爲婢主人憐其慧恒女蓄之會沈公子物色姬侍以雙玉杯爲聘師遂歸沈列第二姬年才及笄耳沈世襲簪纓本于湖右族至公子時以壯年博學擅稱譽賓客斯養皆豪傑公子性伉爽好任俠崇禎甲申之變公子僅弱冠走與復社東林諸賢痛哭國門下謀起義師復從亭林先生屢謁孝陵不勝故國黍禾之戚門下有某客者死士也從容獻策曰自胡氛彗孛腥羶已徧大江東北今浙東小天地亦不復爲我漢人所吞吳會復讐雪恥逐滿虜而建中興此實不世之功凌煙之業公子其有意乎沈曰是吾心也但鄭王未至誰能爲之先容者客曰能卽日奉贄幣往願任采石上流反正事時鄭延平舟師已抵吳淞將由崇明沙入揚子江大戰於狼福山口清師屢敗鄭師遂破鎮江逼金陵遠近人士不悅難髮者爭先迎迓有簞食壺漿之盛客報於沈已括家財備牛酒金帛犒師諸縉紳豪右及志士之與沈表同意者亦踴躍東望有河北父老將迎岳少保之象時太平守爲滿旗某甲當塗令則其鷹犬也密令幹役偵邑中諸豪右舉動悉得其狀但俟清兵勝敗爲左右袒藉告訐樹威福爲己一生顯榮地沈等不之顧又以爲鄭師必勝清兵必不支日夜籌備冀幸或有製漢室中興等徽幟以相頌慶者迷頗露但期金陵消息一至卽殺守逐令揭旂反正矣無何鄭王將軍甘輝與清總兵梁化鳳大戰

儀鳳門外梁化鳳以計襲甘輝鄭師敗舳艫蔽江下輜重掠奪無算即日引却東出海是夜敗報至沈與諸豪士痛哭於城外之太白樓有人報於守令時守令已得大府密札率兵掩捕之諸豪士無一免者既入獄中有某紳曾官侍御者亦東林之有名人物也寓書賄獄卒謂其黨宜設法脫沈子彼年富力强才識優裕且饒於資財吾黨中健者也幸名譽資格尙淺未爲上峯所注意爾等但爲之遊揚彼偶與諸黨人遊宴賦詩獵虛名耳實未與其謀今願以數萬金贖罪彼虜廷政以賄成貪官墨吏亦喜有所沾潤必可得如所謀沈子脫吾黨有復仇種子矣否則徒供一網打盡之計以快貪殘無謂也衆以爲然果告於沈之家族出巨金賄上下約費二十餘萬事且成熟時沈方遭母喪未葬妻方氏美而賢奔走營救勞瘁至廢寢食第一姬汪理家事第三姬鮑齒尙穉能書札方氏出入恒以自隨如記室然惟師俞生女方免乳然飾男子裝賄獄吏朝夕納橐餽皆其職也會汪姬媿一子體弱不任管庫師俞遂兼理焉一日方氏歸告師俞曰夫主生矣且不日可來家吾輩當治精饌以待賀客且爲福兒補志彌月之喜令夫主得見愛子開笑口忘其狴犴之苦痛也師俞唯唯受命福兒者卽汪姬所誕子也沈逾四旬無子至是始獲掌珠又幸脫禍家人莫不欣喜是日沈果釋歸親友走賀者門庭爲塞妻妾互相慰勞話別後始末則知江南督帥郎某實主脫沈者也既幸無事沈亦誓杜門抱子不復問世事未及匝月沈宿師俞室夜忽有兵役洶洶破門入直達寢室指名捕沈某俞知事急遣婢啓室後戶送沈出而自服男子衣伏暗陬兵役搜得之以爲沈也率而出及

中。途。覺。之。大。譁。方。欲。返。捕。則。有。役。走。報。已。得。沈。矣。俞。大。驚。欲。卽。自。投。於。河。役。持。之。不。得。逞。抵。官。廳。略。詢。姓。名。卽。械。繫。俞。忽。呼。冤。守。者。笑。曰。子。一。家。叛。逆。乃。奉。旨。特。提。之。欽。犯。何。冤。之。有。俞。曰。吾。夫。已。蒙。督。帥。奏。釋。矣。事。已。大。白。忽。又。逮。捕。非。冤。而。何。守。者。暱。俞。姿。色。軟。語。之。曰。吾。憐。子。爲。夫。主。所。累。故。實。告。之。爾。夫。實。通。奸。黨。罪。無。可。道。前。督。郎。公。失。察。謂。可。赦。免。已。被。現。今。洪。督。帥。參。奏。朝。廷。且。怒。郎。公。之。黨。庇。爲。爾。夫。受。過。矣。况。爾。夫。不。自。安。分。尤。好。弄。筆。墨。竟。作。詩。句。冒。犯。洪。公。故。洪。公。必。欲。置。爾。夫。於。死。地。者。番。必。無。再。免。之。理。爾。勿。呼。冤。徒。觸。官。吏。之。怒。受。鞭。笞。損。柔。膚。令。人。心。痛。甚。不。值。得。也。俞。給。之。曰。然。則。吾。輩。婦。女。無。罪。可。邀。釋。放。乎。守。者。曰。姑。俟。之。或。止。籍。沒。則。爾。等。當。全。生。命。不。至。隨。夫。主。於。泉。下。也。正。語。時。方。氏。及。汪。鮑。皆。至。俞。謂。之。曰。吾。夫。主。果。犯。族。誅。罪。乎。方。氏。曰。吾。聞。當。官。者。言。但。抄。家。產。入。官。庫。吾。輩。須。來。此。點。名。入。冊。耳。尚。不。許。隨。夫。主。入。獄。夫。主。須。往。金。陵。聽。鞠。吾。等。須。歸。室。以。候。命。也。俞。視。三。人。皆。敝。衣。垢。面。汪。姬。不。抱。子。無。婢。媪。因。恍。然。方。氏。韜。晦。之。意。乃。不。復。語。但。相。對。歎。歎。久。之。官。吏。以。肩。輿。送。四。人。歸。則。僅。居。旁。舍。而。中。門。已。下。鍵。矣。幸。婢。媪。已。取。汪。子。及。俞。女。伏。旁。舍。中。略。度。米。鹽。度。日。居。數。日。沈。當。發。往。金。陵。方。氏。率。俞。等。往。送。之。灑。淚。離。亭。之。下。俞。問。沈。曰。一。言。忘。却。君。既。出。戶。遁。矣。胡。忽。又。自。投。於。網。羅。沈。曰。吾。自。不。識。人。耳。亦。復。誰。怨。要。之。鬼。域。世。界。舉。足。輒。背。荆。棘。以。死。爲。佳。又。何。言。也。俞。曰。果。誰。陷。君。於。此。者。沈。曰。門。客。李。三。爲。沈。溺。烟。花。強。占。隣。女。事。爲。吾。所。斥。乃。挾。吾。詩。卷。往。訴。洪。承。疇。至。翻。故。案。而。當。夜。卿。既。縱。吾。後。戶。吾。以。天。雨。霑。衣。乃。往。小。廝。室。中。取。一。繖。小。廝。張。貴。勾。吾。少。坐。被。

入後取繳。吾不知其詐不逾晷而捕者弋獲矣。今張貴尚在吾家否耶。吾正思一詢蹤跡也。俞泣然曰：怪底。夫主被逮後，張貴即避匿不見。吾以為炎涼常態耳。今乃知其實梟獍也。雖然，李三安在。夫主亦有所聞乎。沈曰：聞即在。洪降將軍麾下，語未畢，主吏促行，遂掩袖而別。方氏號泣曰：天乎！吾夫何辜，遭此慘變。此去吉凶未卜，妾惟守死以待耳。

人世之慘，莫甚於骨肉被刑而已。之力不能救護，乃至自殺以殉，求一瞑不視，以為於心稍安。此其苦痛尤劇於無告則彼婦人女子之於所天，寧不若是且可憐可憫不更有甚焉者乎。沈郎既為州官逮往金陵，不半月而凶耗至，則已決首於三山街，莫敢為之斂尸。僅一門客倉皇歸報大妻方氏聞之，集三妾而正告曰：臣道婦道義皆以從一為正。夫主惟忠於故明於文章，動作間不無故國河山之慨，是以橫遭黨禍，身死族誅，不悔志節昭如日星，百世下自有知者。雖然，夫子往矣，亂世偽朝視人命如草芥，驕兵悍將淫殺以逞，古人有言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況吾輩女流安能生受凌辱耶。若夫沈氏一塊肉，宗祧所繫，僅此妾，妾奸人狠毒必將殄滅，以為快世無程嬰杵臼誰存趙氏子孫以妾意觀之，戚黨畏禍門可雀羅環顧諸人俱無可托者，惟三妹才雄心細有口辨，饒膽略必能辦此大事。若三妹慨然允諾，挈二雛他去，妾與二妹從容從先夫於地下，庶幾含笑而無所悔。若四妹韶年稚齒，則當好自為之，勿遽捐生命可也。語罷，師俞慨然曰：奴於送別夫子時，折柳長亭，斜陽如血，此時已拚一死，以為撫孤存祀，實汪姊事也。今夫人有命，敢不自勵，但願汪姊共存以相輔助，何

如於是汪氏躍然起曰夫人不言吾亦早有此意妾才萬不及妹妹能從夫人命妾目瞑矣其他所不敢知鮑姬愴然曰惟吾不敢從夫人命奴出入從夫人五年矣去將安之夫主行義如此而遇禍時事洵未有所定與其生而辱何如死而榮吾亦逝耳去將安之語畢出剪刀欲自刺方夫人止之曰勿爾汝志良佳能如此實先夫之光榮也但吾將作絕命遺囑以付俞姊汝爲吾繕之然後從容自經未晚也吾實不忍見汝之青年麗質血肉狼籍汝盍少安毋躁鮑姬唯唯聽命方夫人入室欲繕稿人聲已沸然來則有司奉檄逮死事者家屬將沒入爲孀媪已持冊按名監守矣先是方夫人聞沈凶耗慟哭一日夜既絕復甦遂不復飲食知官吏必且來抄沒已先將汪子付乳母命其匿某邨之佃人家至是始與汪俞鮑三姬宣言志事而緹騎監守者適來故名冊中不及汪子俞師既受夫人命卽日抱女挈襍被將去遇吏於門遮而劫之以所抱者胤子也將居爲奇貨驗之非是疑俞有詐施鞭策逼之俞侃然曰吾夫主雖妻妾四人實止一女若欲橫肆考索妾惟有并此孤女畢命於前以示無他吏恐其果有輕生之舉轉慰藉之蓋上峯檄命沈氏家屬須生致有不虞者須坐罪也吏乃命媪二人監汪鮑及俞方氏臥憊不能起垂絕而已汪鮑皆陽爲無事與媪媪共飲食時或諧謔間作或喁喁謀後半世溫飽事媪以爲年少戀世必不肯捐生防範稍懈俞氏雖耿耿而愛女若命亦不似有他是夜汪乃羅酒漿欸二媪殷勤酬勸二媪悅之狂飲至醉設榻齋眠俞乃左手提襍被右手抱女嬰腰懸沈所常佩之寶劍悄然過汪鮑爲別則見室中殘燈掩燄

蕭寂如鬼。區牀頭二女。駢倚若有所爭執。而牽掣衣衿。然者低聲呼之。不復應。移燈諦視。則鮑垂頭。瞪目倚體於牀柱。而項無懸組。惟汪與對立。繫頸於柱。手猶曳帛。如生時。兩爪陷入其掌。孟汪固代。鮑拉絕。而後自經也。俞微歎曰。烈哉。應無媿於吾夫矣。乃置女於地。對汪羅拜曰。傑兒。一日生。必盡一日之責。所不踐言者。有如日。傑兒者。謂汪子傑士也。又拜鮑曰。傑兒苟長成。當必不令忘妹。遂仍抱子。挈被往視。方夫人。夫人閉目倚壁。若死。俞近呼之。夫人目微張。若已知其情者。頷之者。再口不復能語。但手麾頻頻。示俞速行。俞泣下如綆。糜踞而稽首。稍振動懷中兒。欲哭。急撫循之。悄然入室。接關遂去。幸二嫗未覺也。乘夜急奔及城。圍隅坐待。啓有詢者。以慵婦聞。夫病急歸。對之。蓋俞已毀妝。敝衣人亦不復疑也。鷄鳴得度。趨佃人家。視汪子。乳母幸無恙。居數日。佃人夫婦頗竊議。試探乳母。則果以聽奸。胥言貪重賞。勢且賣已。乃私計曰。此間不可久居矣。託言子病欲已。爲喚咻。以女與乳母交易。其事夜將半。乘佃人等睡熟。一去無蹤。晨起而胥役至。無所得。則大譁。謂佃人匿俞。以欺已。不得已。而取其子。問乳母。更大驚。蓋恍然悟。易雄而雌之中計也。胥吏益咆哮。至牽佃人去。大受私刑。拷掠卒。婪得重賄。始已。乳母乃鬻其女。以償佃人。爲一楚客。携去。是時。方夫人已絕。與汪鮑同爲官吏所歛。葬新守李公。欽婦之節。烈親往祭奠。以安人心。自是沈氏一家無子。遺財產籍。沒入官。適其墟者。徒歎歎。憑弔。久而人亦漸忘之矣。

傅氏之離佃戶。以遁也。被囊中僅有數金。不足供一月之食。乃思往汴投一止。所卽已在主家時之。

女公子與己誼同手足。今嫁某官。猶時時通音訊者也。乃且行且乞。蓬汴梁時。顰面滿足。衣懸鶉百結。絕非昔日之玉肌花貌矣。投逆旅中。探訪某官。不能遽得要領。而資斧已盡。大爲居停主人白眼。值天寒雨雪。凍餓欲殞。主人偪索館金。益急無所得。則驅之門外。一老尼過而憐之。略問顛末。俞氏飾言遇盜。喪資。老尼乃挈之歸。稍給衣食。顧俞氏撫傑兒甚勤。抱乳不肯稍釋。未能助老尼操作。老尼漸厭倦。一日謂俞曰。子命薄如斯。非焚修不足以解脫。一生然呱呱在抱。終非了局。能舍此一塊肉。爲他人掌珠者。可一身自由。入清淨土。參不二法門。兼得養贍。以娛暮年。幸勿戀此自誤也。俞曰。先夫僅此一子。何忍相捨。能長成有業。則吾事可了。此時卽言自由。殊無謂也。老尼曰。不然。此間非鬻子之地。若爾有所往。吾何敢過問。若欲相依。則母子勢不能兩全。俞泣然曰。感師相救。恩如父母。苟有所命。敢不敬從。但如何而可使吾母子兩全。佛氏以慈悲爲教師。當大開仁網也。老尼歎曰。吾亦何敢離人母子。但必使爾子亦得其所。強如從爾啖糠糗也。東城有某紳者。五十無子。其夫人欲得一雛。以娛膝下。托老身覓之久矣。苟得爾子。彼必喜而愛之。飼以珍乳。衣以錦繡。而必布施金帛。爲子出世之資。一舉兩善。奚不可者。俞佯作歡顏。絮問曰。某紳姓某乎。字某乎。老尼曰。然。某紳人姓某乎。母家在某所乎。老尼曰。然。子何以知之。俞曰。固城中著名之世家。奈何不知。老尼笑曰。然則子願乎。曰。願當以後。一日偕往。老尼曰。可無庸。吾第報之。某府自有臧獲。走取也。俞唯唯。次晨。俞不辭老尼而出。訪某紳家。果得之。踵門問訊。聞者見俞藍縷不爲通。俞曰。吾實夫人之妹也。不幸爲盜劫。

故一寒至此爾輩若能導引者主人必喜而賞之聞者怵其語勉爲之通夫人以己無妹躊躇不卽見顧以其言有異姑妄召入俞望見顏色果女公子蓋四十許麗人也而夫人視俞容貌衣服有變不甚相識俞疾呼曰大姊不憚蓮娘耶夫人瞿然曰蓮妹固猶在耶真苦汝矣相對歎歎久之撫弄傑兒愛不忍釋乃屏人詰沈家事俞一一告之且曰此兒得依夫人吾釋重負矣今而後可自由行動以了吾心事夫人固留之曰吾家自有靜室可借汝長齋繡佛也俞因信宿焉某紳歸而聞之頗有懼色曰此犯婦也得毋被仇家造黑白乎婢媪或洩之俞俞蹙曰吾貪夫人情誼幾敗大事乃作書留致夫人囑以善視傑兒十年後當一來存問此去雲遊不知己身之在何所也晨起婢媪入視之則已無人案頭留髮一縷蓋已難度而去云

沈之被害雖由海上通謀然其中傷要領實在詩刺洪承疇之文字獄而挾仇媒孽以釀此禍者則李三實主之張貴則又催魂使者也俞之受方夫人命而忍苦求生蓋非獨爲撫字遺孤且隱蓄報仇之志卽在方夫人不敢以此責望一婦女而俞竊自計苟能奮吾智力逞志一擊藉以快死者之心寧非佳事今旣以撫兒之責托之受代者乃正可試吾鋒刃敗則同歸於盡成則不虛此行奚不可爲者於是乃演出非常之怪劇焉是時洪方秉政爲漢大臣領袖李三亦躋升卿貳輿馬顯赫聲勢且足與洪埒其愛妾陳氏者故娼也三旣得志寵之專房陳氏好佞佛勤於布施往往周游香廠都下寺觀庵院無不結歡喜緣留善知識一日過城南某庵悅一少年尼尼年約三十許嫺經典善

酬應吳語便給陳引與俱歸時時講演遊戲閨中膩友不啻也偶爲李三所見驚其清艷乘陳之隙
 聒而與之語尼意若離若合益惑之值陳小極尼過其室慰問既出遇李三嫣然微笑三色授魂與
 尾而追及乃要之於書齋曰今日當容吾真箇銷魂矣綺語未畢一刃入胸出於背大呼而仆侍者
 入視則三僵臥血泊中尼已不知所往矣家族遂捕陳妾指爲知情陳不能辨竟致之法無何承曉
 亦以暴疾薨於位家人微洩其秘則固非善終者且有一僕俱斃焉先是洪在江南與金山寺一高
 僧相友善自以助滿清開國歷握重兵雖位在元勳而殺戮過甚問心時時有媿因問僧以解脫之
 法僧遂導以禪悅暇輒爲之說華嚴講大乘欲求明心見性懺悔一切惡因果因而築精舍供旃檀
 伽趺其中一仿老僧入定故道流有德之士能通內典者無不延致方外交尤爲座上嘉賓既歸京
 師則益年老頹喪姑借沙門以自怡悅世祖秉滿洲舊俗奉喇嘛爲國師一時貴游無不以舍身皈
 依爲本能綽有蕭梁四百八十寺風概洪處此鑪錘之中趨時而兼從俗又投夙好自益踵事增華
 於是緇流佛子充塞門下一日金山寺高僧過訪洪款之密室懽然道故水乳不足喻其融洽也僧
 又挈一小沙彌聰慧過人殆真能得大師衣鉢者洪偶與參禪微言妙諦直與高僧相頡頏若論機
 鋒洞澈則又過之因求僧留此高足供養精舍中如阿難之代釋迦以爲目擊道存以免聞聲相思
 之隔闕也僧初不允洪求之至再四始允所請時有相府之給事總管談某者常爲洪所親信得寵
 任官吏之以賄通者無不出其手筆洪之前便給使令者亦非彼在不歡也小沙彌忽指而目之曰

此如來佛前第三尊金剛護法轉世非常鈍根衆生也可令皈依座下早參真諦將來足爲相公
 驅魔衛道功德不淺幸勿等閒視之洪大笑因令談某如沙彌旨入精舍聽經由是往往中夜對榻
 閉目跏趺坐以達旦又或講論經旨竟度永晝一日風清月朗室生虛白旃檀香氣氤氳入鼻觀別有
 悟境清淨寂滅了無纖塵天籟亦如不着耳根室中惟沙彌及洪相談總管三人悄然入定萬念俱
 寂久之忽有銳厲幽慘之聲騰出似人呼痛然者曰唉時外舍供役者俱鼾臥不醒家人姬妾俱遠
 惟一老僕頗聞此聲毛骨戴悚且私付曰一何似中有鬼魅也旋見窗外有人影憧憧須臾而滅意
 欲促同臥之僕俱起而鼾聲正濃不可遽達若大呼俱驚起而絕無他故必至爲人唾罵惟有引被
 蒙首假寐以待而已及天明衆皆入視不覺錯愕狂呼蓋洪相倒臥椅間血滿胸臆已斷一臂去而
 護僕則赫然無首也於是喧傳內外大索此小沙彌不得是日洪府又失一幼妾乃逮金山寺僧僧
 亦不知所往洪氏恥之官吏索盜不得更引爲大辱乃僅以暴疾訃聞家人有疑談僕胡與此禍者
 後乃知卽沈氏舊奴張貴也洪相事發之後二日有人於彰德逆旅中見一女子跨黑衛披紅錦障
 筆衣美麗如明妃出寒狀一婢乘小駒隨之入館門大呼索酒食出黃金犒從役衆疑爲劇盜乘其
 夜寢欲破扉捕之但見兩尼自內出各手牟尼百八曳水田衣方疑彼女盜安得有此方外交欲俟
 其去而後下手須臾入視室中闔其無人恍然悟二尼卽前二女盜也返追之迄不可得時彰德守
 滿旗某甲夜宿妾所及明而喪其元於是人情洵洵皆疑二女爲劍俠蓋某甲者卽前任于湖郡守

者也。越二年而有定慧師募捐於太平城中。又逾年而大覺師至。大覺居三年而去。臨去乃留此像。付定慧。定慧亦吳人。爲匪人掠賣入洪相國府中。遭寵妾之妬。幾以凌處致斃。大覺僑裝爲沙彌。時憫其穎慧。罹禍及報仇事畢。遂挈與俱出。定慧乃皈依爲弟子。大覺師謂之曰：吾爲沈氏一塊肉。南北奔馳。殊未了計。欲建蘭若於故鄉。以奉香火。惟子能爲我住持。定慧遂以此救世庵爲息壤。大覺去後約五六年。有一官人訪救世庵。自言沈姓。與定慧師深談數日。始取一軸遺像而去。卽前云仕女合幅四人者是也。以前後相傳者證之。則沈子傑士當已長成。能奉祀繼家聲。不失職矣。卒未知大覺終於何所。定慧師圓寂後築塔慈湖之濱。猶傳有一尼遠來合掌誦經。倏忽不見。狀絕類大覺云。

稽叢曰：清初海上之獄。戮摺紳豪士。纍纍至數十人。向聞金壇吳下爲最酷。今乃知于湖沈氏尤甚。馮愚山先生爲作三烈婦傳存集中。嗚呼難矣。而不詳俞氏後事。予搜采補演。是篇可與前記紅花鋪事頡頏也。

探險紀實 冰窟餘生錄 (續)

澳人德雷司賀孫原著

(譯者 魏合譯)

乎等既別。餘衆取道往東。行程頗速。越二千六百尺之高原。拖車諸犬於前。數日奔馳。飛雪中此行。得遇晴日。滋樂。惟風勢甚勁。故攜帶各物。雖重量未嘗過度。而經此浪地。(按南極沿海水漲時淹

入地形稍低之處。有時爲巨風激成波浪。或於斯時驟遇冷氣凝冰。其凹凸不平。一如浪形。故曰浪地。暴風又迎面而至。亦不能得滿意之進行。且時有傾跌之慮。因是予等輪班作大隊之前導。浪地既凹凸不平。而地質又爲四季不息之風所吹滑。故予等行時雖戰戰兢兢。亦不能自制其不仆。幸予等衣服臃腫。故雖跌仆亦不覺其苦。

行於浪地之上。頗不適用雪鞋。蓋阿堤利島之暴風實爲雪鞋之勁敵。苟遇平原之上。風勢亦由上而下。始能得雪鞋之利。然欲二幾適合。殊非易也。彼時予等僅攜有雪鞋一雙。幾爲賀士所獨用。緣彼實爲着雪鞋之專家。雖晴日亦不解除。予等率有犬二隊。雪車三輛。前隊拖車二輛。以阿拉伯短索維之。每車載重全體四份之一。後隊拖車一輛。載重全體之半。浪地既過。卽爲平原。犬甚得力。然過冰窖時。須以人力助之。予等積久生厭。乃試用簡單之法。將三車互相聯絡。一氣拖之。其法卒不行。乃已。

十一月十七號下午。沿海岸而東。忽見奇景當前。有巨冰覆罩於石山之上。予等卽過其右側。折而往南。一高山巍然在望。此山予等卽以船名澳羅拉名之。起自賀士冰河之深谷。高約二千尺。予等過澳羅拉山十八號。開始下趨。峻險非常。雪車下時尤爲可危。頗有傾覆破壞之慮。

去澳羅拉山里許。卽爲賀士冰河。予等前隊二犬忽墜下冰窖中。一秒鐘後。別二犬亦幾遭遺失。由是沿途屢次發現暗藏之冰窖。按冰窖面上積雪結成薄冰。初視與實地無異。誤履之一落千丈。

最爲危險。耐納司忽交否運。然予獨爲彼幸。蓋彼連日遇二險。第一次在十一月念一號。予等方小駐進食。耐納司與我自附近一冰窖攝影。回至天幕之後。予與彼分道而行。未數武。忽一巨聲突發。予知有異。卽折回。已失耐納司所在。忽見其首臂猶出於冰面之上。予乃掖之起。下視深異。無底險可知矣。繼又察知予等之天幕亦半在冰窖之上。餐後乃不敢須臾緩。匆匆前進。次日耐納司在予後。忽大聲呼號。謂雪車墜入冰窖。然此車僅墜入其半。故予得助之脫險。

既離賀士冰河。又達一高原。出地線約二千五百尺。十一月二十六號傍晚。離營已一百三十五里。予等又下趨峻險。不減於前。度過澳羅拉山時。其下爲曠闊之耐納司冰河。更南六十里有大石山。湧現於冰雪之上。高約一千尺。爲予等預料所不及。過耐納司冰河。殊爲危險。費一星期之久。雪車陷入者屢。幸予等設法脫險。既履實地。自慶已出死境。此後決不再涉冰窖之數。十二月十二號沿海。又遇一巨景。爲前人所未寓目者。斯時雪車所載食物重量已大減。予等決意二車均分所載糧食器具。且棄去無用之物。而攜空車於後。耐納司忽一指腫痛呼號不已。連日未得安眠。十三號之晨。予爲之挑破。始愈。予等途次雖極意預防。避去冰窖之處。孰知是日午後。又遇此危地。幸未墜。禍夜半張幕於無冰窖之善地。高出海面一千九百尺。離營已三百零五里。耐納司是夜亦得安睡。次晨出發。覺較連日爲適。午刻予等停車進食。且往老緯線。彼時氣候已下華氏寒暑表二十二度。天時頗清朗。予等出發以來。當以此日爲最美。食後復發賀士着雪鞋前導。歌學生時之曲。以自遣。

予行未數里。即躍登雪車休息。蓋欲紀午間所考察事也。犬行甚緩。賢士在予前相距約一英里。四份之一。耐納司在予後。挾雪車而行。其有創一手套于絡帶中。予斗見車過之處。地面有冰窖形跡。然予等曾過數十處。較此尤險。司空見慣。不以為意。僅以記號報告。耐納司耐納司。得報後似甚留意。予見其引犬緩緩而行。過此冰窖。非若予之作斜線而馳也。殆予見賢士在前。止步而呼。似有變故。乃重復回首時。予眼簾中茫無一物。僅見遠處一雪車空殼。憶耐納司與雪車又焉往哉。

予亟自雪車一躍而下。沿路綫趨視後方。猶以為或地勢稍高。故不能矚見彼端也。顧予實徒存癡想。予斗見一巨穴。而大駭。此穴面積約十一尺。其蓋已破。雪車二輛僅餘其一。怪哉。予因何而幸免。耶。予車亦經其上。且作斜線。更易觸破此冰窖之蓋。且予車與耐納司之車重量皆同。其或以予身坐車中而耐納司則行於車旁。人體重量多在足部。故立與坐相懸。頗巨歟。

予乃狂呼。賢士携予雪車返。因車中載有阿拉伯之繩索也。予俯視穴中深黑。不見其底。雖盡力高呼。亦不聞回音。僅有一垂斃之犬。喘聲隱約入予耳鼓。此犬蓋墜在一突出之冰片上。約在一百五十尺以下。目力猶可矚見其背骨。似已跌碎。方欲蹲其前身。勉強起坐。而後身已成殘。費其旁別有一犬。則顛破死矣。附近尚有天幕之殘餘物。更有一帆布之囊。此中蓋貯予等三人二星期之食料也。

予等輪流以繩圍腰際。附首冰窖中。狂呼耐納司。冀其回答。歷三小時之久。並無還响。犬喘亦止。予

等。繼。又。發。現。此。冰。窖。之。下。似。有。流。水。耐。納。司。已。無。生。望。然。猶。欲。設。法。取。出。食。料。及。殘。餘。之。物。試。將。所。有。之。繩。悉。數。牢。接。垂。下。探。之。乃。大。失。望。蓋。猶。不。能。達。斃。犬。之。冰。片。也。於。是。取。還。食。料。之。念。不。得。不。作。罷。而。予。車。中。所。餘。者。僅。足。供。予。二。人。一。星。期。有。半。之。口。糧。犬。食。猶。未。計。及。也。尤。不。幸。者。則。天。幕。冰。鏡。及。冰。斧。等。物。悉。數。失。去。所。餘。者。僅。一。幕。頂。耳。質。士。之。皮。袴。及。風。帽。亦。於。此。役。遺。失。雖。猶。有。風。帽。一。頂。內。有。皮。裘。然。以。之。代。袴。殊。不。能。滿。意。也。檢。視。餘。衣。僅。餘。絨。襯。袴。二。襲。欲。圖。增。長。熱。度。故。不。能。不。着。之。於。外。旁。晚。予。等。達。前。面。之。高。原。察。其。地。勢。離。營。已。三。百。十。一。里。矣。是。夜。仍。回。耐。納。司。墜。穴。處。晚。餐。因。節。食。故。所。飲。之。湯。幾。類。淡。水。犬。則。與。以。舊。手。套。及。生。牛。皮。條。彼。等。得。之。爭。奪。而。食。殊。爲。可。憫。予。等。仍。至。冰。窖。旁。高。呼。以。爲。耐。納。司。或。不。卽。死。此。時。當。已。蘇。醒。然。仍。失。望。予。等。遭。此。意。外。壯。志。頓。灰。驟。前。歸。計。在。未。行。之。先。予。挾。聖。經。臨。冰。窖。檢。葬。禮。之。文。誦。之。讀。畢。質。士。面。色。轉。霽。堅。握。予。手。稱。謝。當。時。情。景。予。迄。今。猶。牢。記。心。頭。也。

予。等。於。是。晚。九。時。開。始。回。營。終。宵。行。十。四。里。行。時。頗。抑。鬱。致。在。此。可。危。冰。窖。之。地。亦。惘。惘。然。直。冲。而。前。不。若。來。時。之。步。步。留。意。十。二。月。十。五。號。之。晨。覓。得。十。二。號。旁。晚。止。宿。舊。址。其。地。尙。有。前。此。棄。去。之。雪。車。殘。物。及。破。鏟。一。具。予。等。處。此。境。地。復。得。諸。物。深。爲。欣。幸。竊。喜。連。日。天。氣。未。變。設。或。下。雪。則。諸。物。已。不。能。重。見。於。地。面。矣。質。士。乃。以。破。車。底。板。劈。分。爲。二。與。雪。鞋。之。底。支。起。幕。頂。然。支。時。頗。爲。費。力。必。須。用。多。數。之。繩。紮。縛。較。之。失。去。之。竹。竿。相。去。不。啻。霄。壤。也。

予等。鑒於水窖之險。謀闢別徑。返營。然在高原下。曠海濱。見浮冰。佈滿海面。取道於此。其危險更甚。高原且路徑亦較遠。雖無糧。可獵海熊以食。然當此春夏之交。冰質已不能載人。故決意仍回原道。蓋其地已成熟路。即遇乏食。殺數犬食之。亦無不可。意決乃折回原路。先殺一犬。以半體喂餘犬。半體草煮熟。與賢士分食。煮時。險將冰地溶穿。犬肉味甚酸臭。然於斯時。食之。亦不覺其惡。碗與匙。皆已失去。乃以洋鐵罐二。用爲臨時之碗。一係置槍珠。一係置火柴者。也。賢士又以雪車之一部。雕成一木匙。用之。尙稱得手。是日天氣晴和。日中陽光。照於冰地。冰軟而凝。入晚復硬。則平原上。乃成皺紋。予等於是決意宵行。於晚間六時。拆幕出發。

予與賢士同行途中。頗爲慘淡。而狂暴風雪。又逐此不幸之時間。具至。方予等出發之初。固三人同歷艱險。跋涉長途。譬諸連軸之布。互摺一處。關係至爲密切。而耐納司之死。適在中途。正予等熱度最高之候。以致歸心頓起。初願悉違。然予等素以鎮靜力自持。以爲吾輩探險者之性質。與戰士同。方戰士之臨陣也。僅知抵拒橫逆之來。不知有所謂明日予等奈何。因意外之變。而自阻進行。哉。然亦有故。蓋予等所携糧食。垂絕內地。不毛且無獸類。與其貪進而自趨絕地。莫若退回之爲愈。此予與賢士之所以亟謀返營也。

十二月十五號之晚。予等遵此長途返營。沿來路之南而行。預料如是。可免種種行程上之障礙。乃踏雪坡而上者。十四里。高至二千五百尺。有奇。過此高低不一。拖雪車者。僅餘五。犬車中重量雖已。

減輕而行時。反需人爲助。予等暫止休息。破曉再發行時。深喜苟能多行一步。卽近予等糧食一步也。乃是晨天氣驟暗。忽降大雪。在此雪光中。一望茫茫。卽地形之高下。亦不能辨。則行於此中。不啻滄海一葉。萬頃田中一粟。渴念回營。殊令人望穿雙目。斯時予所戴眼鏡。爲雪所封。不能見物。乃除去之。不意雙目爲風雪所傷。驟失視力。是日行二十里。卽止支幕。時又大費周折。予雙目被雪傷痛。甚臨臥。令賢士爲予注入「硫化酸亞鉛」(Zinc Sulphate)及鶯粟少許。此藥蓋目病之妙劑也。是夜再發行程。頗苦天黑如墨。地滑於油。予則眇一目。犯風雪而前。一犬又病倒。乃納之雪車中。途行殊緘默。僅聞足蹴積雪。蘇蘇作聲耳。予等所携之指南針。亦因在此有吸力之北極。而失其效力。四望悉作直線形。予等沿途且探且行。尙幸不致迷其方向。僅行十一里。卽支幕休息。於是鎗斃病犬。此犬向甚馴儉。不料其結果如是。予等深慟惜之。其肉已無肥處。蓋連日未得飽食。因餓致瘦耳。乃將犬肉切成小塊。置火上煨熟食之。食時頗怪。此犬外觀惡劣。而其味乃透入皮裏。然此餐予等卒未得飽。緣餘犬無食。不能受餓。不得不節也。故食下之犬肉。與皮骨悉爲餘。犬食盡。十二月十七號。旁晚七時。又行。通宵奔馳於黑暗中。雪仍不止。予等探深埋雪下之浪地而行。諸犬無一助拖車者。途中又斃一犬。予等不勝慘戚。至次晨八時。行已十八里。予等疲而張幕。將斃犬之肉。人與犬分派果腹。

予等既不得正當之糧食。且連日行於積雪之上。天氣陰沉。風狂雪猛。滑跌日必數次。其辛苦非可

書。喻。至。十。二。月。二。十。號。幾。失。一。灰。色。之。巨。獒。此。犬。連。日。因。飢。瘦。減。殊。甚。是。日。駕。在。拖。車。之。駁。轡。中。失。足。墜。入。冰。窖。予。等。拽。之。起。時。已。及。穴。口。忽。自。轡。中。脫。落。幸。予。疾。捉。其。頸。毛。得。未。下。墜。否。則。又。失。數。日。糧。矣。時。諸。犬。飢。已。極。幾。至。無。物。不。嚙。苟。縛。於。幕。中。則。將。咬。斷。雪。車。之。帶。及。皮。靴。等。物。若。被。逃。出。又。慮。其。走。失。予。等。深。以。爲。患。十。二。月。二。十。三。號。知。已。達。有。冰。窖。之。地。雖。經。大。雪。尙。能。識。之。每。日。行。程。依。前。而。予。等。積。勞。疲。乏。故。決。意。棄。去。可。免。之。物。是。日。棄。物。頗。多。械。器。中。僅。留。測。量。機。照。相。器。及。照。片。等。物。前。度。用。支。幕。頂。之。雪。車。底。板。亦。棄。去。改。用。千。里。測。量。機。之。足。桿。爲。之。高。約。四。尺。頗。爲。輕。便。是。日。又。斃。一。犬。敲。骨。煮。湯。其。骨。髓。雖。不。肥。而。所。製。之。湯。甚。美。予。等。慮。前。途。尤。多。阻。隔。故。不。得。再。謀。節。食。致。腹。中。飢。腸。如。絞。不。能。安。臥。睡。中。輒。夢。在。家。飲。啖。頗。樂。而。途。間。則。濾。絞。腦。汁。謀。將。此。瘦。無。脂。膏。之。犬。肉。設。法。耐。用。俾。無。絕。食。之。慮。然。予。等。雖。屢。遭。意。外。而。所。携。之。煤。油。一。無。遺。失。餘。存。尙。多。因。是。可。將。犬。肉。煮。熬。略。透。湯。味。既。美。而。肉。爛。如。糜。更。易。消。化。是。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聖。誕。一。十。二。月。二。十。五。號。之。晨。天。開。日。見。精。神。陡。發。雖。南。風。中。猶。挾。飛。雪。然。遙。見。耐。納。司。水。河。以。北。四。十。里。迭。克。生。島。已。巍。然。在。望。予。等。深。喜。雖。未。出。險。地。而。在。昏。黑。中。行。程。尙。未。致。誤。是。晨。九。點。三。刻。張。幕。少。息。予。與。貿。士。互。賀。節。喜。各。多。進。犬。肉。一。份。腹。賴。以。稍。果。午。刻。予。等。測。量。緯。線。自。迭。克。生。島。至。基。本。營。直。線。約。一。百。六。十。里。過。耐。納。司。水。河。折。而。趨。西。北。於。是。風。適。由。背。後。吹。至。予。等。雪。車。頗。利。用。風。蓬。風。蓬。亦。係。特。製。蓋。以。雪。鞋。張。天。幕。之。頂。爲。之。也。

嗟乎。予自耐納。司死後。與賈士食辛茹。苦冒風雪。涉長途者。十一日。歸程已過半矣。希望方長。何期賈士。忽舍我而逝。致予僅隻身。回營言之。能無酸鼻蒼蒼者。天豈猶以我曹探險者。身受之痛苦。爲不足。而必欲在胸頭。更加一重痛苦歟。

(未完)

弱妹奇冤(續)

(休寧程華魂)

第三章 寫字檯內之碎書

胡氏姊妹自生等去後。遂歸室。默然對坐。斯際兩兩之芳心中。懷思各有不同。掌珠自思曰。險哉。彼狡黠之陳生。胡知凶徒爲男子耶。目灼灼。顧儂不已。幸儂強自靜攝。否則破綻兒幾爲彼識着。是誠勤敵。不可不防。繼復思曰。否否。如此終非善策。且恐將於彼人不利。現勢成騎虎。欲罷不能。阿妹阿妹。莫怪姊無情。須知姊之出此。實萬不得已也。思已。雙眸炯炯。發兇光。時秀儂覩其姊顏色。不禁大驚。思曰。阿姊心術。胡一變至此。抑恐懼罪及己耶。乃轉慰之曰。吾親愛之姊乎。妹思此案。決不至涉及吾姊妹。彼陳先生。善人將有利於吾儕也。掌珠聞言。格格竊笑曰。承阿妹多情。儂固無恙。妹今日亦太苦。行將倦矣。盍睡休。秀儂稱善。於是姊妹各歸寢。其寢室在西廂。三間櫺比。左爲秀儂。右爲掌珠。中間一書室。是其姊妹非同居。乃分房也。秀儂既臥。終難安枕。細數平生潮上心頭。思阿父之慘死。及來日之大艱。不覺十斛鮫珠。湧然濕透於衾枕間。時魚更三報。擊柝之聲。丁丁耳畔。一若替其訴無限之哀情也。者久之。神思漸憊。正朦朧間。陡聞有

嘩嘩聲起於書室中急聆之似裙幅之掃地者繼覺寫字檯間復有奇響驚極自思曰殆阿父魂兮歸來乎顧乃不寒而慄忽呼曰阿媽！速來余室呼久不應急以被蒙首恐鬼之來也俄聞掌珠自右室遙呼曰妹殆夢魘耶秀儂探首應之曰非也剛書室間嘩嘩有聲意度阿父來矣姊不之聞耶彼媽媽何貪眠若是竟不儂應儂驚欲死掌珠復應之曰妹毋畏有姊在請安枕姊拚清夜長開眼以佐汝眠也秀儂至是驚心始定遂昏昏入華胥國去矣

翌日朝暾初起紅上碧紗之窗秀儂曉夢方回視時不早即披衣起坐晨嗽自窗隙中斜映於芙蓉面上有如白雪紅梅厥狀至美蓬鬆雲鬢徐以玉葱掠之三分嫵媚萬種含愁直令人見之心醉惜吾筆鈍不克描寫盡致假使畫家見之必能曲盡美人態度也時掌珠晨粧亦竟乃來室詰昨宵事秀儂告以巔末掌珠曰人死魂升安得有鬼是蓋妹日來悲哀過度心理上呈出之幻覺也秀儂聞之不復言遂下榻稍勻鬢髮即爲父理喪事迨午後老僕丁辛忽忽進告曰二位姑娘警長劉老爺偕巡士多人至矣問何事曰不知二女即出問警長曰姑娘毋僕驚此來爲盡責任不過一搜檢耳掌珠曰搜檢耶……搜檢何處耶言時若驚若喜者警長曰僕欲盡搜之此法律所在僕固不能懷私也言已遂命巡士啓前日所封之扇警長進逐一搜查之盡普通文件竟與此案絕無關係者復自僕而媼而掌珠而秀儂末至書室咸細察之均無所得意頗怏怏思欲出忽覩窗前之寫字檯瞭視一週徐以手啓其覆頓覺有所觸目眈眈直注於此中不少移漸色變作奇聲曰噫斯何物耶

噫。奇。奇。噫。怪。怪。！記者復於此奇怪聲中告諸君一語曰。噫。不幸之秀儂。冤獄成矣。逾時警長自其中出碎紙一束。攤桌上配綴而視其文曰。

秀儂愛卿玉覽……此事將不利於卿……令翁素不喜卿者……！偌大……財……恐爲令……獨得……計不如實行家庭革命……秘……洩春光……不堪矣……吾二人（以下缺）

警長視畢復視秀儂鼻嗤曰。姑娘來！請看！此誰人手筆耶。秀儂視竟面若死灰。唇顫顫曰。此書胡爲乎來哉。警長聞言復嗤嗤曰。此書胡爲乎來哉。姑娘當自知也。秀儂曰。冤哉！儂安有此書。且此寫字檯中又安有此物。望警長憐儂。望警長信儂。言爲誠實。警長曰。余固憐姑娘。余固深知姑娘之言爲誠實。奈此不情之書。偏與姑娘作難。人何余既發現此書。當盡厥職。誠不能於廣衆前付之一炬而放棄吾責任也。望姑娘亦須憐余。望姑娘亦須諒余。苦衷時姊也。僕也。媪也。均至前爲之辯。誣警長曰。諸人毋曉曉。余非法官。請姑娘借吾一行可耳。是非曲直。容至法庭上再辯之。言已出室。揮巡士擁秀儂去。而一家闐然。忽聞秀儂嬌聲呼曰。父乎！汝泉下亦知汝可憐之。女斯時蒙不白冤乎。希阿父拯儂。希上帝拯儂。且行且號。移時人漸遠。聲漸杳。耳畔猶隱隱聞其尾聲曰。阿父！上帝。

第四章 限上之靴印

生自日昨與劉鄭別後。久無朕兆。獨坐斗室。以菸斗含口中漫吸。雙睫下閉。斜倚沙發上。細究案中

關節百思而得不要領。殊悶甚。起呼僕曰：墨兒！來！僕聞聲至。生日：去攜阿鶴來。阿鶴者，鶴中魁
 楚也。鶴秀之變名也。產於魯。生素有鶴癖，以爲偵探家。常遇險，鶴性至靈，藉爲傳書媒介。誠無雙之
 妙品。其聰慧也如此。福爾氏倘在，亦當心爲之折矣。且不僅此。尤有腋蝶、坤星之類，生每與餘則雜
 放庭中。大者如鷺，小者如拳。集階上，學鶴舞。羽光十色，燦若雲錦。咸愛如掌珍。此阿鶴爲其尤者也。
 逢時，墨兒攜來，生接置掌上，爲其理羽。且笑且呼曰：阿鶴！琥珀耶？汝睛水晶耶？汝脇白雪耶？汝衣
 珊瑚耶？汝足美哉！汝誠爲吾之第二生命也。正怡情間，耳畔聞聲曰：樂哉！驚仰視，鄭生也。笑曰：
 君何時來此？余曷不知？鄭曰：僕特來傳噩耗者。君尙有暇樂此耶？生愕不解。鄭曰：彼可憐之弱女，已
 下獄矣。生日：秀儂耶？曰：然。曰：何事？請詳語我。鄭乃一一告之。生聞竟頓足曰：余固知秀儂不免者，以
 其情態俾俗眼觀之，爲可疑。然不知此可疑情態中，則可證其無罪。噫！彼一封書，又安知非僞者耶？
 鄭曰：何所見？生日：果真者，曷不付之一炬，安留此鴻雪在世間作己之信讞耶？雖至愚者，亦不出此
 糊和慧如秀儂者哉。雖然，彼假罪者，用心亦險矣。碎其書，以實其罪，而陷其人，光天化日中，寧任此
 種惡魔作祟，吾誓除之！言已，面現怒容。鄭曰：君毋怒。吾人旣樂偵探學，則當以鋤暴安良爲己任。
 然此案情現正如亂絲萬縷，織者對之蹙額，而吾人又將從何理起？生日：挈領提綱，首在緝察耳。苟
 有異點發現，則吾人不難立破所難者。彼主媪一日不離居宅，則此案一日不破，非難破也。實礙於
 彼儕眼光，吾人從事時，恐爲所覺也。余欲今日重過彼室，細察一番，而勢不可奈何，奈何？鄭聞竟默

然有頃躍起曰噫子真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不聞有調虎離山計乎生曰計將安出鄭曰去商之劉君請假傳語召之來事有濟矣生喜與之往警局告劉所以警長如言行之於是復偕鄭至胡家至見室局如故卽探囊出匙啓之而入覺陰氣森森慄人毛髮使一般膽怯者見之必蹶步而退而偵探家則見慣司空殊坦然自適復見破書零紙狼藉滿地知爲經日昨偵查後之現狀生對之不禁微喟曰人亡物散琴劍飄零可慨也哉斯時鄭若弗聞復如曩夜之獵犬狀週繞狂嗅不已生觀之忽憶及一事急揭榻後之黑幕則見一門宛在撼之隨手而闢內橫現一甬道長而曲且暗窄甚急欲一究其竟又懼內有伏機趨趨不敢進正猶豫間回顧鄭目灼灼頻睽此門倏左倏右倏上倏下若有非常之要點在最後目線下垂直注於門限上不少移生意甚不謂然俄聞驟呼曰看！斯尙印！生卽俯視見一印作新月形向後彎餘模糊不可辨急伏身限上以銳利之目光細察之覺舍此新月形印中又隱現三螺釘痕舍此無他有閱畢起對鄭曰君發現此點獲益不少余前意度兇徒爲男子者今益信矣此爲舊式蠻靴後底之鐵板印若女子者必無此大蓋其在行兇時恐爲大覺百忙中忽返絆此限而留下者茲吾人旣稍得頭緒宜益進行毋少怠君其從我一探甬道言已飄然入鄭尾之二人行少許苦幽暗不堪且空氣惡劣生徐出燐寸燃之顧寸微之柴其發光時間計不過歷數秒鐘而已生無奈祇且燃且行鄭忽曰何如是之長耶生察其有怠意卽曰君毋躁此事固無易者其難於行路蜀道崎嶇人多畏之若苟能達到卽得劍閣天險一夫守關萬夫莫敵

此人所不願而偵探家所深望也。今者吾儕初發軔，君卽有退志。如此後事，何堪問耶？偵探家每遇奇案，輒瀕於危，甚或無生命者，刻能安然與子行於此中，幸矣。鄭聆言，頓生勇敢之心，卽曰：「好！行！於是行行復行，行少選，陡見日光，生曰：『至矣。』視之一小室，左有樓梯，下落細究之，爲本屋後院之一隅地。徐登樓，樓寬對方僅一丈，迎面啓一窗，探首外視之下，臨一僻徑，左通洗馬池，正街右繞里許，能達百花洲，俯察牆面，見窗下罉磚少碎，生曰：『是矣。』兇徒必由此而上而達甬道，復由甬道而進主人室者。鄭曰：『胡知之？』曰：『君不見此處磚罉有損乎？此蓋兇徒出時縱下其足力過重所致也。』鄭搖首曰：『君言非近理，誠如君言，則其又烏乎而躍上耶？則此牆甚高，吾決其無此技用梯耶？則白晝途中，吾人決其無此膽。君其思之。』生聞言，覺較已近理，卽復瀕窗默研之。俄曰：『子言誠是，余誤矣。此繩索痕也是必有內應也。內固易知，所不可曉者外耳。』鄭君乎？吾人第二着注意當在斯矣。鄭頷首生視，既竟，遂同下樓，復入甬道。此時生覺又有異樣之感，觸蓋不知此道是否爲主人自拓也。思未已，已達室，卽呼丁辛問曰：『此甬道爲汝主人時所闢者乎？』僕聞言，茫無所對，有頃曰：『先生曷言甬道乎？何處！』生引以視，僕駭然稱奇曰：『吾來此四十年，曾未聞有此甬道，是殆新闢者，是殆……』生急止曰：『汝言吾已盡知，少選。汝大小姐返時，切勿言吾儕曾至此。謹記。』僕敬諾。生乃偕鄭匆匆歸，歸以所見告警長，並請爲秀儂緩刑。警長復以生意達之法官。法官曰：『陳君雖有所獲，然此案終未水落石出，則秀儂是否與案有無關係，茲究難測量。若遽縱之，法律上無此行爲。寄語陳君，吾當優待之。』

請其釋念。生聞之意亦少慰。噫幸哉。秀儂自正犯一變而爲嫌疑犯矣。非生之力誰歟。（未完）

小說名 新南柯夢

（蘆中人）

有名加官者。燕都黃金臺畔人也。家有拾萬金。甲寅歲。隨舊俗過新年。與愛妾九花娘在絮閣小宴。賭飲九龍盃。九花娘大醉如貴妃。醉酒加官醉草。嚇蠻詩數章。遂入蝴蝶夢焉。夢中見史文恭。武文華。宋錦詩。黃龍基。四進士來訪。五人義結金蘭者也。咸謂新春宜大逛廟。於是四人各雇火燄駒。加官命御者羅四虎牽出紅鬃烈馬。同入八蜡廟。見江湖大賣藝之馬永貞等。或演火棍。或串飛叉。陣或滾紅燈。或背板橙。或頂花磚。或演三矮奇聞。皆令人笑笑不已。而就中以兄妹串戲之賣解女兒。綽號張四姐者。所演之。三上弔。尤爲特色。觀畢。乃遊殿焉。五人皆自稱第一大膽者也。於是罵閻羅。打城隍。如演大鬧五臺山。醉打山門。故事。廟中道士急從瓦崗寨崗位。喚警察黃天蕩來。五人乃倉皇過雙斷橋。跳斷密澗。失足幾跌入落馬河。幸日蓮僧適打齋飯。歸招諸人入雙塔寺。諸人借茶解渴。畢遂登珍珠塔。遊眺則渭水河。雙沙河。金水橋。清河橋。皆歷歷在目。復登雷峰塔。則隱隱見雙鎖山。飛虎山。定軍山。青石山。高矗雲表。五人謂今日如南天門。下雪則白良關。白帝城。白水灘之風景。當大佳。遊畢欲下山。僧命香伙送灰麪五大碗。至乃入。也是齋食畢。始辭僧出。此不二法門。寺立蘆花河邊。擬下河東。於是上灞陵橋。彷彿已二度梅開矣。過梅龍鎮。入岳家莊。鄉俗並不守歲。停工仍見牧童牧羊於野。小磨房中工作如故。婦女之紡棉花者。車聲不絕。躑躅至漢津口。喚蕩河船一

遊。道。遙。津。上。舟。子。來。富。唱。歌。以。解。客。悶。無。何。傍。岸。入。畫。春。園。園。卽。古。時。御。菓。園。舊。址。故。尙。有。御。碑。亭。焉。轉。入。亭。後。之。百。花。臺。其。時。萬。花。獻。瑞。就。中。搖。錢。樹。一。枝。蘭。一。枝。桃。綠。牡。丹。鐵。蓮。花。等。異。種。聞。尙。是。鄭。莊。公。命。子。都。穎。考。叔。兩。將。軍。大。戰。惠。南。王。時。由。黑。水。國。進。貢。故。四。季。開。花。如。富。貴。長。春。亭。左。爲。紅。梅。閣。有。玉。玲。瓏。一。片。玲。瓏。作。巧。連。環。形。出。園。門。過。十。字。坡。坡。上。有。關。王。廟。一。所。廟。壁。立。李。陵。碑。殘。石。及。宋。時。黨。人。碑。一。塊。蓋。前。碑。從。山。海。關。鄰。近。移。此。後。碑。則。金。人。兵。入。汴。梁。圖。載。入。黃。龍。府。適。牛。臯。草。地。敗。金。由。朱。仙。鎮。奪。回。岳。元。帥。以。牛。臯。此。舉。大。保。國。粹。特。賞。以。常。佩。之。魚。腸。劍。焉。廟。後。有。迷。眩。觀。者。耳。目。之。迷。人。館。動。物。如。金。錢。豹。青。面。虎。咸。在。而。龍。虎。鬪。之。奮。勇。遊。龍。戲。鳳。之。活。潑。尤。爲。奇。中。奇。諸。人。乃。三。擊。掌。而。出。途。遇。狎。友。張。三。郎。約。遊。烏。龍。院。乃。由。鴛。鴦。橋。沿。汾。河。灣。入。泗。洲。城。過。曾。頭。市。直。上。三。門。街。至。連。陞。店。隔。壁。院。中。張。三。郎。謂。諸。位。中。尙。有。如。官。怕。太。太。者。請。效。仁。貴。回。審。勿。輕。入。玉。門。關。旋。有。院。內。鼈。腿。渾。名。弔。金。龜。者。迎。客。入。登。粉。粧。樓。見。名。妓。玉。堂。春。身。披。珍。珠。衫。腰。繫。白。玉。帶。鎖。雲。囊。香。鳳。裙。左。手。持。碧。塵。帕。右。手。持。桃。花。扇。在。沉。香。牀。前。對。毗。目。鏡。照。鏡。插。富。貴。絨。花。貌。如。鳳。儀。亭。中。梳。粧。之。貂。蟬。張。三。謂。去。年。第。一。報。上。所。載。妓。女。擒。寇。一。則。新。聞。卽。是。此。女。中。俠。伊。有。寶。鐵。劍。一。其。鋒。利。遠。過。殺。德。殺。皮。殺。媳。殺。嫂。之。快。刀。前。日。金。沙。灘。上。惡。寇。子。林。造。反。就。擒。時。全。賴。此。一。口。劍。也。撫。之。金。光。陣。陣。聞。此。劍。至。今。日。已。八。百。八。年。矣。院。中。懸。有。電。光。七。星。燈。又。有。煤。氣。寶。蓮。燈。其。光。如。太。陽。燈。之。照。耀。通。明。史。文。恭。曾。畢。業。波。蘭。亡。國。慘。綠。少。年。遊。戲。學。校。者。遂。謂。電。乃。宇。宙。瘋。氣。爲。乾。坤。帶。上。不。可。

思議之一物聞者嘆爲電術奇談玉堂春泥張三請酒張三大調槍花乃推頭又麻雀一場敷衍之
事後在通龍閣吃碰和夜飯席間有八珍湯鐵公雞等佳饌所謂特別改良衛生之南北和菜也席
間招外堂妓杜十娘雅觀樓等本堂妓玉夔龍玉芙蓉等張三諸人見杜十娘頭戴慶頂珠海潮珠
雙珠鳳花蝴蝶耳帶玉連環身披綠雲衣足登雲中落繡鞋皆百寶箱中珍物於是皆若酒醉桃花
宮被豬八戒偷盜魂鈴去矣雅觀樓唱三娘教子小東人一段杜十娘唱空城計中先帝爺數句謂
今日病喉不能題曲故祇能二三叉口而已黃龍基連飲蝴蝶盃數杯謂十娘共會唱戲十八扯除
空城計外如天水關硃砂痣黃金臺戰蒲關捉放曹烏盆計二進宮打龍袍五雷陣大回朝羣英會
六月雪祭長江轅門斬子韓琪殺廟秦瓊賣馬桑園寄子皆是并善崑腔西廂記中之遊殿鬧齋佳
期拷紅等曲去年予曾饋遺翠花一枝金扇子玉柄扇二把十娘密約在百花亭上於兔子吃月餅
之際作春秋配同入巧洞房此賣油郎獨占花魁之巧遇真令我如登金榜樂武文華宋錦詩聞言
知黃龍基近學吹牛術而小放牛屁也同聲笑謂此舉可謂巧姻緣惟聞吾兄家有胭脂虎恐演一
齣梳粧跪池好戲耳時張三作煙鬼嘆曰唯然故去歲梅香節邊玉堂春玉芙蓉擬姊妹一淘嫁予
予兩手作雙搖會意法止之蓋既恐二美爭風復懼學羅章跪樓也願獨願大嫖院雖他日作大少
爺蹙脚拉東洋車不悔焉言次遂罷宴而作春登榮歸笑謂再不回當九更天矣乃興辭出烏龍院
臨行杜十娘囑黃龍基接財神日是伊生日宜藥王卷盜宗卷仙卷二本須來院設八仙上壽酒黃

龍基聞言欣欣然如宮門帶回恩詔歸路經由惡虎村忽遇二龍山大盜真假宋江與真假李逵二人共持八大鎗追至加官懼擬逃入洪羊洞忽一交跌入陰陽河乃大呼九花娘救我而醒時隔壁三雅園中戲場上正演老旦做親也

蘆中人曰予幼時每父子會同至各茶園觀劇逮長考取金陵學堂入校自是目不覩戲中戲者久矣今歲遇大名府殷家堡人總角交小名加官薦諸葛徐庶之後裔也自述近年觀潘月樵之明末遺恨毛韻珂之二十四紀新茶花譚叫天之打棍出箱李吉瑞之請宋靈及薛禮嘆月小子和之萬里尋夫王鳳卿梅蘭芳之五家坡賈璧雲之梵王宮趙君玉之虹霓關吳小石吳小松之雙打花鼓及新劇拿破崙血淚碑等戲竟至離魂作一夢中夢適澈石生自杭遊西湖歸遇之於先行交易擇吉開張之黃鶴樓菜館謂曾在杭州第一臺觀老生戲八義圖探母回令大面戲草橋關打龍袍青衫戲探寒窻斬寶娥花旦戲賣身投靠堂樓詳夢武戲長板坡四杰村等其趣味不下於遊靈隱寺等處予謂杭州乃泥馬渡康王後之都城君於雙十節普天同慶之際遊之此福已三世修矣乃復夜夜愛看串戲君真戲迷傳中人物也因與之述加官戲迷入夢事澈石生欣然命連環紀之適是日加官送銀燈一對於予予即於燈下拾舊時雙獅圖日月圖等彩色紙書之其時正文昭關所唱一輪明月照窗前之際也

陌路姻緣

(錢香如)

●汽笛鳴。鳴。車輪。軋。軋。風馳電掣般的火車早到了巴黎車站。

●撲落！撲落！搭客紛紛下車。

●咳。怎麼舅舅也在這部車上。

●吓巧極巧極。你們父女二人可是從維也納來。

●不差。不差。你可是到我家裏去。如此我們同行罷。

●於是兩個老頭兒同着一個美姣娥。携了行裝。且談且走。背後有一少年寸步不離的跟着他們。想是舅舅的朋友了。

●哈哈。到了家門口了。女兒。你去關照廚房內。叫他們備四份豐盛的午餐。

●姊夫不用客氣。我們都是自家人。何必拘禮呢。

●他們郎舅二人多時不見。自有一番別後言語。原來這位美姣娥的父親是一個法國五道頭的警官。名叫愛特華。在本地很有勢力。母親早已去世。平日只與父親厮守一堂。好生寂寞。如今他的親生母舅到來。心中快活非凡。當中就同父親。母舅和母舅的朋友。併桌而食。那朋友卻是目不轉睛的瞧着他。不由的紅暈滿面。他父親見了。便向這人叩問姓名。猛不防他母舅大叫道。咳。你不認識的麼。他父親也大叫道。吓。你也不認識麼。

●哈哈。奇了一個素不相識的陌路人。爲何闖進別人家中。還要請他吃飯呢。起初因他父親心中。

道是他母舅的朋友他母舅心中也道是他父親的朋友所以兩不相疑此刻既然對穿便拳足交加的搥了他一頓他父親更怒不可遏打了又打問他到此何幹這人道我在火車站上驀地見了令愛小姐我的魂靈兒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兩只腳兒就不知不覺的跟着他我幾回要止住不走好比吸鐵石和鐵吸得牢牢的終分離不開我就一直跟到這裏他父親聽了氣極即扭到警局定了兩禮拜的監禁咳一頓飯沒有吃成倒飽嘗了七晝夜的牢獄滋味真有些兒不算呢

●過了數天愛特華在家中接着信抽開一看底下具名的就是那個闖進家裏吃白飯的人心想監禁期滿今已釋放信上必是一片怨恨語了及至看時信中言語却大大的不對先說監禁之事極應照辦毫不怨懟後說愛女之心刻不忘懷深望允予求婚以了夙願並述及彼之身世信內又附着給他女兒的求婚書弄得愛特華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便袖了此信交他女兒道世界上竟有這種痴漢倒也絕無僅有你的意下如何他女兒看了此信微微的點了點頭哈哈哈哈哈於是陌路人竟成了眷屬

小說字
司令官

(勁芳)

記得那一年霹靂一聲一十八省一時光復某省一等縣中有一無賴子竟一躍而為司令官焉這一位司令官心中一想大丈夫一朝得志最少亦須一妻一妾大老婆今年四十一歲了姿色一年

不。如。一。年。着。不。再。娶。一。個。豈。不。是。辜。負。我。一。生。嗎。那。時。左。一。想。右。一。想。想。着。那。一。個。不。好。這。一。個。又。不。好。一。日。想。了。十。二。個。時。辰。竟。想。不。出。娶。那。一。個。來。當。一。個。小。老。婆。一。霎。時。門。外。一。聲。响。有。一。女。子。走。進。來。對。着。這。司。令。官。一。笑。說。道。我。從。前。與。你。一。段。恩。情。你。竟。一。毫。不。記。得。了。麼。這。司。令。官。一。看。是。前。年。的。一。個。舊。相。識。相。貌。也。是。數。一。數。二。的。遂。購。一。金。屋。以。藏。之。誰。知。大。老。婆。是。一。個。老。而。愈。淫。的。野。狐。精。因。丈。夫。已。娶。了。一。個。小。老。婆。一。陣。酸。氣。竟。一。發。不。可。復。遏。遂。點。起。一。班。女。兵。女。將。左。手。拿。一。個。老。阿。媽。用。的。搗。衣。槌。右。手。拿。一。把。丈。夫。用。的。指。揮。刀。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一。直。跑。到。他。門。首。將。門。一。脚。踢。開。一。口。氣。趕。到。他。房。中。把。一。椅。一。榻。一。鏡。一。篋。一。切。物。件。搗。毀。得。一。光。闌。一。個。不。休。列。位。曉。得。這。一。位。司。令。官。的。小。老。婆。是。誰。呢。就。是。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這。一。位。司。令。官。鬧。出。一。場。潑。天。大。禍。同。一。個。結。拜。的。朋。友。一。逃。逃。至。一。座。山。莊。內。結。下。來。的。一。段。姻。緣。那。時。司。令。官。同。一。結。拜。朋。友。混。名。叫。一。掃。光。着。力。跑。了。一。兩。天。的。路。到。晚。間。跑。到。一。座。山。莊。裏。那。莊。主。一。對。老。夫。妻。頭。髮。有。一。半。白。了。生。下。一。兒。名。喚。阿。寶。年。方。一。十。八。歲。在。莊。外。一。里。許。傭。工。一。女。兒。名。喚。阿。珠。少。阿。寶。一。歲。那。阿。珠。雖。非。一。笑。傾。城。那。一。點。春。心。早。已。逗。出。一。二。分。了。那。夜。莊。主。拿。了。一。壺。酒。擺。了。一。桌。菜。請。這。一。位。司。令。官。同。那。結。拜。的。一。掃。光。晚。膳。那。一。掃。光。一。連。吃。了。三。四。碗。飯。向。那。莊。主。一。拱。手。獨。自。一。個。去。尋。地。方。安。睡。了。其。時。阿。珠。坐。在。一。隅。聽。這。一。位。司。令。官。一。口。吹。牛。一。口。吃。酒。足。足。有。一。兩。個。時。辰。阿。珠。肚。裏。有。一。點。餓。了。那。莊。主。就。叫。阿。珠。坐。在。一。桌。同。吃。阿。珠。起。初。一。味。羞。澀。到。後。來。一。泓。秋。波。一。轉。一。盼。

未免牽動了一縷情絲。司令官吃了一杯，又一杯，吃得一張面孔紅到十一二分的顏色。一時色胆如天，暗用一足蹴其蓮鈎。阿珠輕輕用一手推之，那一鈎秋月已上莊主說已經草草備下一榻，且請暫屈一宵。明日一早再會罷。主客遂一歡而散。阿珠獨自一個一脚踏進了臥房，一隻手拿起一把蒲扇，拍掉了一二個蚊蟲。一隻手放了帳鈎，將燈一吹，一面朝裏已一睡沉沉了。誰知那司令官一人對着一盞洋燈，一身坐在床上，想起被捕逃難一節，這時候尙吃一驚，又想起今日一段機緣，不覺又是一喜，因嘆一口氣道：我若一朝得志，這一飯之恩，必一刻不敢忘報。這一個意中人，必有一日娶他湊巧。阿珠的一張繡榻與這一位司令官的臥室，僅隔一薄薄的蘆壁。阿珠一聽見這司令官未睡，忙把眼睛一睜，向壁縫裏一線光中仔細一看，暗思這個人一表人材，天生一片雄心，又具着一團美意，將來一定不凡。何不趁這時候先下一針畝血，一盟後來雖不能做一品夫人，那一頂四人擡的轎子，總有一天好坐的一時，立定主意，將那一扇薄薄的蘆壁輕輕一掀，輾然對那司令官一笑，說：茅屋一椽，一人孤坐，怎能够受這一夜的寂寞？那司令官一見魂銷，慌將阿珠一手拖了過來，著實溫存一回。原來猶是一塊白璧，更加一層歡喜，隨把一隻金戒指爲贈，並嚙臂立了一誓，說兩人一世不得相忘。阿珠將金戒指盛在一香囊內，順手脫一隻玉釧爲贈，又綳繆了好一刻。兒不覺東方有一線白了。阿珠遂一步一步回了原處。司令官獨自睡了一回，醒轉來，舉眼一看，紅日已高一丈有餘，急忙起來漱口，向莊主說：昨夜竟一醉如泥了。莊主說：此乃一路辛苦所致。

那。時。阿。珠。捧。了。一。盆。面。水。再。拿。一。碗。香。茗。更。加。一。番。殷。勤。司。令。官。喝。一。口。茶。擦。一。擦。臉。又。吃。了。一。餐。早。飯。一。掃。光。早。已。到。來。說。此。地。恐。消。息。一。漏。一。網。難。逃。小。弟。願。哥。哥。一。同。起。程。此。處。只。有。一。條。小。路。一。過。去。就。一。片。坦。途。了。於。是。一。揖。辭。了。莊。主。那。莊。主。與。阿。珠。送。出。一。箭。之。地。而。別。司。令。官。與。一。掃。光。一。面。走。一。面。將。昨。夜。的。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并。言。我。若。一。朝。得。志。娶。了。這。一。朵。好。花。一。生。心。願。已。足。那。一。掃。光。一。牢。記。在。心。自。此。一。別。也。非。一。年。半。載。到。了。阿。珠。廿。一。歲。的。時。候。鄰。村。有。一。王。姓。富。翁。死。了。一。個。妻。室。要。想。娶。一。續。絃。王。家。憑。着。媒。人。一。面。之。詞。議。定。一。百。塊。洋。鈔。的。聘。禮。將。一。顆。掌。上。的。明。珠。娶。去。時。適。這。一。位。司。令。官。喜。星。高。照。一。升。升。做。軍。政。分。府。復。加。一。北。伐。司。令。的。頭。銜。儀。仗。一。如。都。督。儼。然。一。府。的。大。王。了。那。一。掃。光。是。前。年。的。一。個。患。難。相。交。更。加。一。倍。看。待。這。日。一。掃。光。曉。得。了。阿。珠。出。嫁。的。消。息。知。是。司。令。官。的。一。把。故。劍。遂。帶。同。一。隊。人。馬。心。生。一。計。逕。到。富。翁。家。一。嚇。說。聲。你。這。一。個。不。知。死。活。的。老。牛。擅。敢。一。相。情。願。拆。散。司。令。官。一。對。夫。妻。今。日。一。見。司。令。官。叫。你。一。命。難。保。這。一。嚇。嚇。得。這。富。翁。一。點。不。敢。出。聲。連。忙。託。出。一。位。大。紳。士。來。說。了。一。通。自。願。出。洋。一。千。五。百。圓。將。阿。珠。一。點。鐘。內。送。去。一。掃。光。一。想。如。此。方。是。一。舉。兩。得。遂。一。口。答。應。富。翁。忙。將。人。洋。一。併。交。割。一。掃。光。帶。了。阿。珠。一。口。氣。到。司。令。官。公。館。司。令。官。一。見。大。喜。謝。過。了。一。掃。光。從。此。與。阿。珠。一。步。不。離。一。飲。一。食。一。一。與。共。更。加。阿。珠。生。成。一。種。妖。媚。弄。得。司。令。官。一。身。不。能。自。主。如。今。大。胆。娶。了。一。個。人。來。致。起。這。一。番。交。涉。司。令。官。大。大。的。受。了。一。次。沒。趣。後。來。這。司。令。官。別。調。一。缺。不。過。一。二。月。間。湖。口。又。起。

一場革命那司令官得了逃將軍一封密札又授他做第一總司令官便同大老婆一齊上了輪船到上海住在一家旅館裏頭住得一月有餘那逃將軍已一腿跑了弄得一事無成總司令官有一併拿辦消息氣得一氣急得一急遂生出一種精神病來請了一個西醫診治沒有一些效驗以後就一命嗚呼了阿珠遂與一美少年結識將東西席捲一空現住四馬路轉一轉彎門牌第一千一百一十一號云

冒險小說 地下戰爭

(續)

(日本楓村居士原著)

(丹陽旅蘇譯)

第四章 愛孃消息下

唐松滿注麥酒一飲而盡額汗如珠且拭且語曰七人中最性急不耐者爲丸山孝君當土人尙踟躕未進時彼已飛步前進蹴倒一人隨又攫住一人衣領倒曳而來大衆趁勢吶喊滋野井雄策大鹽良藏天野穆齋及僕四人作對相鬪蓋以隧道甚窄不克用武器故雖拳打脚踢或仆或蹶而勝負頗不易分未幾燈火全滅伸拳不見五指惟摸索尋聲而鬪不啻劇中所演之暗戰也其時瑞枝女史以十分流暢之露語演說片時土人似已了然其中爲首之士人與女史互問答其結束乃歸於好少佐曰嘻彼土人亦能操露語耶唐松曰土人而能操露語者百中之一而已彼輩除方言以外不能操他語稍透露語者特爲傳譯略達其意耳於是復燃燎火由彼等導引又行里許突至一廣大區處蓋爲彼等居息之地也地面迥寒人類不堪棲住因掘至地層以下應用地球內部之溫

度。凡地熱每下百尺增攝氏一度。若入底至一萬尺。有富士山之高。當增百度。此處洞穴。適在攝氏十五度。華氏五十九度。比較日本氣候。則陽春三月。櫻花盛開。人體亦極舒暢。此爲適當之溫度。是也。看此情形。離地面將及一百七八十丈。洞外積雪。乃穿而成穴者。足供空氣之流通。然洞小且深。空氣不足。洞中住民。有因而窒息全斃者。太陽之光線。自穴漏入。若星若螢。窟中無論何人何事。皆不能作。不知何世以來。住居此等地方之人類。如此繁盛。至今日。此窟之中。亦有幾十萬圓。頗方趾之人。息居其下也。豈不異哉。少佐曰。誠奇誠奇。但人類到處蔓延。吾輩不克盡悉。所謂此土人者。亦等於西北利亞人種。否。唐松曰。微有差異。然大致不相刺謬。性質雖極殘忍。然見智識腕力之優勝於己者。則心悅誠服。十分敬畏。其中以對於瑞枝薰娘二女。史尤爲拜倒。蓋於數時間內。已不啻主僕矣。洞中人口。男女合計百二三十人。中以枯拉林格爾其人爲首。年約四十餘歲。頭白於雪。高四尺二寸。熊耳獅鼻。鶴顏銀髯。態度亦頗沈着。誠有如所謂首領氣概者。餘皆短小。見我輩則悅服如孩提。食料率皆鮮鱈海魚等。白熊及北極狐之肉。則漬之冰雪中。經久不敗。且堅硬如鐵石。傾入臼內。以杵搗之。使碎。混和植物之脂肪而食。至植物之可食者。除薺苔以外。他皆無有。此種人類。蓋亦善於生活者也。笑枝夫人徐搖團扇。俟其語略頓挫時。隨卽問曰。薰女亦食此乎。唐松曰。然我輩食物已久不入口。當時得粗礪已甘之。如飴矣。薰娘常常屠北極狐生啖其肉。飲血解渴。此種食品。迥非內地可得者也。少佐聞之大笑曰。然則子亦飽嘗異味矣。今者聊取小豹子。極意咀嚼。與

之相較。何如。唐松曰。承君厚意。然僕已不堪。多食薰娘。此時仍徬徨於冰雪之中。雖有珍饈。能下咽乎。少佐曰。子竟氣短如是哉。時候尚早。請速述洞窟生活。以供衆聽。唐松曰。是話頭緊要處。遽爾中斷。誠心緒不寧之故也。當時古拉林格爾一同歸附。後非常厚遇。吾輩約居留十一二日。黑闇世界。既同地獄。惟由山孔中空氣。略別晝夜。然口外常有冰雪。時或閉塞。土人日事開鑿。頗得便利。方法非吾輩所及。然而我輩久居此地。終無了局。因而謝別。彼等再爲水海旅行。以歸西比利亞。彼等欲留我輩久住。臨別墜淚。有如永訣。且出其平日所藏之獸肉魚類。以爲餞別。壯士三十人。在水上行四五十里。相送。內有三人。苦不忍別。願供使令。遂不復返洞。從我輩行。性之質樸。畢竟與文明國不同。一行人衆。擬定自婁那河口。向東方進發。由海岸繞出。白令海峽。過措姆恰克半島。從彼處駛歸日本。但出發後。到處冰山雪海。彌望漫漫。惟於一帶玲瓏之天地間。一步一步。截開冰雪。緩緩行去。其困難情形。言難盡述。自此日始。不分晝夜。向前進行。遇力竭不堪動作時。則橫鑿冰山入之。暫行休憩。艱難險阻。不知歷盡幾何。纔至蘇牙突岬。時同伴中之老者。天野穆齋君。見一着白毛皮之慈姆格斯人。疑爲白熊。出短銃殺之。於是大多數之土人。包圍而來。大肆攻擊。此慈姆格斯人。皆遊牧人種。性質慍悍。頗不易取。吾等盡力奮鬪。彼等始稍却。然此一場惡戰。人各自衛。不克兼顧。故敵退後。僕竟不見同伴一人。因是徬徨該處。百數十里地方。者數月。終不得半分消息。而薰娘生死。尙未確定。徒死無益。嗒然返里。擬更招集同志。爲復仇之舉。彼時同志六人之安否。當亦了然。僕此次

若再一無所得。決不生還。伏乞少佐及夫人恕我卑怯。苦衷俾得達此目的。則銘感無既矣。少佐頻搖其首曰。否。無妨。既非薰女一人。則不久必與瑞娘等偕歸。請弗憂安。俟可也。萬一不獲生還。亦探險家之常。正如武士出征。其家人斷不能作生存想。所以噩耗傳來。亦不至十分悲痛。蓋拋棄生命。實爲探險家之成功地步也。於時梅野少佐於愛女之生死。毫不係念。而笑枝夫人則淚珠含睫。不覺掩面哀啼矣。

第五章 老人奇功

唐松報告既竟。低首無語。少佐忽掀髯曰。嘻。唐松氣短如斯。不類汝夙昔矣。薰女之事。不必憂慮。且痛飲談他事。笑枝亦不必悲痛。速取酒肴來。夫人默然起立去。少佐又曰。唐松君在此苦思。亦無益。其勿爾。其勿爾。唐松漸舉其首曰。言雖如此。終覺無顏耳。少佐笑曰。唐松君猶作如此語耶。彼薰兒聞之。且笑汝無丈夫氣矣。時適侍婢攜二名刺入。向少佐曰。現下此公……少佐急取視。發奇異之聲曰。什麼。天野穆齋大鹽良藏。唐松聞之大驚曰。天野大鹽何從至此。卽起座踉蹌奔出。少佐亦隨之。及門。唐松緊握二人手。顫聲曰。二君安歸乎。三人無意相會。一時竟無詞作答。惟相視默然。少佐急言曰。天野大鹽君亦同伴險行者乎。速脫靴鞋入室。蓋適正與唐松君談公等事也。客入與少佐並坐。天野飲麥酒一口。徐言曰。唐松君亦意及我等歸國乎。唐松曰。君等二人此來實出意外。天野曰。爾於何時來。唐松曰。自慈姆格斯人襲擊以後。天野曰。原來彼時卽與君相失。然則我輩與一強

敵相戰事君無所知矣。唐松曰：不知天野曰：居吾語汝。慈姆格斯人既被我輩竭力擊退，後少選有大隊來復仇。我輩不少怯。丸山孝君捕其酋長，哆怕斯於是其餘之五十餘人均乞降。我輩遂占有其地。而我即爲彼等之酋長，實爲畢生之大快事。語次大笑，意氣軒昂，精神奮起。時天野年已六十有五，少佐因感服曰：天野君年老氣壯，可人哉。天野曰：吾公所言雖不克當，然此次亦平生之一大快動。公其續聽我言。我既爲慈姆格斯人之首領，頗得人望，僅一月有半，附近歸降者達四五百人。酋長哆怕斯恨己身之權勢，一旦墮地，并悔昔時壓迫爲不當，因即逃去。初以爲此奴之逃，無足置念，不意越二十日，胆敢率士兵三百來襲。夫彼從何處糾合如許人數乎？因彼處附近至維爾和洋及姆西哈牙兩處山脈，亘延數百餘里，中有一種呵蘭喀奇怪人物，露國官吏不能制，恃其暴力大肆跋扈。各國之浮浪人及處流刑之囚徒等，一并嘯聚，約數萬人。今哆怕斯借得一部分來土民云，亦有清韓人在內。大約聞我輩爲日本人，挾有復仇觀念者，有名阿拉恩措衣者，則爲露國社會黨被逐之徒。又有米國游民支那馬賊，俱雜其中。唐松聞之心震色駭。大野又曰：彼邊境土人冬季結冰之際，於地橫穿一穴，以備嚴寒時藏匿。夏初冰雪融解，淨盡土地，始現土人，乃可從容遊牧。習以爲常。當哆怕斯合攻我等之時，吾等先以土民爲警衛隊，眠冰雪中，專務報警，以作戰鬪準備。彼時正值夏末秋初，凍雲四合，朦朧天氣，至朝而晝而暮，時刻無由辨晰。一日約在午前七時許，風聲樹聲冰裂聲熊吼聲寂寞天地間，乃忽騷擾不清。一片吶喊夾雜人聲，由遠而近，傳入吾輩耳鼓。

警兵來報敵至吾輩遂一躍皆出但見皚皚雪中敵兵如黑蟻蜂湧而來丸山孝滋野井雄策瑞枝薰娘及我與大鹽準備武器向前出敵於時混殺一場將敵之同伴七八人斬倒雪中一片白玉世界頓被血污大鹽少年當前直驅復殺一敵刀貫咽喉而過餘皆氣沮請降大功遂成大鹽聆畢笑曰天野君謬讚咤怕斯雖爲予殺然論功君實第一薰娘次之少佐喜曰薰兒亦有功耶請言之天野曰當出敵時有敵四五人圍薰娘而鬪薰娘發短銃連斃二人餘均胆裂不用生擒悉歸附焉然後尚有敵援五六十人捲土重來釀成惡戰請大鹽述之更娓娓可聽也大鹽曰哈哈君覺難述予當代表當時一場混戰固甚壯快彼輩烏合之衆究無紀律逢我精銳武器擊殺數人彼輩驚散我等高唱凱歌查點死傷計敵二十三人土民八人我輩同志無一傷者惟天野君忽不見死敵繫纒何從尋覓同輩不僅嗒然突一敵兵戴熊皮冠飛奔而至見一老者緊追其後舉日本刀一揮首級已落此殺敵之老者卽天野穆齋老人也老人於戰鬪極烈時單身擊敵奔入衆內尋會首而追斬之吾衆人罔不感服比之古昔之老將少佐聞言頷首復問曰如斯豪舉誠極有價值者然彼輩豈無武器耶老人欲言大鹽代曰彼輩非無刀劍然不敵我輩之銃利害故當老人攜銃奔入十人有五人喪胆况敢迎戰乎唐松慨然曰其時我在當亦預事矣老人曰呼唐松君我輩二人此來特爲糾合同志再探北極天地演出大活劇也瑞枝孃傳言君等願去否乎少佐怒目曰公等既謀更振我亦當同往決不自減威風也

第六章 少佐遠征

穆齊老人兩手握銀斜撫曰。君亦蒙允出征耶。少佐曰。出征值何事。君等亦出征者。獨予有他異乎。老人曰。否。我輩早擬邀君出征。至此不過欲君參破也。西比利亞東北部。即耶庫支科州。四周皆在範圍以內。若將措馬齊野支措半島。合并則樺太我帝國可窺其北。又於白令海峽北米亞拉司措方面着手。則數萬里大部落氣脈互通。可以制露國政府。更先以阿臘姆措衣爲根據地。音七鐵河爲露之險阻要害地。瑞枝娘當立志征討之。故此時急欲我輩招集同志相助耳。少佐曰。瑞枝娘俱無事乎。老人曰。兩兒俱好。丸山孝滋野井雄策等。則方協力指揮土人探察阿拉措衣舉動也。少佐默然。少頃曰。從亞拉措衣着手探討得無爲國際問題乎。曰。然。瑞枝娘考察邊界。順探露國政談以作進行方法。少佐曰。噫。如此進行。不愧有識。我輩決行相助。唐松欣然曰。少佐君出薰娘不知喜悅如何也。夫人聞言不語。蓋由一人之繫念愛娘。遂鈎出長驅萬里之事。惟自思無能相助。實爲廢人。因曰。君等出征。當以何時。吾女諒盼切也。大鹽曰。然約俟招集同志齊備後。即可行矣。天野曰。本意我輩先集三十人同往。瑞枝女史囑以一百內外。始可行事。唐松曰。我輩自明日始。若得同志七八十人。亦可去矣。少佐曰。同志集合耳。曰。衆多未免招政府之疑。我輩可一一授之命。俟出發日本後。再行聚合。兵站部浦鹽斯德亦我輩同志。或無甚障礙也。天野曰。得公出征。一舉手一投足。秩序整然。十分合格。我輩可卸負矣。少佐遜言不敢。既而謂唐松曰。唐松君弗再痴迷矣。行將有期也。唐

松曰。是英雄到處令人畏。斯言不謬也。於是與天野大鹽等相將別少佐出。越日梅野少佐密出號令。約集決死志士八十餘人。直入西比利亞。天野穆齋率同志三十餘人。或作行商。或作遊學生。種種服裝不一而足。經哈彼洛夫措。渡黑龍江。至洛達斯措。郊外集合。其時適八月半。同行者共一百十八人。所有大宗行李。已預解至此處。扮支那商人者。隨帶駱駝二十七頭。牛三十頭。或馬或騾。率分前隊中隊後隊而進。距離黑龍州沿海境界不遠。見阿爾泰山脈之右。卽西比利亞極北。計旅行一千五百里。遂於十月中旬。達耶他托人遊牧地。過斐那河。二三百里。天地又爲一變。此時風雲慘淡。寒氣裂膚。一夜凍死牛馬二三頭。乃屠其肉。儲爲食料。續後進行險阻。尤甚。

(未完)



(五) 問 疑

小姐大姐之名稱何故倒置

(悲觀)

大、尊稱也、小、賤稱也、例如前清官員之位尊者、則稱大人、而平民則視爲小人是也、至小姐大姐之稱、則小爲尊而大爲賤矣、是何名稱之顛倒若是、

小說會續海上繁華夢初集卷之一

海上警夢癡仙漱石氏著

第五回

陳列所購白衣繡像 新舞臺演黑籍冤魂

話說溫玉如在中尚仁里聞聲憐家喝酒。蕭懷策替他請客。先來了兩個人。一個形容枯槁。一個面目猙獰。究是何等樣人。懷策從何處請來。那形容枯槁的此人。姓烏名喚燕桂。祖籍雲南。乃是個雙職士司。雖然年紀尚輕。因自幼酷嗜洋煙。以致精血吸枯。弄得這般模樣。那面目猙獰的此人。姓曾名喚小溪。有些浦東口音。爲人鄙吝異常。隨便什麼事情。他必要佔些便宜。纔罷多與懷策十分莫逆。故俱一請便來。玉如一見。急忙起身招呼。問過姓名。彼此坐下。聲憐照例敬過瓜子。懷策向玉如私語道：「近來凡時髦先生。大半不敬瓜子的了。今夜聲憐這樣巴結。這是你的面子。玉如點了點頭。却也莫名其妙。小溪把瓜子抓了一把。道：「不是我說句小氣話兒。目今十家妓院裏頭。客人進院之後。不論生是熟。有九家的先生。連瓜子多不敬一粒。並不是定要吃他。理上說不過去。你難得這樣殷勤。我一定領你的情。說畢。又把右手也抓了一把。一齊放在桌上。慢慢磕嚼。聲憐暗自好笑。忽聞相幫又報了一聲客來。進來了三個客人。一個年紀長些。約有三旬。向外身穿一件雪青熟羅長衫。衣裾濺滿污泥。一件藍質地紗馬甲。襟窩裏的油膩不知多少。玉如動問姓名。他說姓甄名蘭塢。

尙有二人年俱二十上下。一個叫莫蓮癡。生得軀幹甚瘦。連臉上多像沒有四兩肉的。祇見凸起着兩隻眼睛。轟起着兩根顴骨。又起着兩隻耳朵。扛起着一雙肩胛。一個叫蕭碧山。乃是懷策的胞弟。面目與懷策有些彷彿。那眼珠却生得一閃一閃的。露着凶光。細看時甚時可怕。玉如不知擇友。一個個招呼已畢。相率坐下。懷策點了一點。連主人已有七個。尙要寫請客票。去請個姓戚的。碧山問。可是祖詒。他今天在家。與老太太鬧着脾氣。沒有出來。不必請他。懷策始放下了筆。不去再寫。分付擺好檯面。就此入座。這一席酒。除了玉如一人。甚是循謹。其餘可算得是惡煞聚會。叫囂嘈雜。不復成文。至於叫來的局。不是動手動脚的。鬧個不亦樂乎。便是嫌遲道慢的。捉拿他們。錯處講着許多。殺風景說話。幸虧玉如毫無意氣。任着他們怎樣鬧去。祇當做不見不聞。聲憐却怕着這一班人。費了無限小心。方纔敷衍到個散席。烏燕桂曾小溪等紛紛先自回去。祇剩下主人家和蕭氏弟兄。懷策授意聲憐。叫他把玉如留下。玉如其時雖已有些酒意。因恐明日父母詰責。決計必要回家。怎禁得聲憐千般獻媚。萬種取憐。執着玉如的手。祇管不肯放他。漸漸時逾半夜。懷策碧山俱不別而行。玉如尙待要走。聲憐依舊不許。說今夜無論怎樣。必得住在這裏。三兩點鐘的回公館。做甚。玉如有些情極。依實把怕父母管束的話。告知聲憐。笑道。你怕父母管束。可算得是個孝子。但父母管束着。你難道不會掉個槍花。今天本來下了一天的雨。晚上邊沒有住點你院子裏。不便過夜。朋友家裏。諒不妨的。明天父母問起。祇說因晚間雨阻。住在朋友家中。父母並不跟在你的背後。偶然說一句。

謊不見得便。天雷打死說畢。又把勾魂攝魄的那一雙媚眼向玉如子細瞧了。一瞧俗語說眼風最毒。玉如不看猶可。看了時體骨俱酥。這纔被他惑住。是晚竟住在聲憐院中。聲憐故意放上一馬。並不問他抄甚小貨。祇花了二十塊錢下脚。自此情絲一縷。玉如在聲憐處。竟似火一般熱。懷策遂也天天跟着玉如。有吃有喝。要長要短。聲憐一點不敢得罪着他。看看端午已到。懷策俟玉如開銷過局帳之後。向他要借三十塊錢。玉如一口允許。以為結識了此等朋友。隨便什麼地方。有他一同在內。人人懼怕。可以不致吃虧。誰知暗地受虧不小。溫生甫見兒子近來脚步甚散。并有些精神恍惚的樣子。幾次盤問着他。他祇用話支吾過去。遇到晚間天雨。那晚一定不再回家。問起時。必說在友人處碰和生甫。雖然忠厚。漸漸日子多了。也覺有些疑心。一日偶與幼安少牧等談及此事。二人明知內必有故。囑生甫隨處留心。但倘然察出隱情。却不可訓責過嚴。致傷父子感情。一時反難回心。改過世界上。敗家子弟。為父母的那個不要教訓他。好祇恐教訓他沒有得法。遂一天不是一天到。後竟致不可收拾。譬如病人感冒風邪。應服和藥。解劑纔是。若用霸劑。霸他有個不成大病的麼。何況玉如天資聰穎。目下無非血氣未定。以致受人之愚。也是少年常有之事。不必過於介懷。生甫聽了。唯唯稱是。這天因中國品物陳列所。移至張園開幕之期。幼安見生甫有些悶悶不樂。邀他同往遊玩。晚上新舞臺排演黑籍冤魂新戲全本。幼安等此次到滬。多要看這齣戲。可巧好幾天尙沒排過。這晚乃由鳳鳴岐向園主煩演。定了正廳上十數個坐位。請衆人一同前往。也有生甫在內。所以

幼安少收。與他訂定遊過陳列所後。卽往南市浦南春消夜館便膳。七點鐘至新舞臺觀劇。生甫點頭應允。三人遂套了一輛馬車。先往張園而去。到得裏邊一看。陳列所設在海天勝處。必須買票入門。幼安花了一百五十文錢。買了三張入場券。由收券人收訖放入。但見五光十色。品物果尙豐富。并有些珍禽異獸。與那各處著名的土貨。如景德磁器。宜興陶器。溫州錫器。木器。惠泉山泥孩之類。無一不備。最奇的是正間內幾堂玻璃絲屏風。和各學堂製出的像生花朵。并玻璃罩內許多刻牙的東西。真覺觀之不盡。玩之有餘。牆壁上更掛着無數女工繡成的畫幅。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昆蟲鱗介之屬。俱繡得栩栩如生。令人愛不忍釋。幼安等正在觀看。忽聞一陣笑語之聲。外邊又有人進來。第一個生得鬢頭鼠目。不認得他。第二個却是玉如。後邊一個男裝妓女。梳着一條油鬆辮子。頭戴草帽。足登皮鞋。身穿一件寶藍外國紗長衫。元色外國紗馬甲。臉上戴着副金絲邊眼鏡。口中啣着一支香煙。手內執着一把五寸不到的東洋小扇。一路走着。一路把扇子轉着。彷彿流氓一般。後邊一個大姐。手中拿着一柄外國洋傘。一甩一甩的。甩着進來。生甫一見。不免有些怒形於色。玉如見了幼安少收。已覺臉上一紅。又見生甫也在。不由不踟躕萬分。急忙上前向各人叫了一聲。站住了。脚不敢再動。生甫要想發話。幼安指着壁上邊一幅掛屏。說他繡得甚好。執着生甫的手。走了開去。玉如覺得分外不安。隨生甫等走將過來。指着先進來的那一個人。與幼安說。此人姓蕭。在保險行執業。今日偶然在青蓮閣遇見。說起陳列所開幕。因與他一同來的。後邊的那個妓女。名聞聲。憐。

乃是。他。帶。着。同。來。幼。安。聞。言。唯。唯。并。說。既。有。貴。友。借。來。竟。請。自。便。我。等。與。令。尊。現。欲。上。樓。遊。玩。說。畢。卽。同。生。甫。少。牧。上。樓。而。去。玉。如。這。纔。如。釋。重。負。回。身。向。懷。策。與。聞。聲。憐。說。知。懷。策。道。原。來。遇。到。了。令。尊。老。伯。怪。不。得。你。這。樣。驚。惶。但。我。想。令。尊。年。輕。的。時。節。花。柳。地。方。也。不。見。得。沒。有。頑。過。今。日。未。必。拘。束。着。你。聲。憐。更。冷。笑。道。見。了。老。太。爺。這。樣。嚇。煞。我。想。他。是。生。你。出。來。的。人。不。見。得。吃。你。下。去。何。苦。如。此。胆。小。玉。如。臉。上。又。微。微。的。紅。了。一。紅。並。不。作。聲。聲。憐。指。着。陳。列。所。那。些。品。物。那。樣。說。好。那。樣。說。壞。品。評。一。個。不。了。後。見。繡。畫。中。有。一。幅。白。衣。觀。音。上。首。繡。的。善。才。合。着。雙。掌。下。首。繡。的。龍。女。捧。着。淨。瓶。面。目。十。分。嬌。好。宛。如。活。的。一。般。聲。憐。定。要。買。他。玉。如。笑。道。世。上。那。有。什。麼。觀。音。那。有。什。麼。善。才。龍。女。這。多。是。西。遊。記。和。封。神。榜。上。捏。造。出。來。的。事。但。觀。音。却。忽。男。忽。女。西。遊。記。上。說。他。是。南。海。落。伽。山。慈。悲。大。士。封。神。榜。上。說。他。是。慈。航。道。人。卽。他。使。真。有。觀。音。也。如。人。妖。一。般。世。人。怎。去。敬。他。你。要。買。回。做。甚。聲。憐。連。呼。罪。過。并。說。觀。音。是。救。苦。救。難。有。靈。有。感。的。活。佛。豈。可。這。樣。謗。毀。人。家。二。六。九。月。多。到。普。陀。和。天。竺。進。香。爲。的。什。麼。我。買。了。這。繡。像。回。去。逢。二。六。九。月。佛。誕。那。日。把。後。房。收。拾。清。淨。燒。香。頂。禮。修。修。來。世。免。得。每。年。托。人。寄。香。許。多。不。便。玉。如。又。微。笑。道。你。要。在。後。房。供。奉。觀。音。若。說。觀。音。真。是。個。佛。你。這。房。間。可。是。收。拾。得。淨。的。麼。房。間。裏。不。能。潔。淨。菩。薩。怎。肯。在。這。齷。齷。不。堪。的。所。在。享。受。你。的。香。烟。聲。憐。沒。有。等。他。說。畢。裝。做。滿。面。怒。容。口。中。喃喃。的。道。誰。希。罕。你。真。要。買。這。觀。音。齷。齷。乾。淨。的。嚼。些。什。麼。懷。策。聽。了。笑。道。溫。大。少。因。你。信。佛。太。過。與。你。頑。話。你。當。真。歡。喜。這。幅。觀。音。他。焉。有。不。肯。買。給。之。

理。遂問掌櫃的。這一幅畫要賣多少洋錢。掌櫃的道。四十塊錢。聲憐道。那有這樣昂貴。二十塊錢可好。掌櫃的道。陳列所的價目是一定的。沒有還價。聲憐把那畫細細的看了。又看。實是愛他。撲嚙向玉如笑道。你可捨得四十塊錢。懷策道。大少。祇要你心上歡喜。莫說四十塊錢。再多些。也是願意。你要問他做甚。祇叫掌櫃的捲他起來是了。玉如見懷策這樣說話。覺得不好推却。祇得向衣袋內掏出一捲鈔票。點了四張十塊錢的。交與掌櫃收訖。立時把這幅畫捲起包好。交與聲憐。聲憐叫大姐拿了。要想大家上樓。再看樓上邊有些什麼。恰好生甫等已經下來。見大姐手中拿着一件東西。幼安低問玉如。可是買了什麼畫軸。玉如漲紅着臉。說是蕭敞友買了一幅彩繡觀音。幼安不復再問。祇說今夜鳴岐在新舞臺。請你父子和我們看戲。我們馬上便要往南。先在浦南春夜膳。現有馬車。在此何妨。一同前往。玉如聞言。囁嚅道。四個人一輛馬車。坐得下麼。少牧道。你可也是馬車來的新舞臺去。不必南市捐照。馬車捐和東洋車捐。每月俱由新舞臺包認。儘可去得。玉如接連道了兩個是字。旋又改口道。我們來的馬車。乃是蕭敞友的不便。叫他往南。還是四人同坐一輛的好。生甫道。一輛也罷。兩輛也罷。今天必得一同往南。玉如見父親發話。忙說兒遵命。同去。就是遂附耳與懷策說知。就裏央他陪聲憐到樓上。頌過之後。可乘馬車回院。自己今夜未必再能往北。懷策問馬車錢怎樣。玉如道。此時不便取錢。可叫聲憐代付。明天待我還他。便了。懷策微笑點頭。低與聲憐說知。聲憐尙有不允之意。懷策使了一個眼風。叫他上樓。說今天玉如萬萬留不得他。恐防生甫着惱。翻起

臉來不當穩。便我們儘管在此游玩。一回傍晚回去。馬車錢你替他付了。決不少你。并且你倘然再要買甚東西。明天也好與他算帳。不買更好。問他要幾個錢。說是買了些送給姊妹的玩物。怕他不肯付。給聲憐道。本來玉如住了許多夜。數我還沒有問他要過小貨。想等他自己拿將出來。那曉他一點不識好歹。從來沒有提過。今天祇花了他四十塊錢。心上狠不舒服。懷策道。這不是他不識好歹。因從沒在院子中頑過的緣故。你一輩子不去向他開口。他一輩子不會拿出錢來。明兒你要多。少祇管砍他一斧。看他怎樣答你。并好試試他的力量如何。聲憐被他一語提醒。方始滿面是笑。在樓上大家兜了兩個圈子。後至安壇地。吃了碗茶。登車回去。彼時玉如早與幼安少牧生甫三人一同上車。取道赴南。因車身祇能並坐三人。玉如故在前面站着。心中暗暗盤算。今日父親必有一番訓斥。又想聲憐上樓的時節。面色甚是不好。雖托懷策陪着。不知他此刻惱得怎樣。所以一路之上。呆呆的口也沒有開過一句。幼安等看在眼裏。無不心上瞭然。却也不去驚覺於他。直至過了十六舖橋。至浦南春下車。揀定了一個座頭坐下。玉如見父親在座。站着不敢便坐。幼安目視生甫。生甫道。你拘些什麼。可坐下罷。玉如始坐了半個臀尖。挺好的一張紅木骨牌凳。恰像滿凳上生着針刺一般。一點兒坐不穩。他少牧命堂倌喊了三客。消夜無非是鮑魚雞片蝦仁蛋風腸拆燒肉之類。大家多不用酒。祇拿飯來。生甫盤問玉如。你這姓蕭的朋友。是幾時結交起的。玉如道。認識他有一月多了。生甫道。此人可有什麼才畧。你要交他。玉如道。此人現在保險行執業。雖沒有過人的才略。爲

人却甚剛方。視友如命。兒在青蓮閣茶肆內相識起的。生甫冷笑道。剛方二字。談何容易。若說視友如命。世界上曾有幾人。我瞧此人。聲頭鼠目。短頸縮腮。恐他一定不是好人。凡人交友。一道年輕的時節。最要留神。倘然狎比匪人。受累何堪。設想但你原是個學界中人。學界中的朋友。何妨多交幾個。究竟有些益處。却去結識這不慙不臉的洋行朋友。做甚你如聽我的話。往後休要與此種人往來。好使我放心。得下不聽。便是不孝。別的我也不來管你什麼。玉如聽了。諾諾連聲。幼安少牧也說。姓蕭的以少交爲是。少牧更現身說法。把當初悞交賈逢辰的那番情節。說了一遍。至於聞聲憐的事情。大家俱沒提起。玉如私心竊喜。以爲卸在懷策身上。那知此係幼安在陳列所上樓之時。暗與生甫說知。聞聲憐定是玉如所眷。但他既要瞞着。正是他畏懼之心。稍停千萬不可說破。爲是說破了。恐他往後反沒有畏懼。大非所宜。生甫最重幼安。識見所以始終並不一提。祇當聲憐竟是姓蕭的相好。與玉如毫不相關。一般真是幼安的妙用。將來玉如始終懼父母。知道此事不敢放誕。而且敗心甚速。就爲沒有說穿的緣故。聞文少叙。少頃各人飯已用畢。少牧惠過了帳。浦南春的大門與新舞臺後面的門。是一條弄的。後面一樣買票出入。衆人便從後門而進。守門人問可曾買票。幼安道。是鳳公館內請的。有案目經手。守門人始點頭放進。其時雖尙七點未到。祇見戲院內人山人海。已坐得隙座俱無。鳴岐與子靖少甫治之戟三錦衣等先到。一見幼安諸人入內。急忙招呼坐下。生甫道。新舞臺的生意真好。這時候人多坐不下了。鳴岐道。新舞臺天天如此。今夜演黑籍冤魂。覺得

更是好些。稍遲真恐坐不下了。少牧向四面及二層樓三層樓一瞧。問鳴岐道。可曉得上下客座一齊坐足有多少票洋可賣。鳴岐道。聽說有三千塊錢左右。生甫道。有三千塊錢可賣。戲館中可算得是獨一無二的了。就是這所圓式的房屋和圓式的戲臺。彷彿圓明園路外國戲園一般也甚特別。鳴岐道。豈但房屋特別。停刻戲中的彩畫。真是應有盡有。更覺特別。非凡。并且後臺佈彩的人。非常迅速。與別家戲園不同。所以北市近來也有彩戲。與新舞臺却有天淵之別。皆因彩片既欠鮮明。佈置又多遲慢。不能新人眼界。反憎他臨場拖沓之故。生甫點頭道。是其時臺上演的是李吉才索蓮仙的紅梅閣。接下乃夏月潤張順來的長板坡。二人雙起趙雲。工力悉敵。馮志奎的張翼德。亦頗英氣勃勃。這齣已有畫片。乃山澗樹木之類。那山中竟能容人出入。真有嵌空玲瓏之妙。中有甘夫人投井一場。臺上設一井欄。台下開有空穴。故此一經投入。即由空穴而下。宛如真井一般。觀者無不撫掌。長板坡演過之後。是潘月樵的全本黃勳伯。乃體操會員黃勳伯。熱心捕竊被害事。也是一齣新戲。黃勳伯係潘月樵所串。激昂慷慨。有色有聲。臺上畫片。忽而房屋。忽而市廛。忽而曠野。更一套套的層出不窮。結末一齣。方是七盞燈。夏月珊等合演的黑籍冤魂。夏月珊串曾伯稼。七盞燈串曾母。趙文連串曾女。劉培山串曾父。楊長喜串曾母。生甫看了詫道。這一齣戲。怎麼沒有小子和在內。鳴岐道。小子和因與同班不合。刻已不在新舞臺了。本來曾女乃小子和所串。現在故易了。趙文連少牧皺眉道。新舞臺去了一小子和。却是一狠大的恨點。幼安道。怎麼不是小子和所演的戲。不論

悲歡離合俱能體貼入微。且角中真是不可多得。新舞臺須仍收他入班。纔是子靖道。小子和係夏月珊之徒。先串花旦。後改老旦。馮三喜之子。名馮旭初。乃前春桂戲園小面馮二狗之弟。聽說南市有人開新舞臺。生涯甚好。要在三馬路開一所大舞臺。又有人要在法大馬路開一所新劇場。將來旭初二狗必定同在一園。大約新舞臺內一時斷難邀他回來。幼安道。得人者昌。那家果把小子和邀去開幕。時定有起色。但諺言牡丹雖好。須憑綠葉扶持。倘使這一家的班底。日後及不得新舞臺整齊。小子和所演各戲也恐不無減色。堪爲此豸可惜。鳴岐道。安哥。此話真是一些不錯。猶記前年小叫天到申。因各戲缺少配角。往往難盡所長。不及在京時。與王瑤卿、金秀山、賈洪林、龔處等同班。每串一戲。聚精會神。異常出色。與在上海時。正坐牡丹缺葉之弊。子靖道。新舞臺自小子和去後。添邀趙文連、周鳳文二人。趙文連卽從前的十七盞燈。乃名伶張園泰之徒。與七盞燈同出一師。戲情亦尙去得。靠把尤佳。周鳳文乃崑班巾生周補之卽周釗泉之子。唱亂彈。最是出色。口白亦清。今天聞因事請假。沒有上臺。若串探親相罵等戲。亦俱頗有可觀。且亦善新戲。科渾入妙。情態逼真。非尋常且脚所及。是新舞臺失去一小子。和今又得周趙二人。尙堪相抵。未足爲害。不過有幾齣小子和串慣的戲。不能常串。未免有些缺憾罷了。但小子和所串的戲。七盞燈大半俱能代串。也不至到底不能排串呢。衆人正在談論。臺上已演過了。曾父母勸子吸烟守業。曾妻順從翁姑之命。令夫略吸數口。詎料曾從此視煙爲命。百事廢棄。直如半死一般。以致曾父憤斃。曾妻與曾

反目各場活畫。洋烟害人令人髮指。觀者皆贊歎。此戲排得真切。實與國家禁烟前途大有補助。至廳堂臥房等處。一切畫片亦俱簇簇生新。非常動目。逮後伯稼偽稱戒烟私購參片回家。其子竊食誤斃其母。以痛孫情切而亡。其妻營葬其姑與子於周年日。登墓痛哭歸家。又勸伯稼戒烟。不從竟吞生烟以殉。於是伯稼一家祇存一女及一僕一婢。而所開之商號內。其甲乙二夥因毆主人沈溺烟霞不治。生產竟起歹心。不但吞沒帳銀。且又縱火焚號。圖賠保險銀兩。及騙保險單。取銀到手。相率偕逃。以致債戶蝟集。俱向伯稼索資。伯稼無可應付。被控公庭。禁押萬不得已。令女典質家中衣飾。納資出罪。乃其婢與僕竟又席捲室中所有而逃。於是伯稼父女二人窮無所歸。露宿曠野。飢餓交并。為龜鵝所瞰。誘令將女賣洋。大哭而別。觀劇至此。僉恨洋烟之毒。不圖家破人亡。至於此極。雖曾伯稼未必果有其人。而世間未必竟無其事。深歎排戲者喚醒社會。善於用心。其間坎壈官署。監獄荒坵。俱有畫片。尤覺情景逼真。幾疑並非是戲。最後伯稼把賣女所得之資。歸還烟債。未幾即又身無半文。乃拉東洋車度日。詎知曾女自被賣後。已遭逼勒為娼。狎之者即昧良。偕逃之二惡夥。一日招令至番菜館。俯觴事畢。而出適曾拉車經過。見而大駭。拽車狂追。逮至妓院之門。搶步欲入。為龜奴所阻。且被蜂毆。曾踉蹌逃至城隅。力竭而踣。痛哭流涕。憤無可雪。時已昏暮。城門早閉。乃竊某測字人紙筆。歷述生平受烟害始末。警告世人。書畢擲筆而僵。戲乃掩幕。觀者雲散。生甫稱贊大菜館和妓院城圍各種畫景。真能處處畢肖。幼安道此戲不但畫片精妙。串演純熟。最難得的是通本。

宗旨全在喚醒烟民。落想却能深入顯出。足使觀者動無限感觸。生無限覺悟。真是好戲。我等今日雖無吸烟之人在內。且值禁烟時代。將來彼此諒可決不吸烟。但既見此戲之後。倘遇吸烟親友。尙當勉力勸戒。爲是衆人俱唯唯稱善。相將移步出外。祇見不多時。人已散盡。與北市各戲園擠軋不同。原來新舞臺除頭等票及包廂各客。俱由前後門出入外。其餘二三等票。另有二三等票的門口。選出絕不相素。所以任憑怎樣人多。散時不致十分擠軋。況門口更由總工程局增派巡士與戲園內稽查人等。合力彈壓。故亦絕無喧譁滋擾。以及乘機攫物等事。真個是整頓得井井有條。見者俱爲歎服。鳴岐等出得園門。因俱是東洋車來的。散步過了十六鋪橋。雇車回北。幼安少牧溫氏父子各登馬車。生甫因肚中已饑。邀幼安少牧同赴四如春。用些點膳。正要至四馬路口下車。道經西尚仁里弄口。里內忽湧出一大羣人。有個年紀甚輕。衣服穿得最麗的。當街大呼小叫。不知幹些什麼。竟把馬車阻住。不能前進。幼安等好不詫異。正是

舞臺方畢文明劇。當路何來叱咤人。

要知來的麗服少年是誰。爲甚阻住幼安等馬車去路。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戚祖詒酒後發狂言。蕭懷策茶餘施密計。

說說幼安等由新舞臺看戲回北。生甫因腹中飢餓。邀至四如春吃些點膳。道經四馬路西尚仁

弄口忽來了一羣人將馬車阻住爲首一人衣服麗都年甫二十上下此人是誰却是社會上一個
 執袴少年續繁華夢中一個緊要人物這人姓戚別字祖詒原籍湖北人氏家資累代豪富到他父
 親手內由富思貴捐了個候補道到省候補因他有的是錢拜門生拜兄弟四處結納并善孝敬上
 司至省未及數月居然連派了兩三個優差每月有好幾千金出息大凡有錢的人越是錢多越是
 死要所以在差的時候恨不得把地皮多翻了轉來刮他一個乾淨以償捐官及一切費用之資最
 好更要着實餘幾個錢像做生意一般下了本錢必得覓些厚利至於官聲的好壞天理的循環管
 他什麼更笑上司受了孝敬便兩日若替兩耳如聾臨到保舉人才的時節竟把他開保出去下了
 才具優長操守謹飭八個字的考語却不道是字字反對後來竟得署了一任道台加了個二品頂
 戴頓時又發了好幾萬財那知天道不容祿命忽絕年紀五十未滿得了個傷寒症竟然醫藥罔效
 不數日一命嗚呼彼時祖詒隨侍在任尙祇十歲一點世事還沒有知道後由夫人伊氏料理喪事
 扶柩回籍雖幸家資既厚宦囊又豐頗可度日無如作官不清的人不特鄉評每多鄙薄抑且族黨
 易動覬覦加之母寡兒孤益覺欺侮之人甚多幫扶之人甚少伊氏夫人見家鄉斷住不得想起丈
 夫在日上海租界有些屋產銀行裏有些存項銀兩向托一個王姓至友名喚柏台在滬經理這王
 柏台也是一個候補人員近日好久沒有信來房租和銀行中的利息差不多也有一年未結不知
 爲了怎的有從上海回來的人講起說他官運不好兩三年沒有派到差使不曉他近況若何甚覺

放心不下。因想住在家鄉乏味。何不移居上海。一來遠了那班的人。免受陰謀暗算。二則上海這些產業。任意托人照顧。究恐不妥。三則祖詒漸漸年長。上海學堂最多。很好使他讀書。免得在鄉間請師課讀。名師甚是難得。遂決計收拾一切。與祖詒乘輪赴申。在伊氏夫人的用意不好。說他錯誤。無奈祖詒幼年失教。在衙門中及在家鄉的時節。竟把他嬌養慣了。如今長成十五六歲。若仍在家鄉居住。尚可合着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的一句古語。及至一到上海。見了上海那等花花世界。知識初開的子弟。那有不目迷心醉之理。遂如一匹野馬出了韁子。休想再能勒得住他。初時伊夫人尋到了王柏臺。托他找了一個學堂。叫祖詒前去讀書。祖詒心中雖是惱着。口裏却還勉強答應。後來漸漸的結識了一班壞人。第一個就是那王柏臺。他恨伊夫人前來管業不便。把房屋銀子。指住不放。祇將歷年的房租。推說空關甚久。開了一篇花帳。挖進了千把兩銀子。其餘祇好一齊交下。心中大是懷恨。因見祖詒年輕。遂私自誘着他吃喝嫖賭。滿心轉着他的念頭。第二個是蕭懷策。也與他不是聚首。乃是柏臺的介紹。其餘淫朋狎友。更是不知其數。從此把讀書一事。看做竟如讎敵一般。每日裏閒遊浪蕩。無所不爲。伊夫人知道了。不免說他幾句。不料他非惟不聽。還要當面挺撞。幾乎不像是個兒子。伊夫人因溺愛過甚。從沒有嚴加訓責。儘管任憑着他。祇於十七歲上。央媒替他娶了一房媳婦。望他藉此收拾邪心。這媳婦與祖詒同庚。面貌甚是嬌好。乃揚州富紳仇姓之女。却也住在上海。與戚家算得門戶相當。不過此女的驕奢習慣。與祖詒也是一樣。動不動便要與人嘔氣。所

以。夫。婦。之。間。不。甚。歡。愛。伊。夫。人。望。兒。子。收。心。這。一。條。念。非。但。望。了。個。空。并。且。口。舌。重。重。不。時。必。須。替。兒。子。媳。婦。排。解。他。老。人。家。反。添。了。一。樁。心。事。甚。是。懊。恨。這。幾。天。祖。詒。新。做。了。一。個。妓。女。住。在。尙。仁。里。中。間。的。新。廣。寒。內。名。字。喚。做。鏡。花。別。院。乃。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老。妓。祖。詒。面。前。祇。說。是。二。十。一。歲。祖。詒。甚。是。信。他。大。凡。做。妓。女。的。年。紀。越。老。自。然。應。酬。越。是。周。到。說。話。越。是。機。變。那。心。思。却。越。是。惡。毒。手。段。卽。越。是。生。辣。祖。詒。一。個。十。七。八。歲。的。人。做。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相。好。分。明。不。是。客。人。嫖。着。妓。女。反。是。妓。女。嫖。着。客。人。因。欺。他。年。紀。過。輕。歡。喜。時。心。肝。小。弟。的。灌。些。迷。湯。到。得。心。上。不。如。意。的。時。候。憎。長。道。短。的。不。時。向。他。生。氣。故。意。折。磨。着。他。好。笑。祖。詒。在。家。時。脾。氣。甚。壞。一。到。鏡。花。別。院。那。邊。便。憑。着。他。怎。樣。發。落。終。是。笑。嘻。嘻。的。逆。來。順。受。一。點。子。不。敢。違。拗。臨。了。兒。便。是。洋。錢。悔。氣。任。他。整。百。整。十。的。要。用。多。少。家。裏。頭。便。拿。多。少。出。來。伊。夫。人。若。是。不。肯。或。是。仇。氏。有。甚。說。話。他。便。鬧。得。個。不。亦。樂。乎。到。底。仍。舊。拿。了。出。去。方。罷。做。了。鏡。花。別。院。不。到。一。月。已。花。一。千。多。塊。洋。錢。鏡。花。別。院。尙。口。口。聲。聲。說。他。小。鬼。隨。處。反。激。着。他。那。天。正。與。王。柏。臺。蕭。懷。策。在。鏡。花。別。院。出。來。尋。到。了。一。個。密。友。此。人。姓。賈。別。字。癖。青。住。在。西。門。城。內。自。言。有。程。明。道。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操。守。每。天。雖。在。妓。院。走。動。却。每。夜。一。定。回。家。這。夜。巧。巧。被。祖。詒。等。三。人。在。他。做。的。相。好。一。顆。印。醉。月。樓。處。查。出。隔。夜。癖。青。沒。有。回。去。祖。詒。等。不。答。應。他。要。罰。他。吃。個。雙。檯。癖。青。尙。待。辯。白。醉。月。樓。處。有。個。大。姐。名。喚。巧。雲。做。了。一。個。見。證。說。賈。大。少。昨。夜。在。此。換。下。一。身。洋。紗。衫。袴。叫。我。洗。淨。不。信。可。以。拿。出。來。瞧。這。纔。啞。口。無。言。勉。強。吃。了。一。檯。

此時剛正散席。因祖詒要迎春坊去。看個朋友。故從西向仁里穿將出來。恰與幼安等的馬車。打了一個照面。其時祖詒已吃得酩酊大醉。忽見眼前有輛馬車。他便手舞足蹈的向當街一站。也不管車中坐的是誰。祇阻住了。不許他走。幸虧馬夫眼快。已把韁繩收住。沒有衝將上去。祖詒同着的那一班人。急忙把他拖住。共說這是什麼。祖詒道。沒有什麼。少爺現要走路。不許他馬車經過。生甫聽了。要待發作。幼安輕輕在衣上一扯道。這是一個酒鬼。睬他則甚。生甫始縮住了口。祇聽衆人中有。一條破竹喉。噉了兩聲。玉如玉如在燈光裏一看。乃是懷策。因在車上抬了抬手。又聽懷策向着那醉漢說道。馬車上乃是我的朋友。不要和他胡鬧。快些放着他們過去。那醉漢仍不依道。管是你朋友。就是道台的馬車。我说不許他走。須一定不許他走。可知道我少爺的脾氣。這樣懷策聞言。急忙掩口道。祖詒你當真可是醉了。怎麼說出這等話來。租界上不比。你湖北酒脾氣。是。不好鬧的。祖詒更暴跳起來道。租界上敢拿我少爺。怎樣我少爺的老子。誰不知道。是官我少爺。又有的是錢。自然要着人家。怎樣便是怎樣。牙縫裏誰敢說個不字。懷策聽他愈說愈不是路。因與同伴的人。丟個眼風。想把他圈了開去。讓幼安等馬車好走。那知幼安等已下了車。給過車錢。由着他空車白去。幼安已與少牧。生甫。玉如玉。揚長向東而行。祖詒拍手大笑。連說這纔是真正好頑。就在這個時候。馬路來了一中一西兩個夜差。巡捕因見圍着一大羣人。上前盤問。懷策等恐鬧出事來。大家一閃而散。各在遠處張望。祇留祖詒一人。尚在那裏。指手劃脚的盡情胡鬧。巡捕見他衣服華麗。知道是一

個體面人。喝醉了酒。婉言勸他回去。那知祖詒依舊不聽。彼時身傍恰有一輛東洋車子。如飛而過。祖詒上前攔住。不許他走。巡捕見無可理喻。始各大聲喝阻。祖詒酒迷了性。詎竟發起火來。將東洋車一脚踢去。中國巡捕。見急忙把他一扯。踢了個空身子。往前一磕。幾乎跌下地去。西捕把他一扶。恐他再在馬路鬧事。順便扶住了他。叫華捕陪着同至大馬路新巡捕房而去。且俟他酒醒釋放。路過四如春的門首。背後跟了無數閒人。蕭懷策等也在其內。幼安等在四如春甫經坐定。忽聞門外喧嚷。大家向外一瞧。知道就是方纔那個醉漢。幼安微微的嘆了口氣。對生甫道。此人聽他適纔那一番說話。雖然是出於酒後。却也不像是無根蒂的。怎麼這等年紀。在外酗酒滋事。這多是父母平日沒有教育的緣故。我們幸虧趕緊避開了他。省却許多是非。否則此時同至捕房。像個什麼樣兒。玉如道。此人姓戚。聽說他父親在日。曾經做過某省道台。原是一個宦家子弟。原籍湖北人氏。如今母子二人。僑住上海。頗有些些家事。生甫道。你怎樣曉得呢。玉如道。這人與蕭懷策認識。甚是莫逆。兒也曾見過一次。所以知道他的家世。今日因他酒醉。故而沒有招呼。少牧道。好好一個子弟。與姓蕭的那一班人。爲友無怪。舉動乖謬。行止荒唐。但你說姓蕭的與他莫逆。方纔不是同在尙仁里口。如今鬧出事來。姓蕭的已不在內。麼。酒肉豈是朋友。患難方是朋友。姓蕭的果與姓戚的有些交情。有些意思。見姓戚的這樣大醉。怎的不送他同去。怎的不陪着他同到捕房。却雜在衆人裏頭。張頭探腦的。跟着閒看世界上。莫逆的好朋友。難道是這樣的麼。凡人年輕的時候。本來交友最難。我

當。初。也。曾。受。過。此。累。後。來。始。漸。漸。醒。悟。如。今。看。到。像。姓。蕭。的。那。一。班。人。巴。不。得。不。要。見。他。見。他。便。覺。令。人。生。氣。你。令。尊。和。幼。安。老。伯。也。有。此。意。往。後。你。須。格。外。留。神。纔。是。玉。如。聞。言。臉。漲。通。紅。一。片。聲。說。了。幾。個。是。字。生。甫。更。順。水。推。舟。也。向。他。訓。斥。數。語。直。至。點。心。用。畢。惠。過。了。鈔。始。各。散。歸。從。此。玉。如。有。好。幾。天。不。敢。外。出。暫。且。按。下。慢。提。再。說。那。戚。祖。詒。被。中。西。二。捕。送。入。捕。房。沿。途。西。捕。挽。着。右。手。華。捕。挽。着。左。手。雖。念。他。是。衣。冠。中。人。沒。有。拉。辦。凌。辱。也。虧。祖。詒。此。時。並。不。曾。強。再。強。時。便。恐。有。些。不。妙。後。來。走。過。了。大。新。街。西。捕。見。他。神。識。略。清。鬆。手。不。去。挽。他。祇。由。華。捕。一。人。掖。着。共。至。捕。房。捕。頭。問。他。姓。名。他。又。胡。言。亂。語。的。祇。說。我。是。道。台。的。兒。子。把。我。怎。樣。其。餘。並。沒。口。供。捕。頭。見。醉。態。可。掬。並。不。再。問。念。他。尚。沒。肇。事。不。過。沒。有。同。伴。到。來。不。便。放。他。獨。自。出。去。照。例。押。至。天。明。等。他。酒。醒。開。釋。並。將。身。上。搜。檢。一。過。所。有。金。表。鈔。票。手。指。上。的。鑽。戒。等。物。一。律。暫。由。寫。字。間。存。儲。稍。停。祖。詒。在。押。所。內。吐。了。一。回。漸。漸。清。醒。始。知。身。在。捕。房。追。想。怎。樣。來。到。此。地。却。模。模。糊。糊。的。一。時。再。想。不。起。祇。記。得。在。西。尚。仁。里。出。來。彼。時。好。像。有。蕭。懷。策。賈。癡。青。王。柏。臺。等。一。大。羣。人。不。知。他。們。那。裏。去。了。祇。剩。一。人。至。此。心。中。甚。是。懊。恨。好。容。易。盼。到。天。色。大。明。管。押。所。巡。捕。進。內。見。他。已。酒。意。全。無。纔。帶。至。寫。字。間。內。稟。明。捕。頭。重。新。問。明。姓。名。住。址。申。斥。一。番。叫。他。以。後。不。可。這。樣。此。次。姑。念。初。犯。且。未。肇。禍。免。解。公。堂。訊。罰。當。時。釋。出。身。上。搜。出。各。物。一。一。發。還。不。但。不。少。一。件。且。一。個。錢。也。不。要。難。為。一。些。兒。也。沒。有。受。苦。祇。在。押。所。內。住。了。一。夜。此。因。捕。房。中。例。禁。需。索。查。出。必。定。重。辦。不。比。中。國。衙。門。局。所。動。不。動。耗。費。重。重。真。覺。

不。可。同。日。而。語。祖。詒。既。出。捕。房。此。時。尚。祇。六。點。多。鐘。馬。路。上。東。洋。車。還。一。輛。沒。有。沒。奈。何。信。步。而。行。他。公。館。住。在。新。開。回。去。因。天。氣。過。早。家。中。有。人。問。起。諸。多。不。便。因。想。還。是。到。鏡。花。別。院。睡。他。一。覺。一。來。養。養。精。神。二。則。消。消。氣。悶。且。等。飯。後。回。家。故。垂。頭。喪。氣。的。往。東。而。行。到。小。菜。場。鐵。房。子。前。菜。場。剛。正。上。市。來。往。的。人。十。分。擁。擠。東。洋。車。也。就。有。了。究。竟。祖。詒。是。一。個。膏。粱。身。體。況。且。一。夜。沒。睡。又。在。押。所。中。吐。了。一。次。此。時。覺。着。異。樣。疲。乏。兩。隻。脚。再。也。搬。不。動。他。兩。隻。眼。睛。望。將。出。來。像。是。天。旋。地。轉。一。般。平。日。看。見。了。野。鷄。車。憎。他。齷。齷。恨。他。遲。慢。不。要。坐。的。今。天。却。從。捕。房。門。口。望。起。直。望。到。此。處。纔。有。宛。如。得。了。一。件。異。寶。疾。忙。喚。了。一。部。正。想。跨。上。車。去。忽。然。迎。面。來。了。一。輛。包。車。飛。也。似。的。跑。得。很。快。見。了。祖。詒。急。把。車。夫。喝。住。停。將。下。來。車。中。的。人。接。連。叫。了。兩。聲。祖。詒。跳。下。車。子。挽。住。祖。詒。的。手。問。他。現。往。何。處。祖。詒。定。睛。一。看。却。是。懷。策。因。心。中。惱。着。隔。夜。那。班。朋。友。不。該。走。得。無。影。無。蹤。故。有。氣。無。力。的。答。道。我。道。那。個。原。來。是。你。昨。夜。你。到。那。裏。去。了。今。天。出。來。好。早。懷。策。聽。他。口。風。不。對。估。量。着。有。些。抱。怨。急。忙。附。耳。說。道。昨。夜。我。們。西。尚。仁。里。出。來。你。不。該。醉。得。人。事。不。知。攔。住。溫。玉。如。的。馬。車。不。許。他。走。我。雖。再。三。相。勸。奈。你。執。意。不。聽。後。來。巡。捕。來。了。便。要。拿。你。我。尚。說。了。好。一。番。話。要。想。免。進。捕。房。無。奈。租。界。上。的。章。程。很。嚴。西。捕。執。意。不。允。尚。虧。我。再。四。討。情。一。路。上。沒。有。帶。你。龍。梢。祖。詒。聞。言。詫。道。怎。麼。叫。帶。龍。梢。懷。策。笑。道。帶。龍。梢。便。是。拉。辦。我。們。體。面。的。人。那。可。不。是。頑。的。倘。然。被。他。一。拉。往。後。在。四。馬。路。怎。樣。進。出。豈。不。令。人。羞。死。這。是。我。一。點。小。小。的。力。量。你。纔。由。中。西。捕。扶。至。捕。房。一。路。上。並。沒。難。

爲後來你進了寫字間。我不能陪着進去。祇得在外邊打聽下落。幸虧捕頭沒有加罪。祇把你押入酒牢監內。待等酒醒釋放。我又托了捕房許多熟人。叫他格外照應。那又是我平日間有些交情。纔能招呼得來。很是不容易的。但你我既是至好。你在捕房內一時不得出來。我到三點鐘後。回得家去。怎樣睡得安穩。整整的一夜。沒有合眼。今兒天色一明。即便起來。祇因一心情記着你。不知你此時酒醒沒有。并恐尙要解送公堂。丟不起臉。所以點心尙沒有吃。立刻便跑了出來。想至捕房替你說。祖詒聽他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話。想想有幾句有些意思。很是信他。不覺把那怪他的念頭。十分中竟去了八分。答稱現因身子疲乏。想至新廣寒去歇息。一回懷策道。新廣寒去。養息養息甚好。但你昨夜的事。究竟有些不甚。利市我想這裏離虹廟甚近。最好先到虹廟燒一炷香。解解悔氣。然後再到鏡花別院。不遲。祖詒自幼隨着老太太。聽些燒香念佛的話。本來迷信甚深。所以一聞此語。正中下懷。連說懷策想得甚是周到。遂對那野鷄車夫說。知不要坐了。給了一角洋錢。叫他自去。想與懷策一同步到虹廟。懷策那裏肯許。把包車讓他坐了。自己坐了野鷄車子。陪着至虹廟內。當真燒了炷香。仍叫包車夫把祖詒推着。送到新廣寒去。不過交代他跑得慢些。好等野鷄車子跟得上。他不移時已到鏡花別院。相將下車入內。其時尙祇七點多鐘。鏡花別院睡得正濃。忽聞祖詒到來。也不問他。因何此刻至此。朦朧着兩隻眼睛。祇微微的笑了。一笑。把手向床上連拍兩拍。叫他快些。

睡。覺。祖。詒。見。了。頃。刻。間。神。魂。飛。越。把。昨。夜。的。那。番。沒。趣。盡。消。入。爪。哇。國。中。而。去。恨。不。得。立。時。睡。至。床。中。却。礙。懷。策。在。側。因。問。可。還。有。甚。說。話。快。些。早。講。講。完。了。好。待。我。略。睡。片。時。懷。策。覺。着。他。有。些。憎。嫌。涎。着。一。張。厚。臉。走。近。一。步。湊。着。祖。詒。耳。朵。說。道。別。的。沒。有。什。麼。就。是。昨。夜。招。呼。的。事。俗。語。說。朝。廷。不。差。餓。兵。應。得。破。費。些。些。可。要。給。我。帶。去。代。你。酬。謝。他。們。祖。詒。想。了。一。想。問。要。多。少。酬。勞。懷。策。道。多。少。隨。你。決。不。計。較。不。過。你。我。的。面。子。過。少。却。也。拿。不。出。來。大。約。須。得。百。番。左。右。祖。詒。不。願。意。道。一。百。番。買。些。什。麼。你。向。來。曉。得。我。脾。氣。花。錢。要。花。得。舒。服。這。樣。不。舒。服。的。銀。錢。豈。是。我。戚。祖。詒。拿。出。來。的。雖。然。承。你。的。情。煩。了。他。們。但。我。這。一。件。事。不。願。酬。謝。你。明。後。天。祇。去。請。請。他。們。完。了。的。你。情。分。是。了。至。多。我。拿。出。二。三。十。塊。錢。來。你。想。可。好。懷。策。不。防。他。有。此。意。見。反。覺。臉。上。一。紅。祇。得。免。強。說。道。既。然。這。樣。緩。天。代。你。請。請。他。們。也。好。花。的。錢。索。性。由。我。認。帳。使。我。盡。一。點。朋。友。之。情。你。竟。不。必。客。氣。祖。詒。天。生。的。少。爺。情。性。絕。不。想。懷。策。這。句。話。乃。是。激。氣。祇。模。模。糊。糊。的。道。如。此。甚。好。諸。事。我。多。費。心。着。你。此。時。我。實。在。精。神。不。濟。祇。想。略。睡。有。話。緩。刻。談。罷。說。畢。再。耐。不。住。竟。把。長。衣。一。脫。催。着。懷。策。動。身。懷。策。受。了。一。場。沒。興。口。中。雖。說。應。請。安。睡。緩。刻。再。見。移。步。出。房。心。上。却。大。大。不。然。一。口。氣。離。了。鏡。花。別。院。坐。包。車。到。清。蓮。閣。去。泡。了。壺。茶。悶。昏。昏。一。連。飲。了。數。杯。暗。想。平。日。無。論。什。麼。銀。錢。祇。要。念。頭。轉。准。無。不。唾。手。而。得。今。天。怎。的。穩。瓶。打。碎。取。不。到。他。難。道。祖。詒。曉。得。捕。房。中。的。規。矩。沒。有。分。文。破。費。故。而。斬。釘。截。鉄。的。這。樣。回。覆。後。來。又。想。祖。詒。斷。沒。這。等。精。明。諒。因。昨。宵。受。了。沒。趣。此。時。又。值。身。子。困。乏。以。致。

鬧起他的少爺脾氣不肯拿出錢來。我不該要緊向他開口。弄得鞋子不做落了個樣。真是豈有此理。總之。祖詒這人。第一最愛奉承。第二乃是好勝。倘要弄他的錢。必須從這二路着想。否則便恐有些礙手。以後斷不可再拿捕房中事。誑他使他賭地起疑。一定債事。這時懷策苦思力索。那一條心。正如吳諺說。虎邱山上的弔桶。一上一下。忙個不住。祇因想出了神。桌上那一杯茶。冷得已長久了。一點沒有覺着。舉起來一飲而盡。那知宛如喝了一杯冷水。這冷氣直透至心。雖是五月天氣。無奈尙在早晨。冷茶究喝不得。要想吐他出來。恰已一齊咽下。祇得在茶壺內斟了一杯熱的。急忙呷上一口。誰知又太熱了。燙得滿嘴俱麻。懷策放下杯子。暗說這真是心無二用。自己好笑自己。忽聽耳邊有一陣女子聲音。說這茶真是冷。又不好熱。又不好冷了。祇怕喝他不得熱了。又苦喝他不下。那口聲覺得甚熟。回頭向隔座一看。祇見坐着一個艷色的女郎。身穿一套白洋紗衫袴。那胸前扣着一個茶杯大的茉莉花球。頭上梳了一條油鬆。大辮辮窩中繫着一條湖色緞子。中間挽了個結。兩端臨風飄動。彷彿是蝴蝶一般。臉上邊絕沒有一些脂粉。足上穿的是黑絲襪。響皮底鞋。手中拿着一個小小皮包。不知他包中藏些什麼。驟看竟是個女學生。心上一呆。子細定睛看時。纔想起此女姓那小名。蕙春。人人多呼他那大小姐。也有人直呼他阿蕙的。住在新馬路上。父名那衰。早已故世。母那唐氏。青年不耐孤寂。穢聲四播。現雖年近四旬。却有鷄皮三少之風。望之祇如三十歲。還不到人呼他爲那少太太。俗語說上樑不正。下樑必歪。那那大小姐自幼觀着他母親。勾蜂引蝶。無所不

爲自然把廉恥二字早已喪盡。到得十五六歲時候，將吊膀子當做家傳秘訣，結識了無數滑頭。那唐氏也禁他不得，祇自己守着自己的心上人兒，不許向他女兒問鼎。已算是唯一家法。今年已經十八歲了，淫蕩到這種地步，那得有人作伐對親？況且一提起了親事，他一定咒死罵活的，鬧個不了。怕的是一聯了姻，有人管束，必有許多不便之處。那得終日逍遙自在，與着一班少年浪子，并幾個一條路上要好姊妹，又又麻雀坐坐，馬車吃吃，大菜看看，夜戲遊遊，夜花園真是神仙不啻。所以雖說良家之女並不爲娼，那舉止却比娼妓更要輕浮。心思比娼妓更是狂蕩，不過那聲價却與娼妓不同。他心上歡喜的人沒有錢也肯倒貼，若是不歡喜的，憑你怎樣錢多，有時竟不希罕。你休想買得動他。懷策曾在夜花園見過幾面，并知道他的歷史，却想不出他今天一早怎的忽到清蓮閣來。況且一個人沒有同伴，因笑嘻嘻的叫了他一聲大姐姐，問他怎樣來的好。早蕙春也笑了一笑道：你早得難道別人，不許他早？我自自然有早的緣故。懷策道：可是昨天沒有回公館去？在那一處夜花園裏遊玩？蕙春道：昨夜天氣尚涼，夜花園並沒有去。在一個姊妹家中碰和碰到這時纔完。我恐回去太早，公館中尚沒開門，故而在此略坐片時。懷策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手中拿着一個皮包。昨夜輸贏若何？蕙春道：休要提起，一百塊底的麻雀輸了三底，有零。你瞧這皮包中不是空了？說畢把皮包打開遞給懷策，果然祇有一支小小的木梳，幾張粉紙，一面小鏡子兒，三四張五元的鈔票，十數角的小洋。懷策戲道：你說皮包已經空了，現在尚有二十多塊洋錢在內，豈不是當面說謊？蕙春

道二十多塊洋錢。值得什麼。停刻。我回到公館。必須轉個念頭。今晚定要翻本。但昨夜四人裏頭。有一個贏得起。輸不起的。很是乏味。錢不對。決不能賭。不知你可有歡喜。又麻雀的不妨。約一個來。爽快快的。又他一場。懷策被他有意無意的一問。觸動了一肚的機械。變詐心腸。不覺滿臉是笑。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好憑惹草黏花意。巧運撥雲撥雨思。

要知蕭懷策感動了怎樣念頭。與蕙春說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





王孫夢

(醒獨)

第一回 傳槩

世界上有一件最不明白的事。大凡貧苦人家的子孫。無論習儒習貴。每每能耐辛忍勞。力求上進。要想倚仗著一枝秃筆。幾顆算珠。烈烈轟轟的做番事業。積些家財。至於那富貴人家的子弟。席豐履厚。坐擁多金。只要肯循規蹈矩的過過本分日子。也不必做什麼事。煩什麼心。便已將一生吃著不盡了。誰知他偏偏要恣情揮霍。不是狂嫖。便是亂賭。若非把家私傾蕩一空。致此身流入乞丐。不願甘休。說書人這幾句話。雖是對於這般紈袴子。似覺得未免太刻。然亦確係社會上實在的現狀。呢。却說有一個鄧公子。表字圃青。籍隸珠江。家居禾郡。他的父親名叫果奇。夙精計然之學。經營貿易。薄有資財。母親何氏。屢產不育。膝下兒女。祇圃青及他小妹二人。英物試啼。明珠在握。提攜襁褓。珍惜逾恆。圃青幼年。頗能了了。一時奉承果奇的人。都說他是個神童。果奇歡喜非常。為延名師。朝夕授課。無如這個好兒子。心猿意馬。倒彷彿是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因此當二十歲的時候。猶是

成。績。毫。無。僅。僅。勉。強。會。塗。幾。筆。醜。畫。會。唱。幾。句。歪。詩。一。領。青。衫。竟。難。副。高。堂。奢。望。幸。虧。果。奇。先。替。他。
 捐。了。個。南。北。鄉。試。的。監。生。到。壬。子。科。那。一。年。又。費。盡。心。機。耗。却。偌。大。的。一。注。銀。兩。暗。地。裏。託。朋。友。設。
 法。購。得。正。途。功。名。居。然。榮。登。秋。榜。圖。青。就。在。鄉。里。中。混。充。紳。士。交。結。官。場。那。知。道。他。底。蘊。的。人。多。瞧。
 他。不。起。不。料。他。命。運。亨。通。果。奇。的。弟。婦。忽。然。逝。世。其。弟。年。老。無。子。例。宜。由。圖。青。兼。祧。圖。青。這。時。又。安。
 安。穩。穩。承。襲。了。許。多。財。產。霎。時。間。貴。而。且。富。了。(唱)他。是。忘。情。生。來。本。性。成。那。知。學。業。貴。精。勤。荒。
 唐。游。戲。忘。拘。束。辜。負。先。生。日。講。論。看。葉。子。賭。棋。枰。懶。向。芸。窗。去。作。文。閒。尋。黃。雀。頻。拋。彈。
 慣。獵。豎。狐。入。茂。林。楊。柳。堤。邊。春。試。馬。菱。荷。池。畔。夏。看。螢。秋。時。還。把。蟲。兒。鬪。那。蟋。蟀。牙。籠。
 列。似。星。到了冬令天寒無別事只。喜。着。圍。爐。暖。酒。約。親。朋。這。其。間蹉。跎。歲。月。知。多。少。可。笑。為。人。沒。
 正。經。若。不。是。買。個。舉。人。來。掩。飾更。何。從。簪。纓。世。襲。紹。名。門。定。然。教。養。官。路。阻。無。由。進辱。沒。堂。前。老。
 大。人。(白)原。來。圃。青。的。叔。父。官。名。是。一。個。璜。字。出。身。科。甲。早。入。玉。堂。為。國。馳。驅。歷。乘。牙。轟。晚。歲。以。官。
 遊。興。倦。歸。隱。林。泉。闢。數。畝。之。園。栽。遍。琪。花。瑤。草。建。連。阡。之。第。裝。成。繡。戶。雕。梁。僕。從。則。喝。婢。呼。奴。膳。食。
 則。鳴。鐘。列。鼎。富。誇。萬。鎰。豪。著。一。鄉。聲。勢。好。不。顯。赫。圖。青。自。過。繼。與。叔。父。為。嗣。憑。空。裏。到。手。了。一。份。鉅。
 產。華。堂。大。廈。美。服。鮮。衣。起。居。十。分。如。意。兼。之。功。成。名。就。在。自。家。人。這。邊。看。起。來。總。算。是。個。孝。廉。公。所。
 以。他。繼。父。也。不。加。約。束。家。庭。間。儘。可。自。由。他。的。妻。子。王。氏。又。是。一。個。柔。順。女。子。凡。圖。青。的。意。思。從。未。
 嘗。稍。有。違。拗。因。此。圖。青。於。帷。房。之。內。絕。少。顧。忌。起。初。還。覺。得。有。些。愛。情。後。來。竟。因。冶。遊。的。問。題。鬧。起。

口角來了。(唱)這叫做夫妻反目尋常事。富貴郎君性傲多。自然是錦耗纏頭無顧惜。千金一擲笑呵呵。拋將琴瑟和諧好。妄想蟾宮覓素娥。裘馬翩翩年少客。枇杷門巷迹常過。羣芳隊裏尋春夢。宿柳眠花慣着魔。隨處歡娛隨處樂。幾經選色復徵歌。但看那王孫公子皆如是。罕有常常伉儷和。只爲平康多媚術。致教家內起風波。(自)那鄧圃青自好作狹邪遊。遂和他妻子不睦。不是厭王氏性情冷淡。便是嫌王氏容貌平常。漸漸的聞聲而惡。見影生憎了。每當春秋佳日。必乘舟至海上。勾留數旬。快賞春江風月。抵滬後。無日不置身娼寮妓院中。那花叢姊妹多半曉得圃青是個富公子。甜言蜜語著意逢迎。圃青本自命爲風流孝廉。依翠偎紅。怡然自得。且喜腰纏萬貫。囊橐充盈。更不妨揮金如土。只因這一念有分教。(唱)此身兜入迷魂陣。無數金錢任意投。鬼域奸謀參不破。願從淫窟結鴛鴦。(自)欲知後事如何。請俟下回分解。

第二回 溺情

却說鄧圃青自入了上海嫖界後。那般龜奴鴇媽。沒有一個不認識鄧大少。大家要想靠著他發些瘟財。做做場面。就中有個鑑霞閣的假母。更爲注意。每遇鄧圃青到他院子裏去逛的時候。好像見了財神菩薩。趕忙恭恭敬敬的迎接進去。一面招呼女兒。小心伺候。那鑑霞閣這個人。別字雲娘。生得聰明伶俐。略識之無。性格溫柔。善於酬應。而且他的容貌又很是姝麗。(唱)但見他丰姿綽約體輕盈。嬌艷如花迥出羣。飛燕身材描不似。亭亭玉立自娉婷。眼含秋水頻流媚。眉掃春山

宛帶鬢。墮馬新妝初挽髻。凌波微步不侵塵。有時閒把胡琴弄。嘹唳歌喉響遏雲。有時談笑風生座。擊節聲喧滿院賓。有時拊戰多豪興。兩鬢霞烘酒半醺。有時似喜還看又似嗔。艷壓秦樓諸姊妹。譽馳曲里冠釵裙。怎不教風流浪子傾心慕。爭向桃源去問津。(白)雲娘見了圃青看他神采軒爽衣服麗都早知是王孫公子一流便不以尋常狎客相待。遇圃青和雲娘也似曾相識自爾多情不覺得十分契洽更兼雲娘閱人既多術工狐媚不由人不受他的牢籠說書人曩歲來作滬游亦嘗於酒地花天緣逢一面目爲青樓中尤物並探知曾由南臺某觀察置爲筵室不數月而席捲而逃這一篇歷史的詳細情形大約花柳閒談還有人演講得出哩可見納妓爲妾每難得良好結果不是綵巾高戴畢世貽羞便是紅拂私奔一去不返當局者設回頭一想應亦自悔殊不值得也閒話休絮且說圃青自那年春間與雲娘相遇回家後無日不記念着意中人到了炎夏時候住得更不耐煩起來心心意意要想出門遂託言避暑西子湖頭稟知他繼父及生身爺娘暗地裏上了火車急急赴申重行訪美。(唱)那雲娘覲面話情衷。道是一日三秋別緒同。爭奈鴛湖隔申浦。數旬間闊恨難逢。教奴怎不心頭念。正盼魚書尺素通。今日郎來欣聚首。墜歡重拾興逾濃。從茲得免相思累。和酒流連樂不窮。(白)圃青聽了雲娘這幾句灌米湯話祇道他真是牽記着自己心裏說不盡的感激因此益形親密彷彿鑑霞閣就是他的行臺雲娘直比他妻子還要恩愛故每至鑑霞閣時輒儘自勾留絕不言去雲娘料知圃青

如貪餌之魚已上了鈎便即着意殷勤留覺送客那夜度之資纏頭之錦本非治遊者所吝自是以後圃青耗却多少錢財贈去多少衣飾何消說得(唱)自古道千金買笑尋常事矧是魂消真個時蜀錦吳綾奚足惜珍珠寶玉未爲奇只求能博蛾眉喜任爾傾家也不辭可嘆青年常若此有誰肯自戒情癡到後來立錐無地嗟窮困始怪當初太著迷奉勸同胞佳子弟莫教失足悔嫌遲(白)說書人唱這幾聲彈詞雖是隨意的胡謔但其中却也有個緣故祇爲鄧圃青那年夏間在鑑霞閣住了半月有餘是時恰值荷花天氣圃青和雲娘每於落日將沉晚風微拂的時候同坐了馬車至味蕙園愛儷園等處納涼有與圃青相熟的朋友識共乘者卽爲雲娘輕紗衫子薄羅裳映着那花貌雪膚覺倍增妖冶至其飾妝品之瑰奇尤足以驚駭俗目明珠寶鑽滿髻騰光臂上金條脫環繞五匝一時目覩的人咸不禁爲之神眩嗣悉雲娘之得以驟然闊綽者都出自圃青的報効約略計之當在二三萬圓以上看官們試想想看僅僅這半月時光竟用却許多嫖費你道他歎也不歎啊(唱)縱是勾欄陷阱深百般巧詐一時生溫言愛語來兜搭祇盼銀錢到手成但是事到其間須有主那堪擺佈任他們要曉得妓家絕少多情女十個人來九不真可笑圃青無見識竟然誤信鑑霞心頓教漫把黃金擲一霎之間數萬傾無可奈何歸去也行囊如洗動征塵(白)再說圃青當日寓滬以所携之資已爲著雲娘用罄意欲請求堂上寄款接濟實因耗費太速且離家時係託辭赴杭自覺未便啓齒不得已遂商諸雲娘暫行歸禾

彈 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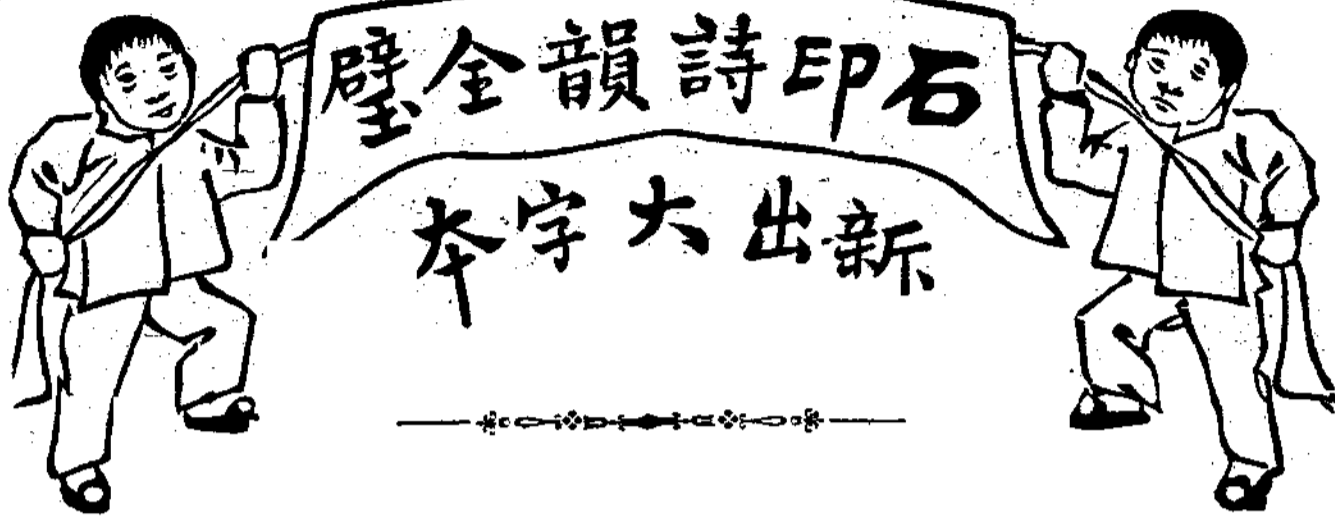
其。實。心。中。是。十。分。難。捨。急。急。要。回。家。布。置。一。番。預。備。著。學。那。范。大。夫。載。西。施。故。事。臨。行。時。雲。娘。復。再。三。叮。囑。須。得。便。歸。又。說。了。些。海。誓。山。盟。的。假。話。圃。青。本。已。是。心。醉。雲。娘。那。裏。肯。辜。負。他。惜。別。依。依。的。情。景。抵。家。而。後。自。然。是。燈。挑。紅。豆。長。相。憶。淚。濕。青。衫。獨。自。愁。戀。美。情。懷。難。解。脫。待。看。重。作。滬。江。遊。究。竟。圃。青。能。否。娶。得。雲。娘。那。雲。娘。果。否。要。嫁。圃。青。請。列。位。稍。待。容。說。書。人。慢。慢。的。細。講。再。會。再。會。

六

(未完)



新
潮
流



詩韻一書為詞章
家所必不可少近
日坊間絕鮮佳本
良以制科已廢此
種書籍銷路不多
之故本局特將詩
韻全璧詳細校勘
放大字跡付諸石
印紙張潔白楷法
端正並於末册附
檢韻一本每部定
價洋一元

英法會話

(諸君欲知英法兩國語言乎)

此書搜羅英法
兩國通用要語
且每字之下均
註明華音意義
透澈運用靈便
已登堂者既可
藉以練習即未
入門者亦得借
此自修一目了
然無師自通可
作教科書又可
作參考書研究
西學者不可不
各手置一編也
洋裝一册定價
三角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錦章圖書局總發行



新劇潮流

猛回頭新劇之提綱

(雪泥)

第一幕 (佈客堂景)

錢亨利爲人吝嗇刻薄成家。其子駢生鄙之。遂外出授徒於金藏翁家。金固貧乏。駢不以錙銖較也。亨利在家專以重利剝削鄉人。遇比隣有乞糴者。則怫然不之顧。某日有里中少婦以新喪夫向之乞憐。及夕復有兩鄉人皆以窘迫故咸至求援。錢俱慳囊未破。其地有強大龍者無賴而流入匪類者也。與匪徒三五人挾邑紳李沉軒之妹淑貞突至錢家。聲言暫抵二百金。錢與強本素識。因曰強大哥真難我矣。亦知我近況凋敝否。言時去其圓圓之玳瑁鏡作冷笑。強則知其詐也。仰首不語。惟目光直射錢之面部。錢亦相視而笑。強乃怒。出手槍作欲擊狀。錢始驚懼。勉令繕立。抵據時淑貞四肢受縛。口復裹之以布。大失其自由。態度錢尙視而匿笑。逮強書據懷金去。忽訇然作聲。有槍彈自門外飛入。適中錢之脇。下血流如注。痛極而蹶。起視則巨盜金剛也。橫眉豎眼。狀至勇狠。金係估

惡不悛之徒鄉里咸畏之如虎屢至錢家詐擾已非一次錢故熟識其人被擊後含糊呼金大哥三字并言吾二十年心血傾在一旦我之家資三萬金如能以半數畀駢生則吾死亦瞑目語時手足顫動又勸金剛得資以後迅速改過并囑速將此宅燒毀金剛至此作知悔狀豪氣冰消但言吾知道了時錢匍匐地上創劇不能忍遂自擊死金頓足嘆息久之盡取其資竟將舊屋數椽付之一炬正紅光滿室時忽躍出一十七八女郎雲鬢蓬鬆憔悴特甚詢其里居以李氏對遂揮諸門外一霎間屋已灰燼金負手長吁懊喪而下

第二幕 (佈野景)

金剛之父即金藏翁也妹雪英弟三郎自剛外出積欠纍纍翁以子故喪其明終日賣卜於市一日晨間雪英持筐入市忽來流氓三五輩攔其去路自稱強大爺部下索宿欠者女羞不能答而無賴或調笑或恐嚇女大窘適翁偕三郎擊小鑼(即報君知)徐徐而來聞嘈雜聲因駐足詢之女以實告翁曰爾等既索債必至吾家途中爭執何為哉索者大譁翁以杖擊之時駢生自市上歸見而為之排解且言當於異日代償始鳥獸散駢生亦別翁促雪英先歸已則坐河邊石磴上長吁短嘆令三郎視河水淺深乘隙投水圖盡幸金剛衣破衲携錫杖遊行郊野聞三郎乞救聲棄杖而至則乃父也大慚翁盲不能辨己子惟言不必救我強欲隨清流去金剛不忍泣然下淚翁因問何人僞答以前村寺僧翁始告以故金剛殼棘為之扼腕且詭言金剛已悔過如重見時當為老人作寄書郵

面斥可也。時三郎以寺僧聲容笑貌酷似阿兄，因以哥哥呼之。金剛力辯其誣，惟云：「此老人汝善視之，速速歸去毋喋喋也。」翁乃携三郎歸。

第三幕 (佈貧窮房屋)

雪英自歸家後，在庭中灑掃。忽強大龍復以索債來，強攔雪英。雪英茫然無所措，竊聞聲，偕三郎出問。何人纏擾，強謂爾子欠吾錢，許久不歸。前日索時約言今日，今期至矣，尙有何言。翁謂今日又不能應命，稍緩或可如願以償，強不應。時駢生亦自內出，又欲爲魯仲連，強怒曰：「爾前日爲保，今日既不能償，則宜向爾理楚。」遂揪其胸。雪英藏翁皆言：「我家欠錢無干，錢先生事，強猶緊握駢生手，勢頗洶洶。」雪英乃入內，出其所積錙銖授諸駢生，歸還。強欠強又以所償之金誣爲駢生竊已者，復大肆咆哮，聲達戶外，勢難解決。適金剛自外歸，出懷中資納，強始受之而出。臨行向駢生大聲曰：「爾家來了一殺人放火大盜，現已家破人亡，駢生愕然。時金剛見藏翁言兒已回來，從此當改過自新，翁不之答。雪英曰：「自阿兄去後，老母遽死，父親鬱鬱，眸子又盲，三五強徒時來騷擾，門庭蕭殺，莫此爲甚。剛爲述別後境遇，且直言劫錢家擊死亨利事，不諱。現正尋覓其子，駢生在旁聞此惡耗，淚珠忽奪眶而出，急問金剛尋得其子如何處置。金剛謂當將所存之三萬金畀彼，而吾當自殺以謝錢翁。駢生頓足，愀然入內，雪英急尾之，金剛與父則抱頭大哭。」

第四幕 (佈野景樹林)

駢生既入內收拾行李憤憤出門雪英追蹤至門外喘喘狂呼先生不已駢曰爾吾已情斷義絕嗣後當爾爲爾我爲我雪英飲泣言曰先生何出此言（按駢生與雪英本訂有婚約至此駢忽決裂）生曰實告卿適乃兄言錢姓遭劫者吾家也被害者卽吾父也我與你家不共戴天之讐今吾報仇心切其他非所知也雪英嗒然若喪第嗚咽言露冷風多先生須善自珍重而別駢生遺傘於地雪英拾之駢生奪之憤憤首途雪英則倚枯樹痛哭猛有人擊其肩回顧則金剛也淚雨聲中隱約聞哥哥害及妹妹語金剛急詢其故雪英具告所以金剛急卽窮追奈駢生去遠不見形影忽道旁聞呼嘯聲大起心知有異促客躲避已則潛伏樹旁未幾果來暴客四五人爲首者強大龍也金剛躍出與衆決鬥衆皆畏縮不前強亦逡巡莫敢禦旋被金剛擊斃黨徒遂紛紛四散

第五幕（佈菴門）

駢生既出得邑紳李沉軒之招爲司出納事藏翁以鬱鬱久忽得暴疾卒雪英爲之成殮而家徒四壁莫繼饗殮乃偕三郎乞食於市至某尼菴前遇進香者而哀乞焉會駢生來見雪英鶉衣蔽體垢面蓬頭日暮天寒問小姑冷乎雪英低首不語偶屈其足而雙膝顯然冰肌盡露蓋百結之衣已洞穿也駢生至此嘆息者再雪英復告以藏翁死後之狀況駢生慘然解衣衣之并給以錢雪英不受生知不可強乃叮嚀再四而別雪英至此傷心已甚不發一語惟聲聲悲咽而已李沉軒偕母岑氏妹淑貞行經其地三郎丐之如故沉軒怒叱淑貞異其貌稔叩詢里居雪英以金氏對知爲比隣金

盲子女以告岑氏。且言此女有靈秀氣。母如携歸作婢。必得主人歡。岑氏深然其說。沉軒初尙猶豫。既以不忍拂母意。亦慙慙之。遂相與同歸。

第六幕 (佈花園景)

雪英既至李家。日供灑掃之役。而後園花木亦爲之灌溉。沉軒見女神韻飄逸。不覺心動。一日與之戲謔。女含羞不語。而有一種凜乎不可犯之色。益重其人。詢女終身所屬。已否有人。適淑貞忽至。故意嘲之。謂婚姻非率爾之事。兄既有意爲渠物。色當喚阿母來告之。時駢生在李家。岑氏素器重之。本有以淑貞妻之之意。乃趨駢生來相與共籌。駢生固却。正喧嚷間。雪英以客至。送茶見駢生大驚。杯碎於地。忽忽入內。沉軒叱之。駢生則掩面哭。衆異而詢其故。方知與雪英訂有婚約。及所以離異事。羣相嗟嘆。忽金剛岸然入。大呼李沉軒何人。李不知所爲。金剛乃緬述來意。與救淑貞事。索貸千金。舉家感其德。允之。回顧駢生。斥其卑鄙無狀。及不情不孝。駢生俯首無一語。金剛又言。吾覓子許久。越山超海。所費不貲。爾父死時。曾以三萬金畀我。其中需去千金。已向李沉軒告貸得之。今當交爾收掌。言次。忽憶妹事。怒瞋暴裂。出利刃欲刺駢生。沉軒急甚。持刃與抗。金剛頗嘉其勇。雪英乘勢奪刃直刺金剛脇下。金剛負創大笑。手按傷處。目視駢生。大聲呼曰。你的父仇妹子已代你報了。從此可與彼結婚也。言訖而歿。而駢生雪英竟成眷屬焉。

新劇概論

新劇潮流

(劍雲)

今日爲新劇最發達之時代。亦卽新劇最危險之時代。爲新劇最光明之時代。亦卽新劇最黑暗之時代。曷言其發達。湘滬頡頏。皖鄂媲美。杭紹昔已留影。江淮今欲步塵。新劇旗幟。徧樹於東南。通俗教育。普及於婦孺。即以上海一隅言之。新民民鳴。旗鼓相當。春柳啓民。志同道合。民興則男女合演。大觀則迥異尋常。今日一新劇社。成立明日一新劇團。出現爭地基。出挖費。男子不足繼之。以女子城外無餘謀。之以城內標新立異。競奇鬪巧。一年之間。忽聚新劇家無量數。而未起之新劇社。更不知其幾何。懿歟。盛哉。蓬蓬勃勃。如火如荼。勢力之厚。直欲奪舊劇界之席而代之。新劇之發達。至此地步。吾人安得不欣慰。歡忭。據以自豪哉。曷言其危險。黨同伐異。傾軋成風。不思聯合。反相水火。忘同舟共濟之義。惟損人利己。是尙出重金以挖角色。蹈舊劇界之惡習。售昂價以漁利。置社會教育於不顧。競排淫戲。取悅小人。抱定金錢主義。忘却本來面目。但知迎合婦孺心理。而社會詬病與否。輿論反對與否。不暇計及。循是以往。新劇將不齒于大雅。新劇家之價值。亦將掃地以盡。然此猶指根基鞏固之團體而言。又其甚者。視新劇爲易事。羨新劇家有無上之光榮。湊得數百番佛。集合數十社員。朝發起而夕成立。不一旬而試演。不一月而開幕。能開口說話。能老臉登場。卽自命不凡。號爲新劇大家。新劇之宗旨。何在新劇之精義。何在彼不之知也。於是笑話百出。貽誚通人。從未觀過新劇者。覩此怪現象。拂然起去。出而語人曰。所謂新劇者。如此而已。甚有破口大罵。嘗新劇家爲無恥者。而吾新劇界全體。遂如西子蒙不潔矣。嗚呼。樹倒猢猻散。長此以往。神聖高尚之新劇。將無人

顧問而一般新劇家亦將無噉飯地矣可不懼哉曷言其光明新劇之與佈景猶牡丹之與綠葉在昔新劇萌芽時代王鐘聲首計及此然雖刻意經營而佈置之卑陋彩景之惡劣殊不能令人悅目賞心故昔日之新劇全恃新劇家精神氣力博得觀者贊美事倍而功僅半喫力不討好昔日新劇之所以不能發達雖曰時機未至而失敗之故未始不由於此今者劇學昌明精益求精舞台上一切佈置雖不能謂盡善盡美然以今較昔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計即以所演之劇而言昔日祇知取材小說今則範圍擴充政治劇軍事劇偵探劇西洋劇皆逐漸開演陳義高尚價值珍貴以視一派委靡之劇不可同日而語況昔日風氣閉塞社會程度甚低有新劇觀念抱新劇思想之人既寥寥無幾而一般國民對於新劇亦不甚歡迎遑論紳商之提倡報界之鼓吹自光復而後社會風氣爲之一變國人心理爲之一新除舊佈新乃當然之舉厭舊喜新亦應有之習報界之贊成紳商之匡助國人之歡迎盡知新劇爲高尚事業有益於世道人心新劇家爲社會教育家於是乎文人學士亦有投身其間者上海一地新舊兩劇界勢均力敵若歌舞台若中舞台若老天仙若南市新舞台茲四劇場昔日爲舊戲界蟠踞地今則爲民興民鳴新民申舞台新劇社之勢力圈即彼舊戲園亦常插入新劇排爲壓座以資號召新劇至此大放光明記者直欲三呼新劇界萬歲曷言其黑暗自然二字誤盡劇人胸無點墨目不識丁不學無術覷然現身流氓滑頭折白黨之徒觸目皆是呼朋引類紛擾喧呶茶樓酒肆時見此曹足跡濫竽新劇界中破壞名譽知者固不以爲怪不知者則驟

指此曹爲新劇家嗚呼辱矣稍有才藝之輩出身本不低微亦學此曹之服裝效此曹之行爲不惜墮落人格喪失聲價而大名鼎鼎者亦復虛名徒擁品行卑鄙弔勝可稱專家胡調是其拿手假舞台爲漁色地視新劇爲遊戲品置社會教育於不顧而惟淫靡之是尙敗行惡德昭彰人目聲名狼藉貽笑優伶舉凡舊劇界伶人爭包銀弔膀子掛正牌鬧脾氣擺架子種種惡習無不亦步亦趨惟恐學之不肖而藝術不肯練習也學問不肯研究也雖曰飽煖思淫人之常情然樂極生悲噬臍何及器滿易傾驕則必敗有其因必有其果欲知將來之結局請觀目前之現象黑幕重重何日始見曙光此有心人所以痛心疾首者也演新劇者既如上所述辦新劇者亦無高尚之思想爲新劇界久遠計不過急於邀功切於圖利以求迎合下流社會心理耳

更有效托辣斯之舉動以壟斷新劇界者不能爲術上之競爭惟知作無道德之角逐對演員則凌弱暴寡面目猙獰對觀者則窮思極想以廣招徠珍珠衫也南樓傳也一切舊劇中禁演之戲皆改頭換面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吾恐爲舊劇界譏笑耳予昔嘗有憤激之言曰「新劇家負有改良社會維持風化之天職其品格宜如何高尚宗旨宜如何正大質言之卽於個人品行須注重道德於戲劇性質須含有教育的觀念若一味以迎合下流社會心理爲其營業發達計以勾引良家婦女爲其衣食富足計則異於優伶幾希中國何必要新劇家吾輩何必提倡新劇」乃男新劇家既卑劣者多優秀者少又有女子接踵而起吾爲此言非謂女子不當演新劇也特今非其時耳歐

洲演劇男則男去女則女扮大致類中國之男女合演惟其程度及格道德高尚藝術優美故毫無弊病可指若以之用於今日之中國實為不合時宜閱者不見今之女新劇家乎有滄牌有雉妓有髦兒班中之分子有各公館中之娘姨大姐而真正身家清白者殊鮮彼輩女子演新劇之宗旨豈亦為社會教育乎曰不過以其有多金可得有風頭可出較別事為省力為寫意老着面皮混碗飯吃耳乃一人投袂萬衆雲從不匝月而多至數百人演劇既不知劇情隨口亂道又於大庭廣衆之前謔浪笑語賣弄風騷敗俗傷風莫此為甚無怪教育部之通令禁止也至其藝術上優劣則林如心之悲旦確為庸中佼佼雞羣之鶴餘如梁一嘯之花旦黃蕙芬朱天紅之老生孫天我之頑童謝桐影之小生皆為不可多得之才然祇指演劇而言至其行為如何則不得而知也嗟乎今日為劇學昌明時代又為新劇發達之期一般新劇家一得自封居安忘危不知從根本上着想為抵制舊劇計而惟喪心病狂作種種不道德之舉動豈欲得淫伶之頭銜乎故予嘗謂今日不患新劇界無人才特患新劇家無道德非嚙語也為今之計各新劇團當急謀聯合消除意見仍仿從前新劇公會辦法許囑天所擬之章程雖有難以舉行之處不妨刪改一二以利進行先設立半日學堂為不識字之劇人讀書地復創辦音樂舞蹈團為劇人研究美術之所非熟讀脚本不准上台非排練純熟不准開演並通告報界注意各新劇家之平素行為有醜歷史則立時宣佈調查既實則記大過屢勸不改則逐出新劇界不齒於人類如此則新劇界根基堅固庶免天演淘汰而劇學之昌明劇

人之進步。劇社之發達。皆有可望矣。海上新劇家如天上繁星。地下灰塵。不知恒河沙數。其中英敏明達。高尚誠厚之士。固已成竹在胸。洞若觀火。不待予之喋喋。記者亦濫竽其間。日望新劇之發達。者望之深。不覺責之切。與其姑息養奸。毋寧以德愛人。泚筆草此。意亦猶人。特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一般新劇家閱之。其恕吾乎。其怒吾乎。抑以吾言爲新劇界藥石乎。知吾罪吾。吾不計也。

啓民社同人覆鳳君昔醉書

(亞父)(梨痕)

昔醉足下惠書。誦悉其所以安慰同人。獎勵同人者。備至心長。語重。敢不拜嘉。同人雖謙陋。亦知所勗勉矣。本社開幕在三月十五。閉幕爲七月二十七。歷五閱月。十有二日。始行停演。心力交悴。如斯結果。誠非始願所及。料特非戰之罪。亦非造物之忌。才妬能。蓋地點之不佳。有以速其亡。不肯迎合下流社會心理。有以絕其源耳。然同人未嘗以此而灰心。而氣餒。而胆怯。惟知各盡心力。爲他日重整旂鼓之謀。認定新劇爲灌輸文明改良風俗之事業。其他不文明傷風敗俗之舉。則非所問。演新劇者爲社會教育家。其他不道德污名譽之事。則不敢爲。啓迪民智爲惟一之天職。破除迷信爲惟一之宗旨。誓爲新劇界稍留顏面。絕不肯見利忘義。盡棄往昔之本意。言行不符。爲新劇之罪人。貽反對者以口實也。且今之辦新劇者。皆以利結合者也。利盡則人亦隨之。俱盡。故其開幕也易。而傾覆亦易。本社則聚數十志同道合同志。結成一啓民社同人。苟有一人存在。啓民社卽無失敗之日。重義而不重利。我啓民社所以異於別社者。在此而足。下劈頭第一語。卽謂「嗚呼。轟

轟烈之啓民社。今竟失敗矣。不知失敗者。乃廣西路啓民社之招牌。而永遠長存於社會間者。則我數十同志。心目中。之啓民社也。不然。本社經濟佈景。服裝皆不足。與別社敵。而遺愛在人。一經停演。海上人士。皆追念遐思。無時或釋。既得社會之歡迎。又蒙報章之譽揚。同人亦可無憾矣。區區事務所之設。不過聊供同志之一堂。聚首傾蓋。言歡而已。何足掛齒哉。語云。坐而言者。起而行。有志竟成。同人當養精蓄銳。足食足兵。再圖與滬人士相見於舞台之上。尤願與足下互相策勉也。露冷風厲。諸維珍重。

新劇界之怪現狀

(昔 醉)

某新劇社某演員。素以小丑見長。頗爲時重。社中有某老生妒之。一日演趣劇。老少易妻。老生扮劇中之官。而小丑起原告馬三才。堂審一幕。老生見小丑所帶眼鏡。係用墨繪。因故意吹毛求疵。借題發揮。大拍驚堂木。而斥之曰。爾這老狗頭。見本縣竟敢不將眼鏡除去。小丑聞言。知彼故爲作難。但按之戲情。究係彼官我民。上堂不除眼鏡。事果不合。乃忍氣吞聲。稟曰。小人近視極深。苟去眼鏡。一物不見。求老爺寬恩。老生又斥之曰。公堂上原毋庸爾觀看。一切速即除去。免干咎戾。於是小丑語爲之塞。此劇幾無下場。乃即直言答曰。小人眼鏡實係黑墨所繪。並非真物。無水不能除去。求老爺賜清水一杯。方可遵命。詎老生聞言。厲聲責曰。爾在本縣堂上。竟敢墨繪假鏡。欺藐長官。實屬罪無可恕。言時意頗自得。一若久懷之恨。今日可借此一洩者。因即擲下二籤。喝責二百板。以儆小丑。此

時憤不能遏遂一躍而起奔至官前將其所帶口面（即鬚鬚）一手扯去大聲喝曰吾儕小民不能帶假眼鏡豈爾輩狗官獨可用假鬚鬚乎言時髮指眦裂聲勢洶湧老生亦不相讓頓時竟即用武二人拳足交加秩序爲之大亂遂不終劇而閉幕新劇家之怪現狀竟至如是我爲新劇前途危我更爲新劇前途痛

新劇界笑話種種

（錢香如）

▲新劇界最習見之笑話爲脫鬚正演得神氣活現之時忽爾夾在鼻孔中之假鬚脫落下來老頭兒竟變作小夥子觀者無不鬨堂大笑

▲又有某新劇家飾老叟於第二次出場時其鬚忽持手中未曾帶上及欲捋鬚講話方始覺察頓時面紅耳赤頭上青筋高高漲起急以他言彌補終覺無趣而座客已鼓掌狂笑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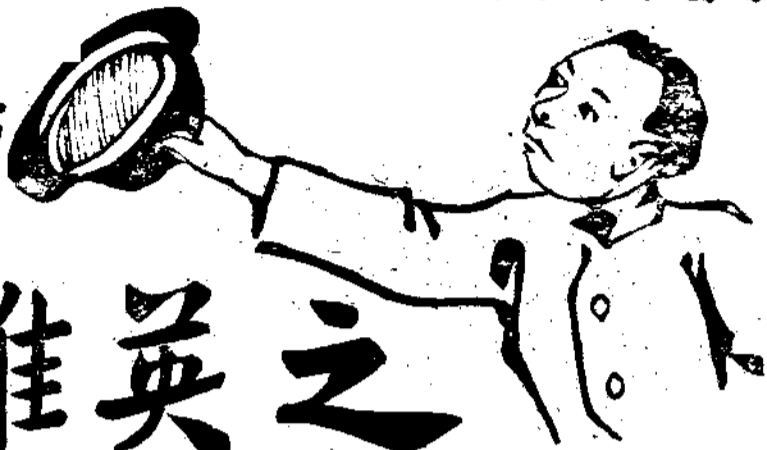
▲舊劇中名角唱重頭戲值台者必持茶壺伺應以免口乾失音新劇則無此例不謂某新劇家扮罪犯葡萄案下時竟在公案底下取出茶壺就口而飲大類老法師上天表情形見者盡皆失笑劇中死人最難扮演死時須將身子挺直方爲上乘嘗見某新劇家扮死人初極硬直後被兩人抬起甫行數步即彎軟下來死人竟作鷺鷥笑一時看客俱以冷笑報之

▲又有飾死人之某新劇家橫臥檯上妻孥在傍號哭忽爾睜開眼珠對大衆看看合座爲之捧腹縱欲忍笑而不得

（未完）

菊部紀餘

締造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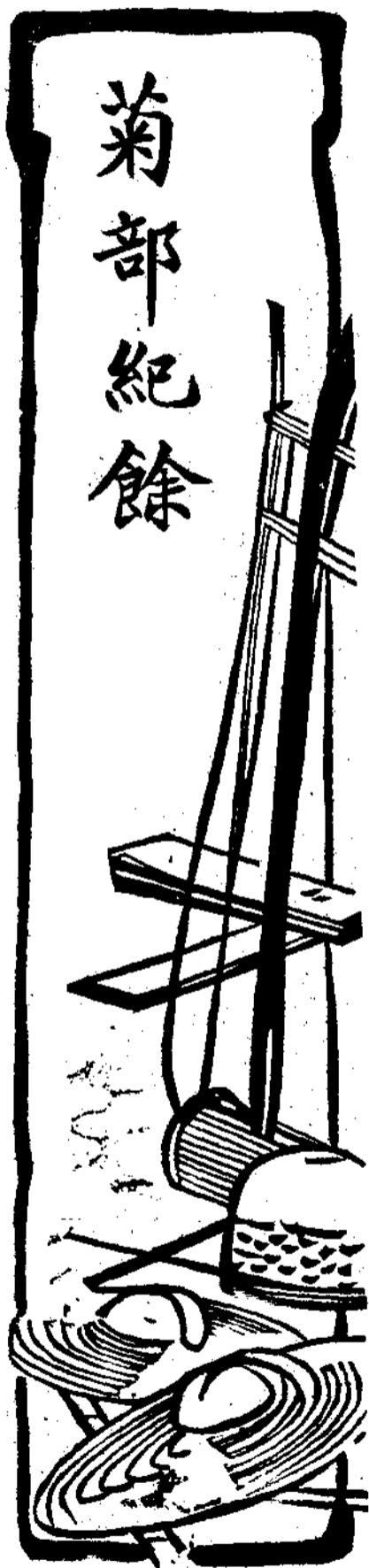


之英雄尺牘

八	開	乎	然	令	雄	四	書
角	生	不	而	人	手	皆	共
	面	同	生	愛	筆	締	八
	者	誠	與	國	洋	造	卷
	也	尺	尋	愛	洋	共	函
	每	牘	常	種	灑	和	凡
	部	中	函	之	灑	時	二
	價	之	札	念	讀	之	百
	洋	特	迴	油	之	英	有

錦章圖書局廣告

菊部紀餘



負劍騰雲廬劇話(二)

(劍雲)

年來劇學昌明。觀劇者之程度較前已大有進步。而劇評遂見重於時。海上報界無論大小。咸有專欄。幾於不可一日無此君。一般戲迷買報不看報。專看劇評。各梨園伶人亦視報紙之褒貶為榮辱。於是報紙遂如雪片飛舞。劇評亦如汗牛充棟。不知評劇非易事也。經驗閱歷見識文字四者缺一不可。豈僅能作文能看戲即可作劇評哉。有經驗始有把握。無過與不及之弊。有閱歷始有比較。斯優劣美惡可分。有見識始有價值。庶伶人閱者兩得其益。再以曲折綺麗之文字點綴之。然後方可評劇也。否則評劇家之智識不如伶人。寧不貽笑大方。令識者齒冷乎。

海上報紙多矣。劇評夥矣。能操觚能觀劇者皆能評劇。此劇評所以濫也。似通非通。一知半解之劇評投來。即載此報紙。所以無價值也。評劇家人多於鯽。大抵皆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之徒。鮮真實之學識。特異之眼光。深遠之閱歷。優美之文字也。震其虛名。驚其場面。一人道好。一羣隨之。使其人無

藉藉名則雖有過人之藝彼耳食者不之見也或則假充內行動輒大言或則強作慣家胸無點墨或則抄人舊文據爲己有或則胡言亂道見誚通人或則受人津貼卑鄙齷齪或則感情用事倡爲黨論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皆大評劇家之本領也年未弱冠而開口陳長庚如何老練余三勝如何清越汪桂芬如何奇奧閉口俞毛豹如何驃悍楊月樓如何勇猛黃月山如何沈毅大言不慚自欺欺人彼非惟伶界前輩無由夢見恐卽叫天小樓亦未寓目而乃言之鑿鑿一若足爲信史之徵此假充內行之可恥也足跡僅數蒞劇場顧曲不過十回八回皮簧不辨派別不知乃偏好作解人自命不凡見應寶蓮而曰此俞家特出見富仙舫而曰此龔處流亞見小桂芬而曰此汪派巨擘見白文奎而曰此孫門高足甚謂楊小樓不如七歲紅譚叫天不如溫小培朱幼芬不如伍月華小達子不如八歲紅者吠聲吠影叫囂紛呶此強作慣家之可恥也朱雙雲圖畫劇報記者也乃某君竟錄其評叫天之洪羊洞投入報中矣鄭正秋未越上海一步也乃曲辮子(自署之名)竟抄其評恩曉峰翁梅倩之文登載氣球報矣其他梨園掌故名伶軼聞之轉展抄錄尙不在其例以僞亂真恬不爲怪此抄人舊文之可恥也道聽塗說之詞齊東野人之語以訛傳訛了無足據年代顛倒而不知指鹿爲馬以自信偶至梨園目光如豆以其坐井觀天之見發爲揄揚頌禱之文信口開河悉皆譏語此胡言亂道之可恥也作戲館之機關爲個人之牛馬恃告白費爲衣食之資視酒肉宴爲平章之的有錢可得有戲可看則諂諛交加大捧特捧斯文掃地廉恥道喪此受人津貼之可恥也文

人好事古今一例。黨馮黨賈各樹一幟。尊梅尊朱互肆其詞。是非因以顛倒。黑白遂至不分。黨賈者謂璧雲而外皆無可觀。黨馮者云子和以下不堪入目。競肆其毀謗之言。以壞人名譽。為快。黨同伐異。傾軋成風。而劇界遂無寧日。評劇云乎哉。黨爭而已矣。甚有舉粉菊花為第三黨。首領尊張文艷為黨魁者。獻媚乎討好乎。忙煞黨員。笑煞黨魁。損人利己。阿私所好。此感情用事之可恥也。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三人行必有我師。海上為文人薈萃之區。又為我中國通商大埠。以予所知。則吾友義華（前中華民報今飛艇報記者）其目光之銳利。見識之高超。殆為首屈一指矣。攷則若嘯虹軒劇談（馬二先生）雖筆鋒稍為苛刻。而清矯拔俗。迥異羣衆。純為一己之觀察。不落常人窠臼。若麗麗所劇談（鄭正秋）詳細週到。無過與不及之弊。又能注重伶人品行口誅筆伐。彰善癉惡。其有功於社會。有益於伶人。殊非淺鮮。若詹雨門（脈脈）資格老練。閱歷豐富。其評劇褒多貶少。能得忠恕之旨。若求幸福齋劇談（海鳴）雖祇見一斑。未窺全豹。然其語氣珍貴。懷抱偉大。已非泛泛者可比。若雙雲館劇談（朱雲父）學問淵博。經驗深遠。談諧可誦。語多中肯。餘若仙芝若狂之典麗。喬皇之子天網之俏皮。曲折醉儂藐廬之薰香綺雅。健兒瘦月之穩重平和。僅此十數人。已如鳳毛麟角。不易多得。自鄒以下。吾不欲觀之矣。

今之評劇家。喜譽人。亦喜毀人。譽者譽素有名望者也。毀者毀無名小卒也。須知吾以為佳。不可一味揄揚。比之如天人傑士。亦宜細心體察。將其精警之處。特異之點。為常人意想不到者。表而出之。

以為弱者勸吾以為惡不可任意謾罵詆之為飯桶酒囊亦宜平心靜氣將其缺憾漏洞不適不良之處一一指出以為驕者戒用自已之目力不可伺他人之顏色務使無言不貴有語皆香斯方不愧為評劇也一般自命大主筆大評劇家其以吾言為何如

梨花鏡

(鬚生部)

(劍雲)

恩曉峰

恩曉峰稟天賦之歌喉具過人之才質雖不能上儕叫天與諸男伶相提並論而在坤角中確可冠絕羣芳江東獨步每唱空城計斬黃袍白虎堂四郎探母取成都文昭關四進士戲迷傳等戲其咬字之准切發音之清朗提承轉展極抑揚頓挫之妙而做工傳神說白蒼老在在都入化境聆其一曲樂而忘倦嘗有觀止之嘆既鎔汪譚二派於一爐復出奇制勝發高山流水之音一字一珠沁入心肺歌壇盟主舍恩其誰

小蘭英

小蘭英老氣橫秋目無餘子雄才偉略不可一世殆桑維翰所謂長槍大戟安用毛錐者唱句既行神如空行氣如虹白口復斬釘削鐵不同凡響而舉止固極穩重工架更甚老到桑園寄子賣馬洪羊洞魚藏劍諸劇為其傑作大氣磅礴自成家數間飾淨角尤令人拍案叫絕蓋其相貌堂皇威儀甚足魄力雄健氣旺韻流故也運用鼻音亦純任自然使蘭英而改唱大面則粥粥羣雌中將無與

抗衡者矣。

張少泉

張少泉爲老生。張湧泉之女。武淨李春利之義女。事母甚孝。性格聰穎。扮相台容卓然。上乘。故其颯颯。英姿。具有先聲奪人之致。長於白口。而尤善於做工。唱亦娓娓動聽。演梅龍鎮。風流蘊藉。飄逸出塵。演拾黃金。卽景生情。善解人頤。演跑城老邁。龍鍾顛蹶。得勢至與張氏姊妹演梅香節。尤爲一時絕作。若再練氣。凝神。寢饋歷久。則以少泉之敏慧。不難與恩曉峯分庭抗禮也。少泉勉乎哉。

露蘭春

露蘭春。舉止渾脫。眉宇間有秀氣。所能之劇頗夥。類皆趣味濃厚。精采非常。而落馬湖盜御馬二劇。尤爲生平得意之作。原此二劇爲男伶高福安所親授。蘭春演來。怡到好處。無叫囂浮躁之病。無幽莽過火之嫌。道白言言清切。字字傳神。唱亦不蔓不支。提得高。落得定。較趙紫雲有過之而無不及。演逍遙津。請宋靈。諸重戲亦平穩無疵。足見其魄力之厚。非時下女伶所可同日語也。

翁梅倩

翁梅倩。初名一樹。梅花館本北里名花也。善辨能言。詞鋒銳利。始嫁某氏子。會以事下獄。翁乃挾費求去。作下堂婦。貌不揚。而歌喉天賦。平日粉墨登場。哄動一時。遂棄妓爲優。老成練達。慷慨激昂。於唱工一門。有獨到處。惟白口微嫌略軟。善演硃砂痣。教子子胥。投吳李陵碑。諸劇神完氣足。極高下。

疾徐之致亦鬚生中不易多得之材也。

陳蕙峯

陳蕙峯原名小金鐘。識字知書。談吐雋永。嗓子乾燥。以做工白口見長。打巖嵩。打鼓。罵曹。烏龍院。審刺客。二進宮。諸劇皆爲其拿手戲。氣概激昂。沉肅穩重。兼而有之。妙在演一劇有一劇之神氣。摹一人有一人之姿態。表情做工處處不肯放鬆。一步是真。能做戲者。演新劇亦頗有程度。惟放蕩不羈。其私德未免惹人訾議耳。

周桂寶

周桂寶父名金奎。南京人。夫楊氏。曾在甯城開長發客棧。桂寶其妾也。貌圓而腴。一望卽知爲忠厚人。歌喉清新俊逸。行腔頗能跌宕。生姿無矯矜狀。無斧鑿痕。每爲一劇。能自出心裁。特翻花樣而唱。至轉折處。又能柔滑不澀。足當珠圓玉潤四字。其姑寶寶。拾其緒餘。亦能占領一席。惜嗓音不如桂寶。且性情高傲。不受束縛。癸丑季夏。滬南亂事發生。姑嫂二人。乃於某夜。從其意。中人私遁。衣服首飾。攜帶一空。蓋其蓄心久矣。其人吾友識之。第不肯道其姓氏耳。

小蕙芬

小蕙芬聲音尖脆。未脫女腔。故演劇時。每瑜瑕互見。蓋升堂矣。而未入室也。善唱斬黃袍。行路哭靈。十八扯。諸劇。運音使調。委婉可聽。頗多驚人之句。惟剝雜不純。難臻一致。有時學恩曉峯。亦有可采。

處倘得再加磋磨。不患無出人頭地之日。第年華漸長。若僅以花腔見長。則誤矣。（按小蕙芬在滬頗負時譽。因其善使花腔。能投滬人所好也。）

牛桂芬

牛桂芬。京伶牛松山之女。花界歌壇中老將也。隸丹鳳時。予卽識之。今忽忽十年矣。雖紅顏老去。無復昔日風華。而技藝之進步。則大非昔比。去鬚生。則氣概蒼茫。老當益壯。去武生。則靶子老練。神采飛揚。去小生。又瀟灑風流。飄然出世。嗓子雖乾。幸善運用。南天門白帝城打棍出箱。陰陽河挑華車。蓮花湖八蜡廟羣英會。白門樓等戲。皆爲其擅長之作。惜滬人觀劇皮相者多。而又醉翁之意不在酒。桂芬之不得志於時。非戰之罪也。

金鳳雲

金鳳雲。不詳其底蘊。今秋偕筱菊芬南來。隸鳳舞臺。第一夜唱李陵碑。予曾往聽之。喉嚨嘹亮。神情蒼老。三句倒版。中氣極長。原版中（潘仁美）之美字。紆徐得勢。反二簧中（爲國家）既盡忠。又盡孝。一三句截去（爲國家）一句。週到之至。具見慧心。統觀全劇。始終不懈。無疵可摘。非研究有素。不克至此。聞尙能兼唱青衫。亦上選才也。乃不一星期。忽卽輟演。豈包銀未能議定歟。

小桂芬

人之有名字。所以示人我之別也。乃舊劇界偏喜魚目混珠。蹈襲名冒效惡習。小桂芬三字。男女伶

人各有其三。致有真小桂芬。真正小桂芬。小小桂芬之別。斯真無謂極矣。丹桂園前有客串小桂芬。年可三十許。唱空城計。得機得勢。丹田力甚厚。似非初出茅廬者。王家班之小桂芬。年方花信。唱目蓮救母。硃砂痣。牧羊。卷滑油山等戲。一唱三嘆。一波三折。一字三轉。餘音裊裊。如游絲騰空。饒有別致。壬子以腹脹病死。有謂係假母虐待所致。其信然歟。至羣仙之小桂芬。則中氣孱弱。喉音低細。遠不及前二小桂芬。不過字眼尙清楚耳。

楊文奎

楊文奎。年纔及笄。五官端正。去老生適如其分。嗓音清澈。開合收煞。無不如意。工演四郎探母。洪羊洞。捉放曹。空城計。諸劇淋漓酣暢。緊湊異常。做工亦從容不迫。脫盡火氣。此子不凡。將來決非池中物也。

劉桂林

劉桂林。江蘇甘泉人。父擅青衣。(忘其名)負盛名於青島。母係青島之鹹水妹。桂林生而敏慧。九歲即登臺獻藝。一身兼文武。老生青衫。椰子之長聲。譽鵲起十四之漢。繡幕啓處。采聲若雷。大爲彼埠人士歡迎。身價因之十倍。此爲桂林得意時代。後習武工。嗓子遂一蹶不振。甲寅來滬。隸妙舞臺。喉音愈益乾悶。然運音使調。仍能愜心中意。大醉小疵不足病也。善演李陵碑。斬黃袍。刀劈五虎。大登殿。蘇三起解等劇。今年七月。聞忽偕所歡遁去。不知所終。或云已作化外之民。不知確否。其母已

死其妹桂芬亦習鬚生現嫁姜姓爲妾吾友碧血於桂林最爲賞識兩情繾綣一往情深乃有情人竟不能成眷屬何蒼蒼者之不爲作合耶

小蘭芬

小蘭芬工老生兼串老旦如婆娑古樹別有風味又如巒嶼奇峯凌傲兀突其歌也不激不迂能盡委婉曲折之妙其白也不快不慢能知陰陽相錯之旨其做也不忙不迫能得純任自然之理雖未登峰造極而已入室升堂全才難得若小蘭芬者亦後起之秀也

葵曉峯

葵曉峯貌不甚揚扮相致少莊嚴氣象做工亦欠自然惟喉嚨尙佳不致令人增厭運音使調瑜不掩瑕且戲情頗生詞句亦不甚熟藝之不精殆無可諱進而習之懇而求之有志者事竟成會有揚眉吐氣之日蓋其資質本良一經雕琢可成大器也

趙鐵山

趙鐵山爲趙紫雲之弟子演劇粗率潦草毫不經營輕於做工忽於白口大搖大擺竟效法老供奉孫菊仙有時直不成戲不知孫處曲高和寡故意玩世鐵山何人乃蹈畫虎不成之誚耶雙獅圖一劇觀畫修書一段唱工尙不乏可采之處第性情急促宜搖版而不宜二簧且不善養喉以致不時失潤鐵山勉乎哉如欲馳譽歌壇應須苦下工夫力圖精進也

陸月樓

陸月樓。昔時光彩煥發。名滿津沽。今則風塵潦倒。有顛顛色。曾幾何時。前後懸殊。已如此。日月磨人。可勝慨哉。月樓演戲。最肯賣力。任爲何劇。無不用心體貼。刻劃週詳。以多得采聲爲榮。不善珍攝。噪子。因之大壞。今之發音滯啞。力竭聲嘶。未始非好勇之過。吾於月樓。不禁三太息矣。

李秀英

李秀英。卽小叫天之化名。舉止服裝。不類女子。初隸丹桂。喉乾而圓。調穩以沉。演打魚殺家。二進宮。黃金台。拾黃金。丑表功。九更天等戲。無不意味深雋。唱既豁然開朗。白亦輕重勻平。惜能演之劇。屈指可數。一月以內。時見重複。殊爲憾事。唱黑頭。最有神味。惜亦所習不多耳。

汪處

汪處。予祇一見之於丹桂。演機房教子。工架老當。行腔不弱。抑揚宛轉。悲壯蒼涼。表情亦甚見精細。道白神氣尤妙。非深得個中三昧者。曷克臻此。時配者爲張文奎。張文艷姊妹。珠聯璧合。得未曾見。真令人百觀不厭也。

賽春恒

賽春恒。歷羣仙最久。喉音沙滯。於開拓發展。不無困難。所演之劇。無特長。亦無瑕疵。不過如官樣文章。稱職而已。

小月紅

小月紅與羣仙之小桂芬相伯仲。發音雖尚清晰而微嫌氣促。初來滬入女丹桂。曾排壓座戲。藝不驚人。此後遂逐漸移前。張少泉憫其伶仃。爲之指導一切。小月紅亦低首下心。俯伏受教。不匝月而藝竟大進。近朱者赤。信然。惟中氣不足。終不能一飛冲天耳。

韓孝峯

韓孝峯聲音夾雜。唱時字眼皆從齒縫中迸出。所演各戲首尾不能貫串。藝之生疎可想而知。宜其沒沒無聞也。

董祥奎

董祥奎方頤闊頰。威儀甚佳。音尖銳。字含糊。所能之劇甚少。以是不能久安於位。倘能苦志力學。精益求精。亦可造材也。

馮子梅

馮子梅身呆笨而貌臃腫。論其唱固響遏行雲。聲震屋瓦。無如有聲無調。如冬烘學究。但知背死書。不明書中意義。刻版文章。乏味殊極。然而大負此好喉嚨矣。

京劇物類名稱表 (三)

(漱石)

雜物類

戲臺兩旁之門帘。右者曰上場門。左者曰下場門。京劇近時亦用佈景。於未佈景時。僅掛上下場門之彩畫。名曰守舊。佈景時。上懸之短幅橫畫。名橫欄。左右兩旁之硬畫片。曰附片。地毯則曰臺毯。城門之布者曰布城。戲中用帳子者。名掛帳子。以帳子捲起。搭作帥堂者。名轅門。戲桌上之帘。名帳帘。五色之大旗。曰五方旗。帥字旗。曰帥旗。三軍司命旗。亦曰帥旗。關公出場用之五色旗。曰月華旗。妖怪出場用之黑旗。曰黑風旗。李仁孝出場用者。曰飛虎旗。水怪出場用之半截旗。上畫水彩者。曰水旗。畫車輪之旗。曰車旗。令字旗。曰令旗。令箭。仍曰令箭。大堂上架勅印者。曰勅印架。差人所用之竹片。曰堂板。男犯用之。夾棍。仍曰夾棍。女犯用之。細木五枝。較筆梗粗者。曰拶指。手銬。脚鐐。統稱曰錄。提犯之牌。曰提牢牌。提犯官之牌。曰火牌。亦曰白牌。軍役腰懸之小牌。曰腰牌。大名府翠鳳樓盜御馬等戲有之。花蝴蝶。手中之馬。曰彩馬。玉堂春之枷。曰鯉魚枷。一枷而三人同戴者。曰三聯枷。活釘之板。曰五心釘板。老旦之拐杖。曰龍頭杖。狐狸尾。曰狐狸威。（按威尾北人同音。則威字實卽尾字之訛。）雉尾。則曰領子。花蝴蝶等戲之鐵條。名欄杆。戲中之放鬆香。名放彩火。戲中殺人。以胭脂水代血。名出彩。亦名代彩。以胭脂水噴面上。代血。曰上彩。孝子之竹杖。本名哀杖。而班中則曰孝棒。酒鬚曰酒纒子。新安驛十字坡等之小招牌。曰小幌子。加官手中之天官賜福。曰加官條子。財神手中之大元寶。曰彩元寶。扮龍之龍頭龍體。曰龍形。扮虎之虎頭虎體。曰虎形。（按班中忌用白虎。以爲不利。故虎形祇黃黑二色。）其餘牛馬貓狗蛇鶴之類。皆謂之形。演帝王戲。桌上所供之爐。曰御

爐。演燈彩戲。雲童所捧之雲。曰雲燈。不點燈而用綢綾製成者。曰雲彩。仙童所執之五蝠捧桃燈。每四盞一連者。曰果兒幡。演洛陽橋之水晶宮。及火燒等戲。其彩有活絡鐵絲。可以倒下者。曰倒彩。昔時演燈彩戲。未有戲幕。僅以洋布遮攔。上畫雲彩者。曰彩幔。今上海已無此物。戲中需抱小孩。倘非洋囡囡而係木刻者。曰喜神。電母所持之二鏡。曰電光鏡。眼母娘娘所持圓鏡。上畫一目者。曰電光目。演包公下陰戲。所披黑紗。曰陰陽紗。加官所戴面具。曰加官臉。財神之金面具。曰財神臉。土地及小鬼等之半截面具。曰半鬼臉。今已無之。魁星之面具。曰魁星臉。拂塵一物四用。太監持之名淨宮。書生用之名塵尾。（崑劇思鄉內書桌上有此物。）仙家用之名雲帚。僧道用之名拂塵。今班中則概呼雲帚。諸如此類。零物甚多。不可縷述。略舉目前所習見者。拉雜書之。掛漏之處。知不免也。



賞 懸 鐘 詩

香。
如。

(嵌字格)

期 限 以陰歷十二月初五爲截止期

課 卷 卷寄本雜誌編輯部應課人姓氏住址

請詳細示知

贈 品 首選三人各贈游戲科學一部

(值課者錢香如)

游

戲

雜

俎

香

如

錦章圖書局廣告



錢君香如。浙湖名下士也。精研科學。入室升堂。此書爲其遊戲之作。乃取科學中之可作遊戲資料者。編輯而成。全書共凡四冊。由淺入深。精妙無匹。本局覓得是書。繪以精圖。付諸石印。且煩沈泊塵先生精繪游戲封面。裝訂成帙。洋洋大觀。購閱者於茶餘酒後。試之妙在無須購置儀器。一切隨處隨時。不妨按圖戲玩。與中國戲法之拙滯。不可同日而語。故又名泰西戲法秘本。且第四冊之卷末。錢君并附遊戲小言數十則。得東方淳于之遺。讀之令人擊節不置。誠近今遊戲三昧中之特別奇書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每部四冊。定價大洋一元。茲因本局新設發行所開幕。特別廉價。減售八角。

總發行上海棋盤街錦章圖書局

擬天閣與石女求婚啓

(老談)

啓者竊維夫婦居五倫之一。未可闕如。陰陽爲萬物之原。殊無謂也。伏念女士身懷異秉。性矯恆情。具絕世之姿。偏能抱璞明獨身之義。永願含珠守貞。出於自然。得天獨厚。斷慾非關。勉強具體。而微一線天。永保鴻濛。不許五丁開闢。方寸地自全混沌。豈容六甲懷胎。未免有情。對此春花秋月。不無多事。笑他怨女痴兒。爛漫不變。其天真高尚。自成其人格。芳徽久播。愛慕深殷。鄙人名是丈夫。實慚渺小。身爲男子。空負昂長。計維墜地之辰。形骸未備。總算邀天之幸。名義猶存。儒重禮防。萬惡已除。首惡佛談。清淨六根。先斷一根。何需熟讀兵書。守如處女也。算深知名教。冒似完人。缺限天成。對祖宗原無少愧。不通人道。念兒女未免關懷。然而人孰無情。物必有偶。以女士未容穿鑿。與鄙人不露鋒芒。雖判兩形。並無分乎凹凸。既開二漏。亦有似乎雄雌。緣固近於生成。事亦類夫好合。倘邀許可。定能諒及下情。但得和諧。絕不探夫底蘊。終身童男女。千載難逢。一對假夫妻。三生有定。一般同夢。

遊戲雜俎

一



游戲雜俎

泊枕

遊 戲 雜 俚

丁香枝上情濃別樣銷魂。豆蔻梢頭春滿莫更守如瓶之口。惠我片言用敢舒似箭之心。願卿一諾上啓。

怕老婆道情

(老談)

雲淡風清近夜天。榜花隨柳跪床前。時人不識余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自家滑稽道人是也。適纔念的這首七言四句。乃是前輩改詠那怕老婆的佳章。道人開口便念誦出來。却也有個緣故。想這怕老婆一事。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算起來成了我輩男子的一個第二天性了。道人半生閱歷。卅載見聞。怕老婆的人兒。真是無奇不有。煞是可憐。因此編作道情幾首。借寓勸懲。不妨遊戲。諸君不需性急待我慢慢唱來。

鼓。棚。棚。竹。筒。敲。好。男。兒。志。氣。高。從。來。骨。性。天。生。傲。鬚。眉。奕。奕。原。無。愧。氣。概。昂。昂。儘。足。豪。娶。妻。本。願。同。偕。老。偏。弄。得。閨。房。樂。事。大。丈。夫。膽。落。魂。銷。

最。堪。憐。富。貴。家。吃。和。穿。儘。足。誇。老。婆。偏。比。親。娘。大。鬚。髻。任。意。揪。成。結。膝。蓋。常。時。跪。起。疤。嬌。容。一。變。心。

先。怕。冤。枉。煞。許。多。姬。妾。都。做。了。眼。底。空。花。

是。誰。家。美。少。年。儘。風。流。貌。若。仙。房。中。好。個。如。花。眷。容。顏。羅。利。還。同。俏。態。度。耶。又。竟。比。妍。常。時。現。出。閨。

羅。面。只。嚇。得。才。郎。短。氣。暗。吞。聲。有。口。難。言。

有。中。年。繼。娶。佳。念。前。妻。百。事。乖。天。然。情。性。般。般。改。殷。勤。不。敢。高。聲。語。驕。傲。偏。能。下。氣。捱。日。常。漸。漸。夫。

綱。壞。弄。到。了。千。依。百。順。一。納。頭。拜。倒。裙。釵。
太。無。聊。是。老。夫。詠。枯。楊。道。自。娛。偏。生。娶。個。青。年。婦。漸。衰。精。力。難。支。應。多。病。形。骸。慎。起。居。般。般。總。惹。娘。
行。惡。只。爲。是。自。知。愧。悔。變。成。了。胆。戰。心。虛。
數。威。嚴。大。將。雄。掌。兵。符。氣。概。宏。奈。他。娘。子。軍。偏。勇。房。幃。自。古。難。爲。武。裙。衩。偏。勞。拜。下。風。闔。威。更。比。軍。
威。重。嬌。滴滴。一。聲。叱。咤。好。男。兒。骨。軟。筋。鬆。
有。男。兒。太。不。才。百。無。能。笨。又。呆。惟。知。闔。教。堪。崇。拜。聰。明。伶俐。般。般。勝。忍。受。承。迎。活。活。該。娘。行。看。得。難。
斯。耐。真。算。得。絲。毫。沒。用。一。憑。他。喝。去。呼。來。
爲。扳。高。結。闊。親。好。妝。奩。壻。新。憑。他。驕。傲。都。承。應。貪。圖。富。貴。求。接。繫。弄。到。閨。房。變。主。臣。一。條。裙。帶。真。
尊。敬。終。日。裏。奴。顏。婢。膝。再。休。提。相。敬。如。賓。
不。安。貧。最。不。堪。慕。紛。華。勢。利。觀。終。朝。哭。罵。真。兇。悍。衣。裙。蔽。體。求。羅。綺。飲。食。充。腸。鬧。旨。甘。不。能。供。給。遭。
磨。難。由。不。得。兒。夫。短。氣。暗。吞。聲。事。事。承。歡。
爲。貪。花。苦。自。尋。對。妻。兒。不。稱。心。眠。花。宿。柳。真。高。興。床。頭。明。定。三。章。法。簾。外。偏。挑。一。曲。琴。掀。翻。醋。海。波。
千。頃。儘。落。得。常。遭。打。罵。沒。聲。兒。不。敢。回。音。
更。難。言。是。賭。徒。好。家。財。儘。去。輸。房。中。氣。壞。持。家。婦。隨。匿。衣。飾。看。看。盡。上。代。銀。錢。漸。漸。無。終。朝。吵。鬧。難。
安。處。偷。賭。罷。忍。飢。受。凍。到。床。前。短。嘆。長。吁。

太稀奇。是暗龜爲嬌容。大吃虧。愛中生敬。還生畏。多情自古先。尋苦非禮而行。怎敢違任他。常共旁人睡。已釀就性兒乖。戾只甘心婦。倡夫隨。夫妻相敬。從來少。各把因緣造。一一細推敲。揭破其中奧。料不怕老婆人兒都叫好。

馬屁家獨無二上牛皮大王書

(華魂)

臣馬屁獨無二。謹三鞠躬再拜上書於大王前曰。昔臣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伯樂遇之。然後知其爲棟梁之材。超逸之足。於是拔諸塵市。登諸上廐。披雲見日。立地騰天。臣自遇大王如魚之得水。而馬牛大相其風。每放一屁。則山谷震應。萬人齊拍。恩榮寵渥。可謂極矣。臣敢不鞠躬盡瘁。報知遇之恩於萬一哉。然祿位既尊。聲譽自隆。近海內蠅營狗苟之輩。聞風不遠千里而來。恭立臣宇下。以待臣放屁。拍之以爲榮。先尙遠拍。歡呼後竟加身重擊。臣今年逾古稀。區區雞肋。何能任其頻敲。欲遽止之。願又爲國家褒勳定律。而不可破者。清夜自思。遍籌無策。每屆放屁時間。祇預潛伏於重闈之內。輕輕洩出。求國人無聞已矣。臣丁此苦境。雖居華第之中。實無殊針氈之上。以國家堂堂大臣。放一屁。猶畏首畏尾。是玷辱國體。莫斯爲甚。然此尙爲其次者。臣今遍體傷痕。盡萬人擊拍之點。含辛忍痛。其何以堪。繼此以往。臣必至死伏望大王念臣衰老。大吹特吹。其牛皮使無恥小人聞風畏避。俾臣得洩平日之鬱積。放一大臭屁。爲全國揚芬。如此則廟廊可清。社稷可定也。願大王垂察焉。

樓外樓登高談

(穎川秋水)

滬地無山每逢重九裙屐翩躚仕女雲集豫園登萃秀堂之假山山雖不高然本地風光約略見焉自滬北建樓外樓遊人日日登臨於是聳霄之樓閣連雲之舳艫如在几席間而遠山蒼茫古塔嶺峯在數十百里內外者亦咸與目光接觸故曾游歷環球者謂不啻巴黎之伊符塔埃及之金字陵也回顧萃秀堂之一邱一壑彷彿岑樓之與寸木泰山之與培塿焉渺乎小矣民國紀元之三年義和曆九月九日橐筆餘閒遂偕孫子漱石錢子香如朱子瘦菊嚴子諤聲登焉玉宇澄清金風颯爽數叢黃菊秀色可餐平臺之上白叟黃童紅男綠女熙熙焉如登春臺不覺喟然歎曰凡登斯樓者咸可謂自得其樂矣而世之拘牽於名利者或從捷徑登終南之山往返因甚便也然吾聞登山者必經宦海風波險惡駕駛不慎患淪胥矣又有不上終南而登水山者誤陟其巔履薄冰而墜深淵矣奈何登者之不自諒也或入銅山訪鄧氏之遺跡謂大丈夫得志固當如是惟鄧通餓死久矣問其子姓二千餘年來猶能保其遺產否耶奈何登之者更不一悟也孫子聞之啞然笑曰子言良是惟名場利藪舉世能不涉足者翳何人哉恐不宜苛責也若酒色兩途爲伐性之雙斧宜可不入乃嗜飲者喜登酒泉郡之酒瓶山日登其峰以天地爲甕廬以日月爲甕牖乘醉而往披襟當風泠然善也惜山下有弱水焉名曰酒池失身而墜不見其底昔桀紂咸沈溺其中致殉焉王者且如此况衆人乎至好色者則愛登巫山十二峯頭有神女廟焉登者自以爲其樂靡極然其始往也若

渡情海與慾海汪洋千頃波瀾壯闊內有漩渦偶一不慎舟即傾覆葬身魚鼈非若宦海猶可收帆也其將歸也知水道者則一葦可杭未及半夜誕登彼岸否則必迂道經醋海過愛河或擱淺或觸礁於迷津之口此時必爲水怪所吞或拽入水府焉大可懼也而世之裹糧而往者猶紛紛雖有指迷途而使返者告以回頭是岸不信者十之九信者十不獲一噫亦可怪矣孫子語竣錢子聞之曰酒色之惑皆少年血氣未定所致也吾嘗見世有登不周山者矣鼓勇而往一日千里豪氣不可謂不盛也然以共工氏之氣猶不能損其毫末以楚霸王之勇猶不聞拔之以移諸北海則雖勇往直前直無意識耳且誤入歧途則有失足之虞故善遊者慎焉言未畢朱子嚴子適立哈哈亭畔朱子軒渠笑曰惜哉惜以上諸人無人焉率之以登斯樓入此亭中俾自鑒其形也嚴子亦軒渠曰不然彼果存一二本來面目雖不鑒焉猶自悟也若既失之則雖日日鑒焉庸有益乎言畢遂出哈哈亭是時夕陽將下燈火萬家乃聯袂同下諸子顧謂予曰今日所言子其識之予曰諾爰泚筆以書焉

天宮命令一束

(一名新封神榜)

(程小珠)

- 任命姬旦爲國務卿此令
- 任命包拯爲肅政院院長此令
- 任命諸葛亮爲參謀部總長劉基爲次長此令
- 任命桑弘羊爲財政部總長猗頓爲次長此令

- 任命關羽爲陸軍部總長岳飛爲次長此令
- 任命韓世忠爲海軍部總長常遇春爲次長此令
- 任命張騫爲外交部總長李白爲次長此令
- 任命公孫僑爲內務部總長房玄齡爲次長此令
- 任命孟軻爲教育部總長朱熹爲次長此令
- 任命端木賜爲農工商部總長范蠡爲次長此令
- 任命愚公爲交通部總長費長房爲次長此令
- 任命皋陶爲司法部總長蕭何爲次長此令
- 任命周瑜爲長江巡閱使此令

天宮電報

(程華魂)

(月宮電)月下老人昨因酒醉誤將卓文君錯配與龐士元司馬相如大怒控諸懲戒委員會聞擬將科以五等有期徒刑監禁五月

(天宮電)煞神欲外結孫臧倡謀第三次革命爲偵探夜遊神發覺煞神已遁往西天近日天宮設戒甚嚴

(南天門電)孫臧已響應昨率二師抵南天門幸王靈官同陸軍部上將楊戩等協力禦敵得慶無

悉

(西天電) 煞神遁往西天如來佛祖不許引渡外交部正與交涉

(花菓山電) 孫悟空復在花菓山稱帝

(南海電) 觀音大士擬設天足學校並紅十字會於紫竹林趙元壇允助常年經費

(西天電) 耶蘇復活節釋迦牟尼氏擬派專員代表往賀

地底電報

(程華魂)

令 (鄂都電) 黨人洪秀全徐錫麟熊成基吳樾等潛回陰府圖謀內亂經無常鬼探悉閻王已下戒嚴

(鬼門關電) 陰府以財政支絀募集內國公債連日在關開會勸導石崇陶朱諸巨富均各倡購十萬冥鏹頗蒙閻王嘉獎將給以一等嘉禾章

(奈河橋電) 橋基年久失修擬毀拆重易鐵軌以便行駛汽車聞由陽國工程師包辦

(望鄉臺電) 臺前旗杆被風吹折現已修好並裝設電燈以便行鬼

(血污池電) 閻王因池中飲料不潔擬安自來水以重衛生定於下月開工

(惡狗村電) 村中鼠疫盛行死亡甚眾惡狗亦幾斃盡連日小鬼檢查頗形忙碌

(剝衣亭電) 自入冬後多有匪徒出沒其間昨有客鬼行過亭前被劫已報案請緝不理

(孟婆庄電)孟婆因茶業冷落擬招集陽妓多名來庄藉以振興市面已經地方鬼允准但每名須月納花捐二十冥鏹以充無常經費

逸詩滬風

(亦龍)

標有梅其實百分維彼瘟生傳染著兮
標有梅其實千兮雖有良醫不能痊兮
標有梅下上生之雖有良藥鼻已掀之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小序曰標有梅戒瘟生也瘟生好標遂生楊梅焉

拆白郎君課引

(漱石)

三三遊魂

占得卦屬遊魂謹依先天易數推算病者主失魂北方北方屬巽巽少女也病因少女而起而財爻伏而不動金錢為第二生命病之沈重未始非職是之由致游魂飄蕩遠離軀殼坎水將竭離火上炎病何能痊急宜用黑心一個(猪肝色者亦可赤者不可用)禱祭兌宮使少女輸誠病者魂魄有依然後再用歪心一個(生脊骨旁者最妙)虔禱財帛宮使財爻發動則此病自有轉機但恐官鬼爻亦是而動則闌干弔照貫索臨門病符雖退官符將至宜用元寶湯禳解方保平安如欲延醫卦象屬巽延女醫調治最妙卦中有鈎魂司陰皂攝魂司獄卒速報司鬼吏求食急宜於螺螄殼

遊戲雜俎

敬道場一天度備鮑魚銀貢蚌肉致祭用蛤蜊殼爲船發送西北方河濱叫喜宜在夜半子時向夜花園抱電氣燈杆撮唇作吹哨聲大吉

湔牌大小姐命書

(漱石)

辛酉 戊辰 乙巳 庚寅

吉造生肖屬雞山梁之雉活潑高飛足徵其人流利生於辰月天馬不羈誕於巳日長蛇宜於覓穴落地妙在寅時胭脂之虎威而且尊一生可以衣食無虧惟辛金庚金兩重太露主有財不能保守漏卮太鉅乙木值日建生寅時正木牌出口之初惟晨光熹微牌恐散佚坐是有湔失之虞然金能制木妙在有金以濟之此木足受雕刻非余浜之朽木可比幸何如之大運幼歲平常十五至二十歲早卜蓮開並蒂草長連翹二十一至二十五如秋江芙蓉秀色可挹二十六至三十歲未央之柳猶具風神三十一至三十五霜林落木運欠亨通三十六至四十樹老心空不無操勞過甚愁思連綿四十一至四十五牛山之木頽唐有阻以下再推統觀此造女命夫星之透自十五歲以至三十歲歲俱佳子息官則木牌湔散獨木無林微嫌欠缺本歲春季吉夏秋大利冬季平平

按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八字曾見某小說乃鬧新房時滑稽者以新人貌陋故答客以諧音之八字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今仿其義作新有婦人一似更淫桑濮之風於今爲烈良可慨也

隔壁話

(諤聲)

誇聲無聊。閒坐斗室。聆隔壁少婦與老嫗談話。頗堪發噱。錄之以博一笑。

(少婦問)老阿太同你家借隻斗。

(老嫗答)我家的狗在竈邊養小狗呢。

(少婦問)你是聾的麼。

(老嫗答)我也不知道是雄是雌。

(少婦問)你不要七搭八搭呀。

(老嫗答)叫我什麼知道是七隻還是八隻呢。

截長補短

(錢香如)

(蘇甬京三處方言之比較)

余家房屋係三戶同居。余與房東(蘇州人)住樓上。而賃居樓下。客堂後間者。亦蘇人。一日夜半聞樓下啓門。及談話聲。爰側耳聽之。卽以無筆速記法錄后。

(房東問)樓底下門响是啥人吶。(答)是做呀。

(問)係是啥人吶。(答)做是住拉。咄篤客堂背後格呀。

(問)半夜三更開門做啥吶。(答)哪。昨日夜裏九點半鐘。睏子下去。過歇一忽。醒轉來。開出門去。要想撒脫一場尿呀。

(問)係撒好仔尿進來。門要關好格呢。(答)曉得哉。門自然會搭係。撐好格。請係放心。睏未哉。區區微事。數言可了。而於蘇州人之口。嘮嘮叨叨。偏有許多議論。綜核問答。句語竟有一百零二字之多。脫易宵波。人止需二十一字足矣。戲擬問答如左。

(問)樓下門响誰拉。(誰音自)(答)阿拉。

(問)索幹勒。(答)撒尿拉。

(問)門關勒其。(答)是隔來。

若以京話述之更爲簡單僅十字耳。

(問)誰。(答)偌。

(問)幹嗎。(答)撒溺。(音殺鳥)

(問)關了門。(答)照。

出版諧談

(熱盧)

哈哈繁華雜誌出版了。記得那一天是禮拜三。同幾個朋友到馬上侯吃酒。恰好毛浩君携了兩册走上樓來。各位好不興頭。互相奪着活比榜後讀魁卷的模樣。酒杯大家不動了。予急止之曰。何苦搶着看內容如何看書的自有交代。正合着一句俗語。麻油拌青菜。各人心裏愛。那是一毫不能勉強的。我却有一句要緊話講給你們衆位聽。聽買一册書。月出銀角四枚。不管他值不值。也不必緊看他內容就劈面瞧見封面這一幅畫。活龍活現像煞一個絕色佳人在那裏吃茶。轉念頭的光景。泊忱先生虧他描寫出來。諸位瞧瞧。這畫好不好。一路講話一路吃酒。猛然想起一樁事來了。就是康年公司的月份牌。諸位想都瞧見過的。真算得獨一無二。兩年出過兩幅美人畫。着實出一點。

風頭我看泊忱先生這一幅畫到要勝他幾倍裝在鏡架裏面不論書室閨房隨便懸挂豈不很有趣麼費了四角洋錢一冊書的價值不庸說了就是看兩回漱石生的繁華夢小說比謝少泉的三笑葉聲揚的英烈滋味多得很哩正談得有興却又引出一個難題目來了我想明朝寫一封信到社裏請主任先生漱石君答應續出繁華夢二百回每期兩回却好滿足一百期的雜誌倘然允許了大家去求泊忱先生畫一百幅美人圖自然不好推託算得極好極趣的一件正經事我便一冊一冊的裝成鏡架懸挂室中閱者諸君謂予不信請在民國十一年冬月中旬駕臨敝舍來瞧一瞧曉得鄙人說的話真正不錯哩

鴉片煙十一月調 (仿二十四糊塗調)

(錢香如)

鴉片之命運至今日已成強弩之末禁令森嚴期限迫促萬國一致贊同行見剷絕之期當不遠矣顧沉溺黑籍中人猶比比皆是不知自振良可浩歎爰將目擊情形譜諸俚曲藉作棒喝雖云游戲筆墨儻亦關心世道者所樂聞歟

正月裏來新年初 及時行樂烟呼呼 鴉片吸過得 曖曖哨 買只印度土
不過呀當心禁煙局員過 恐防查見起風波 要把人來拖 曖曖哨 要費墨西哥
二月裏來杏花紅 中國地界勿通融 吸烟勿受用 曖曖哨 租界來得鬆
大家呀吸烟吸得臭哄哄 男男女女呼幾筒 個個與匆匆 曖曖哨 搬去真名工

三。月。裏。來。清。明。過。家。家。要。去。掃。墳。墓。我。這。裏。無。心。顧。暖。暖。啣。且。把。鴉。片。呼。
吸。得。呀。身。體。軟。呀。軟。污。污。百。樣。事。體。懶。去。做。家。產。漸。消。磨。暖。暖。啣。用。度。日。難。敷。
四。月。裏。來。初。夏。交。烟。土。漲。價。吃。勿。消。算。算。勿。得。了。暖。暖。啣。想。想。好。心。焦。
一。塊。呀。洋。錢。不。到。二。錢。膏。燒。燒。只。有。四。個。泡。而。且。來。得。小。暖。暖。啣。一。吸。就。完。了。
五。月。裏。來。端。陽。逢。看。看。開。銷。勿。成。功。實。在。真。難。弄。暖。暖。啣。典。當。裏。尋。朝。奉。
衣。裳。呀。手。飾。拿。來。一。包。總。幸。得。天。公。煖。烘。烘。皮。棉。沒。有。用。暖。暖。啣。一。捲。盡。當。空。
六。月。裏。來。天。氣。炎。正。好。乘。涼。呼。呼。鴉。片。烟。安。樂。圖。眼。前。暖。暖。啣。勿。吃。要。打。呵。欠。
家。產。呀。賣。絕。柴。米。勿。週。全。妻。孥。痛。哭。苦。黃。連。嘴。裏。出。怨。言。暖。暖。啣。臭。罵。一。連。篇。
七。月。裏。來。乞。巧。會。銀。錢。用。盡。無。借。貸。有。苦。那。個。哀。暖。暖。啣。壓。脚。自。扳。磚。
親。朋。呀。至。戚。斷。絕。不。往。來。賣。男。賣。女。絕。後。代。此。時。該。懊。悔。暖。暖。啣。實。在。真。倒。霉。
八。月。裏。來。桂。花。開。賣。脫。家。婆。拿。車。推。面。子。顧。勿。來。暖。暖。啣。跑。得。脚。跟。穿。
有。氣。呀。無。力。拉。去。又。拉。回。坐。客。嫌。我。跑。勿。來。罵。我。是。烟。鬼。暖。暖。啣。請。我。吃。火。腿。
九。月。裏。來。重。陽。到。天。氣。漸。冷。無。依。靠。實。在。真。苦。惱。暖。暖。啣。只。好。飯。來。討。
破。衣。呀。破。袴。絕。破。破。夾。襖。赤。脚。滑。得。勿。開。交。立。也。立。勿。牢。暖。暖。啣。活。像。個。夜。叉。小。
十。月。裏。來。西。風。寒。偷。東。偷。西。壁。洞。鑽。渾。身。出。冷。汗。暖。暖。啣。恐。怕。有。人。追。

大包呀小裹拿也拿勿完。夾忙頭裏吃一拳。筋骨幾乎斷。噯噯唷。捉住送到官。
 十一月裏雪花飛。萬國禁烟定了期。膏店盡關齊。噯噯唷。那得再烟迷。
 戒去呀烟癮滿面笑嘻嘻。丟脫煙鎗有志氣。正經做生意。噯噯唷。翻轉舊家基。
 十二月裏聽我勸戒煙。只為煙鬼苦萬千。要你們活幾年。噯噯唷。而且省銅錢。
 窮形呀極相都是親眼見。編成小調唱連篇。不是造謠言。噯噯唷。回味大家辨。

附工尺樂譜

五五六工 五五六工 工仕五六上尺工 工工六五六工六尺 工工六尺上四 上上工尺
 工工六尺上四 五五六工 五五六工 工仕五六上尺工 工工六五六工六尺 工工六尺上四 工工六
 尺上四 上上工尺 工工六尺上四 合四

新小熱昏

(熱 盧)

新聞說起上海城。叫啥外國人打仗亂紛紛。銀根緊得嘸淘成。洋行裏。儘十家九關門。絲茶生意。哪
 人問湖絲阿姐真倒運。停子工末風頭。就此出勿成。一家開銷靠啥人。管車先生。嚙良心。野勿到奴
 屋裏來。問一聲阿金姐搭仔。阿巧玲裏朵。兩個有才情。約仔一淘姊妹們。三脚兩步。往前行。趕進絲
 廠門。僚一句我。一聲沸。反盈天。鬧勿清。天氣熱得嘸淘成。短衫袴子。才出暈。買辦先生。笑盈盈。開言
 就叫阿姐們。聽我仔細說。分明生意人。要靠生意經。飯碗頭。大家頂。要緊我野拉。哩日夜。勿安心。商

會裏儘討救兵電報打到北京城野算一樁大正經財政總長奏過袁項城總要維持你我們爲仔
 銀子來勿應要到外國銀行裏儘討人情倘然押款做得成隔格三頭五日就有好回音咿啾快點
 轉家庭白相幾日勿要緊買辦說說真和平說得阿姐妹子蠻趁心一闕而散往外行管車先生送
 出門眉來眼去忒多情要讓還珊家園裏小阿金頭光脚小最伶仃回頭一笑真得神該副腔調請
 仔十八個畫師畫勿成諸君如果勿相信夜快六點零三分泥城外頭兜兜野開心碰着仔俚蠻得
 情勿是我瞎三話四拉朵爛熱昏

有趣……無趣

(錢香如)

做官有趣……遇交涉無趣 打野鷄有趣……生楊梅瘡無趣 揩油有趣……穿綳無趣 喝
 酒有趣……嘔吐無趣 開店有趣……蝕本無趣 討小老婆有趣……做烏龜無趣 打獵有
 趣……悞斃人命無趣 看書有趣……打瞌銃無趣 吃東西有趣……嚼碎舌頭無趣 黃浦
 灘散步有趣……風吹頭痛無趣 跳電車有趣……跌了一交無趣 吸香煙有趣……燒破衣裳
 無趣 騎馬有趣……屁股顛痛無趣 人生行樂有趣……嗚呼哀哉無趣 弄筆頭有趣……
 被人指摘無趣 銀錢多有趣……強盜打劫無趣 場面闊綽有趣……空債無趣 塌便宜
 貨有趣……上當無趣 出恭有趣……瀉痢無趣 喂狗有趣……咬手無趣 做新郎有趣……
 賀客鬧房無趣 做新娘有趣……見公婆無趣 又麻雀有趣……輸錢無趣 串戲有趣……

看客喝倒彩無趣。看白戲有趣。碰着查票無趣。說大話有趣。被人駁倒無趣。講笑話有趣。聽者勿笑無趣。軋妍頭有趣。夾陰傷寒無趣。養鷄鴨有趣。滿地糞穢無趣。禮拜日有趣。禮拜一無趣。

上海新十希奇

(錢香如)

- 一希奇 真蹊蹊 男男女女串新戲 上臺勿怕難為情 只要大胆老面皮
- 二希奇 費心機 自由汽車快如飛 車後出氣嗚嗚响 賽過連放大臭屁
- 三希奇 變風氣 女子剪髮滿頭披 不男不女不中西 新出花樣帶髮尼
- 四希奇 真難比 金鑲牙齒鬪華麗 窮奢極侈要好看 將來金包嘴唇皮
- 五希奇 出怪異 一鬪而傳五爪鷄 指爪生成再生手 相幫衆人做事體
- 六希奇 話把戲 燒火阿婆着了迷 燒飯燒得勿耐煩 腦袋塞進竈肚裏
- 七希奇 製作奇 樓外樓有電氣梯 機關一扳身懸空 上升天堂下入地
- 八希奇 新生意 律師招牌滿街飛 法政速成三個月 就可當官講道理
- 九希奇 奇中奇 洋婦出鬚真詫異 嘴上鬚根密密層層 男女不分成一體
- 十希奇 書局裏 雜誌書籍多於蟻 內容究竟那本好 仔細一看分高低

第二期度語揭曉

遊戲雜遊

紅袖鸞梢玉笋長

處決

悠然鱗甲入雲去

讀書差勝作從九

孟德煮酒論英雄

不孝罪孽深重

昨夜三更今夜三更

百里侯非所願也

不准翻印之地圖

關雲長騎赤兔馬

佛手

近視鏡

(以上臥蕉氏)

秦二世亡後天下屬之者誰家

德律風

尚書一

四子一

四子一

童讀一

詩經一 捲簾格

詩經一

四書一

禮記一

詩經篇目二

唐詩一

周人名一

尚書一

不匿厥指

居之不疑

視之而勿見

學優登仕

備言燕私

無父母遺權

是二天子矣

縣而不樂

板權輿

人面桃花相映紅

散宜生

厥鑒惟不遠

聊目三 捲簾格

唐詩一

王者 劉姓 長亭

但聞人語響

宗

四書一

言其上下察也

一百職有九十九逢十進一逢十進一四退八進一四書一 白圭曰

名士美人多不易

四書二不連

才難 色難

陽春白雪和皆難

古人名一

琴高

更

諺語一

與人方便

三鞠躬三叩首

新小說名一

禮拜六

(以上休寧程華魂)

家譜

詩經一

在宗載考

太真人品

詩經一

溫其如玉

武王尊太公爲尙父

周人名一

敬姜

十八子

周人名一

李離

岳陽

漢人名

唐都

(以上陳進穆)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聊齋一

仇大娘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石頭記人名一

尤老娘

避敵雜選

遊 戲 雜 俚

二十

郭子儀不使侍婢見盧杞

石頭記人名一(脫靴格) 王善保家的

鬻 饅

新小說名 塚中人

(以上鐵腸生)

●第二期度語射中者

姓名 住址

贈品

張劭齋 南京

閱微草堂筆記一部

守拙 上海

全上

曹叔衡 上海

全上

蔣殿襄 南通

全上

王夢周 常州

全上

以上諸君請即函寄郵票外埠五分本埠二分本社當將贈品寄奉

孫省身 南通

七天第一期一册

叔宜氏 上海

全上

周蓬仙 上海

全上

以上諸君請寄郵票一分即將贈品郵奉

本期文虎請射

仍請投函本社擇射中之最多數者奉贈相當之書籍

周武王

古人名一 繫鈴

水始冰

方言一

攘羊之證

左傳二句

季氏

四子一

載離寒暑

詩經一

子路無宿諾

四子一

先庚

詩經一

徒御不驚

左傳一

捕鼠

四子一

祖慈以次家母平安勿念

七言唐詩一

肉峰並峙

左傳一

秀才那得有人情

禮記一

欄干重疊

四子一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書經一 捲簾

製爲丸散決無真藥

易經一 捲簾

吾將瞰良人之所之也

四書一

(以上臥蕉氏)

孫堅

周人名一

結緣

周人名一

(以上陳進修)

猜燈謎

六才一

破涕爲笑

曲牌名一

士

四子二 不連

狗洞裏打架

漢人名一

(以上休寧華魂)

詩鐘

銀鱗細細初翻網

(刀魚)

玉貌盈盈乍揭巾

(新嫁娘)

牡丹滋潤三朝面

(穀雨)

樊素嬌添一點唇

(櫻桃)

方。圓。本。取。流。通。像。
茅。廬。已。定。三。分。業。

(錢)

呼。吸。連。成。既。濟。功。

(水煙筒)

(諸葛亮)

蕭。寺。曾。留。一。段。緣。

(西廂記)

(以上樵裔)

才。子。舊。稱。何。水。部。

(揚州)

將。軍。只。數。霍。嫖。姚。

(霍去病)

却。從。巴。峽。穿。巫。峽。

(蜀道)

直。把。杭。州。作。汴。州。

(醉漢)

秋。花。不。比。春。花。落。

(殘菊)

黃。鳥。時。兼。白。鳥。飛。

(鶯)(鷺)

午。夜。不。容。詩。夢。就。

(乳鳩啼)

痴。心。欲。掉。畫。圖。看。

(背面美人)

(以上竹西小隱集句)

詩鐘懸賞 第二課

值課者諤聲

陰。歷。元。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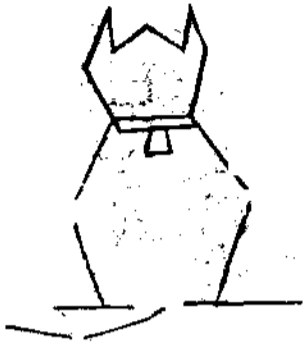
兔。

(一)課卷以陰歷十二月初五為截止期揭曉於本雜誌第五期本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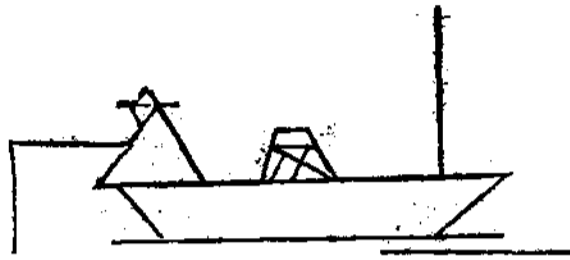
(二)應課人姓氏住址務請詳細示知。

(三)贈品臨時宣布。

(四)課卷寄上海城內穿心街本雜誌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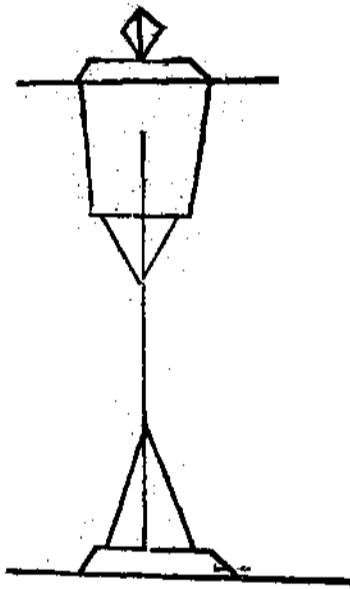
(奴 狸)



(釣 垂)



(首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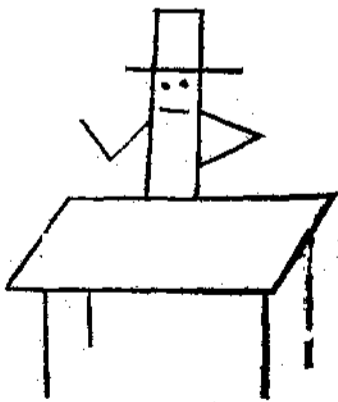
(燈 路)

游 戲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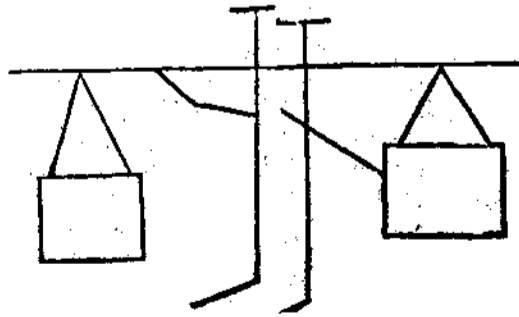
二 十 一 筆 直 線 畫

(再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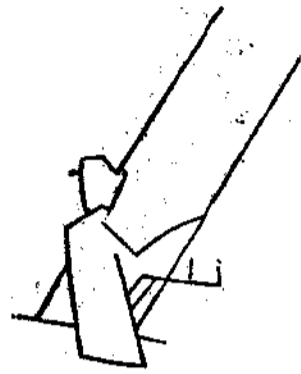
(來 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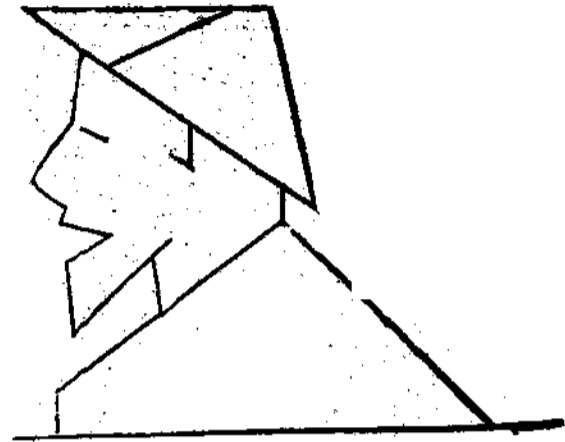
(說 演)



(夫 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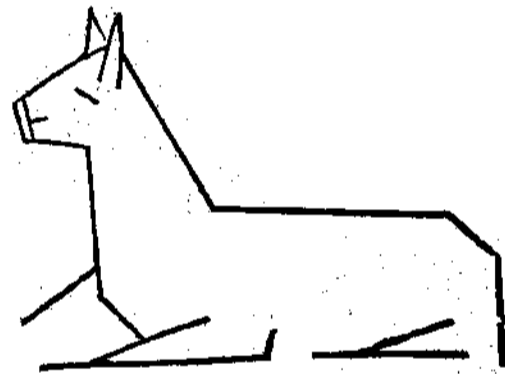
(韃 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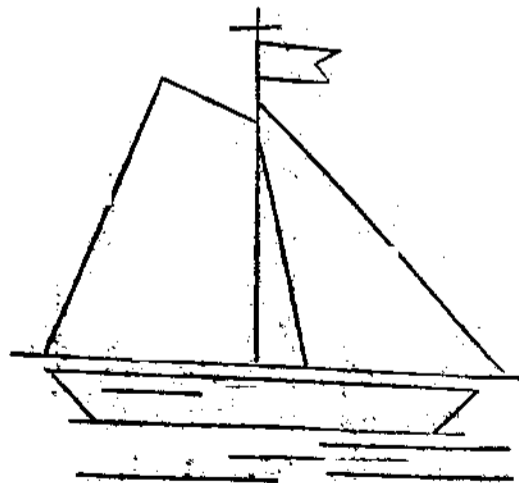
(夫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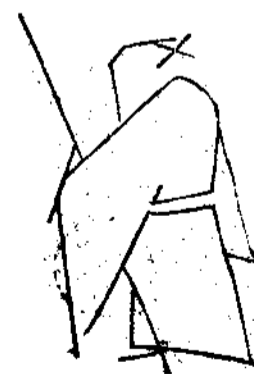
(翁 漁)



(犬)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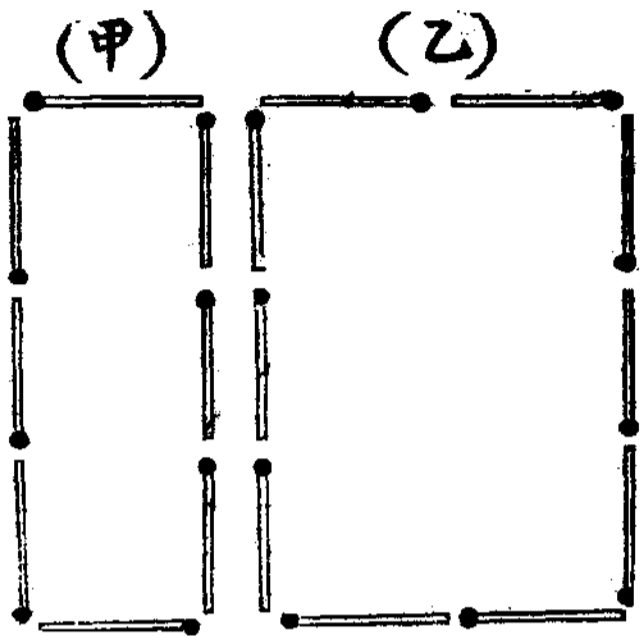
(杖 策)

遊 戲 問 題

此問題准下期發表。閱者如能解釋。請註明寄示。無任歡迎。惟投函以陰歷十一月初五日為截止期。本社特備相當書籍奉贈解釋最多數諸君。

(九)

(瘦 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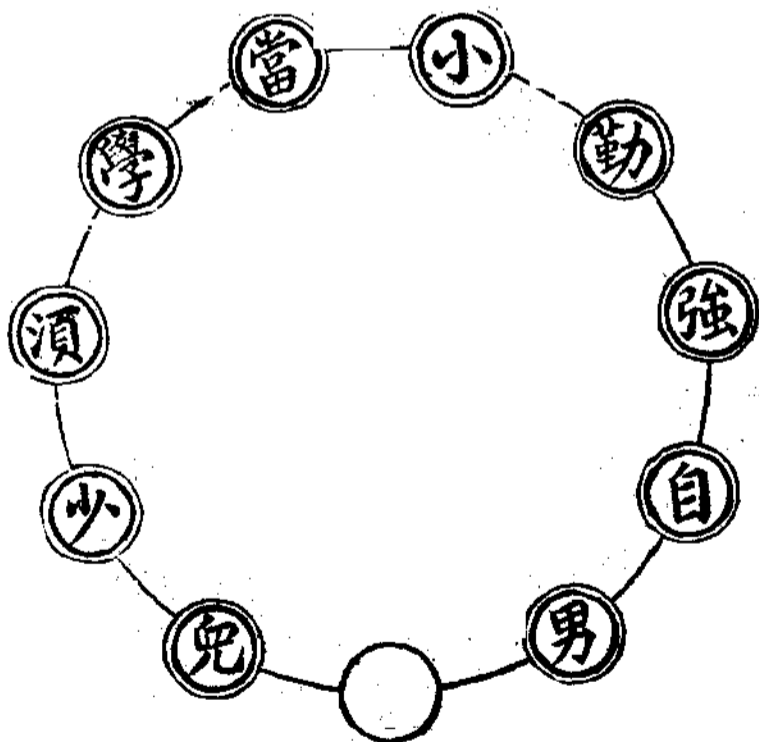


今有火柴十八根。搭成甲乙二式。乙較甲多火柴二根。而巨亦倍之。設乙再加火柴一根。則其大小亦能增一倍否。

(十)

此圖為一新式棋譜。圖中共十一格。用棋十枚。枚各有字。如圖中為「小勤強自男當學須少兒」

十字。讀之不能成文。茲先述其着法。(設如男兒二字中有一空格。此空格即預備他字移入者。鄰近之男兒二字。即有移入之資格者。也。然男兒二字以外之自少二字。亦能越過男兒二字。而入此空格中。再遠則否。假令男字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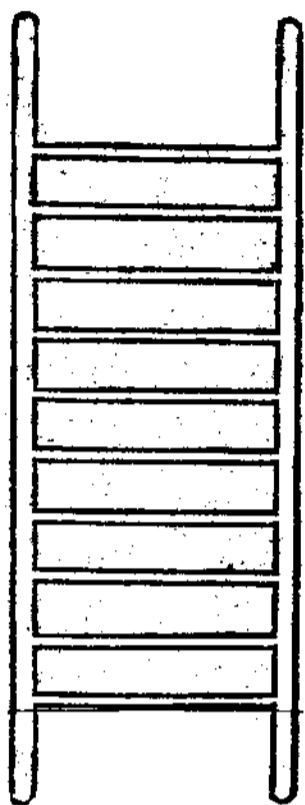


後。則自字亦可越一位以代。其餘類是。今欲將此十字排成少。小。須。勤。學。男。兒。當。自。強。二。句。請依法而行。毋越俎也。

(十一)

一剪成梯

余友瘦菊。好弄狡獪。每與人惡作劇。一日。以紙一幅。欲製梯式。令余一剪成之。余謝不能。彼自亦不能。求於秋水。秋水頻揮其手。詢諸謬聲。謬聲大搖其頭。爰為揭出。廣徵妙法。閱者如有心得。不妨詳細賜教。俾瘦菊早日登梯。平步青雲。勿使謬謬連聲。望穿秋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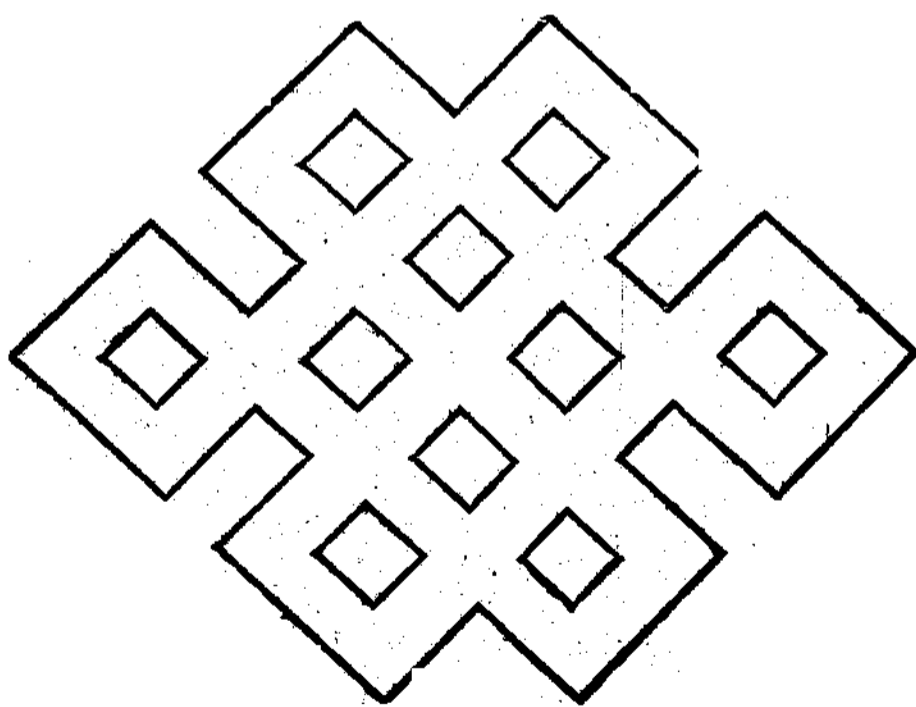


(錢香如)

(十二)

二剪成百結

整齊之百結。繪圖且難。何況乎剪。何況乎軋軋兩剪哉。然而天下無難事。事事有訣巧。諸君倘知其訣巧者。務請坦示剪法。以便下期發表。莫教區區愁腸百結。則幸甚矣。



(十三)

(乙 丁)

一人長五呎十吋。問離鏡若干遠。始能自見其影

(十四)

大人力大於小孩兩倍。今同扛一物。重二十kg。用一槓。棒重五kg。問此物應置於棒之何點。使大人與小孩。適能各盡其力。

(以上二題。答者請惠以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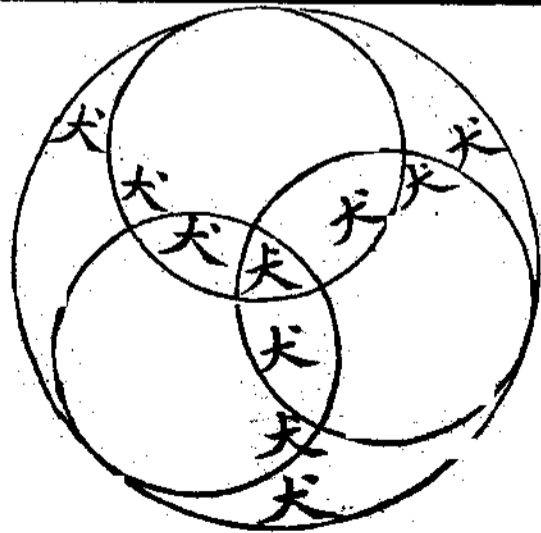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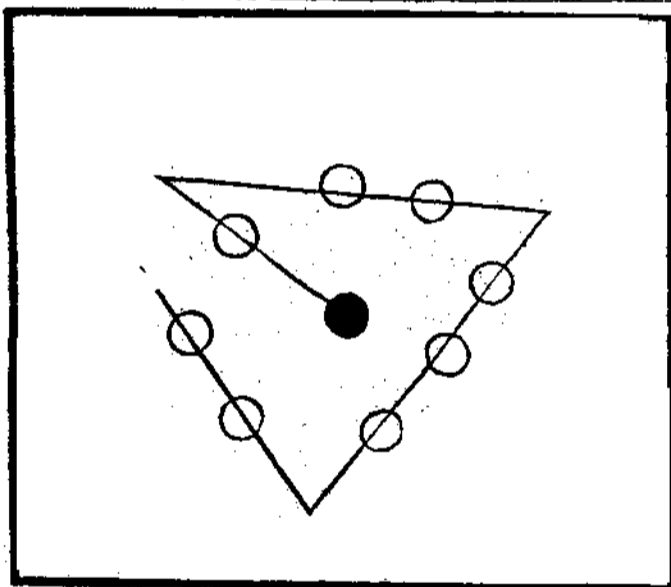
●第二期遊戲問題揭曉

(五六八)三題
(七)另見答案

姓名	地址	何條合格	姓名	地址	何條合格
葉振甫	上海	(五)(六)(八)	劉心競	上海	(五)(八)
王竹燕	上海	(五)(六)(八)	于兆初	南翔	(五)(八)
蔣殿襄	南潯	(五)(六)(八)	胡鑑初	鳩江	(五)(八)
馮沐如	平湖	(五)(六)(八)	趙恕府	北京	(五)(八)
楊天休	上海	(五)(六)(八)	王雪芬	漢口	(五)(八)

以上諸君各贈閱徽草堂筆記一部外埠請來郵票五分本埠二分當即寄奉

以上諸君各贈七天第一期一冊請惠郵票一分以便奉寄



遊 戲 問 題 答 案

(五)

(瘦菊)

(六)

此溝係照圖畫法開掘故大輩悉為制伏云

(七)

(錢香如)

(八)

本題應答者。竟達數百餘人。五花八門。各極其妙。字體則剪法甚多。有以十六塊三角形拼成者。有以一正方至四正草隸篆。浸至鐘鼎古文。無不羅列。且有一人而搭至數十字者。令人咋舌叫絕。深佩諸君子思想靈敏。字學廣博。鄙意擬取獨幅正方最多之法。惟查賜教諸君之答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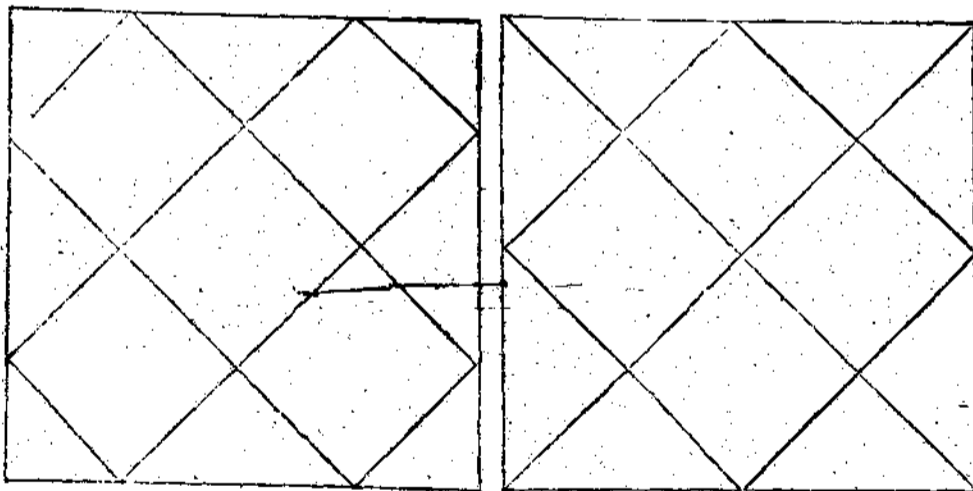
互 年 右 石 古 及 氏
牙 毋 己 史 只 双 世

(甲)

足使蒼頡老先生引為同志也。茲擇正楷中之結構自然。不甚牽強者。得若干字。披露右方。並將中式最多數者十人。披露於左。

上海王竹燕	三字	上海楊癡	七字
上海周裁寶	九字	上海張毓麟	七字
平湖馮冰如	八字	上海李扶風	六字
上海張宗瀛	七字	上海錢詩衡	六字
上海郁小癡	七字	上海朱增祺	六字

(乙)



四正方者為多數。茲將此項圖式及香如擬就之五正方剪法。(此法答者惟馮冰如君一人)一併列後。以供公察。

以上諸君各贈七天第一期一冊請來郵票一分當即寄奉

鑒 君 諸 稿 投

本雜誌第三期現已出版凡有大稿登入者本社備有薄酬請駕臨面奉如在外埠亦請先函知照俾得匯寄其有來稿較遲刊登第四期者待下期出版後再行宣布諸惟鑒察

編輯部啓

例 條 文 徵

一文體

本雜誌多文爲富倘蒙著作家以大稿投寄文體不論莊諧篇幅不計長短至於插畫譯稿小說彈詞詩詞歌曲等類無不歡迎惟不談政治不涉毀譽請投稿諸君注意

二酬潤

分特甲乙丙丁五等特等每千字奉酬洋五元甲等每千字奉酬洋三元乙等每千字奉酬洋二元丙等每千字奉酬洋一元丁等每千字奉酬洋半元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註明詩詞文虎等類照例恕不奉酬

三投函

如蒙惠賜函件隨時可寄惟函後須書明住址以便答覆函中倘荷以箸者玉照見惠俾選刊大稿時即將照片鑄爲銅板印於卷首尤爲榮幸

四附則

本雜誌每期出版後如有大著刊入者當寄贈一册所有賜登稿件無論選登與否原件概不奉還惟玉照或長稿之裝訂成帙者本社當謹敬儲藏以俟索取時寄還但曾登他種書報之稿請勿惠寄既登本雜誌後請勿轉載他種書報以免彼此致蹈勦襲之嫌且備將來選輯叢刊

繁華雜誌社謹告

錦章圖書局簡要書目

駢字類編同文書局石印本	洋十二元	續昭代名人尺牘石印大字本	洋十元
全唐詩 同文書局石印本 櫛木箱一匣	洋十六元	仿宋本胡刻文選	洋一元二角
佩文韻府 袖珍書二百冊 櫛木箱二匣	洋三十元	國語國策	洋一元
隨園全集 圖書集成局本 木箱一匣	洋八元	草字彙帖	洋一元
金索石索木箱一匣	洋十元	說部精華	洋一元二角
資治通鑑正續編木箱一匣	洋十四元	滑稽叢話	洋一元二角
隨園詩文集	洋二元四角	吟風閣傳奇	洋一元
曾文正公全集	洋五元	塵海妙品	洋一元二角
二十八子全書鉛印大字本	洋五元	石林避暑錄話	洋一元
三十二子全書	洋三元五角	藝苑叢話	洋一元二角
九朝紀事本末鉛印大字本	洋六元	消暑隨筆	洋一元二角
十三經註疏	洋七元	天香閣外史	洋三角
馬氏繹史	洋三元	二十世紀奇書快觀	洋八角
段氏說文解字註	洋三元	農政全書	洋一元五角
古文辭類纂正續編石印大字本	洋一元	劍法真傳	洋五角
胡文忠公全集	洋一元四角	蘭亭十三跋	洋三角
金箋玉簡附百壽圖攷	洋二元四角	莊子因	洋四角
杜詩鏡銓石印大字本	洋二元	孟東野詩集	洋一元二角
小石山房印譜	洋三元	金聖歎才子古文讀本 批本	洋二元
積古齋彝器鐘鼎款識	洋六角	齊省堂儒林外史	洋一元

錦章圖書局簡要書目

遯窟譚言	洋七角
王漁洋池北偶談鉛印大字本	洋一元
淞濱瑣話	洋七角
羣芳花鏡	洋四角
繪圖閱微草堂筆記	洋四角
繪圖子不語正續編	洋五角
桃花扇傳奇洋裝	洋三角
返魂香香豔絕句	洋一元二角
文山別集	洋一元
白香山詩集	洋四元
查初白十二種詩評	洋二元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註	洋三元
<small>連史紙 洋紙</small>	洋二元
全唐詩話	洋一元五角
飲冰室詩話	洋一元五角
范石湖詩集	洋一元六角
王陽明全集	洋二元
章太炎文鈔	洋一元
王漁洋感舊集	洋二元
岳忠武王集	洋六角
陸象山集	洋一元五角

趙松雪集	洋一元六角
蘇黃詩詞小簡	洋七角
李義山詩話	洋四角
歷代題畫詩鈔	洋三角
寇萊公詩集	洋五角
石林詩話	洋二角
隨園詩話	洋四角
隨園女弟子詩選	洋二角
唐賢三昧集	洋一元
陸宣公集	洋五角
湛園未定稿	洋一元二角
文徵明甫田集	洋三元
梁任公庸言報彙編	洋一元
<small>仿蘇東坡寫本</small> 陶淵明詩集	洋一元
事類賦統編	洋二元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木箱一匣	洋八元
點石齋叢書	洋一元
唐人四家集	洋七角
仿宋本文選大字石印本	洋三元六角
<small>讀史方輿紀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合刻</small>	石印本 洋七元 鉛印本 十二元

繁華雜誌價目

壹期	六期	十二期
四角	貳元貳角	四元

外埠如欲定購者請先
交足報費空函恕不奉
覆郵票購書九五折扣
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
五分日本南洋各埠加
郵費壹角歐美各國加
郵費壹角五分

版權	所有
選輯	必究

繁華雜誌	每月出一期
每冊定價	大洋四角

主任者 海上漱石生

編輯者

秋水 瘦菊

香如 雪泥

撰述者

老談 指嚴 定處 熱處

雪泥 明霞 昔醉

編輯所

上海老北門內分心街四百
錦章圖書局

印刷所

法租界白爾路
錦章圖書局

總發行所

英租界租盤街五馬路口
錦章圖書局

* 處 售 分 埠 本 *

坊 書 大 各

處 售 分 埠 外

雲南	雲南	嘉善	汕頭	貴州	瀘州	重慶	成都	煙臺	煙臺	煙臺	松江	無錫	蘇州	山西	陝西	營口	營口	北京	北京	北京	吉林	哈爾濱	山東	天津	保定
維新書局	戴三元堂	開恆裕派報處	鼎新書局	羣明社書局	二酉山房	二酉山房	新華書局	誠文德書坊	誠文信書坊	掃葉山房	日升山房	文怡福記書莊	文元書局	新智識書局	成文厚書坊	承文信書坊	自強書局	鴻文書局	龍文閣書坊	雲興公書坊	魁昇堂書坊	教育圖書館	直隸書局	直隸書局	

蘇州	蕪湖	鎮江	常州	常州	杭州	陝西	潮州	廣東	福州	福州	雲南	漢口	漢口	奉天	漢口	奉天	南京	奉天	無錫	蘇州	杭州	溫州	湖北	江西	長沙
振新書社	科學圖書社	大成書局	新羣書社	日新書莊	錦文堂書局	公益書局	開智書局	文盛堂書莊	宏文閣書坊	大酉山房	務本堂書坊	會文堂書坊	善成堂書坊	德和義書莊	章福記書莊	章福記書莊	章福記書莊	廣益堂書坊	文元書局	瑪瑙經房	德記書莊	日新書莊	善易堂書局	開智書局	鴻文書局

面頁底頁加倍	之四分	半面	壹面	期	之四分	半面	壹面	期
	一十八元	三元十	六元十	限六期	一十四元	七元十	十二元	限壹期
	三元十	六元十	十壹元	十二期	一十元	十八元	三元十	三期

廣告價目

